

二月河 称其通俗而不庸俗，乡土而不泥土；

从众而不媚众，入雅而不佞雅。

这是一部最好读的春秋争霸史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秦穆公最具多面性。他是一个以吃亏为福，三置晋君，甚至助其对手登上霸主之位的大智若愚的君子；是一个打破禁锢，以五张羊皮举百里奚于奴隶之中，君臣戮力，一统六合的霸主；是一个超越一己之私情，对曾经背叛过他的女人姚圆圆信任如初的伟丈夫；是一个大赦农民之过，赐其马肉调料的和蔼长者。

以民间视角、温情讲述解开华夏第一奇局，

直击五大霸主的精神实质。

ISBN 978-7-5559-0372-7



定价：36.00元

春秋五霸

秦穆公

秦俊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五霸.秦穆公/秦俊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559-0372-7

Ⅰ.①春… Ⅱ.①秦… Ⅲ.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403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 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瑞光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87 000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目录

第一章 智者无敌

巴桑抬高了声音说道:"吾乃雷部正神闻仲是也,诸位神仙若有为难德公者,请自报家门。"

内史廖顿了顿说道:"若单单是两个人斗殴,也许是力大者、刚猛者居上。但指挥一场战争、治理一个国家,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笼子里关着一个奇物,说它像只老鼠,老鼠没有这般硕大,说它像只大猫或兔子,却又长着一张老鼠的嘴巴。

秦德公的心绞痛又犯了,疼得他冷汗如雨。

他这病已经很有历史了。

第一次得病的时候他才十五岁。

一个十五岁的娃娃患心绞痛,连御医都觉得奇怪,又是用药,又是祈祷,也不见好转。后来还是秦德公自己做了一个梦,说把酒温热了喝能治心绞痛。御医将信将疑,但除此之外,又没有其他办法,不得不给他温了一壶热酒。谁知,这一喝还挺管用,不到一盏茶工夫,那心口便不疼了。自此,每当心绞痛犯的时候,他便喝几樽热酒,这一喝便是十九年。

这一次不行了,他一连喝了八樽也没有将疼止住。没止住他便一直喝,直喝得酩酊大醉,昏睡了一天一夜。

昏睡了一天一夜的秦德公慢悠悠地睁开双眼,映入他眼帘的,除了爱妃和三个儿子,便是年轻的内史廖。



不知谁惊呼一声:“主公醒了!”

众人齐把目光移向秦德公,一脸的惊喜。

“水,水!”秦德公觉着口渴,嚅动着嘴唇说道。

立马有人将水递了过来,先是用调羹喂他,喝下六七调羹后,他自己坐了起来,要过水碗,咕嘟咕嘟地饮了起来。

一碗水下肚,他立马有了精神,环视一周道:“诸位爱卿,请暂且退下,寡人想单独和内史廖说几句话。”

待众人退去,秦德公拍了拍卧榻道:“廖爱卿,坐,请坐。”

内史廖也没有推辞,径直坐到了榻上。

“廖爱卿,寡人之疾,卿亦亲见,犯起来一次比一次厉害,寡人之大限怕是将要到来了,世子[①]的事还是早一些定下的好。”

内史廖宽慰道:“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患病之理!一患病便想到驾薨[②]之事,未免有些太悲观了吧。”

秦德公轻叹一声道:“卿不要安慰寡人了,寡人的病寡人知道……”

正说着,一白胖白胖的官员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主公,您所要找的人,小臣给您找到了。”

秦德公面露喜色道:“他现在何处?”

白胖官员道:“在宫门外候驾。”

秦德公迫不及待道:“快请。”

内史廖欲言又止。

在百官中,秦德公比较器重的是四个人,内史廖便是其中之一。这一点,内史廖并非不知道。但有比内史廖更受宠的,那便是刚进殿的那个白胖官员——公子玉。

公子玉是秦德公的族弟,年轻时长得很英俊,又能说会道,秦德公很喜欢

---

① 世子:即储君。

② 薨:古代称诸侯或有爵位的大官的死。



他，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宫中都传他俩有一腿，不知是真是假，但有次德公犯病时，内侍闻风而入，寝宫内只有他君臣二人，且各自仅穿了一条大裤衩子。

当然，内史廖奉命进宫的时候，秦德公和公子玉早已穿戴整齐。只听公子玉对秦德公说道，臣认识一个异人，叫巴桑，来自遥远的天山，他能驱死尸行走。

德公轻轻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他见德公不信，有些急了："真的，臣不敢骗您！臣的一个奴仆，有一个舅舅，去天山贩卖羊毛毯，患恶病死在了那里，尸体运不回来，其从人求助于巴桑，巴桑一边作法，一边命小徒取清水一碗，碗至，置符咒于水碗之中。他亲为前导，死尸居中，小徒持水碗随于后。人行尸行，人止尸止，但有一条，水不能洒。月余，尸抵家，挺立于棺侧。小徒将碗中之水倾于地，尸立倒……"

德公将信将疑，同意公子玉去邀请巴桑。

巴桑在公子玉的引导下缓缓来到秦德公榻前，深深作了一揖。德公举目视之，只见他年将六旬，身长丈二，面如满月，长髯飘胸，二目炯炯有神，不由得轻轻颔首，暗自说道，真异人也。以目示内侍看座。

巴桑落座后，一内侍慌忙捧茶伺候，唯有小徒在那里发号施令：准备席子一张，某某若干，某某若干……而后，将席子铺在地上，席子上方架有一根横木，横木上绑十根木棍、九根树枝。每根棍上分别挂有护身符、吊珠、长刀、弓和箭筒等物。九根树枝下分别均匀地摆放九个竹盒，内装甘蔗、桃子、荞麦、菽子等物。盒前分放九只小鼎，另有一鼎装满谷子，上插鲜花。鼎者，古代炊器也，多用青铜制成。圆形，三足两耳；也有长方形四足的，可作为立国的重器、烹人的刑具。

一切准备就绪，小徒打开随身包裹，取出鲜红披肩一条，长六尺，宽二尺，披在巴桑双肩，并结于胸前。

巴桑轻咳一声，向秦德公说道："小臣开始请神了，小臣问您什么，您便回答什么，不得以他言相欺。"

秦德公诺诺连声道："寡人谨记。"

巴桑拖着长腔道："主公年庚几何？"

秦德公回道："寡人年庚三十有四。"

巴桑道:“依主公之言,主公乃是属虎的了?”

秦德公回道:“正是。”

巴桑又道:“主公请臣进宫,所为何事?”

秦德公回道:“治病。”

巴桑道:“何病?”

秦德公道:“心绞痛。”

巴桑道:“这病是初犯,还是陈年老病?”

秦德公道:“陈年老病了。”

巴桑道:“有多陈?”

秦德公道:“二十年了。”

巴桑微微点头,并以目示小徒。小徒搬来龙椅一张,恭请巴桑入座。而后,端酒一樽,双手递给巴桑,并奉上桐叶一张。巴桑用桐叶蘸些酒洒在地上,剩下的一饮而尽。

他咂了咂嘴,双手朝脸上一抹,便全身发抖,用拖长的声调唱道:“阿麦……拉索……拉索,过往神仙听我一言,秦国国君秦德公,二十年前得了心绞痛,那时他的年纪尚不满十五岁,与诸神无怨亦无仇,缘何要他患上此病?”

他突然抬高声音说道:“吾乃雷部正神闻仲[①]是也,诸位神仙若有为难德公者,请自报家门。”

说毕,仰面向天,做侧听状。

“哦,吾还以为是哪家神仙,原来是白帝到了。”一边说,一边离座,躬身说道,“白帝请坐,请!”做让座状。

他双手合掌,向座上一揖道:“请问白帝,德公所患之病难道与您老有关?”

他故做吃惊状:“真的与您有关?但不知德公因何冒犯了陛下,使陛下如此惩罚于他?”遂做洗耳恭听状。

“哦,小臣明白了,自德公的曾祖文公之后,历代国君,从未祭祀过神灵,上

① 闻仲:《封神演义》中殷纣王之太师,死后被封为雷部正神。



帝使德公的父兄短命,以示薄惩。今德公在位二十年,仍然执迷不悟,故上帝命恶病附其之身,年三十五而薨!"

此言虽说有些唐突,秦德公也未曾怪罪。

他也不敢怪罪,这不是巴桑在讲话,他代表的是白帝。确实,自秦文公之后,秦国已经有七十九年未曾举行过祭祀大典了。

送走了巴桑,秦德公亲往雍城南郊的鄜畤,宰杀三百头牲畜作祭品,举行规模空前的祭祀大典,梁[①]、芮[②]两国国君闻之,携厚礼前来朝贺。此后雍城一带诸祠的祭祀活动全部恢复。次年,秦德公又首创祭祀伏旱的"伏祠",于盛夏六月,入伏时节,设置伏日,杀狗祭祀,以御旱灾。

秦德公硬是多活了一年。

多活了一年的秦德公,抓紧了世子的确立。

若按秦国之制,嗣君的确立,也可以是嫡长子,也可以是亲弟弟。嫡长子也好,亲弟弟也罢,必须是一个勇者。

这是秦国的国情,也是历史使然。

秦之先祖,乃是五帝之一的颛顼,颛顼传皋陶[③],皋陶传伯翳,伯翳佐大禹治水,烈山焚泽,驱逐猛兽,以功赐姓曰嬴,为舜主畜牧之事。伯翳生二子:若木、大廉。大廉之后,有蜚廉者,善走,日行五百里,其子恶来有绝力,能手裂虎豹之皮,父子俱得殷纣王之宠,相助为虐。武王克商,诛蜚廉并及恶来。蜚廉少子曰季胜,其曾孙名造父,以善御得幸于周穆王,封于赵,为晋赵氏之祖。其后有非子者,居犬邱,善于养马,周孝王用之,命畜马于汧、渭二水之间,马大蕃息,孝王大喜,以秦地封非子,为周附庸之国,并使非子续嬴之祀,号为嬴秦。传六世至襄公。是时,周幽王当国,荒淫无道,昏庸无能,为博得褒姒[④]一笑,"骊山烽火戏诸侯",为犬戎所杀。秦襄公得知王室有难,亲率精兵攻入镐京[⑤],与晋、

---

① 梁:即梁国,在今陕西省韩城市南。

② 芮:即芮国,在今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南。

③ 皋陶:唐尧时为士师官。

④ 褒姒:周幽王宠妃,周朝第一美女。

⑤ 镐京:西周国都,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长安区。

卫、郑三国之兵联手将犬戎赶走，拥立幽王之世子姬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周平王为了报答秦襄公，将其由附庸之国，擢为三等之国[1]，列于诸侯。犬戎自到镐京扰乱一番，识熟了中国的道路，虽被诸侯驱逐出城，其锋未曾受挫，又自谓劳而无功，心怀怨恨。遂大起戎兵，侵占周疆。

岐丰之地[2]，半为戎有。戎得寸进尺，又向镐京逼近，连月烽火不绝，又宫阙自焚烧之后，十不存三，颓墙败栋，光景甚是凄凉。平王一来府库空虚，无力建造宫室；二来怕犬戎入寇，遂萌生了迁都之念。俟迁都之时，秦襄公亲自领兵护驾，平王甚是感激，思来想去，无甚以赏，便将岐丰之地赏给了襄公："今岐丰之地，半被犬戎侵据，卿若能驱逐犬戎，此地尽以赐卿，稍酬扈从之劳。永作西藩，岂不美哉！"

这本是周平王给秦襄公的一张空头支票，秦襄公却当了真，返国后，当即整顿兵马，向犬戎杀去，经过数十次恶战，将犬戎杀得七零八落，远遁关中北部山中，岐丰一带，尽为秦有，遂成大国。

天公不作美，秦襄公英年早逝，犬戎主乘机反攻，秦文公一败再败，连国都也被迫从汧城迁回了西犬丘。

文公者，襄公之世子也。

经过三年休整，文公开始反攻，不但恢复了岐丰之地，并将国都又由西犬丘迁到了汧城。

公元前716年，秦文公薨，太孙秦宁公即位。秦宁公即位时虽年仅十岁，却少年老成，他不仅礼待大臣，广纳谏言，还亲率军队，与亳国作战，占领了关中西部。

正当他踌躇满志、大展宏图之时，却身患伤寒，英年早逝。将逝之时，留下遗言，凡我大秦为国之君，必由勇者继之，自此形成定制。

---

① 三等之国：周时，大封诸侯，爵分五等——公、侯、伯、子、男，公为一等国，侯为二等国，伯为三等国，子为四等国，男为五等国。

② 岐丰：岐，古邑名，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周文王之祖父古公亶父在位之时，受戎狄威逼，自豳迁于此，并以此为国都。丰，亦作"酆"，在今陕西省长安区西南沣河以西，周文王伐崇侯虎后自岐迁此。周武王时虽将国都由丰迁镐，而丰宫不改，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秦德公有三个儿子，长子任武，二子任文，三子任好。兄弟三人，都酷爱武艺，但与二位兄长相比，任好的武功略逊一些，任武和任文的武功，乃在伯仲之间。到底是立任武为世子，还是立任文为世子，秦德公犯了踌躇。

这一踌躇便是三个月。待他的心痛病又犯的时候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以武艺高低来决定。

要评判出武艺的高低，最好的办法是一对一厮杀，但这未免有些残忍。何况，这兄弟三人一向很是友爱，弟弟向哥哥动手也罢，哥哥向弟弟动手也罢，不一定使出真力。

德公想了三天，拟出一个比武的法则：一、比射箭；二、比狩猎；三、布一个牤牛阵。如此一来，三兄弟便不需直接对阵了。

第一场比赛，三兄弟箭箭皆中靶心，难分伯仲。第二场比赛，任武猎得猛虎一只，狡兔三只；任文猎得凶豹一头，野雉三只；任好猎得黑熊一头，野羊一只。又是一个不分伯仲。第三场比赛，只有任武闯出了牤牛阵。

牤牛阵者，以一百八十九个彪形大汉为牤牛，围成六圈，第一圈三人，第二圈六人，第三圈十二人，第四圈二十四人，第五圈四十八人，第六圈九十六人。破阵者居中，破阵者从第一阵破起，连闯六阵，方算成功。

如此看来，任武是第一勇者了！故而，秦德公诏告天下，立任武为世子。

内史廖也承认任武是第一勇者，但他觉着，任武过于暴戾，不适宜做国君。

任武确实有些暴戾。

秦国得以扩展，全凭军队，而军队中，尤以骑兵为勇。要发展骑兵，马是第一要务。故而，秦国规定，盗战马者死。

秦国有一野人，养良马一匹，名唤菊花青，壮而矫健，被征为战马。野人者，非今日之野人也。当时，凡四郊以外之地，俗称为“野”或“鄙”[1]，野人是指在野的农业生产者。

忽一日，马自军营脱缰而出，为野人所获，杀之。任武得报，不分青红皂白，

---

① 鄙：郊野之处。

灭野人三族。朝野为之喧嚷。

内史廖本着对秦德公的一片忠心,面见秦德公,委婉地问道:"臣有一事不明,想求教于主公。"

秦德公笑道:"请讲。"

廖问道:"勇者和智者,谁更强大?"

秦德公毫不迟疑地回道:"勇者。"

廖又问道:"老虎和农夫谁强大?"

秦德公笑回道:"这还用问,当然是老虎了!"

廖摇头说道:"不一定。"随即给秦德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 一天,有一只老虎,看见曾打败过自己的水牛被农夫吆喝着耕地,便去问水牛为什么怕农夫。水牛说因为农夫有"智慧"。于是,老虎便向农夫要求,想看一看他的"智慧"。农夫说把"智慧"忘到家里了,真想看的话他可以回去拿。但又怕老虎跑,害得他白跑一趟,想把老虎捆起来。老虎想也不想便同意了。于是,农夫便解下腰带和牛绳套,把老虎捆了个结结实实,这才回村去了。等他归来时,屁股后跟了十几个村民,还赶了一辆牛车,牛车上拉了一只铁笼,在农夫的指挥下,村民们将老虎装进了铁笼,拉到闹邑[①]里供人"欣赏",欣赏一次两个铜钱……老虎提出了抗议:"你不是回家给我拿'智慧'去了,怎么把我关进笼子,还拿我赚钱?"
>
> 农夫笑回道:"单打独斗,我斗不过你,但我把你擒住了,这就叫'智慧'。"
>
> 老虎无言以对,越想越是后悔,既思念家乡的森林,又后悔自己傻。

廖笑问道:"主公听了臣的这个故事,有何感想?"

秦德公笑回道:"卿所讲的,只能作为一个故事,只能作为一个饭后的笑料,老虎是野兽,试问野兽会说话吗?"

---

① 邑:泛指一般城市。

廖沉默良久道:“好,臣给您讲一个人。讲这个人之前,臣问您,世上有魔鬼吗?”

秦德公回道:“有。”

廖问道:“魔鬼与人相比,谁更厉害?”

秦德公回道:“那当然是魔鬼厉害了。”

廖道:“那臣就给您讲一个魔鬼与人的故事吧!”

海底里有一个瓶子,这瓶子里困着一个巨魔。那是五百年前被一个神仙收到瓶里的。巨魔许了一个愿,谁能把这个瓶子捞起来,把瓶塞打开,救他出来,他就赠给这个人一座金山。可是,五百年过去了,还没有人把这瓶子捞起来。巨魔十分气恼。他诅咒说:“以后,如果谁把我救出来,我就一口把这个人吞掉。”有一个青年渔夫,撒网捕鱼,当他收网的时候,发现网里有一个古旧瓶子,他把瓶塞打开,啊!一阵浓烈的烟雾喷出来,徐徐吐出一个比山还大的巨魔。“哈哈哈哈!”巨魔的笑声,震得大海波涛汹涌。他说:“年轻人,你把我救出来,我本应谢谢你,可是,你做得太迟了,倘若你早一年把我救起,你就可以得到一座金山啦!唉,我等了五百年,我太不耐烦了,我已经许了恶愿,要把救我出来的人一口吃掉!”

渔夫吃了一惊,既惧且悔:我救了你,你不但不感恩,反而要吃我!他恨不得冲上去掴巨魔几个耳光。

但他不敢。若论单打独斗,他绝不是巨魔的对手。

他默想片刻,笑吟吟地说道:“你这谎撒得未免有些太大了吧,看你的身躯,壮得像一座大山,莫说我手中的这个古瓶,就是换作一只水桶,也盛不下你一个脚指头,可你竟然说你是从这个瓶子里出来的,鬼才信呢!你若真是从这个瓶子里出来的,你就再钻进瓶子里去,若真这样,不说我,连我的娇妻和爱子,也一并让你吃掉。”

巨魔嘿嘿一笑道:“你这话当真?”

渔夫道:“我若骗你,天打五雷轰。”



巨魔竟然信了，化作一阵浓烟，徐徐进入瓶子里。渔夫立马捡起瓶塞将瓶口堵住，任那巨魔百般央求，也不为其所动。原本想将瓶子扔进大海了事，又恐怕别人打捞出来，步自己的后尘，便寻了一把刻刀和竹片，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刻在竹片上，又将竹片系在瓶子上，一同抛入了大海。

廖顿了顿道："若单单是两个人斗殴，也许是力大者、刚猛者居上。但指挥一场战争，治理一个国家，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它得靠智，智就是智慧，智慧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我们之所以拥有智慧，是因为我们有崇高的灵魂，不是飞鸟却可以翱翔，不是游鱼却可以畅游海底，这全部都是因为我们是人类，拥有灵魂，拥有智慧。灵魂、智慧之所以崇高，是因为它为我们插上了理想的翅膀，让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智慧犹如一把金钥匙，可以随时打开我们头脑的门，智慧是隐身人，智慧就是力量，智慧是战无不胜的！"

听了廖这一番言语，秦德公沉思良久，方道："卿所讲的这两个故事毕竟是故事而已，不管是农夫智擒老虎，还是渔夫智斗巨魔，有哪个人亲眼见过？卿若真的想说服寡人，卿就讲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一个智者战胜勇者的故事。"

廖笑道："这故事不用讲，但臣想问主公一句话，就世子与任文、任好二公子相较，孰最刚勇，孰的脑瓜最好使？"

秦德公回道："若论刚勇，当然是世子了。至于脑瓜嘛，任文和任好似乎高出世子一筹。"

廖道："如此说来，那勇者当推世子了？"

秦德公道："是这样。"

廖又道："智者呢？智者应该是任文和任好了？"

秦德公轻轻颔首。

廖道："果真这样，请主公把世子和任文、任好二位公子召来，臣要当面考较一下他兄弟三人，看一看智者和勇者谁厉害。"

秦德公道："好！"当即降旨一道，命世子与任文、任好，即刻来前殿面君。

不到一盏茶工夫，三人相继来到前殿，躬身向秦德公请安。此时的秦德公，

已经随内史廖来到了前殿的庭院中，迎风而立。廖就站在德公身旁，怀中抱了一只大红公鸡。

廖笑着对世子和任文、任好说道："今日里主公高兴，想和世子并二位公子做一场游戏。这游戏嘛……"

他从公鸡身上拔下一根翎毛，对世子说道："世子刚勇堪称天下第一，但不知世子能不能将这根翎毛掷到墙外？"

世子不假思索道："莫说一根鸡毛，就是一个活人，我也能把他掷到墙外。"

廖笑嘻嘻地说道："如此说来，就请世子一试。"

世子右手拿着鸡翎，面墙而立，风从对面吹来，像针刺一般，他一连掷了十几次，也没有把鸡翎掷过墙去，气得满面发紫。

秦德公一脸不悦地说道："汝暂退一旁，让你二弟掷吧。"

任文接过鸡翎，并不急着投掷，而是捡了一个有棱角的小石头，又从腰中丝带上扯下几根细丝，将鸡翎和小石头拴在一起，轻轻一掷，那鸡翎便飞过了院墙。

秦德公虽然没有说话，却是一脸的喜悦。

轮到任好的时候，他既没有捡石头，也没有扯丝带，反把整个鸡子要了过来，面向内史廖笑问道："鸡翎是从哪里来的？"

廖回道："鸡身上来的。"

任好道："是鸡翎重，还是鸡子重？"

廖回道："当然是鸡子了。"

任好又道："是一个鸡翎多，还是鸡身上的鸡翎多？"

廖回道："当然是鸡身上的鸡翎多了。"

任好道："那我情愿将这个比鸡翎重的，又非一根鸡翎的鸡子掷过墙去，您看怎样？"

廖颔首应道："可以。"

任好将手一扬，鸡子从院墙上飞了过去。

世子大声嚷道："这不行，说的是掷鸡毛，没有说掷鸡子！"

秦德公皱着眉头斥道："尔嚷嚷什么？回后宫去！"

复又指着任文、任好道："汝也退下吧。"

等世子和二位公子离去后，内史廖笑问德公道："这一场小游戏，主公已经目睹了，请主公说一说，是勇者力量大，还是智者力量大？"

秦德公长叹一声道："这很难说，因为它毕竟是一场游戏。"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秦德公的心绞痛又犯了，不得已，仍是靠喝醉酒才撑了过去。但这一次醉的时间，比上一次多了两天两夜，醒来后一脸的憔悴，头发晕，连走路都打摆子。

姜戎主①吾离，既勇且狡，屡屡入寇岐丰，秦德公奋起抗击，五胜三负，方把姜戎主的气焰压了下去。姜戎者，夷族也，在秦国之西北，立国已有数百年，在戎狄之族所立之国中，国势最强。但通过和秦军的几次较量，他知道单凭武力是征服不了秦国的。于是，便萌生了一个歪门邪道，遣使携国书一封，并怪物一只，直驰秦都汧城。

秦德公闻听戎使到了，强打精神，在前殿接见了戎使。戎使呈上国书，袖着双手，一脸怪异地瞅着秦德公。

秦德公展开国书读道："上国之君亲鉴：寡主与上君，大小战不下八次，互有胜负。今当草肥马壮之时，寡主有心与上君再作一场拼杀，忽闻上君贵体抱恙，跨不了马，提不了枪。寡主若是就此罢兵，又有些不甘。中原之士，常讥我戎狄之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勇而缺智，寡主欲和上国斗一斗智，不知上君肯赏脸否？"

秦德公将姜戎之国书朝御案上啪地一放，满面不屑地向戎使说道："寡人和贵主，是打出来的朋友了，他有几斤几两，别人不知，寡人还不知道吗？寡人赏他一个脸，怎么一个斗法，还请贵使明示。"

戎使道："外臣带来奇物一件，上国君臣若能叫得出此物之名，并将其降伏，下国愿意臣服上国，永不犯边，否则，可别怪下国做出不义之事——趁火打

---

① 戎主：夷狄之国君不同中原，称主。

劫了！”

说毕，袖手而立，冷面相观。

秦德公强压怒火道：“那奇物今在何处？”

戎使回道：“被挡在宫门之外。”

秦德公当即传旨一道：“放它进来。”

有一盏茶工夫，二戎卒抬着一个铁笼子进来，那笼子里关着一个奇物，有八九斤重，说它像只老鼠，老鼠哪有这般硕大？说它像只刺猬，皮毛却很是光滑；说它像只大猫或兔子，却又长着一张老鼠的嘴巴。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呢？

这可难坏了秦国君臣，一个个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八字。与之相反，戎使及二戎卒却是一脸的得意、轻蔑之色。

前殿一片肃静。

秦德公把二目移向内史廖，欲言又止。廖大跨一步，双手抱拳，对戎使说道：“我大秦千里之国，岂能无人识得此物？请假我半年之限，定然给贵使一个满意的答复。”

戎使一脸戏谑道：“半年是不是有些太长？”

廖道：“那就五个月吧！”

戎使道：“还是有些太长。”

“四个月呢？三个月呢？汝不能逼人太甚！”

戎使终于点头了：“三个月就三个月吧。”

廖道：“咱一言为定！”

戎使道：“一言为定。”

廖道：“请贵使先去驿馆安歇。”



第二章　两只蝎子

室内只剩下一只公猫，见了德公，不仅不惧，反竖起两只前爪，喵呜喵呜地乱叫，似是要将活人吞噬。

为了把龙椅顺利地传给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秦成公开始菹人了。

任好与姚圆圆玩得久了，玩出了火花，一个非他不嫁，一个非她不娶。谁知半路里蹿出来一个王母娘娘……

戎使哼着不知名的戎歌走下前殿。

秦德公目扫群臣，嘶哑着声音说道："诸位爱卿，今日之事，为汝等亲闻亲见，三个月之内，若是破解不了这个怪物，姜戎便要兴兵伐我。伐我倒在其次，怕是我大秦自此之后要为列国所不齿了！唉！"他又是一声长叹。

廖安慰道："主公不必叹气，还是臣那句话，我大秦千里之国，岂能无人识得此物？"

秦德公道："如此说来，寡人将此事交卿办理如何？"

廖摇手说道："不可，不可！臣年轻识浅，不堪负此大任。"

秦德公道："依卿之见，孰可负此大任？"

廖道："世子和二位公子。"

秦德公若有所悟，当即口授一诏："姜戎欺我大秦无有智人，贡献怪物考我，特命世子和任文、任好，不拘何种方法、何种形式，若能破解并降伏怪物，寡人将有重赏。"

世子与任文、任好齐声答道:“儿臣遵旨!”

哥仨出得前殿,分头行动。

先说世子,率内侍二人,径直来到驿馆,将戎使召到跟前,直言相告道:“汝所献之怪物,出自汝国,汝岂能不知怪物之名?汝若以实相告,万般皆休。若道半个不字,明年此时,便是汝的忌日!”

戎使并不畏惧,缓缓说道:“世子所言甚是,外臣所献之怪物,外臣不仅知道它的名讳,亦知降伏之法,但不能告诉世子,世子硬要以武力相屈,外臣甘愿献上小命一条!”

“你……”世子气急败坏地说道,“来人,大刑伺候!”

他这一伺候,竟把戎使伺候得断了七根肋骨,当场昏厥过去。

世子怕了,亲赴寝殿,向秦德公请罪,把个秦德公气得二目冒火,狠狠扇了世子两个耳光。

任文的脑瓜比任武略胜一筹,他知道自己不行,便跑去请教他的老师。老师听了他对怪物的描述,坦诚相告:“此等怪物,老师也没见过,但老师向汝举荐一个人,这个人叫姬诵,外号百事通,今年已经九十二岁,早年在西戎做过谋臣,见多识广,如今就住在汧城南门之外的姬家庄,汝可去向他求教。”

任文躬身而退,备了一份厚礼,亲去姬家庄拜访百事通。百事通听了他的来意,沉思良久道:“此怪物,怕是一个老鼠精呢!但如何降伏,老朽无能为力。”

任文连道了三声谢字,驱马返宫,对秦德公说道:“此怪物乃是一个老鼠精。”

秦德公问他如何知道,他便将如何请教先生,又如何去见百事通,一一讲述一遍。

秦德公道:“汝虽不是一个智者,但知道向智者请教,算是半个智者了。”

他又是一声轻叹,摆了摆手道:“汝下去吧。”

世子不行,任文也不行。于是,秦德公便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任好身上。

任好呢?

任好回到自己的寝宫，苦思冥想了一天一夜，拟就告示一张，诏告天下，那告示上边，还绘有怪物的图形。

姜戎，秦之仇国也。贡献怪物一只，有八九斤重，说它像只老鼠，老鼠没有这般硕大；说它像只刺猬，皮毛很是光滑；说它像只大猫或兔子，却又长着一张老鼠的嘴巴。若有人识得此物，且又知降伏之法，请进宫面见公子任好，当有重赏。

告示贴出不到十日，任好便将那怪物的来龙去脉弄得一清二楚，包括降伏它的方法。

任好回报德公，德公由衷地赞道："汝虽不是一个智者，但汝能将举国智者调动起来，汝便是一个大智者。"

说毕，依照任好提供的方法，在全国挑选出一千只公猫，关于一室，什么也不喂。这些公猫饿急了，便互相撕咬，强者以弱者为食。距约定之日还有三天，德公隔着窗子查看，室内只剩下一只公猫，体重在十斤以上，连两只眼睛也变得血红血红，见了德公，不仅不惧，反竖起两只前爪喵呜喵呜地乱叫，似是要将活人吞噬，德公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

德公稳了稳神，一边命内侍将关有怪物的铁笼取来，一边传戎使进宫。

德公笑眯眯地对戎使说道："寡人已经知道汝之怪物乃是何物，汝信吗？"

戎使道："它是何物？"

德公一字一顿道："乃是一只老鼠精，产于天山。"

戎使吃了一惊，强作镇静道："就算它是一个老鼠精，您敢不敢逮个猫儿与它一决雌雄？"

德公笑道："如何不敢？"

戎使道："那就请贵君去逮一只猫儿吧。"

德公道："不必了，这室中便有一只现成的公猫。"

戎使隔着窗子一瞧，大吃一惊，这哪里是一只猫儿，分明是一只饿虎！当即怯了半截。



秦德公笑问道:“要不要它两个一较高低?”

到了此时,戎使已是无路可退,硬着头皮说道:“也好。”

秦德公便命内侍打开房门,将老鼠精放了进去。公猫见了如此一个怪物,审视良久,喵呜一声蹿了上去。

这一声喵呜,将老鼠精吓得缩成一团,听任公猫撕咬。

戎使一屁股坐在地上,一脸沮丧地说道:“到底是上国,我姜戎彻底服了!”

他既然服了,秦德公还有何话可说,唯有热情款待而已。

戎使走了。他是满怀感激走的。

送走了戎使,内史廖向秦德公笑问道:“主公,到底是勇者厉害,还是智者厉害?”

秦德公不假思索道:“当然是智者厉害了。只是,这世子册立不到半年,骤然废之,难以向国人交代。”

廖笑回道:“臣并无意要主公改立世子。”

秦德公满面困惑道:“那爱卿之意……”

廖回道:“容小臣直言,臣观世子之相,非善终之相,臣只希望主公降一道御旨,世子百年之后,不得传位于子……”

秦德公道:“子承父业,乃大周之制,世子百年之后,不将君位传于儿子,能传于何人?”

廖道:“传于弟弟。”

秦德公道:“这合适吗?”

廖道:“君位传授之法,历来有四种。”

秦德公道:“哪四种?”

廖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抑或是择贤而立,再么是兄终弟及。”

秦德公颔首说道:“好,咱就来一个兄终弟及。”

也不知是顺利地解决了储君之事,使秦德公无了后顾之忧,抑或是他的大限已到,兄终弟及的御旨颁发不到三日,秦德公无疾而终。世子任武在一片哀乐声中登上了国君宝座,史称秦宣公。

秦宣公与任文、任好原本很是友爱，只因掷鸡翎和治鼠精二事，产生了芥蒂，这是其一；其二，他不想百年之后，把大秦的宝座传给两个弟弟，加之又有小人从中挑拨，便产生了除掉二位公子的恶念。

要想除掉任文和任好，最大的障碍便是内史廖，他借口要与姜戎修好，把内史廖遣到姜戎为使，任期三年。

廖还未曾走出汧城，秦宣公便向二位弟弟动手了。他借口祭祀青帝，要建一座密畤[①]，命任文和任好监工，时限三个月。

二位公子受命之后，走马上任，连铺盖也搬到了工地，谢天谢地，总算如期完工。

这一完工，秦宣公少不得要进行犒劳，将任文、任好召进宫，亲自斟酒两樽，赐给二位公子。

二位公子接过酒樽，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是哪根神经起了作用，一种不祥之感从任好心头掠过。

他低低叫了一声："二哥，密畤得以顺利竣工，实乃受了天地祖宗之庇，这第一樽酒，咱还是先敬天地吧！"

任文忽有所悟，忙不迭声地说道："对，应该先敬天地。"

秦宣公想加以阻拦，却又找不出阻拦的理由，正当他手足无措之时，任文、任好双双将酒浇到了地上。

这一浇，土地爷受不住了，地上起了一个泡。

任文先跳了起来，满面悲愤地责问秦宣公："主公，这是怎么回事？"

秦宣公满面通红，无言以对。

任文恨声说道："你好歹毒呀，为了你的子孙，为了让你的子子孙孙世世为君，竟然对两个亲弟弟下手，你……"

任好拽了拽任文的袖子说道："二哥误会了，大哥和你我一母同胞，平日里何等友爱，岂能拿毒酒来害你我？这事一定是下人做的，怪不得大哥。"

---

① 畤：古时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处所。秦代有密畤、上畤、下畤等。

经任好这么一说，秦宣公忽然有了灵感，来了个就坡下驴："三弟说得对，你我三人一母同胞，平日里又很友爱，做大哥的岂能忍心害你二位？这事，一定是下人干的！大哥这就为你二位出气，将侍宴温酒的统统杀掉！"

这一杀便是九人。

这一杀弄得任文也无话可说。

平静了不到两年。其实，这两年也没有平静，秦宣公连做梦都在想着除掉任文和任好，苦于没有机会。

这机会终于来了，缘于一场大火。大火将宫殿烧得一塌糊涂，还烧死了几十个人，秦宣公干号了几声便不再号了。他要利用这场大火将仇人除掉。他经过核算，要恢复原来的宫殿，按三千个民夫计算，大干三年方能竣工，耗资当在一百五十万两白银以上，他不容分说，将这项工程交给了任文和任好，还将经费由一百五十万两减到五十万两，民夫也由三千人缩减到一千人。

明知道这是一个阴谋，不接受又不行，把个任文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跺着脚骂娘。

任好不是这样，接受任务的当天，便找了几个管过建筑的大臣和工匠讨教，且一讨教便是三天，三天后满怀信心地对任文说道："二哥，不必发愁，只要解决了'取土''外地材料的运送''被烧坏宫殿的瓦砾的处理'三大问题，宫殿便能如期竣工。"

任文将信将疑地问道："怎么处理？"

任好附耳说道："只需如此如此……"

任文大笑道："好，这主意不错。"

于是兄弟二人齐心协力，投入到宫殿的修复工作中。修复宫殿，需要大量的土，按照秦宣公的设计，这土要到汧城城外去取，往返少说也有十几里，任文和任好没有这么做，而是直接从宫殿前的大街上挖沟取土，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没多久，那路便被挖成了一条大沟，深达两丈有余。秦宣公见了，暗自发笑，说这是挖肉补疮。此话三传两传，传到了任好耳中，任好一笑了之。

土越取越远，那沟便随之延长，与汧河相接，哗哗的汧河水流到了汧城的宫

殿前。本来旱运的材料,“坐”上了大船,各地运来的竹木也被编成筏子,顺水漂来。

秦宣公傻眼了。

傻了眼的秦宣公眼睁睁地看着,为修复宫殿而拆下来的碎瓦连同大火烧过的灰,又都填进了沟里,重新修成大路。

宫殿按期修复了。

不,是提前。比预定的日期整整提前了二十天,还节省了五万两白银。朝廷内外对任文和任好赞誉有加,而对秦宣公,则多了几分鄙夷。

孬如殷纣王者,尚有几个战将和谋臣,秦宣公岂能没有?于是,有谋臣跑来进谏:“主公以勇得以为君,而秦之历代国君,无不以勇闻于天下,无论寿长寿短,在位之时,没有不开拓疆土的,您即位已届八年,两只眼睛直盯着您的两个弟弟,未向邻国动过一刀一枪,更别说开拓疆土了!照此下去,恐要遭国人唾弃呢!”

这话虽说有些刺耳,秦宣公竟然受之,整顿战车和器械,正要寻找攻击的目标,冀戎国送上门来。

是时,冀戎国当国者,乃冀天雷。冀天雷生性好斗,无缘无故地向邽戎兴兵,邽戎主兵败求和,以亲生之女邽姬献之。这邽姬生得貌比褒姒[1],妖同妲己[2],未曾出嫁冀天雷之时,闻听秦宣公风流倜傥,武艺出众,说动其父,向秦宣公求婚,被秦宣公婉言拒之,怀恨在心。今既做了冀戎国的焉提[3],便萌生了报仇之意,托言其父出访秦国之时,受到了秦人侮辱,要冀天雷兴兵伐秦。冀天雷正宠着邽姬,哪有不允之理!

秦、冀双方在平阳川摆开战场,秦国的领军统帅乃是秦宣公;任文和任好分

---

① 褒姒:周幽王的宠妃。褒国人,姓姒。为了博得她一笑,幽王“烽火戏诸侯”。

② 妲己:《封神演义》中人物。狐精化身,变美女迷惑纣王,成为宠妃。娇媚阴狠,助纣为虐,用炮烙、虿盆等酷刑,残杀许多大臣和百姓。后被姜子牙所杀。

③ 焉提:亦称曷氏、阏氏,为戎狄国国君的正妻。

任正副先锋。冀戎国的统帅，则是左庶长[①]哈里达。双方大战了一个上午，冀戎军不支，曳旗而走。

冀戎作战全凭骑兵，而秦国靠的是战车。战车以乘计算，每乘战车由四匹马驾驶，中间的两匹马叫作"服"，边上的两匹叫作"骖"。战车上有三个人，中间是御者，左边是头领，右边是勇士，每乘战车后边跟着七十二个步卒。故而，打遭遇战和防守战，是秦军的强项，若论逃命，则远不如冀戎军了。这道理，秦宣公并非不懂。正因为他懂，他才降旨于任文、任好，命他二人率战车五十乘，追击冀戎军，务求全歼，否则，军法从事。

任文、任好不敢抗旨，没命地追了下去，追到卧虎沟的时候，犯了迟疑。

这卧虎沟长达二十五里，两面陡峭如壁，壁上有一突兀的巨石，状若猛虎，故取名卧虎沟。

一种不祥之感涌上任文、任好的心头：这么长的沟，这么陡的壁，若是冀戎在这里设伏，再将两头这么一堵，纵是天兵在此，怕也没有生还之力！

是进是退，二人商议了许久，方遣使向秦宣公请命。

秦宣公回答道："冀戎乃天生夷种，哪有那么多弯弯肠子？且又是兵败而逃，岂能设伏！汝等尽管放心去追，寡人之大军，就在汝等身后。愿汝等莫负寡人之望，早建大功！"

这样一来，任文和任好不得不进了。

这一进便是二百里，几达冀戎国都了。

忽有噩耗传来，哈里达设伏于卧虎沟，秦宣公中箭而亡，所率秦军，生还的十不及三。

犹如惊天霹雳，差点儿把任文、任好震晕过去。若按任文之意，应火速撤兵。

任好道："不可。我主公已经阵亡，士气岂能不落？敌军挟战胜之威，守住

---

① 左庶长：秦国及戎狄国的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类似周朝和诸侯国的相国和宰相，有左、右之分，以左为上。

谷口，以逸待劳，败我易如反掌。我军要想活命，唯有一途可走，那就是继续北上，直捣冀戎之都，将其戎主擒获，迫使哈里达与我讲和。”

任文叹道：“三弟所言，不是没有道理，但就凭你我这五十乘战车，能攻得下冀戎之都吗？”

任好铿声回道：“能！”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道，“冀戎号称千里之国，实不足五百里，人口不及十五万，能征之甲士，顶多不过三万，今随哈里达出征我大秦的少说也有两万七八，可谓是倾全国之力了。而我呢，兵虽不多，也有三千七八，肯定比留守冀戎国的戎兵要多。其一，就兵力而言，敌不如我。其二，我是有备而去，敌人却毫无准备，我又先了敌人一着。其三，我军此番进攻冀戎之都，乃是为着求生而攻，只能胜，不能败，人人抱着这样一个信念，还怕斗不过远不及我大秦兵力的冀戎兵吗？”

经任好这么一说，任文无了顾虑：“好，二哥听你的！”

经过半夜急行军，秦军悄无声息地开进了冀戎国国都。

戎狄以游牧为业，其国都不比中原列国，莫说城墙，连宫殿也没有，拥有的是一个篷帐[①]连着一个篷帐。加之又是深夜，加之冀戎主又喝醉了酒，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便将冀天雷以及他的大臣全部俘虏，再往下便是谈判、撤军，一切全如任好所料。

俗话不俗，“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依据秦德公的遗诏，在举国一片拥戴声中，任文爬上了国君的宝座。新国君上任，岂有不贺之礼！这一贺便是三月，任好每宴必醉。

他太高兴了！遍观满朝文武，谁也没有他和任文的关系铁。

是时的任文，已非昔日可比，他已变成堂堂的“大秦国”国君，史称成公了。

任好高兴得早了些。

他忘记了一条古谚：“谁变蝎子谁蜇人。”

---

① 篷帐：古代文献中多称“穹庐”“毡帐”“旃帐”。一般为圆形，多用条木结成网壁与伞形顶，上盖毛毡，用绳索勒住，顶中央有圆形天窗，易拆装，便游牧。

秦成公开始蜇人,是在三年以后。在这之前,他身体壮得像头小牤牛,一肚子雄心壮志,第一次出征,灭了邽戎,改国为县;第二次出征,迫使冀天雷向他求和;第三次出征,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晋献公,将国都由汧城迁到雍城。

他放出话来,休整一年之后,要东上中原,与齐桓公一较高下。

也许是齐桓公的霸业未尽,也许是秦成公太狂妄,上天有意惩罚他,迁都以后,他患上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这病先是从左右两根大拇脚指头肿起,一直肿到脚脖子,明晃晃的咋治也治不好。

古谚曰:"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里的靴,不是寻常穿的靴,是指脚肿;帽也不是寻常戴的帽,而是指头肿。男的若是发生脚肿现象,女的若是发生头肿现象,非死不可。

秦成公知道他的寿命不会太久了,便特别关注他的龙椅。他最烦听"兄终弟及"这句话。为了使这把龙椅能顺顺利利传给他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他开始蜇人了。最先挨蜇的是和任好交往过密的六位大臣,不是被充军,便是被罢官。直到此时,任好才开始警觉,整日里小心翼翼,上朝、回家,回家、上朝,与外界几乎断了联系。

秦成公要的并不是这个结果,他所要的乃是一条人命。说白了,就是任好的命。

为要这条命,他要了不少花招。

第一招,他教唆他的爱妃姚圆圆去勾引任好。

老实说,姚圆圆不是一个坏女人。她虽说已经睡过三个男人,抛开荣华富贵不说,若是要她重新选择男人,她一定会选择任好。

任好也爱圆圆,二人青梅竹马,岂能不爱?

若是追究他们的爱情,还得从二十年前说起。

二十年前,任好和姚圆圆还都是娃娃。秦德公为任好挑选先生,挑到姚圆圆父亲——姚谦的头上。

大概有半年,姚谦病了,作为他的弟子,任好岂有不去探望之理,这一探望,任好与姚圆圆相识了。姚圆圆不只漂亮、聪慧,还有一帮子小朋友,他们经常在

一块儿做游戏，譬如捉迷藏、盘脚盘、扽紧紧、打瞎驴、打鼻子眼儿和剪包锤、过老母、牛抵仗、挑老兵，等等。

何为盘脚盘？

人数以三至十人为宜。届时，凡参加者围坐成圆圈，每人都伸出两脚，互相换排，其中一人用食指按顺时针方向依次点着脚，同时念道："盘、盘、盘脚盘，脚盘高，磨大刀。大刀快，切辣菜。辣菜辣，切苦瓜。苦瓜苦，切豆腐。葱花、芫荽，小脚，蜷回。"念时一个音节点一只脚，最后点着的那只脚当即蜷回去。接着再重复念歌点脚，直到剩下最后一只脚，一轮游戏结束。

何为扽紧紧？

参加者若为二人者，面对面站立，互拉双手，身子后倾，两脚相抵，就地转圈。三人以上玩时手拉手成圈，两脚并立身子后倾，一起旋转。边转边唱："扽、扽、扽紧紧，腰里别个花手巾。你掉哩，俺捡哩，拐个弯，算俺哩。"

何为打瞎驴？

数人在一定范围内玩耍。选一人用手巾或布蒙住眼睛，当"瞎驴儿"，再有一人双手推晃"瞎驴儿"膀子如摇耧状往前推送数步，边推边唱："乞晃乞晃耩大麦，谷子、秫黍都下来。"这时其他人分别变换位置。待送"瞎驴儿"的人把"瞎驴儿"推出后，"瞎驴儿"便可摸索捉人。人们可在"瞎驴儿"附近活动，还可瞅空轻轻拍打"瞎驴儿"，甚至故意弄出响声，当"瞎驴儿"扑过来时，机灵地迅速避开。"瞎驴儿"要平心静气，循声判断人们的位置，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打瞎驴儿的人抓到。被抓住者接当"瞎驴儿"，再开始继续玩。

何为剪包锤与打鼻子眼儿？

剪包锤，多为两人玩耍，双方同时各伸出一只手的巴掌为包，拳头为锤，食指和中指叉开出为剪。包可以包锤，锤可以砸剪，剪可以铰包。根据这个规定定输赢。

打鼻子眼儿多是大人带幼儿玩耍，以锻炼幼儿的反应能力。同龄儿童也可用此方法锻炼取乐。两人可用剪包锤的办法，决出打家和捂家。捂家用一个手指先放在鼻子上，另一只手掌由打家拉住，边打边喊"鼻子""眼睛""脑门后"

“耳朵”“别动”“下巴”等，捂家随声指点，步调协调一致，捂慢捂错都不能算数。若声落手正好捂着打家喊的部位，算一局终了。捂家和打家互换位置，继续玩下去。

何为过老母？

过老母为几个人玩耍。一人双手捂紧另一人的眼睛坐于墙根或树根下，其他人不出声一个一个从两人前面分别做一个不同动作，然后过到一边去。一人手指天，经过时，捂眼的人说：“指星星的过去了。”一人一拐一拐地从被捂眼人面前经过，捂眼的人说：“瘸腿子过去了。”此后，过的人不同，动作也不同，捂眼的人便一一说出。譬如“手捣你的过去了”“抠耳根儿的人过去了”等。当几个人都过完后，松开手让被捂眼人猜谁做了什么动作，猜中一个即为赢。被猜中者蹲下让人捂眼再猜。

何为牛抵仗？

牛抵仗，也叫牤牛阵。阵有单后座和双后座两种。双后座为八人，平分两组，每组一人为头，一人为腰，二人为后座，也叫后督。单后座为六人，平分两组，每组一人为头，一人为腰，一人为后座。“后座”扛着“腰”，“腰”用手拦着“后座”的脖子，双脚搭在“头”的双肩，“头”打扣手搂着“腰”的双脚在面前护着脸部如牛角状。抵阵时，双方拉开距离，相互冲抵，奋力相撞两个“牛角”。“头”掌握方向，“后督”向前用力。“腰”在两阵相近时微收小腿，然后用力蹬去，同心配合，相当有力。一抵不成，拉开再抵。一方若抵退，另一方乘胜追逐不放，直至抵散抵倒对方阵势为全胜。也有两阵互相挤靠一起，你推我扛，直至一方力竭而散架。但不能使阴使坏，如拉、拽、绊腿，只能光明正大地进行力对力的较量。

何为挤囊包？

挤囊包为数名儿童脊背贴墙站成一排，或一齐挤向一个墙角，或分两班相向用力挤扛，从队里被挤出来的人赶快续排队尾继续挤。边挤边唱歌：“挤、挤、挤囊包，挤出来肠子我束腰。挤出来屎你吃了。”

经姚圆圆引荐，任好也加入了小朋友的行列。他贵为公子，身居深宫，何时

见过这么多小朋友？何时玩过这么有趣的游戏？玩了几次玩上了瘾。每隔三五日便要跑出来玩上半天，玩的时间长了，两人玩出了火花，一个非任好不嫁，一个非姚圆圆不娶。谁知，天上有王母娘娘，地上也有王母娘娘，硬生生将他俩的美好姻缘拆散。那是在秦宣公即位以后。古时，国君登基之后，往往要进行选妃活动，秦宣公也不例外。姚谦为攀高枝，自荐女儿入宫。面对强大的国君和不讲道理的父亲，一个弱女子，除了啼哭之外，能有什么办法？

姚圆圆哭了三天，还是被人抬进了宫里。待上不到半年，她思想发生了变化，感情的天平由任好这边转到了秦宣公这边。发生转变的原因，一是因为秦宣公对她确实好，更重要的是她习惯了这里的生活，爱上了这里的生活，贪恋夫人这顶耀眼的桂冠，并为秦宣公生了一个儿子。

正当她暗自庆幸自己嫁了一个好男人的时候，秦宣公死了。

这一死，不啻天塌一般，她当即昏厥过去。经抢救，她虽说苏醒过来，心里却如擂鼓一般：男人素来与秦成公不和，秦成公会放过她和她的儿子吗？

秦成公不只放过了她，秦成公还把秦宣公的后宫佳人照单全收。当然，夫人是当不成了。

她因为尝到过做夫人的甜头，体会过做夫人的荣耀，故而连做梦都在想着怎样才能当上夫人。

这机会突然来了，来得连她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大相信。

可这话明明是秦成公讲的。秦成公亲口许她，她若能引任好上钩，等他除了任好，便封她为夫人。

她想也没想便答应下来。

第三章 用梦杀人

公子縶这么一闯，将任好和姚圆圆的好事闯散，任好既羞且怒地瞅着公子縶，恨不得将他一口吞下。

秦成公铁了心要除掉任好，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甚至强迫任好在十二个时辰之内为他建造一百二十一座庙宇。

秦成公将脚一跺，冲着渐去渐远的任好骂道："我为君，汝为臣，为君的难道还治不了一个为臣的吗？走着瞧！"

姚圆圆被迫入宫，任好很是伤感了几年。及至秦宣公死于疆场，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下好了，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姚圆圆，我亲亲的姚圆圆，你应该物归原主了。

他错了。

他不知道他的二哥早就暗恋着姚圆圆，未曾登基，便将秦宣公的后宫佳丽全盘接收过来，内中，当然也包括姚圆圆。为此，任好也曾找过他的二哥，二哥装迷糊。二哥不比大哥，他是一个活人，是一个即将即位为君的活人，你叫任好怎么说？

任好什么也没说。

任好认命了。

就在任好认命的时候，姚圆圆找上门来，送来两大篮鲜果。

当然，这些鲜果，不是姚圆圆亲自送的。姚圆圆有宫女，服侍她的宫女，少

说也有十几个。

送鲜果的宫女，传话给任好，说是任文狩猎去了。不，不应该叫任文，此时的任文，已经即位为君，史称秦成公了。

就是宫女不说，任好也知道秦成公狩猎去了。他本来也应该去，因为头天晚上多饮了几樽酒，头有些痛，便留了下来。

也不知道是吃了药的缘故，抑或是心中舍不下姚圆圆，见了姚圆圆的鲜果，头竟然不痛了。

既然头不痛了，又吃了姚圆圆的鲜果，姚圆圆说要来拜访他，他岂有不允之理！

姚圆圆陪他吃鲜果。

姚圆圆陪他饮酒。

饮着饮着，姚圆圆抽泣起来。

姚圆圆抽泣着说，秦成公不是一个男人，是一个畜生。

她越说越痛心，竟然将衣服一件件褪去，赤裸着身子站在任好面前。

任好信了她的话。

她不失时机地偎了上来，双手攀住任好脖颈，将一张薄薄的热唇贴上了他的热唇。

这一贴，他有些受不住了，双手将她抱起，一步步地走进卧室，放到榻上。

他轻轻地将她吻了一阵，正要将自个儿的衣服一件件地褪下去。

不该发生的事即将发生。

既然有"即将"二字，当然不会发生了。

不会发生的缘由，是公子縶闯了进来。

公子縶是任好的堂弟。

既然是任好的堂弟，当然也是秦成公的堂弟了。但他心仪的人物，不是秦成公，而是任好。

此时的公子縶就在任好府中当差，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了秦成公的阴谋。

既然得知了秦成公的阴谋，岂能让任好上当！



他这一闯，将任好和姚圆圆的好事闯散。任好既羞又怒地瞅着公子絷，恨不得将他一口吞下。

公子絷不管这些，双目剑一样地逼视着姚圆圆，一字一顿地说道："圆圆姐，请你将衣服穿上，我有话问你。"

就是他不说，姚圆圆也会穿的。

俗话不俗："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何况贵为君妃的姚圆圆！

姚圆圆刚刚将衣服穿毕，秦成公闯了进来。

众人一齐跪了下去，口呼："臣等不知陛下驾到，未曾迎接，请陛下恕罪！"

秦成公既然叫作任文，岂能是一个鲁莽之君。

他谎称狩猎，大张旗鼓地出了雍城。

一出雍城，他便折了回来，暗藏在任好的府邸后边。估摸着姚圆圆已经得手，这才闯了进来。

谁知……

秦成公的如意算盘被公子絷打破。

他强装笑颜道："诸位爱卿请起。"

任好率先站了起来。

到了此时，他就是再笨，也悟出了内中的奥妙，暗道了一声好悬！不由自主地向公子絷投以感激的一瞥。瞥过公子絷之后，任好将一双明目霍地转向了姚圆圆，那目中充满了责问和怨恨。

姚圆圆不敢和他对视，将娇首轻轻一低，且又后退两步。

她打算撤了。

"主公，您哥儿俩好好唠唠，小奴告退了。"

捉奸不成，秦成公很是失望。

当务之急，不是他如何失望的问题。

自己明明狩猎去了，还假惺惺地邀任好同往，如今却闯进了任好的府邸，这怎么向任好解释？

他的脑瓜子像风车一般转了起来，等到姚圆圆说要告退的时候，他已经知

道怎么办了。

他长叹一声，看似是说给姚圆圆听，实则是说给任好的。

“唉！寡人这心里似火燎一般，哪还有心唠闲嗑呀！”

姚圆圆一脸关切地问道：“出什么事了？”

秦成公一脸愁容地说：“晋献公征调五百乘战车，欲要讨伐我国呢！”

姚圆圆明明知道秦成公说的是瞎话，还故作惊慌道：“天呀！上一次咱两国开战的时候，晋只出动了三百乘战车，咱就险些儿不敌，这一次竟然出动了五百乘！”

关于晋国将要兴兵犯秦的消息，也许能骗得了别人，但绝对骗不了任好。

任好不只是秦成公的三弟，他还是秦国的左庶长。左庶长为秦国的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岂能对邻国不加关注？何况，所有邻国中，晋又是最强大的！

他不只向晋国派去了大量谍人，还想方设法收买晋之高官。故而，晋献公的一举一动，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诚然，晋献公是一个好战分子，他做梦都在想着把秦国吃掉，但自从和秦打了两仗之后，他才意识到秦国这块骨头不好啃，也啃不动，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周边的几个小国——骊戎、狄、霍、魏等，并相继灭之。特别是灭了骊戎国之后，得了两个绝色美女——骊姬和少姬，整日里沉湎在温柔乡中，哪还有心来攻打秦国？

正因为任好知道晋献公不会对秦国用兵，故而才不相信秦成公的鬼话。

任好对于姚圆圆那一番蹩脚的表演，更是嗤之以鼻。

姚圆圆从任好的脸上读出了他对自己的不满和鄙夷，自忖再待下去，只能自讨没趣。

她这一次真的要撤了。

她朝秦成公敛衽一拜道：“主公，晋国兴兵犯我，此乃国家大事，小奴一个妇道人家不便插言，小奴告退了。”

秦成公轻轻点了点头。

姚圆圆虽然走了，但这戏还得继续演下去。

“三弟，你是寡人的左庶长，又是寡人的亲兄弟，迎击晋军的重任舍你没有第二个人担当得起，寡人就把这副担子交给你了，你好好合计一下，得征调多少乘战车？多少石粮食？如何征调？何时出征？何人为将？合计好了，立马去宫中面见寡人。”

任好何等聪明之人，岂能不知道秦成公是在跟他演戏？

演就演吧！我这就将迎敌的方案连夜赶制出来，明日早朝时给你呈上，看你如何处置？这兵若是不出，谎言不攻自破；这兵真是出了，我得问你几个问题——晋人伐我，孰为元帅，孰为先锋，这消息来自何人之口？

他错了。

他太低估了秦成公。

秦成公原本就没打算接他的方案，嘿嘿一笑道：“三弟，你辛苦了。寡人害你辛苦了一夜。关于晋献公伐秦的事，只是一个误传，寡人已将谎报军情的谍人处死了。为了警示他人，寡人传旨将那谍人的头挂在了西城门上。”

这样一来，弄得任好无话可说了。

秦成公既是铁了心要索任好的性命，岂能就此罢手！

他胡乱寻了一个罪名，将公子縶满门抄斩。

公子縶因为事先得到了消息，夤夜逃出雍城，方捡得一条性命。

就是不惜自己的命，还能不惜父母妻儿、兄弟姊妹的命？

于是，在任好府中当差的人，或借故他去，或不辞而别，留下不到十之二三。

当差的少了，护院的自然也就少了，一年之内，任好相继遭到了蒙面人的六次袭击，皆因他福大命大，化险为夷。

美人计不行，行刺又不成，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用无赖的方法收拾你！

当然，作为一国之君，公然用无赖的手段对付自己的亲弟弟，未免有些过于赤裸，也有些卑鄙。

改用神抑或是祖宗的名义怎么样？

谋士连声赞道：“妙，这主意妙极了！”

这主意确实很好，要知道，在那普天之下崇拜神灵和祖先的时代，用这两把



剑去杀人,不只不会见血,还会让人觉着被杀者就是该杀。

经过和谋士的几天密谋,秦成公将任好召进前殿,当着十几个文武大臣的面,一脸肃穆地说道:“左庶长,寡人夜里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君父血淋淋地站在寡人榻头,寡人惊问其故,君父言道,在他殡葬的时候,有一百二十一位将士为他殉葬,这些将士皆因殉葬而死,骨骸未曾入得老坟,不能享受子孙的祭祀,穷困潦倒,故而把怨恨全部集中到君父身上,群起而攻之。寡人问之曰:‘如之奈何?’君父曰:‘可为一百二十一位将士立庙祀之,祸可免也。’寡人又曰:‘何日立庙为佳?’君父曰:‘大后天,大后天乃众将士为寡人殉难的十五周年忌日,立之最佳。’寡人屈指数来,距祭祀君父的时间不到三天了,在这三天之内,要建成一百二十一座庙宇,实非易事,寡人想来想去,这副重担只有交给弟弟你了。”

这不明明是在刁难人吗?不到三天要建成一百二十一座庙宇,除非他是神仙!

可任好知道,自己不是神仙,断难完成使命,便沉声问道:“臣斗胆问一声主公,三天之内,您能建造出一百二十一座庙宇吗?”

这话问得有些生硬,他以为秦成公必怒无疑。谁知,秦成公笑嘻嘻地回道:“这事要是交给寡人,寡人定能如期完成。不只寡人……”

他把脸转向谋士:“这事,若是交给卿,卿能如期完成吗?”

谋士朗声回道:“臣能。”

秦成公又把脸转向任好:“事关君父,寡人不想打扰他人,你就把这副重担挑起来吧。”

说毕,伸了一个懒腰,外加一个长长的哈欠说道:“寡人困了,寡人自从梦见君父之后再也没有睡着。”说着说着,又是一个哈欠。

谋臣乘机说道:“主公,龙体要紧,臣等告退了。”说毕,躬身而退。

他这一走,任好不能不走了。

还是那句老话,要在三天之内建造一百二十一座庙宇,断不可能!

但秦成公说能,谋士也说能,这内中莫不是有什么蹊跷?

一定是有什么蹊跷！

他一路走一路想，走到家还在想，想得头疼，也没有想出一个好的办法。

他索性不想了，躲进书房，要了一壶酒，自斟自饮。

刚饮了三樽，内史廖登门拜访。

他忙道了一声请。

待廖进了书房，任好改樽为碗，满满斟了一碗，双手端给廖。

廖推辞道："您知道我不善饮酒，这碗酒若是喝下去……"

任好道："我陪你一碗，咱喝他个一醉方休。"

他自己为自己斟了一碗。

廖道："您不怕醉吗？"

任好恨声说道："醉死才好呢！"

廖笑劝道："您不要自己作践自己，不就是一百二十一座庙吗？"

任好苦笑一声道："一百二十一座还少吗？莫说在三天之内建成一百二十一座庙，就是一座，也断难建成！"

廖又笑道："您不要说得这么绝对，那庙有大有小，十万块砖瓦建一座庙也不敢说大，一百块砖瓦建一座庙也不能说小。更何况……"

廖将话顿住，拿起了案上的筷子："我这个人虽说不大善饮，但善吃。"他指着那盘鸡皮烧鸭掌说道："这可是晋国的名菜，乃晋釐侯的下大夫扁嘴子所创，传到咱大秦，至今怕是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吧？"

要在三天之内建成一百二十一座庙，任好本来没有一点儿信心，经他那么一说，刚刚开了点窍，正想听他的下文，他却谈起鸡皮烧鸭掌来，心中不免有些不悦："你这人，正着不着[1]，我不想听你关于鸡皮烧鸭掌的高论。"

廖笑嘻嘻地说道："好，咱不说鸡皮烧鸭掌，咱说人，咱说一说晋国的繇余。"

任好皱着眉头儿说道："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建庙，什么繇余不繇余的！"

---

① 正着不着：当地土语，放着正干的事不干。

廖道："他可是一个大智人呀！我给您讲一个有关他的故事，也许能让您从中悟出点什么。"

任好张了张嘴又合上了。

廖便讲起了有关繇余的故事。

繇余是扁嘴子的嫡传子孙，其父繇元清曾经做过晋哀侯的大夫，不知何故为晋献公所杀。繇余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有神童之称。晋献公的一号谋士士芀有些不大相信，出了一道试题考他，拨给繇余十个奴隶，要他三天之内挖一百零一口水井，若是不能如期完成，灭他三族。

三天时间一眨眼便过去了，士芀带着十几个文武官员前来验收水井，谁知繇余只挖成了一口，于是勃然大怒。繇余笑指水井前边新栽的一棵小柏树念道："一百（柏）零（另）一口井。"

这一念，士芀傻眼了。他不得不打心眼里佩服眼前这个小神童……

听着听着，任好开了窍，将双腿啪地一拍道："汝不要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端起酒碗，咕嘟咕嘟喝了个底朝天。

他动用了不到一百块砖瓦，在君父的庙前建了一座小庙。小庙之前放了两块石头，石头之前又栽了一棵小柏树："一百（柏）二十（石）一座庙。"

第三天，戌时一刻，秦成公率领文武百官前来祭祀君父，待他到了君父的庙前，暗自吃了一惊。任好跑步前来，躬身说道："主公，您要为臣三天之内建成一百二十一座庙的事，为臣已经如期完成，要不要查收？"

秦成公强装笑颜道："不必了，不必了。"

连亡父都动用上了，未曾损伤任好一根毫毛，若是一般的人，早已卷旗收兵。可秦成公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国之君，岂能就此罢手！当亡父的忌日再一次来临的时候，他采用了一个更为阴毒、更为卑鄙的方法，试图一举把任好置于死地。

那是在祭祀过亡父之后的翌日。早朝时，秦成公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对任好说道："三弟，寡人又梦见君父了。君父说，给他陪葬的那一百二十一位将士，

多为骄悍之士，他年纪又大，贵体也不大好，实在难以驾驭，想让你去阴曹地府帮他统帅这一百二十一位将士。寡人知道你是一个大孝子，便代你答应下来。你快回去收拾一下，早些上路吧！”

任好越听越气、越恼，火苗直往上蹿！

卑鄙！

地道的卑鄙小人！任好真想一刀将秦成公宰了。不，不能这么做，弑君之罪大似天！

那么，一口回绝，行不行？

不行。他打的是亡父的旗号，若是拒绝了，便是不孝。何况他又是自己的国君，不听国君的话便是不忠。若是被人戴上不忠不孝的大帽子，今后还怎么在人前立足？

杀不能杀，拒又不能拒，唯一的办法便是认命了。

想到此，他一脸悲怆地对秦成公说道：“臣这就要走了，臣斗胆叫一声二哥，请二哥看在一母同胞的分上，在小弟走后，代小弟将角儿和小子慭抚养成人。”角儿、小子慭者，乃任好的两个儿子。

秦成公朗声说道：“请三弟放心……你走之后，寡人便将角儿和小子慭接到宫中，精心加以抚养，待他二人成人之后，便封他们为左、右庶长，来一个子承父业。”

任好谢恩而去。

还是那间室，内史廖不请自到，二人相向而坐。酒是好酒，菜是好菜，可任好喝不下去。

他不想死。

他实在舍不下他的娇妻幼子。

内史廖笑问道：“您是当今国君的胞弟，又是左庶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等尊贵，他随随便便一个梦，就可以将您置于死地。他会做梦，您不会做吗？”

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之人，任好掂起酒壶，一人斟了一碗：“喝，咱喝他一个

通宵达旦！”

第二天日上三竿，任好大摇大摆地来到宫中，秦成公绷着脸问道：“你怎么还不去侍奉君父？难道非要寡人赐你一壶鸩酒[1]吗？”

任好笑嘻嘻地回道：“不是小弟不想去侍奉君父，是君父昨夜也给小弟托了一个梦。君父说，他要小弟去阴曹地府代他统帅那一百二十一个将士之事，是想试一试小弟有无孝心，并不是真的要小弟去死。他还说，您贵体抱恙，晋又对我虎视眈眈，要小弟将尽孝之心暂且收起，一心一意地辅佐您，莫叫先辈百战争得的锦绣江山落入他人之手。”

秦成公明知这是一篇鬼话，可他又无从反击，故作欢喜地说道：“既然君父不要你去尽孝，你就还做你的左庶长，好好地为国尽忠吧！”

望着任好渐去渐远的背影，秦成公将脚一跺，骂道：“算你龟孙命大！我为君，你为臣，为君的难道治不了一个为臣的吗？你走着瞧！”

也不知道是秦成公的所作所为触怒了老天爷，抑或是任好命不该绝，说罢这话不到三天，秦成公一命呜呼。

秦成公有七个儿子，当然也包括姚圆圆所生的那一个，由于公子絷从中作梗，姚圆圆没有完成使命，故而未能爬上夫人的宝座。就是爬上了，她的儿子也不可能为君。

何也？

秦德公颁有遗诏：“兄终弟及。”

根据这一遗诏，任好也在一片拥戴声中坐上了秦国的龙椅，他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穆公。

是年，秦穆公已经三十周岁，拥有妻妾十一人。在这十一人之中择一人立为夫人，照理应该不成问题。

他想得有些简单了。

夫人乃内宫之主，不只看她的容貌、举止和出身，还要看她是否贤淑，以及

---

① 鸩酒：毒酒。鸩，传说中的一种毒鸟，把它的羽毛泡在酒里，喝了可以毒死人。

命相如何。

于是，秦穆公便把择立夫人的大权授给内史廖。

内史廖经过一番认真的筛选，包括合八字，还报穆公道：“主公，在您的妃子中，没有一个符合立为夫人的条件。”

偌大一个秦国，那么多文武大臣，秦穆公最赏识、最信任的便是内史廖，其次是公子絷。

既然内史廖将她们否了，秦穆公还有何话可说！于是，便将择立夫人之事搁置下来。

夫人暂不确立，倒也未尝不可。但作为一国之君的秦穆公，仅仅有十一个妃子，未免有些过于寒酸了。要知道秦德公的后宫是三十六人，但德公是他爹，他不敢和他爹比。

和秦宣公比怎样，秦宣公可是他的大哥。秦宣公在位八年，年年进行选妃活动，他的后宫佳丽当在五十人以上。

秦成公呢？秦成公更色，不说他未曾为君时所拥有的十三个妻妾，也不说他为君后从民间选进宫的二十五人，单就从秦宣公那里直接接收过来的就达五十人之多。

于是，便有人上书，要秦穆公效法宣公，广纳佳丽，充实宫室，最好也搞一次全国性的选妃活动。

秦穆公不为所动。不为所动的原因是，自己刚刚即位，晋国和戎狄一东一西，对秦虎视眈眈，稍有懈怠，便有亡国之险，哪还敢兴师动众地去选妃呀？

宣公不可效，成公呢？就秦成公所遗下的佳丽中，挑选出几个充实后宫怎样？

一说到秦成公的佳丽，秦穆公立马想到了姚圆圆。姚圆圆那样待他，若是换作别人，早就一刀将她杀了。可他没有，不只没有，还几次做梦梦见姚圆圆：姚圆圆在和他玩“过老母”；姚圆圆在和他玩“扽紧紧”；姚圆圆在和他玩“盘脚盘”。



盘、盘、盘脚盘，

脚盘高，磨大刀。

大刀快，切辣菜。

辣菜辣，切苦瓜。

苦瓜苦，切豆腐。

葱花、芫荽，小脚，蜷回。

正盘着脚盘，一眨眼儿，她怎么变了，由一个满脸稚气的小姑娘，变成一个妩媚动人的大美人。

在一个皎月当空的夜晚，二人相约来到秦宫的后花园，一番温存、一番云雨之后，她枕着他的臂弯，侧卧在草地上。一双凤目久久地凝视着繁星点点的夜空。

他侧过身子，轻轻地抚弄着她的秀发，轻声问道："你在看什么？"

她道："我在看牛郎星和织女星，多好的一对呀，硬是让王母娘娘给拆散了。唉！"

任好不以为然道："人世间本来就充满着悲欢离合，妹妹不必为他二人伤感。"

姚圆圆又是一声轻叹："您贵为国君之子，小妹充其量是一个教书匠的女儿，我怕我要成为第二个织女了……"

任好哈哈笑着劝道："妹妹多虑了，我不是牛郎，你也不是织女，那道天河也隔不住你我……"

正说着，姚圆圆又变了，头戴凤冠，身着霞帔，依偎在他的身上，抽泣着说道："他（秦成公）不是一个男人，是一个畜生……那一天，妾是真心实意来看您的，您千万别听他人瞎说。妾爱您，妾这一生所爱的只有您这一个男人……"

秦穆公忽地坐了起来，把侍寝的小妃吓了一大跳，满面惊惶地问道："主公，您怎么了？"

秦穆公不予理睬，自顾自地说道："姚圆圆绝不是一个坏女人，不管她有几个男人，最爱的还是寡人，寡人明日便将她召回宫中，做内宫之主。"

早朝之后，他便降旨一道，把姚圆圆召回宫中。同时被召回的，还有秦成公的另两个妃子。

为召姚圆圆一事，朝野议论纷纷，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内史廖和公子絷。此时的公子絷，已经结束了流浪生活，被拜为左庶长。

尽管反对，秦穆公铁了心要娶姚圆圆，反对也无用，但立她为夫人之事却成了泡影。

尽管这样，姚圆圆已经很满足了。自从秦成公驾崩的那一刻起，她便做好了被杀的准备。孰料，不仅没有被杀，反被召进宫中，照样享她的荣华富贵。除了感激，除了好好地服侍秦穆公之外，她还能做些什么？

爱情是自私的，但姚圆圆不敢自私。她巴不得天天侍寝，但每月掌握在五次之内，其余的时间，就是秦穆公来会，她也会寻找各种借口拒绝，好让他临幸别的妃子。甚至遣宫人出宫到处物色美人，再经她转送秦穆公。不到三年，通过她的渠道，秦穆公又纳了十八个妃子。

秦人尚勇，秦穆公即位三年，未曾向外国发动过一次战争，也未曾扩张过一寸土地，这引起了朝野的不满。公子絷找进宫来，直言不讳地对秦穆公说道："该打仗了，若再不打，您这把龙椅恐怕要换主人呢！"

秦穆公道："是该打一仗了，但寡人有些拿不准，是先打冀戎好呢，还是先打梁国好呢？"

公子絷道："当然先打冀戎好了。"

秦穆公道："为什么？"

公子絷道："梁国乃晋国的附庸，若攻梁，晋必救之，战端一开，没有一年半载，很难分出胜负。冀戎呢？一是我手下败将；二是哈里达已死，冀天雷无可用之将。故而，打冀戎我的胜算较大。"

秦穆公将御案啪地一拍道："就这么定了！"

经过三个月的精心准备，秦穆公亲率战车二百乘，浩浩荡荡地杀向冀戎国。

冀天雷得报，遣使迎秦军问道："贵国与我签订互不侵犯盟约至今已有七年，你我两国相安无事，今日突然向我兴兵，所为者何？"

秦穆公遣公子絷出面答曰："此次前来，乃是为我秦宣公报大仇也。"

冀戎使回道："此事，发生在盟约签订之前。贵国却以此为由来讨伐我国，恐怕不大合适吧？"

公子絷亦回道："寡君也觉得不大合适，可先君屡屡给寡君托梦，责他不该忘了杀兄杀君之仇，甘愿做一个不忠不孝之人，这是其一；其二，七年之前，贵国之主，受了贵国焉提之教唆，无故兴兵伐我，我先君之死，实是死于贵国之焉提。贵国若能交出焉提，听任我国发落，我自当退兵。"

冀戎使还报冀天雷，冀天雷正宠着焉提，岂肯交出？愤然说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既然想打，咱就奉陪到底，哪个怕他不成！"

第四章　伯乐相马

五千人暴动，且暴在秦的大后方，秦穆公能不慌吗？当即颁旨一道："兵开岐地。"

老马似乎很通人性，它知道遇上了知音，伸出长长的舌头，朝伯乐的头顶上舔了舔，继之脖颈。舔着舔着，将头依偎在伯乐的胸前。

伯姬身材颀长，皮肤白皙，眼睛乌黑幽深，每踏一步，全身就轻轻地摇着，散发出不可言喻的气质。

冀戎使奉了冀天雷之命，二次来到秦军大营，双方约定，翌日辰时一刻开战。

不说公子絷，就连秦穆公也觉得列阵而战，是拥有战车者的强项，而戎狄没有战车，只要开仗，冀戎必败无疑。

因他存了个胜券在握的心理，是晚，宰牛杀羊，大飨将士。当然，那酒是少不了的，致使部分将士喝得东倒西歪。

冀天雷知道，若是按照常规打法，他必败无疑，遂提前一个时辰行动，且采用了偷袭的方法。秦军大败，死者十之一二。

秦穆公又愧又恨，退回国境，又征得二百乘战车，二度向冀戎国杀来，四战四捷，越过卧虎沟，直扑冀戎国都。

自那次破都之后，冀戎人也开始修建起城堡来了，但他那城堡，远不如中原列国的坚固，冀戎人勉强守了一天，便自动撤出。

国都没了，但冀戎的军队还在，他们不时偷袭秦军的营盘，弄得秦军一夜数惊。

秦军不得不四处扫荡，但那战车无论如何是跑不过战马的，每每无功而返，弄得秦穆公很是头疼。公子絷为他支了一个高着儿：秦军成横行整体朝北推进，见马羊就捉，捉了就杀，杀了就吃，吃不完将皮带走，将肉扔掉。战车跑不过战马，但跑得过牛羊，于是冀戎国的牛羊，成百成千地被秦军杀掉。冀戎人以牛羊为生，没有了牛羊，何以立国？冀戎人怕了，正要遣使求和，留守雍城的内史廖遣使向秦穆公告急。晋国乘秦穆公出兵冀戎之机，唆使梁、芮二国出兵伐秦，已经越过洛水，直逼栎阳。

芮国为姬姓之国，位于秦的东边，稍微偏南一些，为周文王之子所建。

梁国与芮国毗邻，在芮国的南边。

秦、梁二国之君同为嬴姓，缘何要互相攻伐呢？

这里有一个传说。

传说在秦武公时代——武公者，德公之长兄也。武公做了一个奇梦，梦见其祖父秦仲对他说道，梁国之君虽也姓嬴，但非我之嬴也，其始祖乃先祖大骆公的一个野种，汝可出兵伐之，二国合二为一。于是，秦武公便兴兵伐梁，梁不支，求救于晋，晋出兵救之，武公方退，自此两国结下仇恨。

秦穆公听了秦使之言，不敢再在冀戎逗留，掉转马头，回救栎阳。

梁国谍人探得秦军来救，报之梁君。梁君商得芮君同意，将围攻栎阳之军撤出半数，埋伏于秦军必经之道，一举将秦军打败，反过头再攻栎阳。栎阳守将，见救军已败，料不可守，弃城而逃。

其实，梁、芮联军所败的，仅是公子絷所率领的先头部队，主力由秦穆公率领，毫发无损。

秦穆公见联军陷了栎阳，勃然大怒，率军将栎阳团团包围起来，昼夜攻打。

联军仗着有晋国撑腰，并不惊慌，一边坚守，一边遣使向晋求救。

是时晋国，正在密谋伐虢，无暇西顾，加之梁国又生兵变，世子被囚。梁君无心再与秦战，商之芮君，双双突围而去。

秦穆公得知联军东去,挥师而进,将失地一一收回。

公子絷劝他:“何不乘胜灭了梁国?”

秦穆公道:“寡人亦有此意。”

话未落音,内史廖又遣使来报:“岐地的奴隶作乱,众达五千余人。”

岐地,为西周发祥之地。此地辖有关中最富庶的周原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土地平坦肥沃,周人长期在此经营,遂成为华夏最为发达的地区,不仅有着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还有着较文明的生活方式。秦人自从占据了这个地方,才从以游牧为主,转向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生产关系也随之变化,昔日的岐人,沦为奴隶,秦之贵族,变成了奴隶主。岐人不甘于秦人的压迫和剥削,屡屡举行暴动,但规模不大,少至数十,多至数百,上千人参与的只有一次。

五千人暴动,且是在秦的大后方,秦穆公能不慌吗?当即颁旨一道:“兵开岐地。”

五千人固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他们之中,百分之九十九的皆为从事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奴隶,所拥有的武器,非锄即耙,抑或是杈把木棍,再者就是斧头、镰刀。

没有经过一天军事训练的奴隶,又使用着这么劣质的武器,当然不是国军的对手,交战不到半个时辰,奴隶们全军覆没。

秦穆公尽管打了胜仗,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要知道,他所斩杀的“敌人”,全是他的臣民。自己的臣民起兵反对自己,心里的滋味不好受啊!

雍城守臣,闻听秦穆公凯旋,组织了上万名百姓敲锣打鼓,迎之于十里长亭。

秦穆公闻之,忙遣公子絷先行一步,等他将众百姓劝归之后,方才进城。

自讨伐冀戎至今,秦穆公离开雍城,几近一载。作为一国之君,一年时间不在国都,有多少大事急等着他来处理。可他偏偏不肯上朝,一个人躲在后宫喝闷酒。

内史廖坐不住了。

内史廖拄着拐杖来到后宫，秦穆公骤然见之，吃了一惊：他还不到五十岁，原来一头乌黑的头发怎么全白了？还有那腰，佝偻得不成样子，未曾开口，便咳嗽起来，咳嗽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秦穆公一跃而起，双手搀住他的胳膊，扶他坐下，一脸关切地问道：

"您这是怎么了？"

内史廖一边喘气，一边回道："病了，自您离开雍城不到一个月臣就病了。先是头痛，莫名的痛。而后是腰痛……咳咳咳……"

秦穆公半是关心、半是责怪地说道："您怎么不找郎中看一看呢？"

内史廖道："看了，连御医也不知道臣得的是什么病，咳咳咳……算了，不说臣的病了，臣自己给自己占了一卦，臣还有三十年的阳寿。咳咳咳……臣这次抱病进宫，是想亲口问一问您，您回来已经七天了，为什么还不上朝？咳咳咳……"

秦穆公长叹一声回道："寡人率倾国之兵，去讨伐一个人口不足十五万的戎狄之国，竟然不能将它征服。梁、芮二国，芝麻大两个国家，竟敢率兵侵我，还攻陷了我的重城栎阳！正当我要反击梁国的时候，我的百姓在我的背后插了一刀！我这心里恨呀，我这心里苦呀，我没有颜面面对我的文武百官！"说着说着，失声痛哭起来。

内史廖劝道："主公不必难过，咳咳咳……主公应当好好想一想，我大秦自立国之日，几乎是年年对外用兵，年年扩展疆土，为什么到了您这一代，不仅未曾扩展一寸疆土，反受外国欺侮，甚而您自己的百姓，也起而和您作对？咳咳咳……"

秦穆公又是一声轻叹："您问这话，寡人也曾想过，寡人自以为，无论是文韬武略，还是勤政爱民方面，寡人与诸位先君相比，说不上出类拔萃，但也不弱于他们，特别是宣公和成公。可寡人的文治武功都远远不如他们，这是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内史廖不再咳嗽："就德才而言，莫说您与我大秦的历代先君相比，就是与商汤王、周武王、齐桓公相比，主公也毫不逊色。但主公的文治武功，为什么远

不如他们，缺少的便是人才，齐相管仲有一句名言，‘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商汤王得到良相伊尹等人相助，方能灭夏建商；周武王得到武圣姜太公以及召公[1]和周公旦[2]相助，方能灭商建周；齐桓公之所以称霸天下，不就是因为得到了一批人才吗？诸如管仲、鲍叔牙、隰朋、宁越、王子成父、宾须无、东郭牙，等等。主公不欲称霸天下则已，若欲称霸天下，必须广招人才。”

说毕，又咳嗽起来。

秦穆公满面困惑道：“寡人身边也不缺少人才呀！”

内史廖停止了咳嗽，仰脸问道：“您身边的人才都是谁呀？”

秦穆公道：“您和公子絷。”

内史廖笑道：“就占卜而言，老臣倒也略知一二，但算不上人才。至于公子絷，宅心仁厚，对主公忠心耿耿，既懂军事，又懂谋略，确也算一个人才，但他不是大才。治国平天下靠的是大才，诸如伊尹、姜太公、周公旦、管仲之辈，我大秦有吗？咳咳咳……”

秦穆公苦笑一声道：“您所说的这几个大才，百年难遇，莫说我大秦没有，就是在列国中，怕是也很难觅到呢！”

内史廖道：“咱觅不到伊尹、姜太公、周公旦和管仲，咱觅一个比他们次一点的还能觅不到吗？关键是您觅不觅，真觅还是假觅？”

秦穆公道：“当然是真觅了。”

内史廖道：“若是真觅，您就效法齐桓公，张榜招贤。咳咳咳……”

秦穆公道：“张榜倒可以，但不能把这榜张到外国呀！”

内史廖道：“外国不能张，张了也无用。但您可以效法齐桓公呀！咳咳咳……”

---

① 召公：一作邵公、召康公。周代燕国的始祖，名奭。因采邑在召，故称为召公或召伯。曾佐武王灭商，被封于燕。

② 周公旦：周武王之弟，名旦。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县北），故称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辅佐其子成王，平定了管叔、蔡叔、霍叔之乱，大封诸侯。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了典章制度，被后世尊称为圣人。



秦穆公道:“齐桓公是怎么做的?”

内史廖道:“以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赀帛,使其周游于列国,寻觅天下之贤士。”

秦穆公道:“这个容易。”

送走了内史廖,秦穆公亲拟招贤令一道,诏告全国。

诏告军民人等:

古圣人言,兴国之道,贵在得人。尧[1]以不得舜[2]为己忧,舜以不得禹[3]、皋陶为己忧,寡人践阼[4]三载有余,外有梁、芮之患,内有岐地之变,何也?国无良相,亦无良将,寡人深为忧之。今特布告天下,凡有将相之才者,不拘老少、贵贱、贫富,可赴招贤馆报名,听候考验,果有其才者,当即授予将相之职。

另,凡有以下之长者,也可赴招贤馆报名,听候考验,量才授职。

一、熟读兵书,深知韬略者。

二、武艺出众,骁勇过人者。

三、精于占卜,能通鬼神者。

四、熟晓周礼,精通礼乐者。

五、能言善辩,可为说客者。

六、精通算法,善筹军粮者。

七、决狱执中,不杀无辜者。

八、忠正耿直,敢于犯颜直谏者。

九、精于养马,善于识马者。

十、善于稼穑,精于铸造者。

---

① 尧:五帝之一,黄帝之重孙,名放勋,史称唐尧。传说其在位之时,曾经制定历法,设官掌管时令。

② 舜:五帝之一,尧之女婿。姓姚,名重华,史称虞舜。相传因四岳推举,尧命他摄政。他巡游四方,除去鲧、共工、欢兜和三苗。尧去世后即位,挑选贤人治理民事,并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

③ 禹:五帝之一,鲧的儿子,因治水有功,被选拔为舜的继承人。传说其在位之时,曾铸九鼎。其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

④ 践阼:亦作“践祚”。即位。旧时多指帝王而言。



在颁布招贤令的同时，秦穆公也把招贤馆建了起来，责成公子絷总揽招贤之事。

谁知招贤馆设立一年有余，未曾招得一个可为将相之人。

但也不是一点收获也没有。招得一个石垒，武艺出众，力可举鼎，但脑瓜子只有七成。虽不可为帅，冲锋陷阵还是块不可多得的材料。

又招得三个山盗：杞子、逢孙、杨孙，皆拜为牙将。

还有一个伯乐，他的真实姓名叫孙阳，住在汧水、渭水交汇处，养马一百多匹，个个膘肥体壮，在全国赛马会上，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奖项。

他不只精于养马，还善于识马，凡马经他一相，他就能说出这马的年龄、产地、速度、秉性、耐力以及是否强健。

某一日，伯乐途经虞坂，见到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拉着一大车食盐向太行山行进。它行走得非常吃力，马尾无力地下垂着，蹄子也磨出了血痕，浑身大汗淋漓，嘴里的口水雨点似的滴入地面的尘埃中，一步一喘。勉强拉到半坡，再也无力前进一步，驭手只得停车，口中骂个不停："畜生，光知道偷懒，看我不打死你！"一边骂一边将马鞭高高地举了起来。

伯乐抢前两步，对驭手说道："且慢，汝知道这是一匹什么马吗？"

驭手道："我的马我能不知道？它是一匹又老又懒的孬马！"

伯乐道："不，它是一匹千镒[①]黄金也难以买到的千里马。"

驭手哼了一声："千里马？笑话！莫说它值一千镒黄金，就是一镒你买吗？"

伯乐铿声回道："我买。"

驭手伸出右手，半是认真半是戏弄地说道："请拿钱来！"

伯乐不慌不忙地将腰带解开，从麻袄里摸出两锭黄金，拍到驭手手里。

驭手吃了一惊，想不到如此一个相貌平平且又身着麻袄的汉子，竟然如此

---

① 镒：古代的重量单位，一镒合古代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



有钱！

早知他如此有钱，就应该多敲诈一些才是。

想到此，一双母猪眼猛地移向伯乐，只见他将脱下的麻袄轻轻地盖在老马身上，一双古铜色的大手，在老马头上抚摸来抚摸去。

驭手有些不解，不就一匹老马吗？大冷天，这汉子竟然将自己的麻袄盖在老马身上，也不怕自己着凉。还有抚摸马头的动作很是温柔，好似抚摸的不是老马，而是他的孩子。

更让驭手惊讶的还在后边，那汉子抚摸着抚摸着，竟低头朝老马额头吻去。

老马似乎很通人性，它知道遇上了知音，伸出长长的舌头，朝伯乐的额头舔去，继之脖颈。舔着舔着，将头依偎在伯乐的胸前。

良久，老马将头抽回，昂首嘶鸣，其声洪亮，透彻云天，像金石一样铿锵振响。

这一鸣叫，驭手比见伯乐掏钱还要吃惊：难道，难道这真是一匹千里马吗？如果真是一匹千里马，一镒黄金岂不有点少了吗？

不是少了点，是少得多，起码得要他九百镒黄金！

伯乐何等聪明，早就从驭手脸上的变化读出了他的所思所想，笑嘻嘻地问道：“你是不是后悔了？”

驭手老老实实地回道：“在下后悔了。”

伯乐笑回道：“你如果真的后悔了，请把钱退给我。如果不后悔，我再给你一镒黄金。至于这车盐，你也开个价，我一文不少。”

驭手看了看伯乐，又看了看老马，瘦骨嶙峋，尾巴下垂，这不像一匹千里马呀，就算它是一匹千里马，我买它的时候，只花了二两五钱白银，如今却卖了两镒黄金，还不包括盐钱。

对了，我再从盐上敲他几两银子。

他张开两个指头说道：“马价，就依您所言，两镒黄金。至于盐嘛，我也不问您多要，二十两银子，您给不给？”

伯乐毫不犹豫地说道：“给！”

驭手得了二十两白银和两镒黄金,笑嘻嘻地走了。

伯乐心中的欢喜,绝不亚于驭手,两镒黄金又加二十两白银买了一匹千里马,如此赚钱的买卖哪里去找?

他越想越是高兴,连盐车也不要了,牵着千里马回到了岐地。

半年后,伯乐以一百镒的高价,将千里马卖给了周天子。

周天子只知道要马,不知道要人,伯乐才得以重返故里。

重返故里的伯乐,受到了秦穆公的重用,主持马政,不到三年,秦国的马大蕃息,内中不只有可供国人乘坐的体质强壮的坐骑,亦有善于驰骋疆场的良驹。

除了石垒、杞子、逢孙、杨孙和伯乐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十二个善稼之人和二十四个冶铸大师。秦穆公便委派这十二个善稼之人负责农业,二十四个冶铸大师主持冶铁和铸剑。

在这二十四位冶铁和铸造大师之中,有六位来自郑国,有七位来自齐国,还有十一位来自楚国。

在此之前,楚国的兵器,居天下之最。

随着冶铁和铸剑业的发展,秦国的兵器大大优于他国。

当时作战,全凭的是战车,有战车就得有良马,伯乐可以提供;再一个便是兵器,由于有二十四个冶铁和铸造大师做后盾,秦国的兵器,便胜于他国。于是乎,秦穆公来了精神,他既想讨伐冀戎,吞其疆土,又想讨伐梁、芮,以报前仇。商之内史廖,廖曰:"梁、芮不可伐。"

此时的廖哮喘病已愈,说话也不再咳嗽。

秦穆公道:"为甚?"

廖道:"梁、芮乃晋之属国,讨伐梁、芮就等于讨伐晋国,以国力而言,我大秦还不是晋国对手。"

秦穆公道:"冀戎呢? 弹丸之地,伐之可乎?"

廖道:"冀戎虽为弹丸之地,但冀戎乃梁、芮盟国,讨伐冀戎,等于讨伐梁、芮。"

秦穆公道:"梁、芮及冀戎皆不可伐,寡人唯有老死雍城了!"

廖道："不，只要我能稳住晋国，冀戎还是可以伐的。"

秦穆公道："怎么稳？"

廖道："与他结亲。"

秦穆公眉头微微向上挑了一挑反问道："结亲？"

廖重重地点了点头："对，结亲！主公年届三十有五，未曾立有夫人，臣闻晋献公有一女儿，名唤伯姬，芳龄十六，美若天仙，尚待字闺中，主公何不遣使向晋求婚。我大秦国力虽说不及晋国，也相差无几，可谓是门当户对，求之必允。主公若是与晋献公结为翁婿，往日之嫌隙，不平自消，这是其一。其二，秦、晋二国既已结为翁婿之国，便是当然的盟国了，我若再兴兵讨伐冀戎，借给他梁、芮一个天胆，他们也不敢再在我背后插上一刀了。"

秦穆公有所心动："卿这主意不错。夫人为后宫之主，母仪天下，容貌不一定是倾国倾城，但仪表要好，人还得贤淑。"

廖道："臣已遣人前去晋国打探，还报道：'伯姬公主身材颀长、皮肤白皙、眼睛乌黑幽深、嘴唇红润灵巧，举止端庄，仪表堪为国母，步履优雅，她每踏出一步，全身就轻轻地摇着，散发出不可言喻的气质。'至于贤淑方面，臣给您举一个例子，晋公主伯姬与晋世子申生，乃一母所生，其母齐姜早故，把伯姬交贾君抚养，贾君乃晋献公之妃，不会生育，待伯姬如同亲生。伯姬十二岁那年，宫女带她去逛庙会，伯姬喜欢齐整，每隔一会儿，便要掏出小铜镜照一照。这铜镜产自洛阳，乃周天子宫中之物，晋武公未曾即位之时，前去洛阳朝拜天子，天子赐其铜镜两个。武公者，献公之父也。武公返回晋国之后，自己留了一个，将另外一个转赐大夫杜原款。留在宫中的这一个，几经周转，转到了伯姬手中。伯姬正照着镜子，突然蹿上来一个老妪，一把将铜镜夺了过去。这位老妪不是别人，乃是杜原款之老姐，杜原款不只是个大夫，还是申生的太傅[①]。故而，伯姬与她有些眼熟。伯姬见老妪夺走了自己的铜镜，略略惊愕了一下，稚声稚气地说道：'老奶奶，您想借俺的镜用，应该说一声，用不着这么凶吧？'老妪将眼一瞪，恶

---

① 太傅：辅导世(太)子的官。

狠狠地说道：‘借，借个屁，这是俺家的传家宝，已经丢了两个月，不想在你手里。’宫女正要为伯姬辩解，伯姬轻轻拽了拽宫女的袖子，小声说道：‘咱们走吧。’说毕，强行将宫女拽走。返回路上，宫女抱怨道：‘这面铜镜明明是您的，您为什么不让俺和她辩解？’伯姬回道：‘那老妪我认识，听说她家也有一面和我一样的铜镜，皆为先君所赐，作为传家之宝，被她丢了，她能不急？她如今得了我的铜镜，欣喜若狂。我若说明真相，她一定很是懊恼。懊恼事小，一个堂堂的贵妇人，竟然讹诈一个小女孩的东西，传出去，叫她老脸往哪里放呀？’宫女轻叹一声道：‘人皆言小公主聪慧贤淑，常人难及，奴婢今始信了。’此话一传两传，传到了杜原款耳中，杜原款找到了老姐，将她狠剋了一顿，老姐方知被她冒认的铜镜的小主人，乃是一个公主，吓坏了，忙带着铜镜进宫赔罪。可伯姬说什么也不要，反劝道：‘您的铜镜没有找到，谁敢断定这面铜镜不是您的呢？您如果真想还我铜镜，您就回家好好找一找，直到找到了您的铜镜，您再来见我。’老妪拜谢而回，将家里翻了个底朝天，终于在床旮旯里找到了丢失的铜镜……”

听了内史廖这一番言语，秦穆公频频颔首道：“诚如爱卿所言，伯姬公主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贤人，寡人明日便遣公子縶前去晋国求婚。”

廖曰：“这几天怕是不行。”

秦穆公道：“为甚？”

廖曰：“晋国正在对虞、虢二国用兵。”

秦穆公道：“那就等一等吧。”

这一等便是一年。

晋国为姬姓之国，他的先祖，乃是周成王的小弟弟叔虞，周成王本无封叔虞为诸侯的打算，只因开了一个玩笑，他的叔叔摄政王周公旦认了真，才不得不封了。

叔虞为晋侯后，传了十三代，方传到诡诸头上。诡诸者，晋献公是也。

晋献公十五年，兴兵伐骊戎。骊戎军不支，献二女以求和。二女者，长曰骊

姬,次曰少姬。二人俱是当世之美女,骊姬尤胜一筹,生得貌比息妫[1],妖同妲己,智计千条,诡诈百出。献公既爱又宠,言听计从。一年后,骊姬生一子,取名奚齐。又一年,少姬亦生一子,取名卓子。

骊姬自从生了奚齐之后,便产生了要做国母的念头。可申生早已被立为世子,只有世子,也就是未来国君的母亲才有资格做国母。为了这个资格,她便千方百计地陷害申生。

古制,世子(太子)是不能将兵打仗的。何也?古圣人有言:"世子(太子),君之二也,故君行则世子监国。夫朝夕视膳,世子之职,远之犹不可,况可使率师乎?"

可骊姬偏偏要让申生将兵,古谚曰,"刀枪无眼",若能让他战死疆场那是再好也不过了!就是侥幸不死,兵无常胜,谁敢担保他不打一次败仗。你申生若是打了一次败仗,我便有办法收拾你!这是骊姬的如意算盘。

谁知,申生天生一个福将,既善于用兵,又有重耳等一班英雄豪杰相助,打一仗胜一仗,一连灭了四个国家。

重耳者,申生庶兄也。晋献公被立为世子时,娶贾姬为妃,久而无子,又娶犬戎主两个女儿为妃,不到两载,一人生下一个儿子,长名重耳,次名夷吾。

申生灭了四国之后,威望日隆,连晋献公也对他心怀妒忌了。

骊姬不管这些,天天缠着要他遣申生去讨伐虢国。

哼,你申生能灭得了狄国、霍国、魏国和皋落国,难道还能灭得了虢国吗?

虢国也是一个姬姓之国,有东虢、西虢、北虢之分。东虢、西虢的开国君主都是周文王之弟,春秋初为郑(国)、秦(国)所灭。这里所说的虢乃是北虢,建都上阳。其国君虢公,仗着有几分蛮力,屡屡出兵侵入晋之南鄙[2],五年前,晋献公率兵御之,为其所败。

连你老爸都斗不过虢国,你申生能斗得过吗?何况虢国又与虞国毗邻,两

---

① 息妫:陈国之女,目如秋水,面如桃花,初嫁息侯为妻,后被楚文王强行掳去,立为夫人,因其脸似桃花,又曰桃花夫人,宠幸无比,但入宫三载,未曾与楚文王说过一句话。

② 鄙:郊野之外。

国同为姬姓，又素来相善，攻虢虞必救之，若移而攻虞，虢又救之，以一敌二，你申生就是天神下凡也不见得就能取胜！

晋献公经不得缠，居然答应了骊姬的要求。但征战之事，乃国之大事，不只要与百官商议，还要占卜，不是国君一人说了算。

朝议时竟然有三分之二的大臣反对出兵伐虢。

占卜的结果，征虢虽然大吉，但世子不宜将兵。

占卜反映的乃是神意，神说征虢大吉，那虢不能不征了。

晋献公虽说很是宠爱骊姬，但他实在不愿意让申生带兵伐虢，若败，不是他的心意；若胜，又恐他的威名胜过自己。这会儿好了，可以借神的旨意，将伐虢的重担交给里克和荀息了。俟骊姬得了消息，为时已晚。

荀息受命之后，献密策两条。其一，劝说献公广求国中之美女，教之歌舞，盛其车服，以进于虢，虢君笑而纳之，昼听淫声，夜搂美女，连朝也不愿意上了。其二，以重金行贿于犬戎，让他出兵侵扰虢境。犬戎主贪晋之赂，起倾国之师侵虢，双方相持于桑田之地。晋献公闻报，忙命里克和荀息出兵伐虢。荀息摇手说道："不可，时机尚未到也。"

晋献公问道："何也？"

荀息回道："虞、虢二国，唇齿相依，我若伐虢，虞必救之，胜负尚在两可之间！"

晋献公道："如卿之言，为之奈何？"

荀息道："设法与虞结盟，而后向他借道伐虢。"

晋献公道："先君在世之时，曾两次与虞国兵戎相见，结下了难解之冤，我今提出与虞国结盟，虞国会同意吗？"

荀息道："会。"

晋献公道："为甚？"

荀息道："虞君性贪，我若以厚赂贿之，虞必不会驳我面子。"

晋献公道："是送他黄金，还是白银？"

荀息道："黄金、白银，各国皆有之，不足以打动虞君之心。"

晋献公道:“究竟用什么东西,方能打动虞君之心?”

荀息道:“宝马、白璧!”

晋献公啊了一声。

荀息也不看他的脸色,继续说道:“您不是有一乘屈地产的宝马吗?给他们。还有垂棘的白璧,送他十双。”

晋献公确有四匹宝马,产自屈地。在列国中,屈地是出宝马的地方。晋献公自从得了这四匹马,喜欢得不得了,连车都不让它们驾,每年用于一匹马的开支快赶上下大夫的年俸了。说句夸张的话,宁可杀了自己的儿子,也不愿杀这四匹马。至于垂棘的白璧,更是天下闻名的宝物。晋献公实在不愿把它们送给虞君,直言不讳地说道:“此二物,乃寡人至宝,何忍让之于他人?”

荀息笑道:“臣固知君之不舍也!吾假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亡,虢亡,虞不独存,璧马安往乎?说白了,马也好,璧也好,说是送给他们,实际上不就是放在他们那里保管一段时间吗?到时候还不是物归原主?”

“如果真如荀爱卿所言,良马美璧日后还能弄回来,送就送吧!不过,我觉得虞君不傻,岂能按你我的如意算盘打?”

荀息道:“是的,虞君并不傻,但他绝对称不上聪明,即使他聪明,一旦有了贪心,也会变成傻子。”

晋献公想了一想,又提出新的忧虑:“就说虞君因为贪婪变傻了,可虞国还有一个宫之奇呀!宫之奇是虞国的上大夫[①],出了名的聪明,你这招数,怕是瞒不了他。”

荀息道:“宫之奇这个人,聪明是聪明,但是不够强硬,虞君根本不会听他的。”该想到的,荀息几乎都想到了。

晋献公还是有些不放心:“在虞国的百官中,除了宫之奇外,还有一个什么奚呀,是个中大夫,听说也够聪明的,他会不会从中作梗呢?”

---

① 上大夫:春秋时,国君之下,设卿、大夫、士三级官员。卿由周天子任命,小国无卿。虞国,小国也,故无卿。最高官为大夫,大夫又分上、中、下三等。



荀息不假思索道:“叫个百里奚,中等智力,年已六旬有余,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太低估了百里奚!

第五章　一对苦鸳鸯

父亲死了，地也卖完了，但百里奚还得吃饭，还得穿衣，不能不找一个谋生的门路——干起了卖狗肉汤的勾当。

杜若男第三次出嫁，就没有前两次那么幸运了。丈夫是一个兵痞，不曾挣得一文钱回家，反向妻子要吃、要喝、要赌资。

说到闯荡，百里奚心中有些发怵，他并不是没出去闯荡过，但闯荡的结果，是差点儿把命丢在异乡。

宛，四方高中央下曰宛。

宛即今日之南阳。早在三皇之时宛地就形成了好几个部落，山清水秀，土地肥沃，五谷丰登。但宛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名字出现是在春秋时期。

春秋初，在宛境之内，不说是封国林立，少说也有七个，它们分别是申、吕、谢、都、蓼、邓、缯。

西周之亡，不敢说亡之于宛，但至少与宛有关。

西周末年，周幽王当政，贪色而又昏庸，为博得宠妃褒姒一笑，竟然点燃烽火以戏诸侯，弄得民怨沸腾，宛地申侯率先举起了反抗周幽王的大旗，引犬戎入京，将幽王逼杀于骊山脚下。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平王，迁都洛阳，西周遂亡。

平王东迁之后，南方的楚国渐渐强大起来，到了楚文王时代，灭掉了申、吕等国，就在碧波荡漾的淯水边，建起了一座控制南北交通的要害——宛邑。宛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名字正式在历史上出现，此后不断地升级，或为县，或为

郡，或为国。

宛邑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地方，除了申侯之外，还有一个鄂侯，为西周初控制南方做出过重大贡献，如今该轮到百里奚[1]了。

百里奚祖居并不在宛邑，而是朝歌，商朝灭亡后，其先祖带领家人先后流浪到晋国和虞国。大概到了西周末年，方才来到宛邑，在麒麟岗上定居下来，靠设馆授徒谋生。

到了百里奚的父亲百里春，因得罪了当地的几个文痞，闹得教不成书了，不得已改行种地。

是时百里奚还不到十二岁，已经把三坟五典[2]读得滚瓜烂熟。

再熟也不能当饭吃呀！他得帮他父亲种地，只有到了农闲的时候，或者是夜里，或者是下雨天，种不成地，他才将书简捧起来。

俗话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这话大错矣！

不说犁地耙地，也不说摇耧撒种，单就捆麦个[3]来说，有的人捆的麦个一提便散，有的人捆的麦个，任你咋抖也不会散。还有垛麦垛，会垛的人垛的麦垛半年也不会漏雨，不会垛的人垛的麦垛，一场雨管叫你从上到下湿个透。

百里春教书是把好手，但种地确实不敢恭维。同样的地，别人一亩能收五六石麦子，他种的地，连三石也收不了。故而，他家的小日子过得很是清苦。

百里奚不愿意过这种清苦的日子，他拼命地读书，想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不说《三坟》《五典》，连《八索》和《九丘》，也能倒背如流。

尽管他的学问，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父亲，超过了宛邑所有的人，但他的官运和他父亲一样差，到处求官，到处碰壁，长到二十五岁，连个吏也没混上。

不知受了哪位高人的指点，他改习兵书。

在兵书中，最为知名的便是《太公兵法》了。

---

① 百里奚的奚字原本不是这个奚，是小溪的溪。因其家居住在宛邑西郊的麒麟岗上，门前有一条丈余宽的小溪，故名。在他拜相以后改名为"奚"。

② 三坟五典：我国最古的书籍，一为《三坟》，一为《五典》。

③ 麦个：麦捆子。

太公者，姜太公是也，又称姜尚、姜子牙，西周初年，官拜太师[1]，辅佐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为齐国的始祖，有《太公兵法》一书行世，被后人尊为武圣。

要读就读最好的，他把目光瞄向了《太公兵法》。经过多方打听，方圆百里，只有吕厚德家存有一部。姜姓与吕姓原本就是一家，故而，姜尚又名吕尚。

百里奚起了个大早，跑到五十里开外的吕刘庄，向吕厚德借书。吕厚德说什么也不肯借。

看呢，看一看可不可以？

可以，但有三个条件。这书只能在吕厚德家里看，还必须是晚上；白天得为他放牛。

百里奚将心一横，答应下来，在吕厚德家整整放了一年牛，方把《太公兵法》读了个滚瓜烂熟。

他为什么要学习兵法，而且这么热衷兵法？

在乱世，知兵法的人的出路远比知文的人要广。

百里奚不只知文，也知兵，自以为今非昔比，卖掉了家中的近半数薄田，得银二十八两，揣在怀中出外闯荡。谁知闯荡三年仍是一无所获，不得不再度返回麒麟岗上。

百里春拖着孱弱的身子，披星戴月地耕种着余下的十几亩薄田，原指望儿子谋得一官半职，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如今……他越想越觉得无望，长叹三声道："命也，命也，命也！"一边说一边咳嗽，还吐了一大摊鲜血。自此，一病不起，三个月后，一命呜呼。

治病要钱，安葬死人要钱，百里奚不会屙钱，唯一的办法就是卖地。

父亲死了，地也卖完了，但他还得吃饭，还得穿衣，不能不找一个谋生的门路。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他发现岗下那家狗肉汤的生意很是红火。于是，向

---

① 太师：武官名。西周初置，原为高级武官，军队的最高统帅。春秋时晋、楚等国沿用，成为辅佐国君的官。

邻人借了二两散碎银子，也干起了卖狗肉汤的勾当。他为人诚实，不像对门那家，把死狗肉充活狗肉卖，也从不缺斤短两，故而生意越做越红火。而对门那家，顾客寥寥。

这一下把对门那家惹火了，雇了十几个地痞，趁着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砸了百里奚的狗肉汤店，还把他打了个半死。百里奚整整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明明知道这事是对门干的，但无凭无据，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肚里咽。

狗肉汤卖不成了，贩粮食怎么样？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他发现距麒麟岗一百余里的邓国，粮食出奇的便宜。一斗黍子，至少比宛邑少两文多钱，他决定去邓国贩黍子。邓国者，今之河南邓州也。始建于夏，曾做过夏朝的国都，春秋时为楚国所灭，改国为邑。于是，东借西借，借了二十两银子，买了五大车黍子回来，还没来得及脱手，宛邑吏找上门来，说是齐国要来讨伐楚国，楚文王要御驾亲征，向宛邑加征十万石粮食，硬要百里奚把粮食贡献给国家，百里奚说啥也不同意，宛邑吏便加给他一个抗捐的罪名，粮食不仅没有保住，还被关进了大牢。

俟他从大牢里出来，债主们纷纷上门讨债，万不得已，将祖传的一座偌大的宅院也卖了出去。就这，还短人家十两银子。

距麒麟岗约二十里的王村，住着一位姓杜的有钱人，他的外甥曾经跟着百里春读过三年私塾，对百里奚的道德学识很是钦佩，今见百里春的后人如此落魄，便找上门来，对百里奚说道："孩子，你田无一垄，椽无一根，再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义，倒不如去老夫家放牛，老夫一年给你三两银子，三年给你十两，你看如何？"

按照常理，一个长工，年俸顶多二两，杜公却给他三两。不，不止三两。三年按十两计，一年是三两三钱三分还多一些。他不是傻子，岂有不允之理！

可债主们不干，怕他以出外做佣工为名溜之大吉，将他软禁在一个四面透风的磨坊里。

杜公等了三天，还没见百里奚前来"报到"，二次来到麒麟岗，方知百里奚

被软禁起来，二话不说，当即命管家回去取来十两银子，为百里奚还了债。

放牛，百里奚并不陌生，十几岁就放过，但那是出于无奈，每天例行公事将牛赶到荒坡上就行了。

如今不同了，杜公对他恩重如山，他不能不报。而报恩的唯一方法就是放好牛。

春、夏、秋三季好说，王村附近有啃不完的青草。到了冬季，草干了，牛啃不饱，他便把麦秆、豆秧、干草铡碎，拌上豌豆、黑豆、黄豆及豆渣来喂。

即使夏季，他也不是那么简单地将牛赶到有草的地方便万事大吉。他还要给它们加喂饲料，诸如皮硝、咸韭菜汁、枸杞皮水或柏树壳水，以达到消暑的目的。

到了春秋二季，除了继续喂食韭菜汁以外，又喂麻油掺醋以促进牛的食欲。

在三年的牧牛生涯中，他不只学会了如何牧牛，如何给牛配种和接生，还学会了如何医牛，成为方圆十几里内著名的牛医，找他为牛看病的络绎不绝，但他从未收过人家一文钱。

三年期满，杜公将百里奚请到堂上，相向而坐，案上摆了一壶酒和两盘菜，那菜是一荤一素。古时的住宅，是有严格规定的，作为王族、公族和邑长以上的官员，不只有堂，还有室——堂室是连在一起的。堂在前，其左右有东西厢房；室在后，堂大于室。堂和室同建在一个台基上，台基根据主人地位的尊卑，有高低的不同，从而台阶的数量，也有多少的差异。在堂下的前方有两阶，堂和室同为一个房顶所覆盖。堂室之间隔着一堵墙，墙外属堂上，墙里属室。这堵墙的西边有牖（窗）东边有户（室门），牖和户均有可以阖启的木扇。不升堂难以入室，故有升堂入室之议。室是住人的，堂则是官员们议事、行礼、交际的处所。

三樽酒下肚，杜公说话了："汝已经在老夫这里干了三年，不只把牛放得好，还为老夫添了十几头小牛犊，老夫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百里奚连连摆手道："杜公见外了，若不是您，我恐怕早已被债主们逼疯了，我应该谢您才是。"

杜公舔了舔嘴唇道："如此说来，咱俩是'鸡蛋换盐——两不见钱'，扯平

了,从今以后谁也不欠谁的情。”

百里奚道:“不,有道是‘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您施与我百里奚的是一条大海,我这一辈子怕是也报答不完,何以谈‘扯平’二字?”

杜公拈须一笑道:“算了,不说这些了。老夫想问一问你年庚几何?”

百里奚回道:“三十有四。”

杜公道:“为什么还不成家?”

百里奚苦笑一声说:“怎么不想! 就我这样,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谁愿意把闺女嫁给我呀?”

杜公道:“你别说得那么悲观。据老夫所知,有一位很不错的女子,便有嫁汝之心。”百里奚以为他是开玩笑,没有接腔。

杜公继续说道:“老夫说的这位女子,芳龄二十有八,人说不上十分漂亮,但绝说不上丑,且又知书达理,还弹得一手好琴,就是……”

他顿口不说,二目却直直地盯着百里奚。

百里奚见他不像开玩笑,笑问道:“说啊,杜公咋不往下说呢?”

杜公长叹一声说道:“这女子生来命苦,三岁死了爹,五岁死了娘,十六岁出阁,嫁得一个好丈夫,家境殷实,夫又有才,小两口恩恩爱爱,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谁知,楚国伐申,她丈夫被强征入伍,战死疆场。她不得不又嫁了一个夫君。这第二任丈夫,虽说远不如第一任那么有才,那么富有,却有一手绝活——制造牛车。经他手制造出来的牛车,一步三叮当。就是说,每走一步,车轮便发出三声叮当之声,既动听,又省力。

“又是一个谁知。谁知,结婚不到一年,丈夫又被征入申军,为他们制造战车去了,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第三次出嫁,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丈夫是一个兵痞,在楚申交战之时被砍掉了一只胳膊,他游手好闲,不曾挣得一文钱归家,反要向妻子要吃要喝,要赌资,稍不如意,便拳脚相加……”

百里奚想起来了。

百里奚知道他所说的这位女子是谁了。

这位女子叫杜若男，是杜公的堂侄女，皮肤白皙，长得人高马大，受不了兵痞的虐待，逃到一个远亲家里躲了起来。直到两年前，兵痞因醉酒溺水而亡，方又回到了王村，住在杜公家中。杜公又帮她物色了几个男人，要么是杜若男相不中，要么是男人们听了杜若男的身世，望而却步。

就杜若男的容貌和德才而言，我百里奚若能娶她为妻，实乃三生有幸。

不过，她的命确实有点太硬了，不但克父母，而且还克夫，且一克便是三个，太可怕了！

杜公从百里奚的脸上，读出了他的犹豫，含笑劝道："百里贤侄，你是百里春先生的公子，老夫又对百里春先生的道德文章十分仰慕，可他只有你这一位后人，若因为若男让你出个闪失，老夫这良心不安。故而，老夫未曾向你提亲之前，已经找人卜了一卦，卦辞曰：'硬不硬，妇旺夫，可做鸳鸯。'按照老夫的理解，若男的命，看硬不硬，那要看是对谁了。这后两句，妇旺夫，可做鸳鸯，就不用老夫再解释了吧？"

百里奚沉思了一会儿，仰首说道："杜公，不瞒您说，我对您提的这门婚事心存犹豫，并不全是因为若男命硬。我担心像我这么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若是娶了若男，岂不让她跟着我受罪吗？"

杜公笑道："谁说你一文不名？你不只会牧牛，你还会医牛，仅凭医牛这门手艺，那钱便像炒豆般地往你那钱褡裢里蹦。若男嫁了你，算掉到福窝里了。"

百里奚双手一摊道："可结婚得有房呀，我上哪里去找？"

杜公道："这个你不用愁。只要你应了这门亲事，老夫明日便去为你选一块好宅地，建房的钱，也由老夫包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百里奚还有何话可说？

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从选宅基地到建房，三个月便办成了。

宛邑有个风俗，寡妇出嫁不能在白天，也不能走正门。百里奚不敢破俗，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里，将杜若男用毛驴驮到了新宅。

宛邑还有一个风俗，新婚之夜得闹洞房。

所谓闹洞房,也就是新郎官的亲朋好友,抑或是乡亲,齐聚在新郎家中,逼新郎新娘唱情歌、摸金豆等。

何为摸金豆?

摸金豆就是在丝线的一端穿上金黄的玉米粒(俗称“金豆”),置于新娘的胸前,另一端握在闹洞房人手里。而后让新郎从新娘的腹部入手,往上摸,直到摸住金豆为止。而闹洞房者,则不断地移动金豆……

唱情歌杜若男不怕,她不只弹得一手好琴,还天生一副好歌喉。

她一连唱了七八首,闹洞房的人都听入迷了。特别是那首《周南·关雎》,唱着唱着,全屋的人都跟着唱了起来:

>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至于摸金豆,她已经是四进宫的人了,还怕这个?

倒是百里奚,人敦厚,又是第一次结婚,少不得扭扭捏捏。

这一扭捏,便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那几个老嫂子,稍有不从,便拧他的耳朵,差点把耳朵都给拧掉了。

好不容易把闹洞房的人送走,已是凌晨寅时,二人早已筋疲力尽,强打精神,成就了夫妻之事。

婚后,百里奚辞去了牧牛的差事,专门医牛。杜若男则在家纺织挣钱,小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

转眼过了一年,杜若男产下一子,方面大耳,大脚大手,两只眼睛特别明亮。于是百里奚便为他取名百里明。

谁知,这婴儿一点儿也不健壮,三天两头害病,有两次还差点儿丢了小命。

求于巫医，巫医说，这婴儿投胎之时竟敢和孟神婆[①]嬉戏，还把她的迷魂汤洒了一地，惹得孟神婆很不高兴，罚他一世不得健康。

要想使他身子强健起来，必须把他认给孟神婆做干儿子。

这话，百里奚竟然信了，择了一个吉日，将百里明抱到孟神婆庙，摆上供品，虔诚地拜了三拜，又取出自撰的祭文，朗声读了一遍。

自此，百里明又多了一个母亲。

自此，百里明的名字中间，又加了一个“孟”字。父母呼唤儿子，很少带姓，故而百里孟明，便变成了孟明。

说来也怪，孟明自从认给孟神婆当干儿子之后，身子一天比一天健康，连头痛发热的病也很少患了。

俗谚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话也不尽然。

杜公是个有名的善人，方圆十里内的桥，全是他建的，路也是他修的。谁家若是有个三灾八难，他总要伸出援助之手。这么好的一个人，竟然被官军灭了家。

那是在孟明还不到三岁的时候，官军移防从王村经过，住了杜公的房子。他们在杜公家吃，在杜公家住，在杜公的院子里随地大小便，杜公揉了揉肚子忍了下去。他们不该，不该将杜公十二岁的小孙女轮奸，致使她血崩而死。

杜公忍不下去了。

杜公找到了驻军的最高长官，把轮奸他孙女的那几个狗兵给告了，并要求驻军长官严肃军纪，为他死去的孙女抵命。

这命不但没抵，杜公反被人暗杀了。

不，被暗杀的不只杜公，还有他的儿子、儿媳、孙子和孙女……大大小小，一共十八口。

就这，官军还觉得不解恨，将杜公的财产全部充军。

---

① 孟神婆：冥界的鬼官。她原是一位守身如玉的处女，因养生有方，老而不衰，被玉帝选中，担任给鬼魂灌迷魂汤的工作。凡发往阳间投胎者，都要先到孟神婆这里报到，灌一通“迷魂汤”，使他们忘掉前生之事，才能放行。

天哪，这是什么世道啊！

百里奚几次要出面找官军理论，皆被杜若男给劝住了："官军如此无耻，您已经见识过了，有何理可论？若是可论，我堂叔一家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待您有了出头之日，咱再为堂叔报仇也不晚。"

百里奚听从了妻子的劝告，不再去找官军理论，邀了五十几个乡人为杜公及其家人收尸。

安葬过杜公一家之后，百里奚重操旧业，干起了医牛的行当。

忽一日，一个叫曹三的牛医找上门来。同行上门，自然要以礼相待，百里奚一边为他搬凳，一边呼唤若男斟茶。

曹三将手猛地一摆道："少客气，我不是为喝茶而来。"

百里奚赔着笑脸道："贤兄是为什么而来？"

曹三道："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个事。"

百里奚道："什么事？"

曹三道："自今以后，医牛的行当，你不能再干了。"

这哪里是商量，分明是在下最后通牒。

百里奚忍住气问道："为什么医牛的行当我不能再干了？"

曹三道："你未曾出道之前，这十里八乡的牛不管患个什么病，全是找我来看。自从你出道之后，找我医牛的日渐减少，几乎门可罗雀了。故而，这医牛的行当你不能再干了！"

百里奚听了曹三之言，既感到生气，又感到好笑："找你医牛的少了，这能怪得了别人？"

曹三道："怪谁？"

百里奚道："怪你自己。"

曹三点着自己的鼻子反问道："怪我自己？"

百里奚郑重地点了点头。

曹三道："怪我什么？"



百里奚道:“一怪你医术不精,二怪你收费太高。”

曹三大声吼道:“我跑来不是为了听你教训的!我再警告你一遍,这医牛的行当你不能再干了。你若是不听劝,我就去官府告发你!”

百里奚不慌不忙地问道:“你告发在下什么?”

曹三冷哼一声道:“在下不想告发你什么,在下只想问一问,杜公是你什么人?”

百里奚回道:“是在下的丈叔。”

曹三复又问道:“你的这座宅院,是何人所买?”他摆了摆手继续说道,“你别急,在下还有话要问,这宅院的房子又是何人所建?你不用回答,在下代你回答。你这座宅院,还有坐落在这座宅院的房子,皆为你丈叔所置。你丈叔的财产充了公,这宅院、这房子,难道不应该充公吗?”

这一问,问得百里奚大张着嘴无法回答。

曹三嘿嘿一笑道:“你害怕了吧?你不愿意失去这座宅院和房子吧?有道是灰不热是火,咱们好赖也算同行一场,在下郑重地劝你一句,自此以后洗手改行,再也不要涉足医牛这个行当。否则,那后果……那后果在下就不用说了吧!”说毕,扬长而去。

百里奚气得将脚一跺,冲着曹三离去的方向狠狠地啐了一口:“奶奶的,这真是应了古人一句话,‘虎落平川遭犬欺’!”

自此之后,百里奚不再医牛,跑到二十里开外,一个名叫叶集的地方,给一个姓叶的财主当用人。

当了不到一年,旱、蝗二灾接踵而来,夏季的收成不及往年的一半,秋季又来个颗粒无收。财主为了节粮,将用人裁减了十之六七,百里奚也在被裁减之列。

百里奚垂头丧气地回到麒麟岗上,一家三口,全靠杜若男纺织所得的那几个钱苦度时光。

在一个寒风袭人的冬夜,因无钱买油点灯,杜若男停止了纺织,早早地爬上床来和百里奚相拥而卧。

睡到半夜，百里奚突然哭了起来，把杜若男吓了一大跳，抱住他的肩头一边晃一边问道："您这是怎么了？"

百里奚抽抽泣泣地回道："若男，我对不住你，我不是一个男人。我堂堂一个男子汉，却让老婆来养活，我还算个男人吗？"

杜若男一边为他揩泪一边劝道："你别自卑，您若不是男人，那世上就不会再有真男人了！"

百里奚道："你别拿好听的话安慰我，我若是个男人，能落魄到如此地步？"

杜若男道："贱妾的叔父常对贱妾讲，冥冥之中，有一种叫命运的东西在左右着人的一生。您没有发迹，那是您的好时运还没有到。"

百里奚苦笑一声道："为夫年已四旬，就是真的有好时运这种东西，怕是也不会降临到为夫头上了！"

杜若男道："君之言贱妾不敢苟同，贱妾问您，伊尹[①]拜相时多大年纪？"

百里奚道："四十余岁。"

杜若男又道："管仲拜相时，多大年纪？"

百里奚道："也是四十余岁。"

杜若男又道："姜子牙拜相时又是多大年纪？"

百里奚道："八十周岁。"

杜若男道："八十岁有些太老，咱不说姜子牙，咱就和伊尹、管仲相比，他们都是四旬之后方才时来运转，您为什么不能？"

百里奚又是一声苦笑："汝所说的这两个人，不是古之圣人，便是当今之贤人，为夫拿啥和他们相比？"

杜若男鼓励他道："还是妾那句老话，您千万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就学识、道德、文章来论，您不一定及得上他二人，但就列国中那些宰相来说，哪一个也比不上您。古人有谚，'是金子总会发光'，您等着瞧吧！"

---

① 伊尹：商初大臣，名伊，尹是官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传说原为奴隶，被汤发现，委以重任，后助汤灭夏。

百里奚道："在你的眼中，为夫果真那么有本事吗？为夫果真那么有本事，会落到如此落魄的地步？"他的思维又回到了原先那个怪圈。

杜若男道："您算落魄吗？您与伊尹、姜子牙他们相比要幸运得多！伊尹未曾拜相之前，曾经沦落到与人为奴的地步，您好赖还有一个自由身！说到姜子牙，那就更惨了，未曾拜相之前，干啥啥不成，连他的结发妻子也背他而去。您呢？不只有一个深爱着您的妻子，您还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

百里奚这才有了笑脸，说："汝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妻子。单冲着你这一番话，为夫也要混出个人模狗样来，免得让你失望。"

要混出个人模狗样来，老待在麒麟岗上不是办法，必须出去闯荡。

说到闯荡，百里奚心中有些发怵，他并不是没有出去闯荡过，但闯荡的结果，是差点儿把性命丢在了异乡，这一次能行吗？

这话，百里奚并没有说出口来，但被杜若男猜到了，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这一次准行。"

百里奚道："为什么？"

杜若男道："原因有二。"

百里奚道："哪二？"

杜若男道："君上次出外闯荡的时候，是个毛头小伙，如今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年人，就人生阅历而言，不可同日而语，治国平天下，没有阅历不行。这是其一。其二，君上次出外闯荡之时，列国之间的争霸尚没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如今，已经当上霸主的，要想方设法保住霸主，没有当上霸主的要拼命地去夺霸主，争霸也好，保霸也好，关键是否拥有人才，故而，贱妾以为，君这次出去闯荡，必能马到成功！"

百里奚心中不再发怵，但仍然有些犹豫，期期艾艾地说道："汝一个妇道人家，孟明又小，我若是这么一走，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对你母子二人，实在放心不下。"

杜若男笑道："君的前程，实是咱全家的前程。君荣俱荣，君损俱损。为了君自己，也为了咱这个家，君尽管放心地走吧！至于这个家，妾自会打理，请君

一百个放心。”

百里奚一把揽过杜若男动情地说道:“你真是一个女中丈夫！为夫听你的,为夫明天就走,为夫若是不混出一个名堂来绝不回来见你!”



第六章　苟富贵　勿相忘

为了给百里奚饯行，杜若男杀掉了正在下蛋的母鸡，并劈门闩和小板凳以为柴……

百里奚因投靠齐国朝廷无门，流落街头，经蹇叔引荐，谋得了一个牧牛的差事。

这牧场好大，占地足有五十亩，自南而北，盖了二十栋房子，座座都是黄墙碧瓦，在太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百里奚要走了。

这一走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回来，杜若男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为他饯行。

说是饯行，只不过让他吃顿饱饭而已。

就这么一顿饭，也让杜若男大费周折。

家徒四壁，莫说酒，连面也没有，只有两碗小米。韭菜倒有一把，但那是野的，是杜若男刚刚从岗上采下来的。

她去采野韭菜的时候，碰上一个儿时的闺友，闺友回王村看老娘，带了一箩筐板栗，顺手送了她一把。

小米有了，板栗有了，二者混在一起，足够蒸上小半锅干饭。

能不能来点荤的？

杜若男扳着指头数了数，自从百里奚被解雇以来，少说也有八个月，一家人没有吃过一口荤腥。



这一次，他就要走了，不能不吃点荤腥。

说到荤腥，她立马想到了那只刚刚开始下蛋的鸡。

杀了它，让男人好好饱餐一顿。

不能杀，它可是家里的盐罐子呀！

经过一番权衡，她还是把那只鸡杀了。

米有了，鸡也有了，柴反倒成了问题，若是出门去捡，时已将午，决计是来不及了。

她寻来寻去，寻到小矮凳头上，把心一横，将它用柴斧劈开，用以炊之。

仍有些不足，卸下门闩代之。

这一顿饭，整整做了一个时辰。

做饭的时候，百里奚就站在厨房里，目睹了全过程。他心里发酸，泪如走珠，几次欲言又止。

饭倒是好饭，小米焖板栗。

菜也是好菜：一盘炒韭菜，一盘黄焖鸡。

这饭，这菜，他很少享用过。可他吃不下去。

吃不下去也得吃，不吃就对不住杜若男。何况，杜若男就站在他身边，含情脉脉地看着他、监视着他。

为了让他不受干扰，杜若男特意将孟明支了出去。

可他只吃了小半碗，再也吃不下去了。

他不是吃不下去，是心里发酸。

也不全是因为发酸，他想将饭菜留下，也好让妻儿饱一饱口福。

他抓起身旁的小包袱，对杜若男说道："我该动身了，您要多保重！"

杜若男劈手将小包袱夺下，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把这盘黄焖鸡吃下，不吃下就不放您走！"

他道："你呢？你也吃，还有孟明，我想再看他一眼。"

杜若男道："您别管妾和孩子，俺母子俩不会饿着。"

他道："你母子俩若是不吃，休想再让我动一下筷子！"

杜若男轻叹一声，将孟明从外边唤了进来。

百里奚将一个鸡大腿夹给孟明，一脸慈祥地望着他。

孟明到底还是一个孩子，不知道谦让，接过来便吃。他一生很少吃过这样的美味，显得有些贪婪。

百里奚又将另一个鸡大腿夹了起来，递给杜若男。

杜若男不接："这鸡是为您宰的，这鸡身上最有肉的地方便是两条大腿，如今，孟明已经吃了一条，这一条该您吃了。妾从小就喜欢吃鸡头，妾还是吃鸡头吧。"

说毕，便伸筷去夹鸡头。

百里奚还想说点什么，孟明已将手中的那条鸡大腿吃完，一双黑眼珠儿不时在父亲、母亲和黄焖鸡盘子上溜达，几次欲说还休。

百里奚将筷头一转，欲把鸡大腿送给儿子。

孟明正要伸手去接，当头挨了一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小兔崽子，就你嘴馋，你爹顷刻便要走了，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这鸡是为他饯行的，你已经吃了一条鸡腿，怎么还要吃?!"

杜若男这么一骂，孟明不再哭了，用脏兮兮的小手背抹了一下泪眼稚声稚气地说道："妈，我错了，我不知道爹要出远门，我再也不吃鸡腿了，我……我想去外边玩一会儿。"

杜若男一把将孟明搂到怀里，哽咽着说道："乖儿子，娘乖乖的儿子！娘这里还有一个鸡头，你把它吃下去再出去玩。"

孟明一边为杜若男擦泪一边说道："我不吃，我已经吃饱了。东院的小倩还在等我玩打瞎驴呢。"

杜若男硬将鸡头塞给儿子，照着他的头顶轻轻拍了两下说道："去吧，等你爹爹走的时候，娘自然会去叫你。"

孟明把头点得像鸡啄米，一脸灿烂地说道："娘，我走了，待会儿别忘了叫我呀。"

百里奚的眼泪又流了出来。

他一把拽回儿子:"儿呀,你不能走。爹这一去,也不知何年何月你我父子才能团聚。你得陪爹爹把这盘黄焖鸡吃完,还有你妈。你两个若是有一个不陪,爹这就走!"

这后一句话,显然是说给杜若男听的。

杜若男张了张嘴,把要说的话又吞了回去。

一家三口,互相谦让着,又吃了半个时辰,方才将午餐用完。

杜若男一只手拎着包袱,一只手拉着小孟明,将百里奚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百里奚将免送的话说到第九遍的时候,她才将脚顿住。

当然,在送的过程中,小孟明的另一只手,始终被百里奚牵着。

百里奚双手接过包袱,背上肩头,道了声"保重",前行不到十步,杜若男追了上来,牵夫而泣曰:"苟富贵,勿相忘。"

百里奚亦泣道:"为夫与你,堪称患难夫妻。为夫这一次出游,若是得了富贵,把你母子忘掉,天打五雷……"

"劈"字未曾出口,便被杜若男捂住了嘴巴:"不,妾不让您说,妾信得过您,您尽管放心地走吧!"

他将杜若男的手使劲攥了攥,又俯下身子,朝小孟明的小脸蛋上吻了三口,这才上路。

他走得很艰难。

他是一步三回头走的。

第一站是郢城。

郢城是楚国的国都,他最想见的人便是楚文王。作为一国之君,能是随便见的吗?

他等了半年,也未曾见楚文王一面。退而求其次,见一见令尹[①]斗伯比总可以吧!

斗伯比也不是那么容易见的。三个月一晃而过,连斗伯比的影子也没见

① 令尹:楚国官名,相当于列国的相国或宰相。

着。

见一见鬻拳怎么样？他是楚文王驾下第一谏臣，连楚文王都敬他三分，只要他出面推荐一下我百里奚，高官厚禄立马就会降到我百里奚头上。

谁知，鬻拳也不是那么容易见的，为见鬻拳，他挨了一顿鞭子，被打得皮开肉绽。

“奶奶的，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店！”百里奚愤而东走，直奔齐国而去。

谁知，在齐国的遭遇，并不比楚国强。齐襄公既暴且色，连亲妹子也不放过。为达到和其妹文姜长期鬼混的目的，诏令族人公子彭生将文姜的男人——鲁桓公残杀在宫车之中。如此一个昏君，百里奚能得到重用吗？

恶有恶报，齐襄公为其妻兄连称所杀，参与其谋者，还有齐襄公的叔伯兄长公子无知。

公子无知因弑君有功，被连称等人拥立为君。

公子无知别无他能，但知道招揽人才，上任伊始，便下了一道招贤令。

百里奚因投靠齐廷无门，流落街头。后几经辗转来到一个叫铚的地方，靠乞讨度日。铚地有一个叫蹇叔的人，学富五车，谋略过人，尤善观相。他见百里奚虽为乞讨之人，然却清瘦矍铄，气宇轩昂，两道炯炯有神的目光中射出来逼人的智慧，知道他不是一个久居人下之人，便主动上前与他搭话：“请问足下，家居何地？”

百里奚如实回道：“家居楚国之宛邑。”

蹇叔又道：“宛邑距此千里之遥，缘何至此？”

百里奚长叹一声道：“一言难尽。”遂将自己的身世、学识以及出游的目的，一股脑儿道给了蹇叔。

蹇叔叹道：“以子之才，而穷困到如此地步，岂非命乎？子若看得起我蹇叔，请到寒舍一叙。”

百里奚流落街头，已近半载，何时有人正眼看他，如今竟有人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岂有不允之理！

于是乎，蹇叔在前边带路，将百里奚引至自己家中。

蹇叔之妻李氏，闻听有客人来到，忙置酒相款。

二人就着素菜和黄酒，一边喝一边聊，越聊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二人插草为香，结为盟兄盟弟。

因蹇叔年长百里奚一岁，自然是兄长了。

既然结为兄弟，就该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任百里奚磨破嘴皮，蹇叔也不放他出外乞讨。

蹇叔家的日子并不富裕，每日供给百里奚的饮食不少于两个菜，而蹇叔的妻儿食的是糠菜团子。

百里奚哽咽着说道："蹇兄，您这样待我，我心中比用刀子剜还要难受，您如果真想为我好，那就为我谋一个吃饭的差事。否则，我这就离您而去。"

蹇叔沉思良久问道："请问贤弟，擅长者何？"

百里奚毫不谦虚地回道："治国平天下。"

蹇叔苦笑一声道："除此之外，还有何能？"

百里奚道："牧牛、医牛。"

蹇叔点了点头，未出三日，便为他谋得一个牧牛的差事。

这一牧便是半年。百里奚兴致勃勃地来见蹇叔："有盼头了，有盼头了！"

蹇叔忙问："什么盼头？"

百里奚道："齐襄公为连称、管至父所杀。连、管二人拥立公子无知为君。公子无知登基后张榜招贤，弟打算前去一试，贤兄意下如何？"

蹇叔沉默有顷道："先君有两个亲弟弟在外，无知非分窃立，终必无成，你投他作甚？"

百里奚一想也是。

他不认识齐襄公的两个弟弟，但他知道他们的名讳，一曰公子纠，一曰公子小白，皆为当世之贤者，且齐僖公在世之时，曾立下遗嘱：兄终弟及。僖公者，齐襄公之父也。

既然是兄终弟及，你公子无知有什么资格为齐国之君？

既然公子无知无资格为齐之君，我投他作甚！



于是乎，百里奚便打消了入仕的念头，安心牧他的牛群。果如蹇叔所料，无知登基不到两个月，为国人所杀。国人拥立公子小白为君，是为齐桓公。他拜“仇人”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雄踞霸主之位三十九年。此乃后话。

在无知未死之前，百里奚驱赶牛群到野外放牧，与一骡马商人相遇，商人自称姓弦名高，郑国人氏，他以贩骡马为业，常年奔走于列国之间。他见百里奚所牧之牛，一头头膘肥体壮，毛色鲜亮，劝之曰：“吾每年总要去洛阳两次，每每听人言讲，周天子之叔王子颓，生性好牛，为其饲牛者皆有厚禄，吾观兄牧之牛，并不比子颓之牛逊色。兄若肯去洛阳投奔子颓，必为其用，说不定还能捞上个一官半职呢！”

百里奚听了弦高之言，当即驱牛返村，对东家说道：“实在对不起，吾要去洛阳投奔王子颓，牧牛之事，请您另请高人。”

王子颓之名，东家早有所闻，今见百里奚要去投奔子颓，不敢阻拦。“只是……”他吞吞吐吐地说道，“咱有约在先，牧牛之期，以一年为限，而你只干了七个月，这佣金叫我如何算？”

百里奚急于去洛阳，哪有心计较几个佣金，嘿嘿一笑说道：“不就十几石黍子吗？全给了我，既穷不了你，更富不了我。您看着办吧！”

这一说，东家也不好意思计较了，吭哧了许久道：“那，给你七石怎样？”

百里奚忙道了一声好。遂向东家借了一辆牛车，将黍子拉到蹇叔家中。

蹇叔惊问道：“哪来的黍子？”

百里奚笑答道：“我牧牛的佣金。”

蹇叔满面疑惑道：“佣金？你干够一年了？”

百里奚道：“没有？”

蹇叔道：“既然没有干够一年，东家为啥给你支付佣金？”

百里奚遂将如何路遇弦高，弦高如何相劝之事细细讲了一遍。

蹇叔眉头微皱道：“弟了解王子颓吗？”

百里奚如实回道：“不了解。”

蹇叔道：“汝既然不了解王子颓，岂可贸然相投？王子颓不比寻常雇主，他

是周天子嫡亲的叔父。以汝的才智，若是相投，必将为其所用，谋个一官半职如同拾芥。关键是王子颓是否一个贤者，若真是一个贤者，您去投他，前途无量！若不是一个贤者呢，你将如何自处？”

百里奚很干脆地回道：“弟将挂印而去。”

蹇叔道：“差矣！仕而弃之，为不忠也。”

百里奚略一思索道：“贤兄既然认为挂印而去不可取，那么，小弟只有一心一意辅佐他，以王子颓的进退为进退。”

蹇叔道：“又差矣！明知不贤，却要与他共患难，可谓大不智矣！”

百里奚满面困惑道：“依贤兄之见，弟该当何处？”

蹇叔道：“贤弟暂在家中歇息几日，待愚兄秋收秋种毕，陪贤弟一块儿前往洛阳，观察一下王子颓之贤愚，再行定夺。”

百里奚摇首说道：“不可。弟已经放出话来，要去洛阳投王子颓，若是待在家中，岂不让人笑话！”

“那……”蹇叔沉吟片刻道，“贤弟若执意要行，愚兄也不便阻拦，但此行去洛阳，要慎之又慎！待愚兄忙完农活之后，即去洛阳相看。”

百里奚频频颔首。

晚饭时，蹇叔特意嘱咐妻子，炒了一荤三素四盘菜，外加一坛老酒，为百里奚饯行。

彼二人一边喝一边聊，直聊到鼓打三更方才安歇。

第二日，太阳还没露脸，蹇叔之妻已为百里奚准备好了上路的干粮——那是半袋子黍饼。

蹇叔将百里奚送了一舍之地，方才止步：“贤弟此行，仕与不仕要三思而为！”

百里奚抱拳回道：“贤兄之言，弟当谨记，三个月之内，弟若不回那便是在王子颓那里谋上了差事，贤兄可要去那里看我哟！”

蹇叔道：“那是自然。”

铚地距洛阳，也不过七八百里，百里奚晓行夜宿，只用了十二天时间便赶到



了洛阳,寻一个偏僻的客栈住了下来。

客栈的掌柜姓张,也是一个楚人,故而,对百里奚分外关心。按照客栈的规矩,是不提供饮食的。他破例为百里奚准备了一顿晚餐,还有酒。

百里奚酒足饭饱之后,与张掌柜拉了一会儿家常,方才将话题转到了王子颓身上。

“张掌柜,小弟在齐之时,听说王子颓乃当今天子之亲叔,天子对他很是敬重,不知是真是假?”

张掌柜回道:“王子颓乃周天子嫡亲的叔父,这倒不假,但‘敬重’二字称不上。”

百里奚问道:“请道其详。”

张掌柜回道:“王子颓乃先天子周庄王之嬖妾姚姬所生,聪明伶俐,且又相貌堂堂,庄王甚是爱之,遂生出了易储之念。只因世子胡齐,也就是周釐王久居世子之位,在列国之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庄王没敢下手。周釐王驾崩之后,子阆继位,是为周惠王。王子颓虽为天子之叔,然年龄却比周惠王要小上二十几岁,周惠王不愿和他计较。王子颓也很知趣,一心一意饲牛,从不插手朝中之事。”

百里奚点了点头:“原来如此!”

稍顿,百里奚复又问道:“饲牛又脏又累,王子颓贵为天子之叔,能亲自饲牛吗?”

张掌柜回道:“他亲自饲牛。”

百里奚道:“兄可是亲见,还是耳闻?”

张掌柜道:“在下乃是亲见。”

百里奚道:“王子颓乃先天子之子,当今天子之嫡叔,必是在深宫居住,兄如何得见?”

张掌柜道:“王子颓在深宫居住倒也不假,可他饲牛的场地并不在深宫。”

百里奚道:“在什么地方?”

张掌柜道:“在御花园的后边。”

百里奚道："小弟很想亲眼看一下王子颓怎样饲牛，但又不想让他知道，不知贤兄可有什么办法？"

张掌柜道："有。"

百里奚道："什么办法？"

张掌柜道："大凡养牛者，无不饲以草料，以草为主。王子颓所饲之牛，用的乃是五谷。每天为他购买和运送五谷的佣者，少说也有十一人。兄只需换身锦衣，混在这些佣者之中，便可看到王子颓怎样饲牛了。"

百里奚一脸不解道："小弟这一身衣服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换成锦衣？"

张掌柜道："凡是与王子颓饲牛有关的人员，不管是家臣、佣工，还是奴隶，皆穿锦衣。"

百里奚没有说话。

离开铚地之时，蹇叔送了他三两散碎银子，花了一路也没花完，如今钱褡裢里还有将近一两，他用这钱买了一身锦衣。

有道是"人靠衣裳马靠鞍"，百里奚虽说生得一表人才，只因忙于生计，又穿了一身破旧的深衣，与凡夫俗子没有什么两样。说到深衣，现在的人很少知道，少不得再啰嗦几句，按照《五经正义》的说法，所谓深衣，乃是衣裳相连，被体深邃。至于它的形制，《五经正义》没有具体说。但是，根据另外的一些文字记载和出土实物来推理，它的形制，当是"续衽钩边"，即不开衩，衣襟加长，使其形成三角绕至背后，以丝带系扎。上下分裁，上身竖幅，下身斜幅，然后在腰间缝为一体。

话说得有些多了。

咱回头再说百里奚。如今，这锦衣一穿，人便帅气了许多，两只眼睛也来了精神——炯炯发光。

张掌柜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

百里奚道："贤兄打算什么时候带小弟去王宫呀？"

张掌柜道："我不能带，也带不进去。"

百里奚道："那您打算让谁带呀？"

张掌柜道："我有一个朋友，叫李根，是个车夫，就住在客栈的后边，也是一个楚人，负责给王子颓的牛场运送五谷，他可以带你进去。"

百里奚道："如此说来，那就烦贤兄带小弟去见一见李根。"

张掌柜道："这会儿不行。"

百里奚道："为甚？"

张掌柜道："他还没有回来。"

百里奚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张掌柜道："说不准。有时半下午，有时晚饭之后。"

百里奚道："这……"

张掌柜道："你别急，他每次回来总要打我这客栈门前经过，也总要和我说一说一天的见闻。"

百里奚二目一亮道："如此说来，昨天黄昏在客栈门口与您说话的那个方脸汉子就是李根？"

张掌柜道："正是。"

正说着，张掌柜突然朝门口一指道："那不，李根回来了。"

百里奚猛地将头一扭，果见昨日与张掌柜闲聊的那个汉子走到客栈门口，右手还拎了一块猪肉，约有四指来宽、一尺多长。

张掌柜快步迎了出去，指着李根手中的猪肉，不无羡慕地说道："李兄好口福，天天吃肉。"

李根哈哈一笑道："不是小弟口福好，那是小弟跟对了人。"

张掌柜道："如此说来，这肉没掏钱。"

李根道："掏什么钱呀！单王爷赏赐的肉都吃不完。"

张掌柜道："今日赏兄，所为者何？"

李根道："说来怕你也是不信。"

这一说张掌柜来了兴致："说说看。"

李根道："那一头叫'白顶门'的母牛，竟然一连生了三头牛犊。"

张掌柜啊了一声道:“不信不信,打死我也不信,只听说人会生双胞胎、三胞胎,没听说牛也会!”

李根道:“不信?不信明日我带你去瞧瞧。”

张掌柜正要回个“好”字,百里奚轻轻拽了拽他的袖子,他当即改口道:“和贤兄开个玩笑。贤兄的话,小弟岂有不信之理!哎,小弟想和您商量个事。”

李根道:“什么事?”

张掌柜指了指百里奚道:“这一位贤兄和咱是老乡,宛邑人,游学于此,听说王爷亲自饲牛,硬是不信,您能不能带他去王宫开开眼界?”

李根本来就是一个热心人,所求之人还是老乡,所求之事又不难,当即应允下来。

翌日,太阳刚露脸儿,百里奚便随着李根,驱车来到城南一个叫竹北的地方,装了满满一车黍子。直到巳时四刻,方才来到王子颓的牧场。

趁李根卸车的机会,百里奚满牧场转悠起来。这牧场好大,占地足有五十亩,自南而北,盖了二十栋房子,在太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这就是牛棚吗?像这样的牛棚,莫说平民百姓住不上,就连那些年俸两千石的大臣也是无福享受!

百里奚正在感叹,十几个达官和宦者,簇拥着一位头戴高冠、身着华丽宽大官服的瘦削后生走了过来。不用猜,这一定是那个王子颓了。他慌忙退到一旁,躬身而立。

待王子颓折进一座牛棚之后,百里奚悄悄来到那座牛棚的窗前,屏气而视。

那头通身黑亮、犹如黑缎子般的黑牛,外号叫黑虎,本来是卧着的,见王子颓向它走来,立马站了起来,“哞、哞、哞”地连叫三声。王子颓笑着走近黑虎,手在它头顶上轻轻地摩挲了几下,又拍了一下。黑虎又连叫了三声,伸出红中泛白的舌头,居然朝王子颓的额头上舔去。舔了一阵之后,王子颓轻轻将牛嘴推开,右手一伸,一锦衣宦者,慌忙将料筐递了过来。王子颓将料筐转入左手,用右手在料筐里抓了半把饲料,仔细看了看,对身边一个矮胖子官员说道:“在所有的饲料中,豌豆是上品,故而应以豌豆为主,这话我已经说过两遍了。你

看，这里边的豌豆十不居二。”矮胖子官员立马将脸扭向穿绯衣的瘦子，瘦子点头哈腰道：“今年遭雹灾，豌豆几乎绝收，那价高得吓人。”

王子颓绷着脸说道：“汝不必为我节省，不就多出几个钱吗？不必为几个小钱苦了我的牛！”

瘦子连声说道：“小臣知罪，小臣知罪！”

王子颓没有再说什么，掂着料筐，将料自左而右倒进牛槽。

还没等他发话，已有人接过了料筐，又一人将水桶递了过去，当然，还有水瓢。王子颓舀了两瓢水倒进牛槽，又掂起拌草棍，自左而右搅拌起来。

乘黑虎低头吃料时，王子颓转到牛槽后边，挽起袖子，正要给黑虎擦洗身子，惊动了黑虎身上的牛虻，牛虻“嗡”的一声飞了起来。他黑着脸问道：“怎么搞的？”

瘦子诚惶诚恐道：“小臣该死，小臣该死！”

说毕，忙指挥身边的几个锦衣人捕捉牛虻。

忙活了一刻来钟，王子颓方把黑虎身上的毛刷洗干净，累得他满头大汗。他直起身子正想用左手去捶一捶后背，早有人代劳了。

捶了不到二十下，王子颓打了一个停止的手势，迈步朝白云走去。

白云者，白牛也。通身雪白，没有一根杂毛。

若在往日，不等王子颓走近槽头，白云便要“哞哞”地叫上几声，以示欢迎。今日，却一反常态，蔫巴巴地卧在地上，不时地发出吭吭之声，对于王子颓的到来视而不见。

王子颓走近白云，用手摸了摸它的肚子，感觉又胀又大。忙对随侍的瘦子说道：“去，煎一服药端来。”

瘦子问道：“煎什么药？”

王子颓道：“煎一服治牛肚子胀的药。”

瘦子赔着小心问道：“除了椿树皮、枣树皮、向日葵芯、大曲外，再加点什么？”

王子颓不耐烦地说道：“什么也不用加，快去。”

瘦子正要转身,那个又矮又胖的官员突然说道:“且慢。”

王子颓一脸不解地瞅着矮胖子,矮胖子满面带笑地说道:“王爷,白云的肚胀,和其他牛的肚胀有些不一样。”

王子颓道:“有什么不一样?”

矮胖子道:“别的牛肚子胀,既不吃料,也不倒沫,可白云不是这样,料这会儿虽说没吃,可沫照样在倒。”

王子颓扫了白云一眼,果如矮胖子所言。

王子颓思索片刻说道:“管他倒沫不倒沫,那肚子胀却是千真万确,按过去的药方吃不坏它,子禽……”瘦子慌忙应道:“奴才在。”

王子颓吩咐道:“就照你刚才说的那个药方去抓,早点儿把药煎好,早点儿送来。”

子禽高声应道:“是!”

他刚一转身,又一声“且慢”从窗外飞了进来。

众人忙向窗外望去,见是一个陌生人站在那里,虽说有些清瘦,却是气宇轩昂,二目更是炯炯有神。

矮胖子可不管他长得如何,当先发难:“汝是何人?这里能是你随便放屁的地方!”

牛棚里的人也跟着起哄:“滚,这里能是你放屁的地方!”



第七章　治屁

百里奚乜斜着眼问道："狗爷，哪一个'狗'，是木勾'构'，还是草句'苟'，还是犬毛'狗'？"

王子颓哈哈一笑道："汝也太小瞧了本王爷，本王爷的牛还叫它吃草吗？"

王子颓闻听黄缎的病情加重了，大声嚷嚷道："王大仙呢？他不是说他最善医牛，药到病除，怎么越治越重了呢？"

百里奚见众人出言不逊，骨子里的那股傲气不由自主地喷发出来，冷哼一声道："如此一群只知阿谀奉承的小人，尔等等着吃死牛肉吧！"

子禽箭一般地从牛棚里蹿了出来，劈手抓住百里奚的领口，恶狠狠地说道："汝敢再说一遍吗？"

百里奚将脖子一梗说道："莫说一遍，十遍我也敢说！"

"你！"子禽扬起巴掌，正要朝百里奚脸上掴去，李根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高声叫道："子禽爷爷，手下留情，他是宛邑的百里奚！"

子禽将巴掌收了回来，一脸困惑地瞅着李根："百里奚，百里奚何许人也？"

李根回道："他是一个落魄文人……"

子禽怒道："一个落魄文人，干汝甚事？用得着跑来聒噪。"

李根赔笑道："他擅长养牛，还会医牛，咱们正好缺少这一方面的人才……"

子禽满脸不屑道："谁知道他是一个人才还是一个蠢材！就是一个人才，



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对王爷如此不敬！滚一边去，爷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一边说，一边又将巴掌扬了起来。

不知何因，白云突然叫了一声，那声音显得有些烦躁。王子颓心中一紧，高声叫道：“子禽大夫，治牛要紧，别跟这个狂徒一般见识。”

子禽道了一声“是”，离开之时恶狠狠地剜了百里奚一眼。

支走了子禽，王子颓二次弯下腰来，在白云的肚子上轻轻地揉了起来，一边揉一边说道：“乖乖，我已经遣子禽给你煎药去了。你可要挺住，千万别乱叫，你一叫我这心里就不好受。”

众人见王子颓如此专注白云，忙趋过来帮忙，把责难百里奚的事忘到了脑后。

李根拽了一下百里奚的袖子，小声说道：“还不快走！”

百里奚轻叹一声，一脸怨恨、一脸失落地跟在李根的身后，走出了牧场。

张掌柜见百里奚归来，忙上前打听消息，百里奚便把牧场之行简要地复述一遍，张掌柜听了，良久无语。百里奚又是一声轻叹：“这王子颓是投不成了，回铚地吧，如何面对蹇兄的左邻右舍？唉！”

正说着，又来了几位客人，张掌柜满面带笑地迎了上去，把百里奚晾在一旁。

百里奚抬头看了看天，虽说已经过了未时，肚中却一点儿也不饿，径直走回居室。

为了偷窥王子颓牧牛，他昨夜没有睡好，今日又起得有点早，本想躺下好好睡上一觉，但当他真的躺下之后，又睡不着了。

他索性坐了起来，凝神思索着什么。

他是在思索他的前程、下一步的打算。

不管是继续住店，还是回铚，还是周游列国，都离不开一个“钱”字。

说到钱，他深感汗颜。

他离开铚地之时，蹇叔送了他三两散碎银子，花到如今，还剩下四钱，结过店钱之后，顶多还剩一钱。



这店不能再住了。

他“噌”的一声跳下床来，动手整理行装。

说是行装，无非是一条破棉被，再加一件补了十几个补丁的深衣和两双草鞋。

百里奚正低着头整理行装，张掌柜闯了进来，高声嚷嚷道：“百里兄，你的好运来了！”

百里奚二目直勾勾地瞅着张掌柜。

张掌柜满面异彩道：“王爷派人来召你，快跟我去前厅一趟。”

“王爷，哪个王爷？”百里奚一脸的困惑。

张掌柜道：“王子颓呗！”

百里奚道：“我知道了。”

张掌柜忙道：“知道就好，来人正在前厅坐着，由李根相陪。”

百里奚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张掌柜道：“你说的是什么？”

百里奚道：“我是说我知道王子颓为什么派人来召我。”

张掌柜道：“为什么？”

百里奚道：“他的白云死了。”

张掌柜道：“白云，白云是谁？”

百里奚道：“白云是一头公牛，是王子颓最心爱的公牛。”

张掌柜道：“咱不说牛，咱还是先去见王爷的使者吧！”他不容分说，拽住百里奚的胳膊直奔前厅。

前厅里坐着两人，右边那个是李根，左边那个一身锦衣，好像在牧场里见过，是时，他就跟在子禽的身后。

百里奚刚一进厅，李根便站了起来，指着锦衣人说道：“百里贤弟，这位是王府的苟爷，快快上前拜见。”

苟爷席地而坐，一脸傲气地瞅着百里奚。

牧场一行，百里奚虽说受到了一番辱骂，但他对王子颓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身为王爷，竟然亲自饲牛，且饲得那么精心，比一些当爹的对儿子还要亲，跟着这样的人干，绝不会吃亏。只是，他手下那一帮子官员和近侍，全都是一些势利小人。且不说子禽，就眼前这个姓苟的，你既然奉了王爷之命来召我，还摆了一副高高在上的臭架子，我得想法儿挫一挫他的威风！

他正想着心事，李根再次相催道："还不快快过来拜见苟爷！"

百里奚乜斜着眼问道："狗爷，哪一个'狗'，是木勾'枸'，草句'苟'，还是犬毛'狗'？"

苟爷何曾受过如此奚落？苟爷好赖也是一个士。士是什么？士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的贵族，地位仅仅次于大夫。在王子颓的府中，大夫级的人物只有五个：芀国、边伯、子禽、祝跪和詹父。再往下查，便是苟爷了。苟爷年纪不大，随侍王子颓的时间却最久——没零有整已经十二年了。这期间，王子颓荐他去做邑长，被他婉言谢绝。如此一个人物，竟然遭到百里奚的奚落，如何不恼？

他腾地一下跳起来，指着百里奚道："百里奚，你个狗……"

李根轻轻拍了拍苟爷的肩头，和颜劝道："苟爷，您消消气，使命要紧。"

一想到这一次的使命，苟爷将"杂种"二字吞回肚去。

李根把脸转向百里奚："百里贤弟，我知道你爱开玩笑，但苟爷不喜欢这个，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算了，不说这些了。苟爷这次来，乃是奉了王子颓王爷的御旨，召您进宫，切磋一下养牛的经验。车就在外面候着，请！"右手前伸，做邀客之状。

连苟爷都站了起来，百里奚却无动于衷。

李根再次相催道："请。"

百里奚道："不是小弟不肯给李兄面子，小弟是被人从王宫赶出来的，若不是李兄出面周旋，子禽大夫的巴掌早掴到小弟脸上了。小弟说一句大不敬的话，如果王爷不是诚心召唤小弟，那就罢了。若是诚心召唤小弟，那就请子禽大夫屈驾客栈一趟。"

"你……"李根觉得百里奚的要求有些过分，"你不就是一个放牛的吗？子禽大夫固然对你有些无礼，但王爷御旨召你，已经给了你天大的面子，你还不知

足!”他正想发火,张掌柜朝他摆了摆手,又使了一个眼色,李根便将到口的话又咽了下去。

张掌柜轻轻拍了拍百里奚的肩头,走向后厅,百里奚迟疑了一下,跟了过去。

张掌柜并没有像百里奚想的那样,把他叫到后厅笑脸相劝,反倒沉着脸问道:“王爷来旨召你,你不愿应召,愚兄不敢反对,但愚兄问你,你下一步将做何打算?是继续留在洛阳,还是回到铚地牧牛?”

百里奚长叹一声道:“我是奔着王子颓来的洛阳,王子颓这里我又不愿留,还在洛阳干什么?”

张掌柜道:“如此说来,你是决心回铚地牧牛了?”

百里奚摇了摇头:“牧牛的差事我已经辞掉了,还是在违约的情况下辞的。况且,铚地乃一弹丸之地,我欲来洛阳求官之事,村里无人不知,我有何面目再回到铚地?”

张掌柜点了点头:“愚兄还有一问。”

百里奚道:“请讲。”

张掌柜道:“你对王子颓王爷的印象如何?”

百里奚道:“很好。”

张掌柜道:“好在什么地方?”

百里奚道:“作为堂堂一个王爷,应该养尊处优,而他竟亲自饲牛,且对牛又那么好,好得叫人嫉妒。连牲畜都能善待的人,对人能不好吗?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不错。”

张掌柜穷追不舍道:“既然你对他的印象不错,当前,又无更好的差事可谋,为什么不应召呢?”

百里奚道:“小弟不是不愿应召,小弟是想争一口气。”

张掌柜明知故问道:“争什么气?”

百里奚恨声道:“叫那个子禽亲自来请我。”

张掌柜道:“你对子禽的印象如何?”



百里奚道:“小人一个。”

张掌柜道:“既然你知道他是一个小人,又为何和他一般见识?”

百里奚道:“我不是和他一般见识,我是想驳一驳他的面子。”

张掌柜道:“就凭这一件事,你就能伤到他的面子?况且,他是王爷的红人,这个面子王爷让不让你驳还在两可之间。就是让你驳,你和子禽还要共事,他经常在王爷面前给你穿小鞋,你受得了吗?有道是,能跟君子打一架,不跟小人说句话。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别和他计较了,还是早些去见王爷吧!”

经过张掌柜这一番劝导,百里奚跟着苟爷去了王府。

王子颓正等得有些焦急,见百里奚来了,忙让宫人看座献茶。

作陪的除了祝跪、詹父之外,尚有三个锦衣人。

还没等百里奚将茶喝到口里,王子颓迫不及待地问道:“百里先生,我养了一年多牛,每逢牛患肚胀,便以椿树皮、枣树皮、向日葵芯、大曲为药,一灌便好。如今,用的还是这些药,却把白云给治死了,这是为甚?”

百里奚没有正面回答,反问道:“王爷患过肚胀病吗?”

王子颓道:“患过。”

百里奚道:“就肚胀而言,一般说来,皆是由消化不良引起。但是,引起消化不良的原因,至少也有四种:胃、肠、肝、胆囊。不同的原因,得用不同的方法来治疗。由胃引起的,要用和胃健脾的药;由肠引起的,要用健脾益肠的药;由肝引起的,要用疏肝健胃的药;由胆囊引起的则用消炎利胆的药。否则,不仅治不好病,还适得其反。”

他见王子颓听得很专注,继续讲道:“人畜同理。就牛而言,同样是肚胀,诱因不同,治疗方法也就不能相同。您开的那几样药,就治疗暴饮暴食引起的肚胀,还是很有疗效的。暴饮暴食引起的肚胀,也叫食胀,还有一种叫气胀。就食胀而言,大部分的症状是不吃饲料,也不倒沫,但个别的既倒沫又吃饲料,不过比平日较少罢了。即使倒沫、吃饲料,又有阴阳之分,所谓阴,就是指黑夜,阳则指白昼。阴倒阳不倒,或阳倒阴不倒,虽同属于食胀,照您所开的那个药方去吃,是治不好病的,但也吃不坏身子。何也?有道是,是病不是病,肠胃打扫



净。”

他顿了顿又道：“气胀就不同了，气胀来自于气，若用治疗食胀的药来治气胀，是万万治不好的！”

王子颓道：“治气胀得用什么方法？”

百里奚道：“放气疗法。”

王子颓道：“怎么放气？”

百里奚道：“油炸头发和绿豆。炸过之后，将头发渣和绿豆渣捞出来，把油放温，而后灌进牛口，一灌就好。次之，也可用白酒疗之。”

王子颓道：“白酒怎么疗？”

百里奚道：“直接灌进牛口，但要把握好量。”

王子颓略思片刻道：“我有一问，如骨鲠在喉，不知当问不当问？”

百里奚道：“但问无妨。”

王子颓道：“据你推断白云患的是什么病？”

百里奚道：“气胀。”

王子颓道：“你又未进牛棚，凭什么断定白云患的是气胀？”

百里奚道：“气胀的症状，除了肚子胀大之外，就是不停地发出吭吭之声。”

王子颓道：“凡是牛，只要发出吭吭之声就是气胀？”

百里奚道：“肚子胀是前提。”

王子颓道：“这我知道。我还有一疑，请先生为我释之。”

百里奚毫不客气地说：“请讲。”

王子颓道：“我的牛有三百多头，患肚胀，不，按照你的说法叫气胀，乃是家常便饭，为什么别的牛没患气胀，且吃一样的料，饮一样的水，偏偏白云患上了呢？”

百里奚反问道：“您让它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草料？”

王子颓哈哈一笑道：“汝也太小瞧本王爷了，本王爷的牛还叫它吃草吗？”

百里奚明知故问道：“那您让它们吃些什么？”

王子颓一字一顿道：“豌豆和五谷。”

百里奚摇手说道:“差矣!”

王子颓道:“怎么个差法?”

百里奚道:“牛是食草动物,你让它天天吃粮食,又不耕作,它受得了吗?若是饮水方面不加节制,不患食胀才怪呢。”

王子颓道:“你这一说我明白了,从明日起,饲牛便以饲草为主,五谷佐之。”

他将话锋突然一转问道:“先生还没有回我的话呢!”

百里奚道:“回您什么话?”

王子颓道:“吃一样的料,饮一样的水,为什么别的牛没患气胀,偏偏白云患上了呢?”

百里奚有些不大相信地问道:“白云真的和其他牛吃一样的料,饮一样的水吗?”

王子颓道:“千真万确。”

百里奚眉头紧锁道:“这就怪了。”

百里奚自言自语道:“气胀大都由饮食引起,特别是黄豆叶,一吃便胀……”

王子颓双掌“啪”地一拍道:“你算说对了,白云昨天下午确实吃了不少黄豆叶。”

百里奚一脸纳闷地问道:“您喂牛,不是不喂草吗?怎么会让白云独自吃了不少黄豆叶?”

王子颓轻叹一声道:“昨天上午,阳光普照,煦风扑面,我心中高兴,便牵上白云出城散心,路经一块玉米地,突然有些内急,便跑到玉米地里小便。不,确切地说那不叫玉米地,它应该叫作黄豆地,每隔两行黄豆,才种上一行玉米。白云见我进了黄豆地,也跟了进去,且对黄豆叶产生了兴趣,低着头猛吃起来。我见它如此贪婪,也没加阻拦,直到它自己不吃了才上路。”

话音刚落,身着锦衣的矮胖子走了进来,低声说道:“王爷,黄缎的屁还是放个不停,似乎比昨天更响了。”

黄缎也是一头牛，望文生义，它一定是一头黄牛，且毛皮像黄缎子一样鲜亮。此牛产自楚国宛邑，也就是百里奚的家乡。宛牛的特征是身躯高大，肌肉发达，皮薄毛细，行动迅速，可日行三百余里，六百余年后，光武帝刘秀在新野起义，骑的便是这种牛。

王子颓闻听黄缎的病情严重了，大声嚷嚷道："王大仙呢？他不是说他最善医牛，药到病除。截至今天，他已经治了四天，怎么越治越重呢？去，把他给爷叫来，爷要亲自问他！"

矮胖子压着嗓子说道："他已经溜了。"

王子颓道："溜了多久？"

矮胖子回道："一个时辰。"

王子颓怒道："追，追上他乱棍打死！"

矮胖子高声应道："遵命！"

他正要转身，百里奚摆手说道："请等一等。"

矮胖子叫艻国，虽说也是一个大夫，但他的血统要比另外几个大夫高贵一些，因而，在王子颓心目中，他的地位远远高于祝跪和詹父。若是时光倒流回到两天之前，百里奚这么叫他，他根本不会理睬，甚至还会将百里奚大骂一顿。今日不行，百里奚成了王子颓的座上之宾，且一坐便是半个时辰，他不敢造次，以征询的目光瞅着王子颓。

王子颓立马做出了反应："百里先生让你等一等，你就等一等吧，看他有什么高见。"

艻国道了一声"是"，把二目移向百里奚。

百里奚不紧不慢道："王大仙这人，在下并不陌生，早年在宛邑，就医牛之事在下已经和他较量了一次。对于医牛之术，他仅仅知道一些皮毛，全靠一张嘴巴吃饭，属于江湖术士，王爷何必和他一般见识。至于医治牛多屁之疾，在下虽说没有十成把握，也有七八成，王爷若是信得过在下，在下愿意一试。"

王子颓忙道："今日与先生一席长谈，使我受益匪浅，我信得过你。"



转而向一锦衣人说道："笔、帛[1]伺候。"

少顷，一笔一砚，外加一块二尺见方的白帛，放在百里奚面前。

趁锦衣人为百里奚研墨的机会，百里奚卖起了关子："王爷，牛不停地放屁，在医叫什么？"

王子颓摇首道："我不知道。"

百里奚道："叫'气痢病'。"

王子颓点了点头道："此病因何而起？"

百里奚道："由寒热不调引起。"

王子颓道："何药可医？"

百里奚道："牛乳和荜拨。"

王子颓道："为何此二药能医'气痢病'？"

百里奚道："'气痢病'是由于寒热不调引起，牛乳性微寒，有补虚损、益肺胃、生津润肠之功效；荜拨，性温热，有温中散热，下气止痛之效。这一寒一热下肚，使阴阳得到了调和，故而，牛便不再多屁……"

他见那墨已经研得差不多了，忙将话顿住，提笔写道："治'气痢病'验方：牛乳六斤四两、荜拨三两九钱，二药同煎煮，取汁一半空腹灌下，日灌一次。以三次为一疗程。"

王子颓待百里奚搁笔之后，朝研墨的锦衣人使了一个眼色，锦衣人忙将白帛收起，双手呈给王子颓。王子颓将那药单看过之后，对研墨的锦衣人说道："去，照此方抓药，用河水煎煮好端来。"

待研墨的锦衣人退出后，王子颓对另一锦衣人说道："大宴伺候，我要好好犒劳一下百里先生。"

百里奚忙道："王爷，此宴有些过早。何也？在下虽说为您的黄犍开了药方，但能否医好它的'气痢病'，须得三日后方能见分晓。三天后，您的黄犍若是不再多屁，您再犒劳在下也不为迟。反之，在下怕是小命难保了！"

---

① 帛：丝织品的总称。

王子颓摇手说道："先生多心了！先生博学多才，人又忠厚，我怎能拿对待王大仙的手段对待您呢？"

百里奚深作一揖道："如此说来，在下告罪了。"

王子颓道："不必多礼。"遂又吩咐锦衣人："大宴伺候。"

百里奚自从记事那天起，何曾见过如此大的人物，又何曾受过如此之礼遇？凡敬必饮，来者不拒，喝得酩酊大醉，但他的头脑还不算十分糊涂，坚持回客栈去住。王子颓便遣人将他送回了客栈。

半夜醒来，百里奚身上烦躁，口渴难挨，自个儿打了一桶凉水，嘴对着桶口，如老牛饮水一般，喝下去小半桶。余下的水，当头浇了下去，大叫了一声："痛快！"

既然痛快，何不再来一桶？

他一连浇了三桶，方返屋睡觉，竟忘了盖被，直到鼓打四更，才二次醒来。

头怎么这么痛？还浑身发冷，冷得他直打哆嗦。

莫不是患上了感冒？

他挣扎着爬起来，来到客栈的厨房，用手推了推，没有推开，转身来到张掌柜的卧室，弓起食指，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三下，见没反应。有心加大敲门的力度，转而一想，三更半夜，打扰人家，实属有些不敬，倒不如挨到天明再说。

人虽睡下了，却是无法入眠，那头越来越痛，像炸了一般。好不容易挺到天亮，这才叫醒了张掌柜，有气无力道："我患上了重感冒，请您给我熬碗葱胡子姜汤，越浓越好。"

不到一盏茶工夫，张掌柜将一大碗葱胡子姜汤摆到了百里奚的榻前。

百里奚喝过葱胡子姜汤之后，对张掌柜说道："能否再抱两条被子过来，盖到我的身上。我想好好出出汗。"

这汗一发，头倒是不痛了，身上也不冷了。却是四肢乏力，呃逆呕吐，但真要吐时，又吐得很少，吐着吐着，连胆汁也吐出来了。张掌柜倒很用心，一连为他请了六个大夫，越治越重，卧病在床，瘦得不像人样。在他患病期间，苟爷来过三次，第一次，是套了一辆崭新的马车，接他去王宫饲牛。那是在他治好黄缎



的第二天。

时隔不到两个时辰，荀爷又来了，带给他一大堆礼品外加二十两白银。

第三次来的时候，礼品倒也带得不少，见他病情严重，一句话没说，扭头便走。

百里奚心情愈发沉重："难道，难道我这病没救了吗？"

第八章　陆地之鱼

百里奚不认识扁鹊，可他听说过扁鹊的大名。扁鹊真名不叫扁鹊，姓秦，名缓，字越人……

李根醉了，几不成语："百里贤弟，听说您要去王府做事？做个屁！那王子颓……混蛋一个……"

蹇叔顺口诵道："上庭短兮下庭长，虽成又败值空忙。纵然营得成家计，犹如烈日照冰霜。"

一连两夜，蹇叔做了两个噩梦。

第一个梦，百里奚来到他的榻边，说了声"苦啊"，掩面而去，叫都叫不住。

第二个梦，百里奚血淋淋地站在他的榻边，泣声说道："请蹇兄救一救我！"

做第一个梦，蹇叔尚不为意。屈指数来，百里贤弟离开铚地已一月有余，音信全无，心中不免有些挂念，吃晚饭的时候，还和老妻唠叨到百里奚。

做过第二个梦之后，蹇叔再也睡不着了。他这一生，对占卜占筮[1]很有研究，一占一个准。在他三十二岁那年，一个姓张的男子向一姓吴的女子求婚。这一男一女，因踏青而相识相爱，也曾数度幽会。女方家长不知，找到蹇叔家中，求问婚姻，蹇叔筮之，由爻得繇。繇曰：

① 筮：古代用蓍草占卦。蓍草，俗称"锯齿草"，可以入药，还可以制香料。

水急浪大，舟楫不通。

狂风乍起，不利婚媾。

仅仅“不利婚媾”四字，活生生地把这一对鸳鸯拆散，吴女一气之下，悬梁自尽。自此之后，蹇叔发誓再也不为人占卜、占筮了。如今，为了他的百里贤弟，他不得不破戒了。净手、焚香、占筮，由爻得繇。繇曰：

疴染沉沉，终日昏昏。

雷门一震，体健身轻。

噢，原来是病了，且已经病了一段日子了，终日里神志昏蒙，仅存一息。好在还没达到要命的程度，故有救。亦有体健身轻的那一天。条件是雷门一震。也就是说非要等到春雷响起之后才能康复。

他屈指数道：“如今是甲戌月，若要等到春雷响动，须得等上三个多月，他身居异地，又无亲人在旁，谁来伺候他呀？”

他决计去洛阳一趟。

行前，将儿子蹇丙叫到跟前，嘱之曰：“汝之百里叔叔病卧洛阳，为父欲要前去照料，俗话不俗，‘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吾儿虽说未及弱冠[①]之年，业已年将十四，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父这一去，少说也得半年，把这么大一个穷家撂给吾儿，为父确实有些于心不忍，可又没有别的办法。好在秋收已毕，只剩下种麦了。谚曰：‘寒露到霜降，种麦不慌张。早十天不早，晚十天不晚。’尽管这样，吾儿还是早一些把麦种上。”

蹇丙低声说道：“请爹爹放心，爹爹的话，孩儿谨记在心。”

叮嘱过儿子，又将老妻叫来嘱托了一番，这才离家赴洛。

偌大一个洛阳，上哪里去找百里奚呢？

---

① 弱冠：弱，年少。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

蹇叔自有主张。

百里奚为着王子颓而来,从他那里一定能打探到百里奚的消息。

可王子颓贵为王爷,又深居王宫,见他谈何容易。

蹇叔从皇宫前门转到后门,又从后门转到前门,好话说尽,守宫人就是不放他进去。

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碰到了李根,李根的车上装了满满一车青草,径直由后门赶进了王宫。

不只李根,同行的车共十八辆,每辆车上尽是青草。

蹇叔双目突地一亮:人不可能吃草,这一定是用来喂牛的。能把喂牛的草运进王宫的人,必与饲牛有关,说不定还能从他们口中打听到百里贤弟的消息呢!

于是,他便在王宫的后门外坐了下来。

不到两刻钟,李根空着手从王宫里出来。蹇叔忙迎上前去,深作一揖道:"请问贤兄,有一个叫百里奚的,可曾前来拜访过王子颓王爷?"

李根止住脚,将蹇叔上上下下打量一遍,方才问道:"汝是何人?来自何处?"

蹇叔毕恭毕敬地回道:"在下姓蹇,名叔,来自齐国铚地。"

李根双手抱拳道:"你就是蹇叔,失敬、失敬!"

蹇叔满面困惑道:"贤兄因何知道愚弟的贱名?"

李根回道:"你不是在打听百里奚吗?是百里奚告诉我的。"

蹇叔又惊又喜道:"我那百里贤弟,现在何处?"

李根道:"在思申[①]客栈。"

蹇叔道:"去思申客栈怎么走?"

李根道:"小弟就住在思申客栈的后边,小弟正好也要回去,你我不妨同行。"

---

① 思申:宛邑为古申国故地。楚灭申,建宛邑。思申,即思念申国之意。

蹇叔又是一揖道:"那就多谢贤兄了。"

二人一边走一边聊,还没走到思申客栈,李根已把百里奚在洛阳的遭遇一股脑儿倒给了蹇叔。

张掌柜见百里奚的好友到了,忙将他引到了百里奚的榻前。

百里奚正在昏睡,突然觉着脸上有些异样,慢悠悠地睁开双眼,却是朝思暮想的蹇叔大哥,正在用热毛巾为他擦脸呢!那泪哗地一下流了出来,哽声说道:"蹇兄,你,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蹇叔柔声说道:"你不是在做梦,大白天你做的什么梦?"

百里奚挣扎着要坐起来,蹇叔忙将他的肩按住:"别动,你身子弱,还是躺着比较舒服。"

百里奚道:"你别按我,你大老远地跑来看我,我却躺在榻上,实在有些不敬!"

蹇叔嗔道:"咱俩谁跟谁呀,盟兄盟弟,切莫说不敬的话。好好躺着,让愚兄把你这脸、这手和全身上下好好地擦洗一遍。"

百里奚苦笑一声道:"小弟已经望见鬼门关的大门了,还擦它干啥?"

蹇叔责道:"你不要胡思乱想,你这病不要紧,将行之时,兄已经为你卜过一卦。"

百里奚忙道:"那卦怎么说?"

蹇叔一字一顿道:"疴染沉沉,终日昏昏。雷门一震,体健身轻。"

百里奚满面喜色道:"照贤兄说来,小弟这病死不了了。"

蹇叔将头轻轻点了一点。

百里奚长叹一声道:"您是在宽我的心呢,为了给小弟治病,张掌柜把洛阳的名医请了个遍,越治越重。"

蹇叔道:"那是还没有请到真正的名医。"

百里奚道:"天底下的大夫,难道还有比洛阳的大夫更高明的吗?"

蹇叔道:"有。"

百里奚道:"谁?"



蹇叔道："神医扁鹊。"

一说到扁鹊，百里奚猛然想了起来："我，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百里奚不认识扁鹊，可他听说过扁鹊的大名。

扁鹊真名不叫扁鹊。扁鹊姓秦，名缓，字越人，郑国人氏。早年以开邸舍为业。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一个叫长桑君的异人，异人授其神药，以上池水服之，二目如镜，暗中能见鬼物，虽人在隔墙，亦能见之。以此视人病症，五脏六腑，无不洞烛，自此之后，行医为业。古时候有个扁鹊，与轩辕黄帝同时，精于医药，人见秦缓手段高强，称之为扁鹊。扁鹊喜欢游历，忽而洛阳，忽而齐国，忽而秦国……走到哪里，医到哪里。对于这么一个居无定所、漂泊不定的人，指望他来为自己治病，简直是井底捞月！百里奚的目光渐渐暗淡下来。

蹇叔劝道："贤弟不必太过悲观。愚兄来洛路上，听路人传言，扁鹊不日便到洛阳。"

时过三日，那传言果真变成了现实，扁鹊带着弟子阳历，翩然来到洛阳，下榻在悦来客栈。这悦来客栈，就在思申客栈的北边，两家相距不过两箭之地。

扁鹊一到洛阳，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哪还有时间外诊呀！蹇叔将心一横，在候诊室门口跪了下来，且一跪便是一天，莫说扁鹊，连求医者都被感动了，纷纷劝说扁鹊，要他去为百里奚诊病。

扁鹊号过百里奚的脉搏之后，又看了看他的舌苔及吃过的药单，良久方道："先生所患之病，乃是伤寒，却被误作感冒治了。"

他顿了顿又道："先生向不得志，又窘于生计，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便血气先虚，复为虚邪所种，稍稍为之发汗也未尝不可，但不能常发，更不能用药泄之。这一发一泄，热邪倒是散尽了，但真气也被泄跑了，五脏变虚，谷神不复。故其候为虚羸少气，呃逆呕吐。我说得对也不对？"

张掌柜抢先回道："先生说得对极了。"

扁鹊朝阳历丢了一个眼色，阳历也不说话，打开随身携带的百宝箱，取出白帛一幅，并文房四宝。

扁鹊提笔写道：

治伤寒虚羸方

石膏一斤，竹叶一把，人参二两，半夏一升，生姜四两，炙甘草二两。药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加粳米一升，米熟去米，饮一升，日三服。忌海藻、菘菜、羊肉、饧[1]。

果如占筮所言，自来年二月二，第一声春雷响过之后，百里奚的病已经痊愈，身子比患病前还要结实。王子颓听说之后，立马遣苟爷前来探望，邀他去王府供职。百里奚满口答应下来。

苟爷来的时候，张掌柜就在客栈，闻听百里奚即将去王府高就，特地整治了一桌子菜，为百里奚庆贺，那酒是少不了的。除了百里奚之外，张掌柜还请了蹇叔和李根。

蹇叔就住在客栈，与百里奚形影不离，当然好请了。

李根呢？平日里，太阳刚刚西斜便哼着小曲儿回来了。今日，太阳已经落山了，还没见他回来。张掌柜连去了李根家里三趟，临走撂下一句话："嫂子呀，根哥什么时候回来，您就叫他什么时候去客栈给我陪客。"

这里的嫂子，就是李根的妻子，也叫婆娘。

左等右等，等不着李根，正当他们将要撤宴的时候，李根来了，一脸的醉态，连路都走不稳："百里贤弟，听说您要去王府……做事！做……个屁！那王……王子颓，混……混蛋一个……"由于气愤，连脸都有些走形。

张掌柜忙扶他坐下："根哥，有话慢慢说。平日里，您说起王子颓夸个没完没了，今日里却一反常态，这是怎么了？"

李根喘息了片刻道："王子颓不知听了哪个孬孙的谗言，说是立春后的麦苗既鲜又嫩，牛最爱吃。遂命饲牛人天不亮就起床，将牛赶到郊外啃食麦苗，弄

---

① 饧：古"糖"字。后特指用麦芽或谷芽熬制的糖。《本草纲目 · 谷部》曰："饴即软糖也，北人谓之饧。"

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我好心好意地劝他几句，他不仅不听，还说我不知好歹，吃着他的饭，穿着他的衣，拿着他的俸禄，却为刁民说话，硬是把我给辞退了。”

张掌柜安慰道：“你劝得好，老百姓靠什么，不就是靠摆弄几十亩麦田吃饭！麦苗若是都让牛给啃了，老百姓还怎么生活？且是，麦田若是毁了，拿什么交田赋呀？没有田赋，让做官人都去喝西北风？”

他顿了顿又道：“为了郊区几十里内的百姓，你丢了饭碗，这饭碗丢得值。生活上若有困难，我来帮你！”

蹇叔频频颔首。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把脸转向百里奚：“百里贤弟，你对李兄被辞退这件事怎么看？”

百里奚略一思索道：“王子颓放牛吃麦，肯定是他的不对。但作为堂堂一个王爷，脸面也不能不要。李根兄仁义心肠，难得的好人，但他毕竟是一个车夫。一个小小的车夫，当着王子颓的面说他的短长，他怎么忍受得了！依我揣度，要不了多久，王子颓就会后悔，甚而也会用对待小弟的办法，来对待李根兄。”

蹇叔轻叹一声道：“但愿如此。不过，愚兄有个想法，在王子颓没有将李根兄复工之前，你暂且不要去王子颓那里供职。”

百里奚双手一摊道：“可我已经答应人家了呀！”

蹇叔道：“你可以推嘛。你就说你的病虽说好了，但身子很弱，想再休养一些时日。”

百里奚略略想了一会儿说道：“蹇兄，小弟的为人您也知道，不想出尔反尔。这样行不行？明日您陪小弟一块儿去王宫，小弟顺便提一下李根兄的事，看王子颓怎么说，再行定夺。”

蹇叔道：“也好。我也正想去见识一下王子颓。不过，咱丑话在先，我若是觉着王子颓这人不可交，你就不要答应在他那里供职，立马跟我走。”

百里奚道：“我又不是您肚中的蛔虫，如何知道您的心思？”

蹇叔道：“以轻咳两声为号，我若是不想让你在王子颓那里供职，就轻咳两

声。”

百里奚轻轻点了点头。

王子颓听说百里奚来了，忙道了一声“请”字。并命芮国、子禽、祝跪、詹父、荀爷等人齐去门口相迎。

百里奚被迎进堂上，还没落座，已有人将茶果、点心献了上来。

“这位先生是和你一块儿来的？”王子颓指着蹇叔问道。

百里奚忙道：“在下忘了给王爷介绍了，这位是在下的盟兄，听说在下患了伤寒，特地从齐国赶来，伺候了在下三个多月，是在下的恩人呢！”

王子颓点了点头：“好，很好。哎，百里先生，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上奏天子，封你为士，年俸二百五十石，天子已经口头应允。再过三五日，诏书就要颁行天下了。”

一年能有二百五十石的收入，养活十几个人没有问题，果真这样，就可以把若男母子接到洛阳享福了。不只若男母子，就连蹇叔一家搬来同住，吃饭穿衣也不成问题。至于自己的抱负，能当上士，还怕当不上卿和大夫？只要能当上卿和大夫，还怕没有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他呼地站了起来，正要向王子颓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忽听蹇叔轻轻咳了两声，忙改口道：“多谢王爷美意，在下贱体虽说已愈，但身体羸弱，前天下午，去郊外散了一会儿步，回来后胸热足冷，若不是治疗及时，怕是已经卧床了呢！诏封为士的事，还是放一放再说吧。”

荀爷阴阴地一笑道：“百里先生，您莫不是想以身体羸弱为遁词，不愿到王爷这里就职？”

百里奚忙分辩道：“您这是哪里话？在下草民一个，若能够为王爷效劳，是在下的荣幸。在下不愿就职，确实是贱体原因。”

荀爷道：“不是我有意揭你老底，你的病早已好了，你的身子比患病前还要结实。”

芮国等人齐把目光投向了百里奚。

百里奚苦笑一声道：“这话从何说起？”



荀爷道："是李根亲口告诉王爷的！"

"这……"百里奚无言以对。

无言以对的百里奚突然来了灵感：

我正想为李根求情，苦于没有机会，这姓荀的白白送了我一个机会，岂能错过。

"荀爷不说在下差点儿忘了。在下来王宫之前，去了李根家里一趟，想邀他同行。谁知，那李根醉卧榻上，少不得问他原委，李根老妻回道：'李根被王爷给辞退了，心中烦闷，喝了半夜闷酒，把自己给喝醉了。'在下有些不大相信，那李根在王爷宫里干了将近两年，很受王爷器重，怎么说辞退就辞退了呢？"

荀爷愤然作色道："这是他咎由自取。"

芳国等人皆向荀爷投以赞许的目光。

百里奚装作没有看见，一脸惊讶道："他莫不是犯了什么错？"

荀爷道："他也没有犯什么大错，只不过大逆不道罢了！"

百里奚道："他如何的大逆不道，不妨说给在下听一听。"

芳国抢先回道："这有什么好说的！王爷听从了你的高见，将喂牛的饲料，由纯粮改为草七粮三。这一改，三百多头牛，再也没有患过肚胀。前不久，王爷带着他的牛到乡下溜达，误食了乡民的几根麦苗。那李根便借题发挥，讥讽王爷爱牛不爱人，放任他的牛啃食麦苗，弄得民怨沸腾，迟早一天要造反呢。一个小小的车夫，竟敢指责王爷，这不是大逆不道又是什么？"

百里奚耐着性子听芳国把话说完，不紧不慢地将了他一军："在下听到的，与芳大夫所言，可是大相径庭！"

芳国道："汝之'大相径庭'，乃是指的什么？"

百里奚道："在下听那些来自乡下的野人讲，王爷的牛可不是误食了几棵麦苗，而是天天赶到乡下以麦苗为食。"

"这……"芳国满脸通红，无话可说。

子禽跳了出来："王爷的牛，天天赶到乡下又该怎样？《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爷的牛在王爷的土地上吃几口麦苗儿有什

么错?”

百里奚道:“如今是麦苗,再有两个多月便是麦子了。没有了麦苗,哪来的麦子?没有麦子,老百姓吃什么?天子、王爷和百官吃什么?这牛吃掉的不单单是麦苗,乃是人!”

子禽怒道:“你这是和李根一个鼻孔里出气,为李根张目!”

百里奚反唇相讥道:“尔等怂恿王爷放牛吃麦,不顾百姓死活,乃是陷王爷于不……”“义”字尚未出口,一个锦衣人闯了进来,满面异色道:“禀王爷,雪里红播[①]了两头小牛犊。”

王爷又惊又喜道:“真的?”

锦衣人道:“真的。”

王爷“噌”的一声站了起来:“走,看看去。”

王爷走了,子禽他们能不走吗?

这一走,偌大一个客厅,就剩下了蹇叔和百里奚。蹇叔拽了拽一脸愤怒的百里奚小声说道:“咱们走吧。”

百里奚将脖子一梗说道:“我不走,我非要等着子禽他们回来,把是非曲直辩个一清二楚再走。”

蹇叔叹道:“辩什么辩?有道是,‘能跟明白人打一架,不跟小人说一句话’,子禽他们眼里还有是非吗?”

百里奚回道:“子禽他们眼中没有是非,难道王爷眼中也没有是非吗?”

蹇叔眉头微皱道:“你这个人呀,叫老兄怎么说你好呢!直到如今,你还对王子颓抱着幻想,真是糊涂到顶了!”

百里奚道:“我觉着王爷这个人不错,你看,我和子禽他们争辩得如此激烈,他没发一言。”

蹇叔道:“没发言便是默许。没有他的默许和指令,借子禽他们一个天胆,也不敢放牛吃麦,祸害百姓!就放牛吃麦一事,李根向他劝谏,他不仅不听,反

---

① 播:中原方言,意谓生。

而把李根辞退，这能是一个智者、一个贤者所为吗？故而，当我听李根诉说了他的遭遇，我就断定王子颓不是一个好东西，不值得为他而仕。可你不听，没办法我陪你来到王宫，及至见了王子颓和他那一群谋士、走狗，我越发觉得，不能为王子颓出仕，仕则必祸……”

百里奚道：“在您发出两声咳嗽之前，小弟还未就放牛吃麦之事和子禽他们展开争论，您因何断定，跟着王子颓做官，必然要得祸？”

蹇叔道：“你我相交将近一年，你可知我擅长什么？”

百里奚道：“占卜。”

蹇叔道：“还有呢？”

百里奚道：“相面。”

蹇叔道：“这就对了。我未曾见到王子颓之前，先见到了子禽他们，见他们一个个趾高气扬、獐头鼠目，皆为谗谄之人。吾闻：‘观其君可知其臣，观其臣亦知其君。’有臣如此，王子颓还会贤吗？待吾目睹了王子颓之尊颜，更加相信王子颓不是一个贤者。他志大才疏，且有非分之想。”

百里奚似信非信道：“您凭什么断定，那王子颓志大才疏？”

“相也。凡脸大五官小，眉毛散乱，头大额大而后脑尖细者，皆为志大才疏之相也。”

百里奚点了点头复又问道：“您说他有非分之想，凭的又是什么？”

蹇叔道：“亦是相也。人面分十分，眼三分，眼正心亦正，做事终有进。眼正心不险，而要有神。正而无神，且上挑，有非分之想相也。”

百里奚朝客厅门口望了一望问道：“依贤兄之见，那王子颓莫非有觊觎天子之位之心？”

蹇叔道：“正是。”

百里奚道：“先天子周庄王在世之时，亦有立王子颓为储君之念，大夫蒍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等人无不视王子颓马首是瞻。王子颓若是跳出来争夺天子之位，一年半载，怕是难分胜负呢，您凭什么断定他必败无疑？”

蹇叔道：“还是从相上断定。人之面分为三庭，自发际至印堂为上庭，自山

根至准头为中庭，自人中至地阁为下庭。三庭平等，多福多禄。最忌的是上庭短，下庭长。不知你注意了没有，王子颓的上庭不及下庭的三分之二……”

他顺口诵道：“上庭短兮下庭长，虽成又败值空忙。纵然营得成家计，犹如烈日照冰霜。”

百里奚将信将疑道：“您是说，那王子颓必有争夺天子之位的野心，且一争就成，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蹇叔轻轻点了点头。

百里奚还想问点什么，蹇叔道：“别问了，咱还是早一些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百里奚道：“去哪里？”

蹇叔道：“回铚地。”

百里奚使劲摇了摇头道：“小弟来到洛阳半年有余，未曾谋得一官半职，若是回到铚地，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蹇叔轻轻颔首道：“这倒也是。”

略顿又道：“铚地不能回，难道你还想继续流浪吗？”

百里奚道：“前日晚饭后，李根找您占筮，您没答应，他心中很不高兴。我亲自送他回家，走了一路，解劝了一路。归来时，有两个书生模样的人来住客栈，我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说虞国有个宫之奇，官居上大夫，曾为虞国国君之师，多次劝说虞君要他张榜招贤，我想去虞国碰碰运气，不知您意下如何？”

蹇叔道：“弟所说的宫之奇，乃愚兄之挚友，相别已久，愚兄早欲去虞拜访。贤弟若想投虞，愚兄可同行。”

百里奚道：“如此更好。”

二人当即出了王宫，径奔虞国。

宫之奇见故友来访，当即将他们迎进客厅，设宴相款。

开宴之前，蹇叔已把百里奚向宫之奇做了详细的介绍。宫之奇满口答应会把百里奚引荐给他的国君。这一引荐，百里奚被拜为中大夫。



若照宫之奇之意，也要给蹇叔弄一个中大夫当当，蹇叔不干。不仅不干，他还劝说百里奚辞职与他一道回铚。

百里奚一脸茫然地问道："为什么？"

蹇叔道："以愚兄观之，虞君见识窄小，且又刚愎自用，非有为之主也。不如去之。"

百里奚道："弟也知道，虞君不是有为之主。但弟贫困已久，犹如鱼在陆地，急欲得勺水自救，岂敢想那汪洋大海！"

"唉！"蹇叔叹了一口气，"贤弟为贫而仕，愚兄还有什么可说！异日若访我，当去宋之鸣鹿村。其地幽静，吾将卜居于此。"

送走了蹇叔，百里奚走马上任，年俸五百石。

五百石粮食，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三十几个人吃一年呢。

虞人见他孑然一身，又有这么多粮，纷纷为他做媒，也有自荐上门的。他一概拒之，遣了一名心腹家人，去宛邑迎接杜若男和孟明。

家人空手而归，禀曰："听村人言讲，您出游的第二年，宛邑大旱，颗粒不收，老奶奶携少爷外出乞食，下落不明。"

百里奚未曾听完，潸然泪下。此后，每逢年终，便要遣人去家乡打探杜若男母子的消息。年复一年，杳无音信。

王子颓那里，却是一条消息连着一条消息传来。

先是，王子颓在蒍国等人的鼓动下起兵造反，夺了周惠王之位，自立为天子。

未几，郑厉公联合西虢公起兵勤王[①]，子颓兵败遭斩，祸及家丁、仆役，甚而连为他饲牛之人，也无一幸免，把个百里奚惊出一身冷汗，连道两声好险！

---

① 勤王：谓起兵救援王朝。

第九章　唇亡齿寒

百里奚朝地上狠狠啐了一口道:“君子有道,逃亡不去仇国,况仕乎?”

距水井三十步开外,有一汉子,身高丈二,面如噀血,以两手握两锄而耕,公子絷甚为惊奇。

舟之侨起身说道:“启奏主公,前虞臣百里奚,对主公灭虞之事颇有怨言,留之无益,不如用作媵人,远适西秦。”

百里奚虽说没有找到女人和儿子,一来年届七旬,二来对妻儿还抱着生的希望,任你说媒的踏破门槛,硬是没有再娶。

眼看就要这么默默无闻地了却一生,可是,大概命中注定百里奚不能这样平凡地死去。于是晋国灭了虞国。

晋国灭虞之时,玩了一个阴谋。

若不是玩了一个阴谋,虞国和虢国关系那么铁,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合两国之力,打起仗来,晋国莫说灭虞,谁胜谁负,尚在两可之间。

可是,晋国硬是把虞国灭了。

灭虞的过程很简单,首先,以厚礼对虞君进行贿赂。其次,向虞借道伐虢。再次,灭虢后来一个顺手牵羊,把虞国也给端掉了。

于是,历史上便多了一个典故——唇亡齿寒。

这一招并不高明,岂能瞒得了宫之奇和百里奚!宫之奇闯宫进谏,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虞君硬是不听。没招使了,宫之奇便鼓动百里奚与他一同进宫再

谏。奚曰:“兄贵为上大夫,又是君师,兄谏之尚且不听,岂能听小弟的?古人有言,进嘉言于愚人之前,犹委珠玉于道也。桀[1]杀关龙逄,纣[2]杀比干,唯强谏耳。”

宫之奇轻轻点了点头。是夜,携族人远遁他国。行前,邀百里奚同行。奚曰:“小弟未听盟兄之言,仕于虞,已不智矣,岂敢不忠乎?”

宫之奇长叹而去。

未出一年,虞国为晋国所灭,虞君亦为晋俘。朝中大臣,要么逃奔他乡,要么做了晋臣,唯有百里奚跟随虞君入晋,仍像在虞国那样侍奉虞君,虞君甚为感动。

不只虞君,连晋献公也被感动了,将舟之侨召进宫中,问之曰:“百里奚这人怎么样?”

舟之侨如实回道:“贤臣也。”

晋献公又问:“才能怎样?”

舟之侨道:“大才也。”

晋献公道:“寡人欲拜百里奚为大夫,爱卿以为如何?”

舟之侨三拜而起道:“此乃晋国之福也。”

晋献公道:“诚如此,请爱卿先行一步,告之于百里奚,封拜的诏书,明日便可颁发。”

舟之侨再拜而去。

舟之侨者,虞国之大将也,亦为百里奚之好友。晋灭虢时,舟之侨背虞而从晋。晋伐虞之时,为晋先锋,国人对他颇有微词。

舟之侨奉了晋献公之命,当即去见百里奚,告之晋献公之美意。

百里奚深作一揖道:“多谢晋君,多谢贤兄,对百里奚如此高看。然虞君一人在晋,又为阶下之囚,怪可怜的。弟不忍心背他而仕晋,请贤兄谅之!”说毕,

---

① 桀:即夏桀王,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其国为商汤所灭。

② 纣:即殷纣王,商朝最后的君主,比夏桀王还要残暴,制造炮烙之刑,剜忠臣比干之心。牧野之战,士兵阵前倒戈,纣王遂败,自焚于宫。



又是一揖。

舟之侨怏怏而去，还报献公。

献公将脸一沉道："如此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不仕也罢！"

送走了舟之侨，百里奚朝地上狠狠啐了一口："君子有道，逃亡不去仇国，况仕乎？吾即使仕，不仕于晋也。"

这不是在掴舟之侨的脸吗？

舟之侨本就不是什么大贤之人，如何咽得下这口恶气！

他正想找机会狠狠整治一下百里奚，这机会送上门来了。

这机会来自秦国大夫公子絷的晋国之行。

公子絷奉秦穆公之命，带了一百张牛皮、一百张羊皮、一百杆长戟、一百把宝剑，外加十口大鼎前来晋国求婚。

秦穆公的大名，晋献公闻之已久，伯姬如能嫁给如此一个人物，如此一个国君，那是她三生有幸！且不说晋、秦二国，若是结为姻亲，举二国之兵，不敢说是横扫天下，总可以和齐霸主小白平分秋色了。

古人对神鬼的崇拜，远非今人可比。莫说像国君登基、娶媳嫁女这类大事，要请人占龟占筮，就是像出行、起房盖屋，甚而垒一个鸡窝，也要请人占龟占筮。

相传，有这么一个笑话，雨天，宋国的一个小奴隶主在院子里溜达，恰逢院墙倒塌，将双腿压住，儿子闻声而至，俯身为他扒土。他连连摆手道："莫急，莫急。赶紧去前院把你钱叔请来，让他卜上一卜，今日能不能动土？"

晋献公作为一个堂堂的大国之君，岂敢对鬼神不敬，忙将太史[①]苏召到前殿，命他就此事占筮，得"雷泽归妹"卦第六爻，其繇曰：

士刲羊，亦无血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

---

① 太史：史官也。始置于西周。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实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

太史苏将繇默默读了三遍，面色凝重，欲言又止。

晋献公已经从他的脸上读出了异样，忐忑不安地问道："吉凶如何？"

太史苏答道："非和睦之兆也。"

晋献公道："请道其详。"

太史苏字斟句酌道："'刲'者，宰杀也。就繇的第一句来讲，乃是说'士宰杀羊，却不见血'，意谓婚媾之事异常也。'承'者，受也；'贶'者，赐予也。就繇的第二句来讲，乃是说，女子举筐受赐，却不见赐也，意谓主公所思之事，不能如愿也。'西邻'者，秦也。秦国在西，而有责言，非和睦之兆。况'归妹'嫁娶之事，而'震'变为'离'，其卦为'睽'，'睽''离'皆非吉名，此亲不可许也。"

沉默。

沉默了一盏茶工夫，晋献公对随侍的优施说道："速召太卜[1]郭偃见驾。"

太史苏已经预料到他要做什么，忙道："天已将午，主公召郭偃作甚？"

晋献公道："就秦君求婚之事，让他再卜一卜。"

太史苏道："臣不是已经卜过了吗？"

晋献公道："占卜分为两种，一曰占龟，一曰占筮。刚才那是占筮。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龟，象也。筮，数也。从筮不如从龟。"

这一番宏论，不就来自郭偃吗？那是三年以前，为立骊姬为宫中女主之事，郭偃慷慨陈词，也是这般说的。太史苏不想再说什么，挟起占筮的家什，愤然出宫。约有两刻来钟，郭偃急趋而至，掏出占卜之物，烧龟而观之。

晋献公迫不及待地问道："其兆如何？"

郭偃回道："上吉。"

晋献公一脸喜色道："快快给寡人读来。"

郭偃朗声读道："松柏为邻，世作舅甥，三定我君。利于婚媾，不利寇。"

晋献公乐不可支道："请爱卿速去驿馆一趟，面告秦使，秦君求婚之事，寡

---

① 太卜：官名，始置于春秋。

人允矣。”

郭偃领旨下殿，面见公子絷，以晋献公之语告之。

公子絷拜谢再三，收拾行装，急匆匆地回国报喜去了。

出绛都西行，约百里之地，口渴难耐，遥见路旁有一水井，井旁有一瓦罐，驱车而至。

距水井三十步开外，有一汉子，身高丈二，面如噀血，以两手握两锄而耕，心甚奇之。

一般来讲，锄地需双手握住锄把，一人只能荷锄一把，何曾见过一手握一锄的。

今日竟然见了。

他全然把寻水之事忘到九霄云外，目不转睛地盯着耕耘之人。

那人越锄越近。

二十步、十步、五步，顷刻锄到了田头。

公子絷双手抱拳道：“请问大哥，您这一把锄头，重达何许？”

锄人回曰：“在下从未称过，当在七十斤上下。”

公子絷之随行人员听了，无不吐舌。

公子絷笑对众随员说道：“尔等可有能举双锄而耕者？”

众随员连连摇手。

公子絷又道：“举一锄呢？”

一随员应声说道：“小人愿意一试。”一边说，一边向锄人走去，双手接锄，勉强锄了二十几锄，累得满头大汗。

又有一人走了出来，个头和锄人不相上下，锄了不到四十锄，再也举不起来了。

十几个随员，一一锄来，最多者，也就是锄了六十锄，便败下阵来。

公子絷看不下去了，亲自出马，倒是锄了一个来回，累得双膀酸困。

他一边喘气，一边问道：“请问大哥，高名上姓，以何为业？”

锄人回道：“在下复姓公孙，名枝，字子桑。以耕耘为业。”

公子絷又道："习过武乎？"

锄人回道："习过三年。"

"读过书乎？"

"读过六年。"

公子絷脱口赞道："如此说来，贤兄乃文武双全了！"

公孙枝一脸谦恭地回道："文武双全实不敢当。"

公子絷将话锋一转又道："在下有些想不明白，贤兄既是以农耕为生，家境想来不会太富，哪来的束脩[1]支撑着你习文又习武，且一习便是九年。"

公孙枝回道："不瞒大人，在下祖上非农人。"

公子絷道："他们做何营生？"

公孙枝道："做官。"

公子絷道："什么官？"

公孙枝道："曲沃伯。"

公子絷大惊道："那不是晋献公的老祖父吗？"

公孙枝道："正是。"

公子絷道："在下若是没有记错的话，周初，周成王剪桐叶为戏，封其弟叔虞于晋，传九世而至穆侯。穆侯生二子，长曰仇，次曰成师。穆侯薨，子仇立，是为文侯。文侯薨。子昭侯立，畏其叔父之强，乃割曲沃以封之，谓之曲沃伯。在下说得对也不对？"

公孙枝道："正是这样。"

公子絷道："真是这样，在下有些糊涂了。"

公孙枝道："您哪一点不明白，在下尽在下所知一一奉告。"

公子絷道："汝贵为晋之公族，因何沦落到耕者的地步？"

公孙枝道："实不相瞒，曲沃伯两传之后，传至称代。称代者，在下之堂伯父也，官居曲沃武公。他不甘于久居曲沃，击杀晋哀侯于翼，取而代之。在下高

① 束脩：脩，干肉，十束干肉为一脩。学生拜师，乃以束脩为献。泛指送给老师的酬金。

堂见哀侯暴尸于野,心生怜悯,盗而葬之。事为称代所知,放出风来,要拿高堂问罪,高堂恐惧,携黄金三镒逃奔于此,易姓公孙,以农耕为生。”

公子絷轻轻颔首道:“原来如此!”

他将头猛地一昂,二目直直地盯着公孙枝问道:“子[1]愿意出仕吗?”

公孙枝苦笑一声道:“在下父子,乃晋之逆臣,晋献公父子不追杀在下,已属万幸,哪还敢奢望出仕!”

公子絷道:“晋不能仕,仕于秦怎样?秦君穆公,乃一有为之主,为了振兴大秦,张榜招贤。以子之才,若入秦,必将大用,请子思之。”

公孙枝想也不想道:“古智人有言,‘观其臣贤愚便知其君,观其君贤愚便知其臣’。大人贵为秦之公族,又是秦穆公之股肱大臣,却能屈尊田头,向素不相识的农夫问长问短,且又仅凭一席之谈,断然邀吾入仕,可见大人之贤。有臣如此,秦君还能不贤吗?吾这就随您入秦。”

公子絷道:“诚能如此,吾之盼也!但吾仍有一问。”

公孙枝道:“请讲。”

公子絷道:“子家中还有何人。”

公孙枝道:“尚有老妻和犬子。”

公子絷道:“何不一同入秦?”

公孙枝道:“可。”

公子絷道:“事不宜迟,要走,这会儿就走。”

公孙枝道:“好。”遂与公子絷同乘一车回到家中,唤出老妻幼子,拜见公子絷。

公子絷道:“不必多礼。此地虽说距绛都尚有百里,也不过一日之程,若为献公所知,恐要节外生枝,咱还是赶路要紧。”当即命随员腾出近小使车[2]一辆,供公孙枝妻儿乘坐。

---

① 子:古代对对方的敬称。

② 近小使车:供出国使节乘坐,白色的车盖,红色的帷帐,四马驾。

公孙枝欲与妻儿同乘，被公子絷拽住胳膊，笑侃道："和嫂子还没亲热够吗？就是没有亲热够，这几日也得陪一陪小弟。"

他二人同乘一车，走了一路，聊了一路，聊周礼、聊历代之圣贤，聊秦、晋民俗之差异，越聊越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秦穆公闻听公子絷出使归来，且又为他引进来一个大贤人，忙道了一声"请"。

公子絷与公孙枝并肩走进大殿，双双向秦穆公行了一个大礼。还没等公子絷开口，秦穆公把手朝前一指，声如洪钟道："汝便是晋国的大贤人公孙先生吗？"

按照惯例，见了公子絷之后，秦穆公当先要问的，乃是公子絷晋国之行的成败。也就是说，向晋求婚之事，晋君是否应允，而他，竟将如此之大事搁到一旁，关心起他公孙枝来。看来，秦穆公张榜招贤，绝非做做样子。我公孙枝出头之日，怕是真的要来了！公孙枝正想着心事，没有顾上应腔，公子絷代答道："此位先生，正是晋之公族，公孙枝先生。"

秦穆公一脸微笑地盯着公孙枝，轻轻颔首道："好一个公族之后，仪表堂堂，栋梁之材也。但不知武艺如何？"

公孙枝躬身回道："武艺不敢自夸，尚有几两蛮力。"

秦穆公道："后宫门前，有两只大鼎，每一只有四千斤之重，不知先生能否举得起来？"

公孙枝道："臣愿意一试。"

秦穆公道了一声"好"，移驾后宫，观看公孙枝如何举鼎。

公孙枝来到后宫门前，左右瞧了一瞧，那两边的大鼎高达三尺[①]五寸。遂走近左边那只，伸手抓住两只鼎耳，晃了两晃，暗道："果真有四千斤之重，举着怕是有些困难呢，但话已出口，又不能不举。"

秦穆公见他面有难色，忙道："自有鼎以来，未曾有人举起，先生初来乍到，

① 尺：度量单位。春秋战国之一尺，约当今之24厘米。

歇息一两日再举也不迟。”

公孙枝道：“谢谢主公美意。我公孙枝自夸有几两蛮力，若是半途而废，有何面目在秦庭立足！”说毕，用大带束缚住腰身，双脚左右叉开，运气于胸，又朝手心吐了两口唾液，使劲搓了一搓，左手将大鼎搬歪，右手托住大鼎之腹，慢慢地抱离地面，围观者无不屏声静气，静得连地上掉根针都能听见。

公孙枝双手抱着大鼎，慢慢地上举，自膝而胸又颈。

秦穆公击掌赞道：“真神力也！”

公孙枝勉强前行三步，累得紧闭着嘴，将吃奶之力都使了出来，总算将大鼎举过了头顶，憋得他满脸通红。

秦穆公高声叫道：“公孙爱卿，快将大鼎放下，莫累坏了寡人的爱卿！”

公孙枝刚刚将大鼎放下，秦穆公手握帛巾，来到他的身前，亲自上前为他拭汗。

“您，您，您这不是要折杀小人吗？”公孙枝一边后退，一边说道。

秦穆公笑靥如花道：“别躲，别躲。寡人年届三十有八，还未曾见过有卿如此神力的人物，寡人眼界大开。秦国一向尚武，崇拜英雄，在列国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及得上。寡人生于秦，长于秦，耳濡目染，岂能不崇拜英雄，莫说为卿拭汗，就是伺候卿一辈子，也是心甘情愿。”

秦穆公这一番肺腑之言，说得公孙枝热泪盈眶。这是感激之泪，这是相知之泪！他虽说没有秦穆公年长，业已三十有二，何曾见过如此大人物！何曾受过如此之礼遇！他清楚地记得，十三岁那年，随高堂去逛庙会，恰逢邑长出行，避之不及，被邑吏捉住，打得皮开肉绽。如今，站在他面前、为他拭汗的，乃是堂堂的大秦国之君！

他那泪越流越长，流着流着竟抽泣起来。双腿一屈，跪了下去，哽咽着说道：“您如此贤明，如此礼贤下士，大秦不兴，无有天理！小人此生，跟定了您，就是赴汤蹈火，皱一皱眉头，便不是一个真男人！”

“言重了，言重了！”秦穆公双手将公孙枝扶了起来，手拉着手走进后殿，设宴相款。先是一班歌女登台，一个个花枝招展，艳丽无比，舒展广袖，边歌边舞，

为其助兴。歌曰：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歌舞之后，走上来一个耍拳的壮士，先是一个金鸡独立，继之又来一个白鹤亮翅。接下来便是表演拳术，什么猴拳呀、醉拳呀，表演了足足二刻钟，每当他表演到精彩之处，秦穆公带头鼓掌。

公孙枝与秦穆公并肩而坐，自始至终未曾鼓过一次掌。秦穆公怪而问道："寡人之歌舞，是不是演得太差，实在难入先生之眼？"

公孙枝抱拳回道："非也。"

秦穆公道："歌舞既然演得不差，先生莫说鼓掌喝彩，甚而连正眼都不愿瞧，何也？"

公孙枝道："此等歌舞，乃郑卫之音[1]，大秦一向尚武，此曲不应在大秦出现也。"

---

[1] 郑卫之音：郑，郑国也。卫，卫国也。郑卫之音，乃指郑、卫二国的民间音乐，其特点是反映爱情的较多，被一些士大夫斥为"乱国之音"。后世用作淫靡之乐的代称。

秦穆公满脸惭愧之色，双手抱拳道："寡人知错矣。"当即将负责歌舞的寺人[1]召到面前，戒之曰："自今之后，只能演表现征战和狩猎方面的歌舞，什么情呀、爱呀的，一概不能再演。"

吩咐已毕，又将脸转向公孙枝："寡人还有一疑。"

公孙枝道："请主公明示。"

秦穆公道："歌舞乃郑卫之音，不入先生之眼，自是引不起先生的兴趣，但耍拳与郑卫之音可是大相径庭，也未见入先生之眼，又是为何？"

公孙枝反问道："大秦尚武，难道尚的是耍拳吗？"

秦穆公道："依先生之见，应该尚些什么？"

公孙枝又来了一个避而不答，反问道："两军相斗，以什么来斗？"

秦穆公道："用战车、用戈戟、用弓箭。偶尔，也动用一下宝剑和拳头。"

公孙枝道："等到用上拳头和宝剑的时候，那是近身相搏了，这样的机会，在较大的战场上，几乎是零。故而，尚武就应该崇尚如何驾车，如何使用戈戟，如何提高箭术！俗话不俗，'君有所好，民必效之'。您作为一国之君，如此兴致勃勃地观看耍拳和舞剑，让国人怎么想？把国人往何处引？一旦外敌入侵，难道要拳师和剑师为您冲锋陷阵吗？"

良久，秦穆公颔首说道："先生之言是也。"遂斥退了已经登台的剑师。

公孙枝满满斟了一樽酒，跪而献之："主公从谏如流，此乃社稷之福也。小臣敬您一樽。"

二人一边饮酒，一边闲聊，聊得最多的是如何布阵，如何训练士兵。二人越聊越是投缘，秦穆公当即口颁一诏，拜公孙枝为中大夫、将军，掌管三军[2]。

秦穆公意犹未尽，想了一想说道："爱卿拖家带口，驿馆非久居之地。明天，由公子絷陪卿在靠近宫殿的地方，选一块地，建一座私邸。这地嘛，要选就

① 寺人：官名。古代宫中供使令的使臣，兼掌内官。
② 三军：军队的代称。

选一块大的，不能少于三十亩。房子嘛，也要盖得漂亮一些。至于钱，卿不要发愁，皆由国库支付。”

这一番话，把公孙枝感动得涕泪交流，扑通朝地上一跪，一连磕了九个响头。

送走了公孙枝，公子縶笑问道：“主公，自臣进宫至今，已有三个时辰了，您为什么就没有问一问，臣晋国之行结果如何？”

秦穆公笑回道：“这还用问吗？晋国若是婉拒了寡人之求，卿还会如此高兴，如此之神采奕奕吗？”

公子縶嘿嘿一笑道：“有道是，‘聪明不过君王’，此话不谬也。哎，婚嫁乃人生之大事，何况您还是一国之君呢，马虎不得。”

秦穆公频频颔首。

“晋，天子之公族，中原之大国也。在婚嫁方面，一向讲究三书六礼。三书者，一为定亲之书，又称聘书，纳吉时用。所谓纳吉，又称过文定是也。二为过礼之书，又称礼书，即礼物清单，纳征时用。所谓纳征，过大礼是也。三为迎娶新娘之书，又称迎亲书，结婚当日接新娘时用。六礼者，一为纳采，又称‘提亲’；二为问名，又称合‘八字’；三为纳吉，又称‘过文定’；四为纳征，又称‘过大礼’；五为请期，又称‘择日’；六为亲迎，又称‘迎亲’。”

秦穆公道：“一切依礼而行。”

公子縶再拜而去。经过半年的筹备，于是年初冬，公子縶率领着上百人的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晋国。

早在公子縶入晋之前，由晋献公亲自主持，召开了御前会议，商议伯姬出嫁之事。

晋献公轻咳一声说道：“纳采之时，秦穆公送了一份厚礼。纳吉之时，又送了一份。这一次‘亲迎’，听说所带之礼比前两次的总和还多。咱的嫁妆若是太薄，恐要惹秦人耻笑呢。”

众文武齐声应道：“主公说得极是。”

晋献公道：“晋国之大黄牛，闻名列国，寡人欲拿出两百头，作为伯姬的嫁

妆。”

众文武齐道：“不多。”

晋献公道：“我大晋开铸鼎之先河，西秦竟然送我十鼎，我还它二十，且那鼎要比秦鼎高大、精致一些才是。”

“主公英明。”

晋献公道：“帛、绢，每一样拿出两千匹，亦作为陪嫁之物。”

“好！”

晋献公道：“按照惯例，诸侯之女出嫁，媵人[1]五十，用作陪嫁之物。我陪他一百，诸卿以为如何？”

“主公英明。”

“优爱卿。”

优施见献公呼他，忙起身应道：“臣在。”

晋献公道：“陪嫁的媵人由卿遴选。”

优施高声回道：“遵旨。”

晋献公正要退朝，舟之侨起身说道：“启奏主公，前虞臣百里奚，对主公灭虞之事颇有怨言，留之无益，不如用作媵人，远适西秦。”

晋献公道了声“可”字，在十名寺人、宫女的簇拥下，走下金殿。

舟之侨是最后一个走的，一路还哼着小曲，一直哼到软禁虞君的地方。

百里奚正低着头劈柴，听到脚步声，慢慢地将头抬了起来，见是舟之侨到了，用下巴朝不远处的一个树墩点了两下，示意他去那里落座。

舟之侨没有去坐，围着劈了不到一半的树疙瘩问道：“这个树疙瘩是枣木的吧？”

“正是。”百里奚一边回答，一边将树疙瘩扶正。

“在树疙瘩中，枣木疙瘩是最难劈的。”

“难劈也得劈！”百里奚将一把闪亮的大斧呼地举了起来，恶狠狠地朝树疙

---

① 媵人：随嫁的人。

瘩劈了下去，震得他虎口发麻，也没有将树疙瘩劈开。

舟之侨开心地笑了："劈树疙瘩和做大夫的味道不一样吧？"

百里奚道："一样怎样，不一样又该怎样？无非是混碗饭吃！"

舟之侨长出了一口气说："堂堂虞国大夫，沦落到为人做媵的地步，我还真为您担着心呢，听了您这一番话，小弟心中悬着的这块石头，扑通落地！"他伸出右手拇指赞道："好胸怀，好大哥，小弟佩服，佩服！"

百里奚听得一头雾水，"你这话从何说起？"

舟之侨道："从做媵人说起。"

百里奚道："谁是媵人？"

舟之侨道："你呀，怎么，你还不知道？"

百里奚道："愚兄什么时候沦为媵人了？做谁的媵人？"

舟之侨道："伯姬呀，伯姬公主要远嫁西秦，主公特地为她挑选了一百名奴仆，做她的媵人，您荣列榜首。"

到了此时，百里奚总算听明白了。

既然明白了，他还能意识不到，年已七旬的糟老头儿，土已埋住脖子，居然能出国为媵，岂能无人使绊！

肯定有！

这个人便是舟之侨。

在虞之时，他一直觉得舟之侨是条汉子，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也是一个大忠臣。

及至舟之侨叛虞投晋，引着晋兵攻打虞军的时候，他才觉着舟之侨不是一个忠臣，但他叛虞投晋，也是身不由己，尚可原谅。

俟他亲自出面，为晋献公担当说客，未能如愿的时候，竟然向晋献公进谗。他在百里奚心中残留的那点儿好感，便荡然无存了！

如今，他又落井下石，把一个糟老头儿逼到与人为奴的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猛地拔出大斧，二目圆睁，两脚落地有声，朝舟之侨逼去。



舟之侨慌忙后退:"百里奚,你要做什么?"

百里奚一字一顿道:"我要杀你!"



第十章　五羖之皮

秦穆公的眉头立即皱了起来："六十九了，还来做媵？这个老不死的晋献公，把闺女都嫁给寡人了，还在乎一个媵人？"

秦穆公来了兴致："公孙爱卿，汝对百里奚如此高看，汝不妨说一说他才在何处？贤在何处？智在何处？忠又在何处？"

斗谷於菟对圉长说道："百里奚虽说没有杀人，可他是秦国的逃媵，又是一个巨盗！"

舟之侨见百里奚怒举大斧向他杀来，慌忙后退，为半块烂砖所绊，仰面倒在地上。

百里奚一蹴而至，单脚踏住他的肚子，吓得他面如涂蜡，连声告饶，哪还有一点儿大将风度，简直就是一条可怜的小狗！如此卑鄙龌龊之人，杀了他岂不是污了我百里奚的双手！百里奚猛将单脚收回，低吼了一声："滚！"

舟之侨如遇大赦，爬将起来，惊兔一般地逃去。

直到舟之侨没了踪影，百里奚散了架般地瘫坐地上，捶胸泣道："天呀，我百里奚抱济世之才，不遇明主而展其大志，又临老为人媵，比于仆妾，辱莫大焉！还不如死了好。"

他顺手抓起大斧，向额头击去。

不，我不能死！我若一死，我这一腔抱负，一肚子韬略，岂不打了水漂吗？还有，我那若男爱妻，孟明娇儿，也不知生死如何，倘若他们已经不在人世，倒也

罢了！若在，岂不要成为孤儿寡母！我不能死！我得设法儿逃离这虎狼之地。

一想到逃，立马又想到了那个可怜的虞君。我百里奚为他来晋，如今要走，不能不跟他打个招呼。这一打，就失去了逃跑的最佳机会。

虞君闻听百里奚要舍他而去，哭得昏天黑地："百里爱卿，不，百里大哥！您也知道，寡人自从降生以来，便住在宫中，先是做世子，后又做国君，四十多年来，没有自己洗过衣服，也没摸过一根柴火棍儿，您若一走，寡人还怎么活呀？要走您带寡人一块儿走！"

百里奚叹道："不是老臣不愿意带着您走，您贵为国君，目标太大，老臣若是带着您，走不出绛城，便会被晋人抓了回来，到那时，您就是再想做一个寓翁，怕是也做不成了！"

"这……这……"

虞君泪流满面，第三个"这"字还没出口，闯进来两个带刀侍卫，大声嚷嚷道："百里奚，恭喜你！"百里奚装作不知道："我一半囚之人，喜从何来？"

侍卫道："伯姬公主西嫁秦君，需媵人一百，您荣幸地被主公选中了。凡是被主公选中的人，都要去游园集中，进行为期十天的封闭训练。请跟我们走吧。"

百里奚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虞君抢先说道："二位军爷，寡人好赖……"他自知失口，忙改口道："我好赖也做过一国之君，如今年届五旬，身子又弱，百里奚若是一走，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您让我怎么活呀？请您去晋君那里帮我通融通融，让百里奚留下来。"

一侍卫喝道："你这不是痴人说梦吗？百里奚得以为媵，乃是主公钦点，谁敢通融。去，滚一边去！"

虞君不但没滚，反牵住百里奚之手泣求道："百里大哥，在虞之时我记得你和舟之侨来往颇多，如今他贵为晋之大夫，很受晋君器重，请你找一找他，帮咱通融一下。"

百里奚苦笑一声道："主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舟之侨早已不是在虞之时的舟之侨了。他变了，变成了一个无耻小人。老臣得以为'媵'，还是他的杰

作呢!"

"这……这……"

一侍卫不耐烦地斥道:"这什么这,快撒手,爷还急着回去复命呢!"

虞君不愿撒手,哭得泪人儿一般。

"你他妈的,不识抬举!"侍卫一边骂,一边照虞君肚子上狠狠踹了一脚,"滚!"

这一脚踹得虞君倒退三步,双手捂住肚子,蹲在地上,哎哟哎哟地直叫。

百里奚恶狠狠地白了那个侍卫一眼,急走两步,蹲下身子,一脸焦急,一脸关心地问道:"主公,疼得很吗?要不要找大夫来看一看?"

虞君强忍着痛,一边喘息,一边说道:"你,你随他们去吧。"

百里奚自忖,留是留不下了,耽搁下去只能是徒增虞君之悲伤,甚而还要自寻其辱呢!

他趴在地上,朝虞君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爬将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游园接受训练时,百里奚几次想逃,一来院墙高大,二来戒备森严,没有逃成。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去秦的路上,优施突然安排百里奚去做马夫。

一般来讲,驿站中的马棚,大都建在后院,这就为百里奚逃跑提供了机会。

百里奚正是凭借这个机会,在马棚的后墙挖了一个洞,逃之夭夭。

直到第二天早晨启程的时候,优施才知道百里奚跑了。有心再抓一个奴仆补上,可惜已经入了秦境,他不敢擅自行动。

就是真的再抓一个人也很难补上。何也?百里奚可是上了晋之媵人简册的,那名字怎么更改?

罢罢罢,跑就跑呗。

不就一个媵人吗,莫说只跑一个,就是再跑两个,主公也不会拿这事治我优施的罪。但毕竟跑了一个,不能不告诉公子絷一声!

公子絷闻听跑了一个媵人,不仅没有责怪,反过来安慰优施:"不就一个媵人嘛,跑就跑呗,不要放在心上!"

他万万没有想到,对于这么一个媵人,秦穆公如此重视!

秦穆公在查看过媵人简册之后,突然提出,要检阅一下这些媵人,还要每人赏赐一份价值三百钱的帛。

于是,公子絷便将媵人带到前殿,十人一排,接受秦穆公检阅。秦穆公按册索名,高声念道:“百里奚!”

公子絷双手抱拳说道:“启禀主公,百里奚半路逃匿。”

秦穆公有些不高兴了,他之所以要检阅媵人,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冲着百里奚这个大名。

他并不认识百里奚,因何要见百里奚?

皆因那个记录着媵人名字的简册。在这个简册上,不只记载着百里奚之大名,且位居第一:“百里奚,年六十九,楚国宛人也……”

秦穆公看着看着眉头皱了起来:“六十九了还来做媵?这个老不死的晋献公,连闺女都嫁给了寡人,还在乎一个媵人?那么多年轻人不选,选了一个六十九岁的糟老头儿!”

他强忍住气,继续往下看:“虞国之中大夫也。”

“中大夫?”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八字,“晋献公把他从虞国掳来的一个中大夫送给我做媵人,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向我示威呢?看看,我只用了一个小小的计谋,便把虞虢二国给灭了,把虞国之中大夫送给你做媵人。虞、虢二国,乃周天子同姓之国,连周天子的同姓之国我都敢灭,在列国中,还有哪一个国家我不敢灭呢?尔要小心点。”

秦穆公拍案而起。

他又慢慢地坐了下去。

也许是老不死的无意为之,根本没有示威的意思。

就是有,大婚之日,也不能和人家闹翻。不只不能闹翻,还要善待晋人,包括这些媵人。

于是,便想到了检阅媵人,顺便再赏赐他们一人一份价值不菲的礼品。

谁知,一开场,一号主角百里奚竟然缺席。



他有些火了。

可这火向谁发呢？向优施吧，人已经走了。向公子絷吧，他不只是自己的铁杆兄弟，还身居左庶长的高位。左庶长者，类似列国的相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能当众驳他的面子！

他长叹了一声说道："除了百里奚，还有跑的吗？"

公子絷忙道："没有了。"

即使没有跑的，秦穆公也无心把名点下去了。

他将媵人简册摔给随侍的寺人，转身就走。

寺人紧跑几步，追上秦穆公，小心翼翼地问道："那帛呢，还发不发？"

秦穆公一边走一边回道："你们看着办吧。"

寺人不敢独断，迎面将公子絷拦住。

公子絷急着追赶秦穆公，满面不悦道："主公让汝看着办，汝就看着办吧，问我作甚？"

望着匆匆而去的公子絷，寺人双手一摊，双肩微耸，发出一声无奈的苦笑。

公孙枝走了过来："汝不必为此事犯难，主公一向出手大方，特爱赏赐，还在乎这三百匹帛吗？发吧！"

还没等寺人将帛发完，一内侍跑步而来，气喘吁吁道："主公有旨，传公孙大夫御书房见驾。"

公孙枝道了声"遵命"，一路小跑，跑进御书房，见了秦穆公，正要以大礼参拜，被秦穆公拦住了："此处并非金殿，不必行那大礼。坐，请坐。"

公孙枝也不再多说，便在公子絷的右边坐了下来。

"公孙爱卿，寡人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想便怎么回答，你能不能办到？"

公孙枝道："臣能办到。"

"偌大一个晋国，人口有六百多万，为什么要将一个亡国之人，且是一个曾经做过大夫的亡国之人来做伯姬娘娘的媵人？"

公孙枝抓了抓头皮回道："老实说，这个问题，臣还真没有想过呢。"

秦穆公道："汝应该想想，汝作为大秦国第一号谋臣，这么大的事汝若不



想，让谁去想呢？”

公孙枝红着脸，没有凑腔。

约有半刻钟，秦穆公又道：“以寡人猜度，晋献公那个老东西是在向我大秦示威呢！汝说是不是？”

公孙枝轻轻颔首道：“有这么一点意思。”

秦穆公道：“依寡人之意，立马诏告全国，缉拿百里奚。拿到之后，便以逃匿之罪，将他斩首。而后，遣人骑快马将他的首级送到晋国，来一个反示威。可左庶长竭力反对……”

公孙枝道：“左庶长怎么说？”

秦穆公道：“按照左庶长之意，百里奚不能杀。不杀的理由有二。其一，晋献公用百里奚做媵，也许是无意之为，我若是将百里奚的首级送到晋国，岂不屈了晋献公一片嫁女的好意。其二，晋献公既是存心拿百里奚向我示威，也不能杀。不唯不能杀，还要重用百里奚。何也？听说那百里奚很有骨气，他恨晋人灭了他的国家，终身不肯仕晋。百里奚若是做了大秦之臣，那比掴晋献公老贼的耳光还要厉害。看看，你晋国再厉害也只能是灭人之国，却不能使其民臣服。我秦穆公不才，连亡国者的大夫也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我，孰厉害孰不厉害，不辩自明！”

公孙枝频频颔首道：“左庶长之言是也。”

秦穆公道：“既然公孙爱卿也觉着左庶长言之有理，寡人也就不再坚持寡人之见。但在给百里奚授官之前，寡人很想知道百里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谚曰：‘欲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公孙爱卿本为晋人。而晋，又与虞国毗邻，不至于对百里奚一无所知吧？”

“臣知道百里奚。”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才人、贤人、智者、大忠之臣！”

秦穆公来了兴致：“公孙爱卿，汝对百里奚如此高看，不妨说一说他才在何处？贤在何处？智在何处？忠又在何处？”



公孙枝端起几案上的茶杯一饮而尽，方才说道："百里奚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熟读三坟五典，后又潜心于《太公兵法》，一肚子文采，一肚子韬略。"

秦穆公面无表情。

"百里奚贵为中大夫，与妻儿失散了二十余年，杳无音信，保媒的踏破了门槛，硬是没有再娶，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桃色之闻，非大贤之人，孰能如是?!"

秦穆公轻轻颔首。

"晋献公假道伐虢，百里奚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阴谋，因深知虞君之为人，谏也不听。故而，当宫之奇邀他向虞君进谏的时候，婉言拒之，是其智也!"

秦穆公频频颔首。

"虞之五百石以上官员，车载斗量。平日里，在虞君面前，一个比一个恭顺、忠心。及至虞君为晋所掳，不是降晋，便是逃奔他邦，唯有百里奚从虞君于晋，一心一意地服侍虞君。晋君以高官相许，亦不为动。若非大忠之臣，孰能为之?!"

秦穆公击案赞道："如此一个人物，寡人用定了！左庶长，快快遣人去请百里奚!"

公孙枝笑问道："去哪里请?"

"去他逃跑的地方请。"

"他已经逃了十几天了，还会待在原地吗?"

秦穆公道："这……卿觉得应该去哪里找?"

公孙枝道："去楚国宛邑。"

秦穆公道："为甚?"

公孙枝道："虞国已为晋灭，百里奚不会去虞；晋，百里奚之仇国也，避之犹恐不及，岂能去也；楚，百里奚之根也，那里不只是他的祖国，还有他的爱妻和娇子，若逃亡，必亡于楚。"

秦穆公点头称是，当即遣谍人去楚，打探百里奚消息。

这一打听便是四个多月，谍人还报曰："百里奚确确实实亡于楚，但不在宛邑，而在海滨，为楚成王牧马。"

秦穆公道："那百里奚如何去了海滨，又如何为楚成王所用，汝可曾打探明白？"

谍人说："小人已经打探明白。"

"快讲。"

谍人道了一声遵旨，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百里奚自秦亡楚，来到楚之西鄙，被野人误作奸细，执而缚之。恰遇楚成王游猎于此，拘而问之。

百里奚说曰："我本楚人，世居宛邑，周游列国二十余年，今老矣，思而还乡，非奸细也。"

楚成王问："汝既然世居宛邑，定然知道宛邑之黄牛与他地之牛有甚不同。"

百里奚回道："宛邑之黄牛，体躯高大，肌肉发达，皮薄毛细，耆甲较高，肩部宽厚，胸骨突出，四肢端正，蹄大坚实。"

楚成王道："就这些吗？"百里奚回道："行速较他牛快，矫健者，可日行五百余里。"

楚成王颔首说道："汝真宛人也。寡人还有一问，汝既然这么懂牛，饲牛有道乎？"

百里奚对道："时其食，恤其力，心与牛而为一。"

楚成王鼓掌赞道："善哉，子之言，非独牛，可通于马。寡人之圉[①]场，设在海滨，子若肯去那里屈就，则寡人幸甚。"

百里奚对道："可以。"遂去海滨为楚成王牧马。

听了谍人之言，秦穆公一脸失望之色："可惜啊！百里奚已为蛮楚[②]所用，寡人失之交臂矣！"

公子絷道："主公不必如此悲伤，楚成王之用百里奚，乃是因其有牧牛的专

---

① 圉：养马的地方。亦可指养马的人。

② 蛮楚：也有称荆蛮的。因楚国位于中原之南，又是夷族，故称之为蛮楚。蛮者，野蛮也。是中原各国对楚国的蔑称。



长。而百里奚的最大专长还不在于此，是治国平天下，是拜将入相。主公若是把左庶长的位置拿出来，不愁百里奚不来！”

“左庶长，卿不就是左庶长吗？寡人怎么拿？”

公子縶道：“臣能吃几碗干饭，臣自己知道，不管是论德，还是论才，臣都不配做一个左庶长。主公若能把百里奚召来，臣自愿退居右庶长之位。”

秦穆公摇手说道：“卿暂不要说退居右庶长的话，咱先说一说如何将百里奚弄到大秦。”

公子縶道：“将百里奚弄到大秦并非难事。”

秦穆公道：“怎么弄？”

公子縶道：“方案有二。”

他扳着指头说道：“一是遣十个勇士潜入蛮楚，以武力掠夺的方式抢回百里奚。”

秦穆公连连摇手道：“此法不可行。楚国兵强马壮，高手如云，莫说我只遣了十个人，就是一千，也很难成功。即使侥幸获得成功，也很难把百里奚顺顺当当带到大秦。请说第二个方案。”

“用重币去赎，楚成王贪我重币，岂能不允我大秦之请？”

秦穆公道：“这个方案不错……”

公孙枝许久没有发言，一发言便语惊四座：“主公若是拿重币去赎百里奚，百里奚不来矣！”

秦穆公、公子縶异口同声地问道：“为甚？”

“楚成王之所以让百里奚牧马，那是他还不知道百里奚是个大贤之才，若是我们拿重币去赎，岂不是在告诉楚成王百里奚是个大贤之人吗？列国争霸，争来争去争的便是人才，得人才者生，失人才者亡。楚成王不是一个傻蛋，岂能放着这么一个人才不用，双手送给我大秦！”

秦穆公有些丧气了：“诚如公孙爱卿所言，这第二个方案也只有放弃了。”

公孙枝道：“不能放弃。”

秦穆公、公子縶一脸困惑地瞅着公孙枝。

公孙枝呷了一口茶道："这第二个方案不能放弃，但要略略做一些修改。"

秦穆公道："怎么修改？"

"把用重币去赎，改为用羊皮去赎，且那羊皮还不能太多……"公孙枝伸出右手，五指张开，晃了几晃说道，"五羖之皮足矣！"——羖者，黑色公羊也。

"什么？五羖之皮就可以把百里奚赎出来？"秦穆公还道自己听错了，故有是问。

公孙枝道："对，要想赎出百里奚，只能用五羖之皮，多一张都会坏事！"

"何也？"

公孙枝反问道："在秦一个奴隶值多少钱？"

秦穆公回道："五羖之皮。"

"在楚呢？"

"也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乃列国通行的价格。"

公孙枝道："故而，只有用列国通行的价格去赎百里奚，才不会引起楚成王的怀疑，才会把百里奚顺顺当当地赎出来。"

秦穆公频频颔首："公孙爱卿所言是也。这样好不好，请公孙爱卿亲去楚国一趟，把百里奚给寡人赎回来。"

公子縶抢先说道："主公，百里奚失于微臣，微臣极愿去楚国一趟，赎回百里奚，将功折罪。"

秦穆公道："如此甚好。"

公孙枝连道："不妥，不妥也。"

秦穆公、公子縶齐声问道："有甚不妥？"

"为了一个年将七旬的媵人，大秦国堂堂之左庶长，跋涉一千余里去楚赎人，楚人作何想？"

秦穆公把头转向公子縶。公子縶默想了一会儿说道："为了一个媵人惊动大秦国的左庶长确实令人生疑，但若是换一个说法，譬如，大秦国之左庶长使楚，不是为了媵人，而是为了两国缔结盟约，恐怕就不会令人生疑了吧？"

公孙枝颔首道："不会，肯定不会。"

秦穆公摇了摇头说道:“我大秦与蛮楚相距一千余里,中间又隔着几个国家,素无往来,今日突然前去结盟,是不是有些太唐突了?”

公子絷道:“一点儿也不唐突。主公可否记得,春正月,齐桓公亲率齐、鲁、宋、陈、卫、曹、许等八国军队讨伐楚国,迫使楚国订下了城下之盟。楚人对此引以为耻,楚成王也曾遣其令尹[①]子文,也就是斗谷於菟出使我大秦,欲与我结为兄弟之国以抗齐,被主公婉言拒之。今我大秦若是遣一使者赴楚,重提此事,岂不要把蛮楚乐坏!”

秦穆公颔首道:“卿言之有理!诚如此,那就烦卿去蛮楚一趟,寡人静候佳音。”

公子絷拜谢而去。经过三天的准备,乘坐安车[②]一辆,并随行人员五十余人,径奔楚国而去。

楚成王闻听秦使到了,降阶而迎。

公子絷拜见过楚成王之后,呈上国书。楚成王阅过国书,龙颜大喜,当即命斗谷於菟建造盟坛,七日乃成。择了一个黄道吉日,杀牛以盟。秦方以公子絷为代表,楚方则以斗谷於菟为代表,二人以指蘸血,弹指天地,共誓道:“自今日起,楚、秦两国互亲互助,有违盟誓者,天地不容!”誓毕以指蘸血,抹于口唇,相对行礼。

是午,楚成王于王宫大摆酒宴,宴请公子絷一行。秦之副使草上飞,就坐在公子絷下首,赴宴之时,竟背了一个大包袱,斗谷於菟的嘴张了几张,又合住了。喝到酒酣耳热之际,公子絷执樽走到楚成王左边,为他满满斟了一樽酒,双手端起,毕恭毕敬地说道:“大王,请饮下外臣这樽酒,外臣有事求您。”

楚成王接樽在手,笑问道:“贵使有什么事,尽管向寡人道来。”

公子絷道:“您先将外臣这樽酒饮下,臣方敢言。”

“好,寡人听卿的!”楚成王举樽,一饮而尽。随侍宦者,忙持帛巾上前为楚

---

① 令尹:官名。春秋战国时为楚所设,为楚国的最高官职,掌军政大权。

② 安车:古时可以乘坐的小车,供年老的高级官员及贵妇人乘用。



成王擦嘴。

“贵使之酒,寡人已经用下。说吧,都有些什么事需寡人帮忙?”

公子絷道:“外臣向大王打听一个人。”

“谁?”

“百里奚。”

“百里奚?”楚成王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八字,“这个名字寡人有些耳生。”

斗谷於菟正想给他提一个醒,楚成王的眉头猛地舒展开来:“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宛邑人,是个游士,出游了二十几年方才回来,他对养牛很有一套,如今正在海滨为寡人牧马呢。”

公子絷道:“百里奚对养牛确有一套,但他不是游士。”

公子絷道:“他是秦夫人的媵人,半年之前将秦夫人的贵重首饰席卷一空,逃之夭夭。秦夫人哭诉于寡君[①],寡君命外臣携五羖之皮使楚,一来与贵国结盟;二来赎回百里奚,交由秦夫人发落。”

他掉头对草上飞说道:“还不将五羖之皮快快献给大王!”

草上飞道了一声“是”,取下包袱,解将开来,乃是五张乌黑发亮的公羊皮。

楚成王嗔道:“你这就有些见外了。楚、秦二国既已结盟,便是兄弟之国。不就一个奴隶吗?寡人给汝,快将五羖之皮收起来吧。”

公子絷一脸正色道:“这不行。有道是,‘亲兄弟,明算账’。外臣乃是奉了寡君之命来贵国赎百里奚的,不是来要百里奚的,这五羖之皮,一张也不能少给。况且,外臣跋涉一千余里来到贵国,岂能把这五羖之皮再带回去不成!”

楚成王叹了一口气道:“好,寡人依卿。”

等宦者将五羖之皮收起来之后,公子絷再拜而言道:“俗话不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外臣使楚,半月有余,对大王多有叨扰,外臣不胜惶恐。外臣意欲明日返秦,但不知能否将百里奚交给外臣?”

他顿口不言,一脸殷切地瞅着楚成王。

---

① 寡君:在外国人面前,对本国国君的谦称。

楚成王道:“海滨距郢都,少说也有一百五十里,没有三天时间,怕是把百里奚解不回来。”

公子縶道:“海滨乃外臣返秦的必由之路,若是将百里奚解到郢都再交给外臣,何如让外臣自己去解?”

楚成王一想也是,一脸歉意地笑道:“还是贵使聪明。若照寡人之意,将百里奚押解到郢都再交给贵使,简直是‘六指抓痒’①!”

楚成王掉头对斗谷於菟说道:“烦子文代寡人一行,一来送一送客;二来晓谕海滨圉长,将百里奚打入囚车,交给公子縶大夫。”

子文者,斗谷於菟之字也。未曾为令尹之时,公子元阴谋作乱,且有奸淫王嫂息妫之心。息妫者,楚成王之嫡母也。息妫密召斗谷於菟入宫靖难,杀死公子元,因功拜为令尹。是时,齐桓公早已称霸,称霸之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尊重贤人,重用管仲,尊为仲父。楚成王欲显斗谷於菟,乃以其字呼之而不称名。

斗谷於菟奉了楚成王之命,陪同公子縶来到海滨,向圉长密嘱道:“速去打造一辆囚车,时限一日。”

圉长道:“这里是个牧场,打造囚车作甚?”

“囚百里奚。”

圉长惊问道:“百里奚一没杀人,二没放火,囚他作甚?”

斗谷於菟道:“他虽说没有杀人放火,可他是秦夫人的媵人,还是一个巨盗。”

“巨盗!”圉长还想再问,斗谷於菟满脸不悦道:“汝已经问得不少了,快去!”

圉长也是宛人,和百里奚有同乡之谊,经过半年的相处,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忙将百里奚叫到马棚一角,以斗谷於菟之语相告,催他早些逃命。百里奚笑道:“贤弟不必为愚兄担心,以愚兄度之,愚兄秦国之行,不但无祸,反要大喜临

---

① 六指抓痒:楚之古谚。六指抓痒——多一道子。

门。怕是贤弟日后还要享愚兄之福呢!”

圉长虽说不信,又不敢深劝,叹息而去。磨蹭了两天一夜,方将囚车打造出来。

从百里奚被抓到押出楚境,整整三日,他未曾说过一句话。

但当囚车刚一进入鄀国[1]之地,百里奚一反常态,用手拍打着囚车,引吭高歌道:

驷驖孔阜,六辔在手。

公子媚子,从公于狩。

奉时辰牡,辰牡孔硕。

公曰左之,舍拔则获。

游于北园,四马既闲。

輶车鸾镳,载猃歇骄。

公子絷故意吓他:“汝乃秦之逃奴,每向雍城前进一步,汝离鬼门关的距离便近上一步,还有心唱呢!”

百里奚大笑一声道:“差矣!雍都不是在下的鬼门关,而是在下的发迹地,要不了十日,你我便可同朝奉君了。在下为什么不唱?”

公子絷咦了一声道:“汝还怪会想呢,汝凭什么断定,俺家主公不会杀汝?”

百里奚道:“不说列国,单就大秦的逃奴,哪一天没有十个八个,可有哪一个逃奴惊动过您这个左庶长?在下惊动了。不但惊动了,还劳您跋涉一千余里来赎!”

公子絷笑驳道:“汝不必自作多情,本官使楚,乃是为着定盟而来。赎汝,只不过是顺手牵羊罢了。”

---

① 鄀国:古国名,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置。允姓,有上鄀、下鄀之分。这里所指的乃是下鄀。金文作“蠚”,在今河南内乡、陕西商县间,后灭于晋,为晋邑。

百里奚笑道："汝不必欺骗在下，汝还没有到非要和蛮楚结盟来共同对抗周王室和齐桓公的地步！汝若果真到了这种地步，半年之前就该和蛮楚结盟了，何必等到今日？"

"这……"公子縶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百里先生果真是个大智之人，在下这次使楚就是奔着您来的。在下这就打开囚车，放您出来。"

百里奚忙道："别，这会儿还不到放在下出去的时候。"

"为甚？"

"鄀国，楚之附庸也。在下若是被您放出来，恐要令鄀人生疑，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公子縶笑道："先生过虑了。鄀，弹丸之地，虽为楚之附庸，谅它也不敢得罪大秦，一也；其二，即使它真的生疑，等它遣使禀报楚王归来，吾等早已出了鄀境，岂奈我何！"

扭头对副使说道："还不快快将囚车打开！"

"别，别急。还是等出了鄀境再……"百里奚的"打开"二字尚未出唇，一人一骑迎面飞来。

那人来到公子縶面前，扳鞍下马，自报家门道："下官乃鄀国下大夫凌烟，奉主公之命恭请左庶长屈驾敝鄀，以尽地主之谊。"

公子縶正要答应，见百里奚连连向他摇手，改口道："谢谢鄀君，外臣离开雍都，已两月有余，归心似箭，这一次就不再叨扰贵国了。"

"这……左庶长既然归心似箭，下官也不敢勉强。这样好不好？前行两舍[1]之地，地名丹水，设有驿站。此站距吾鄀也是两舍之地，左庶长一行可到那里歇宿一夜，等一等寡君。"

待公子縶道一声"好"，来人凌烟飞驰而去。

百里奚问道："左庶长果真要去丹水驿等候鄀君吗？"

公子縶将头轻轻点了一点。

---

① 舍：古之行军，以三十里为一舍。

百里奚一脸凝重道："丹水驿不可去。"

听他这么一说，公子縶的脸上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第十一章　雍城对

无计可施的鄀君不得不将脸上的面纱撕了下来，大声呼道："公子絷，实话给汝说，这百里奚汝留也得留，不留也得留！"

秦穆公乍见百里奚，大失所望，连座也不给他看，还长叹一声说道："人过七十古来稀，汝老矣……"

秦穆公将百里奚留于宫内，与语三日。越说越觉着百里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当真正拜他为相的时候，群臣群起而反对。

百里奚见公子絷面有疑窦，反问道："左庶长出使楚国之时，可从鄀国经过？"

"此乃大秦去楚的必经之路，在下使楚，岂有不经之理？"

"左庶长既从鄀国经过，鄀君可曾请您去他那里做客？"

公子絷老老实实地回道："未曾。"

"左庶长使楚之时，需到鄀都兑换关文，鄀君不曾邀您去他那里做客，归来之时，又不需经过鄀都，他反而邀您前去做客，这事，您不觉得有些蹊跷吗？"

"这……是有些蹊跷。"

百里奚又道："依在下度之，鄀君一定是受了楚王的指令，诱骗吾等去鄀，强行将在下扣留，交与楚。"

"不会吧！"

"怎么不会？"

公子縶道："楚都距此少说也有四百里，斗谷於菟顶多先吾等一日返回楚都，一日时间，他就是骑快马，也不能把指令下到鄀国来，且不说这中间他还要向楚成王上奏，鄀君还要遣人拦截吾等。"

"骑快马不行，飞鸽传书呢？难道飞鸽传书也不行吗？"

"这……"

"左庶长，有道是'小心无大错'，咱还是改行他道，不与鄀君见面为好！"

公子縶沉吟片刻道："好，咱改行小道，直奔析地，一旦到了析地，便可高枕无忧了。"

百里奚满面不解道："析乃鄀之别邑，为什么吾等一到析地，便可高枕无忧了？"

公子縶道："先生有所不知，那析地虽为鄀之别邑，但镇守析地之人是鄀君的堂叔，名叫枸杞，他暗通山盗，不听鄀君之令。况且，秦成公在位之时，在下一度逃亡鄀国，结识了一位姓孟名明视的山盗，这山盗就盘踞在霄山之上，是枸杞的拜把兄弟，必要之时，在下修书一封，邀他前来，护送吾等出境，保管先生万无一失！"

百里奚长出一口气道："诚如此，在下也就放心了！但为了稳妥起见，您不妨这会儿就修书一封，遣一善走之人，前去霄山，请孟明视带上他的人马，于黑漆河东岸等候，以防不测。"

"好，好，就这么办。"

说着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既无笔墨，又无刀简，这书怎么修？

公子縶低头默想了一会儿，忽然说道："有办法了！"

他抽出随身佩剑，先是割袍，继之刺指，写就血书一封："孟贤弟，见字如面，一切听从来者调遣。愚兄公子縶。"

写毕，朝副使高声唤道："草将军，有劳你去霄山一趟。"

送走了草上飞，公子縶传令一道："改行小道，直奔黑漆河。"

这一改道，使鄀君在丹水驿白等了一天。等他得到公子縶改道的消息，改乘轻骑，追到黑漆河时，公子縶、百里奚已经坐在黑漆河的渡船上了。



鄀君高声唤道："左庶长，咱说得好好的，在丹水驿相聚，让寡人尽一尽地主之谊，汝既已经允之，因何又要失约？"

公子絷深作一揖道："并非外臣有意失约，俺家主公飞鸽传书，要外臣立马还国，有要事商议。"

鄀君道："既然这样，寡人也不敢勉强。寡人风尘仆仆地赶来相送，岂能就这样别过？请左庶长返回东岸，饮上一樽寡人所敬之酒，再行也不为迟。"

公子絷又作一揖道："您的这番心意，外臣领了。然外臣归心似箭，片刻也不敢停留。谅之，谅之！"说毕，又是一揖。

鄀君见公子絷不肯下船，不得不直言相告："左庶长执意要走，寡人也不好勉强，寡人听说，左庶长这次使楚，用五羖之皮赎走了一个逃奴，寡人有个不情之求……"

公子絷的心咯噔一下，不由自主地向百里奚瞟了一眼。

百里奚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鄀君继续说道："寡人听说，那逃奴对饲牛很有一套，敝国多牛，十人九牧，但不善饲养，病死者甚众，寡人愿出五十羖之皮将他留下。请左庶长千万给寡人一个面子。"

公子絷道："不是外臣不肯给您面子，这百里奚不只是个逃奴，且还是一个巨盗，秦夫人对他恨之入骨。外臣使楚之时，秦夫人一再叮嘱，务要将百里奚抓回大秦，凌迟处死！莫说五十羖之皮，就是五百羖之皮，外臣也不敢做主。"

鄀君见直求不行，把说谎的本领拿了出来："既然左庶长做不了主，寡人也不敢过分勉强。这样行不行？寡人之坐骑，是花大价钱从宛邑购进的一头大青牛，日行五百余里，寡人甚爱之。但不知怎的，自昨日早晨开始，一根草也不吃，能不能让百里奚折回来看一看？"

公子絷又将头轻轻摇了一摇："实不相瞒，秦夫人自入秦以来，熬汤的人便被寡君敬到鼻子尖上。某一早晨秦夫人只是随便说了一句，有碗银耳汤喝喝那该多好啊！寡君立马命御膳房去熬，约定亥时一刻端来，只因迟了两刻钟，被寡君砍了头。外臣可不想因为为您治牛而丢了性命！得罪了，得罪了！"他一连

作了三揖。

那船越去越远，离彼岸也不过半箭之地。

鄀君无计可施。

无计可施的鄀君，不得不将脸上的面具撕了下来，大声唤道："公子絷，实话给汝说，这百里奚汝留也得留，不留也得留！"

公子絷不紧不慢地问道："为甚？"

"这是楚王的御旨。"

公子絷笑道："楚王是汝的楚王，并非我大秦的楚王，我大秦凭什么要听他的？"

鄀君冷哼一声道："凭什么？就凭寡人这三百将士！汝若不立马折回，寡人这就命令放箭，叫汝一个也不得生还！"

公子絷暗自吃了一惊："草上飞不知把兵搬来了没有，若是没有，这一下可真的完了！"不由得扭头向对岸呼道："孟明视，还不快快现身！"

话刚落音，西堤上现出一位身高九尺、长发披肩、面如满月、二目炯炯有神的中年汉子。

不，不只这位汉子，与他同时登上西堤的喽啰，少说也有五百人，全都是手持硬弓，长发披肩。

公子絷高兴得差点儿跳了起来，手指鄀君高声说道："昏君，汝看一看西岸这位好汉是谁？他就是霄山的山大王，力拔牛角、百步穿杨的孟明视！"

孟明视的大名，对于鄀君来说，可谓是如雷贯耳。莫说他所率领的将士只有三百，就是再加三百，也不是孟明视的对手！有道是"能忍是福"，我就忍一忍吧！待我收拾了枸杞之后，再想法收拾这个孟明视！

鄀军见鄀君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也不敢轻举妄动，眼睁睁地瞅着渡船向西岸驶去。

这船划得很慢。

一船的人全部面东，一脸得意地瞅着鄀君。瞅着瞅着，不知道是谁率先唱起了《驷驖》：

驷驖孔阜，六辔在手。

公子媚子，从公于狩。

…………

这一唱，全船的人也跟着唱了起来，把个都君气得面色铁青，"哇"地吐了一口鲜血，在两个内侍的搀扶下，掉头东去。

若照孟明视之意，非要邀公子絷一行去霄山歇上几日，公子絷急于回国复命，婉言拒之。

分手的时候，公子絷命草上飞将携带的黄金白银盘点了一下，留下路上的盘缠，余下的全部送给了孟明视。

公子絷一行继续西行。

经公子絷再三邀请，百里奚坐到了公子絷的安车上。闲聊之中，少不得要聊孟明视。

百里奚突然说道："那个孟明视，我咋觉着有点像我失散的儿子。"

公子絷笑问道："先生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叫孟明。"

"可人家分明叫孟明视呀！况且，这孟明视的身世在下是再清楚不过了。他世居都国，三世为盗。"

百里奚将信将疑道："大人这话是听何人说的？"

公子絷道："是孟明视亲口给在下讲的。"

沉默，沉默一刻来钟，公子絷率先将这沉默打破："百里先生，咱们聊一聊周公的《周礼》好不好？"

百里奚道："好。"

于是，他们便从《周礼》聊起，聊着聊着聊到了姜太公，又由姜太公聊到了《太公兵法》。不只聊《太公兵法》，还聊历代圣贤和列国之盛衰。甚而，连天文地理都聊到了。当然，在聊的过程中，百里奚聊得多，公子絷聊得少，聊着聊着，



公子絷连腔都凑不上，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听众。不知不觉，安车已经进入了雍都。公子絷将百里奚安置到驿馆之后，方才入宫谒见秦穆公。

“赎那百里奚还算顺利吧？”秦穆公笑眯眯地问道。

“托主公之福，中间虽说出了点小岔子，所幸未辱主公之命。”

“一路同行，所谈甚欢吧？”秦穆公又道。

公子絷笑回道：“什么事也休想瞒过主公这双慧眼。”

“既然相谈甚欢，那就请爱卿说一说，其人之才与爱卿相比，孰大孰小？”

公子絷道：“主公见过坟地里的萤火虫吗？”

“见过。”

公子絷道：“臣便是萤火虫。”

“卿自喻萤火虫，难道百里奚是村夫家中的油灯。”

公子絷道：“比村夫家中的油灯不只要大，还要更亮一些。”

“那是什么灯呀？”

公子絷道：“不是灯，是火烛[①]。”

秦穆公似信非信道：“照爱卿说来，百里奚之才，还要在公孙枝之上呢。”

公子絷毫不客气地回道：“当然在公孙枝之上！”

秦穆公道：“卿是萤火虫，百里奚是火烛，那公孙大夫又是什么？”

“他才是村夫家中的油灯。”

秦穆公点了点头，复又问道：“百里奚之才，与齐相管仲相比若何？”

“伯仲之间。”

秦穆公击案说道：“好，寡人知之矣！寡人这就传百里奚进宫见驾！”

公子絷摇手说道：“不可，不可矣！”

“为甚？”

“昔，周文王闻姜太公贤，屈驾去渭滨相迎。不只是迎，是亲自为姜太公拉车，得一姜太公，成就了大周数百年王业；当代，齐桓公闻管仲贤，以德报怨，

① 火烛：古代没有蜡烛，烛便是火炬。



‘三浴而三祓[1]之’，将管仲迎进宫中，拜之为相，尊为仲父。正因为他得了一个管仲，才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被列国奉为霸主。若论才智，百里奚不一定赶得上姜太公和管仲，但相差也不会太远。若论忠，远非姜太公和管仲可比。何也？姜太公原为殷纣王之臣，见殷将衰，去殷而从周；管仲原来辅佐公子纠，公子纠为齐桓公所杀，他不只不思如何报仇，反卖身投靠。百里奚呢，虽仕虞，并非虞君股肱之臣，虞君为晋所掳，毅然随虞君入晋，屈身侍之，晋献公以高官厚爵相诱，不为之动。如此一个人物，被主公呼来唤去，岂是待贤之道？”

秦穆公默想了一会儿说道：“以爱卿之意，寡人将如何相待百里奚？”

“效法齐桓公。”

秦穆公道：“好，寡人依卿。”

这一依，又耽搁了半个月时间，先是择日，继之三浴三祓，方将百里奚迎至宫中。

在回宫的路上，秦穆公狠狠地剜了公子縶一眼，公子縶装作没有看见。

在此之前，秦穆公并没有见过百里奚，他心目中的百里奚，乃是凭借公子縶和公孙枝的介绍勾画出来的：高高大大，满面红光，白髯飘胸，二目炯炯有神，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孰料，相见之后，令他大失所望：个子也不算高大，一脸的憔悴，背还有点驼，地道的糟老头一个。

他能不憔悴吗？

随虞君入晋，过着半囚半奴的生活。

入楚，虽说不再为囚，但一天到晚忙于饲马、医马，一刻儿也不得消停。

他身体再棒，也是七十岁的人了，如何经受得了？

体力上的过度透支，勉强还能忍受，心理上的摧残，压抑得他喘不过气来。要知道，他是一个学富五车、胸怀韬略、有着经天纬地之才的贤人，如今沦落到为人养马、被人呼来唤去的地步，那心中的悲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他能活下来已是万幸，何况只是憔悴一些罢了！

---

① 祓：古代习俗，为除灾去邪而举行的仪式。其方式，或举火，或熏香沐浴，或用牲血涂身。

这理，秦穆公不懂。

正因为他不懂，才颇感失望，失望得连座都不给百里奚看。

他明明知道百里奚年已七旬，却故意问道："汝年庚几何？"

百里奚立而对曰："年庚七十。"

秦穆公长叹一声道："俗谚：'人过七十古来稀。'老矣，老矣！寡人就是想用汝……"他轻轻摇了摇头。

百里奚道："老不老看您怎么看！"

秦穆公道："怎么看汝也显得老了一些。"

百里奚道："老夫斗胆问一声君侯[1]，姜太公仕周之时年庚几何？"

"年庚八十。"

百里奚道："老夫与姜太公相比，尚小十岁，岂能算老？"

"这……"

百里奚继续说道："昔，姜太公年庚八十，钓于渭滨，文王载之以归，拜为尚父，成就了大周数百年王业。老夫今日遇君，较姜太公尚不更早十年乎？

"当然，若使奚逐飞鸟，搏猛兽，则嫌老了点；若使奚坐而策国事，奚尚少也！"

一席话，说得秦穆公豁然开朗，暗自思道："好一张利嘴，好快的反应，看来，寡人不能以其年老相欺了！"

"坐，请坐！"秦穆公把百里奚让在了他的对面。

"上茶！"秦穆公口传一诏。待茶上来以后，百里奚既不说话，也不瞅秦穆公，自顾自地低着头浅饮。

他在等。

他已经料到秦穆公要问些什么，但就是不肯点破。他要等秦穆公自己来问。

"百里先生，汝曾周游列国，又做过虞国大夫，经多见广，在汝的眼中，寡人

---

① 君侯：周成王分封天下，爵分五等：公、侯、伯、子、男。秦乃侯爵，故称秦君为君侯。

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中等之主。"

秦穆公道："请道其详。"

"君侯坐拥先君千辛万苦所开创出来的雍、岐[1]之地，而雍、岐之地，又是周之发祥之地，却不能兴，老夫为君侯羞也！"

秦穆公长叹一声道："寡人虽说拥有雍、岐之地，但自建国以来，不与中原通。况且，敝国东有强晋，西有戎狄，戎狄素来强悍，立国数十，一个个对我虎视眈眈，稍有不慎，便有被他们吞噬的可能，寡人怎么兴？"

百里奚正色道："这不是秦不得兴的理由。古圣人有言：'有一利必有一弊，有一弊必有一利'，况且，这利弊还可以互相转换呢！"

这一番高论，对于秦穆公来说，可以说是闻所未闻，故而他很感兴趣："诚如先生所言，长期以来，敝国蜗居在雍、岐之间，利弊何在？"

百里奚又呷了一口茶道："其弊，君侯心如明镜，老夫不再妄谈。"

秦穆公愕然问道："寡人明镜什么？"

"君侯若不是心如明镜，因何知道秦得以不兴，皆因西有戎狄，东有强晋？"

"这……"秦穆公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利呢，利在何处？"

"数十年来，中原诸侯你打我，我打你，打得一塌糊涂，大秦却是毫发无损。何也？有强晋在东面给您挡着。正因为有强晋给您挡着，您才有可能甩开膀子去干您想干的事业，这就是有一弊，便有一利。"

说得秦穆公轻轻点头，将身子朝百里奚那边挪了一挪道："依先生看来，寡人如今该干些什么好呢？"

"移戈西向，竭全国之力讨伐戎狄。戎狄若平，既解除了来自西方的威胁，又可收取其人其物其地为我所用。果真如此，我大秦不强无有天理！"

秦穆公又将身子朝着百里奚移了一移道："一旦征服了戎狄，国力强大之后，又该做些什么？"

---

① 雍、岐：指雍城和岐山。



"一要推行教化,教化不行,国难以兴;二要向中原国家学习,学文化、学礼仪、学治国;三要广揽人才,特别是来自中原各国的人才,凡有一技之长的,愿意出仕我大秦的,或给予高官,或给予厚禄。"

秦穆公一移再移,几乎要和百里奚抵足了:"这三件事办完之后,还该做些什么?"

百里奚忽地抬高了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那就睁大两眼瞅着中原,尤其是晋,一旦有变,出关东进,称霸天下!"

秦穆公击掌说道:"好,太好了! 寡人得先生,犹齐之得仲父也。来人,大宴伺候!"

大宴之后,秦穆公并没有放百里奚走,留于宫内,与其长谈三日。越谈越觉着百里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心以左庶长之职授之,又怕引起公子絷不快。尽管在赎百里奚之前,公子絷曾当面对寡人说过,若赎回百里奚,愿退居右庶长。但那只是说说而已,当不得真!

若是把百里奚摆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夫位上,他如何号令全国,施展才华!

为了社稷,为了大秦,那只有牺牲公子絷了。

问题是怎么牺牲? 既要牺牲公子絷,又要公子絷心甘情愿地去牺牲。

他整整想了一天。

想了一天之后,他突然有了主意,命寺人备了熊掌两只,鹿鞭两条,虎肉、狗肉、野猪之肉各二十斤,夤夜造访公子絷。

公子絷确实和秦穆公很铁,他们之间的交往,少说也有三十年。三十年来,秦穆公几乎把公子絷的门槛踏破了。但每一次造访,都是两手空空,这一次,竟然携带了这么厚的礼!

他有些受宠若惊了。

秦穆公暗自忖道:"汝先别美,等寡人说明了来意,汝不哭天抹泪才怪呢!"

他太小瞧了公子絷。当他吞吞吐吐地将来意说明之后,公子絷噌的一声跳了起来,由于激动,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调:"三哥。不,我该叫您一声主公才对。你我玩尿泥长大,小弟为了您满门遭斩,小弟为了您流落外邦。小弟把心

都掏给您了，您还这么小瞧小弟。为了您，为了大秦之社稷，莫说不让小弟干左庶长，就是让小弟去死，皱一皱眉头，小弟就不是娘……”

秦穆公知道他要说什么，猛然起身，将他的嘴紧紧地捂住，哽咽着说道：“三哥不叫你说，三哥对不住你！坐，咱一块儿坐下喝酒。三哥自罚三樽。”

说归说，公子絷能让他自罚呀？

这一哥一弟，一君一臣，你一樽我一樽，顷刻把一坛美酒，喝了个底儿朝天。

秦穆公还要喝。

秦穆公已经有了八分醉意。

公子絷说什么也不让他喝，强行将他送上乘舆。

翌日，早朝已毕。秦穆公目视殿下满朝文武，一脸亢奋地说道：“众位爱卿，幸蒙上苍垂怜，为我大秦降下了一位安邦定国的大贤臣！”

除了公子絷、公孙枝等几位知道内情的大臣之外，余之，一个个面露喜色。

秦穆公朗声说道：“有请百里奚先生见驾。”

“有请百里奚先生见驾！”值班内侍高声唱道。

百里奚虽说换了一身崭新的朝服，但毕竟是七十岁的人了。加之常年劳作，心境又不佳，一脸的沧桑。众文武面面相觑：

“什么贤人？糟老头一个！”

“咱大秦向来可是尚武呀，若是用他来做左庶长，大秦就完蛋了！”

“噢，想起来了，他是秦夫人的媵人，逃亡于楚，被主公用五羖之皮给赎了回来！”

“不知他用了些什么迷魂汤，硬是把主公给灌迷了。”

这些大臣想些什么，秦穆公心如明镜一般。他知道，如果不让百里奚显些手段，他就是把左庶长的官职授给百里奚，百里奚也很难指挥得动这班大臣。

显一些什么手段呢？我大秦一向尚武，可惜百里奚的武艺平平，且已步入古稀之年，没法儿显！

他无意间一瞥，瞥见了公孙枝，暗自叹道：百里奚若是有公孙枝这身神力，那该有多好呀！

公孙枝自举鼎以来,成了秦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不少人对他顶礼膜拜。如此一个人物,竟然对百里奚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让公孙枝站出来为百里奚说几句话,还怕众文武不服吗?

他轻咳一声道:"众位爱卿,实不相瞒,百里奚先生出身并不高贵,教过书,讨过饭,牧过牛。不只做过虞国大夫,也曾做过晋人的阶下之囚、秦夫人的媵人,寡人花了五羖之皮从楚国赎回来,寡人并不傻,为什么要遣我大秦国堂堂之左庶长去楚国赎回一个风烛残年的糟老头儿?"

他突然把话顿住,咄咄逼人的目光,从众文武脸上一一扫过。最终把目光锁定在公孙枝身上。

"公孙爱卿,寡人之所以要赎百里奚,乃是因卿而起,卿就当着众文武的面说一说,百里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公孙枝铿声回道:"启禀主公,百里奚是一个贤人、智者、大忠之人!主公之得百里奚,犹齐之得管仲,犹周之得姜太公也。"

尽管众文武对公孙枝很是崇拜,但对于他所说的这番话,却是将信将疑。

为了释疑,公孙枝便将半年前给秦穆公说的那一番话又复述了一遍。

秦穆公满面含笑地问道:"众位爱卿,经公孙大夫这么一说,大家应该知道百里奚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吧?如此一个人物,寡人授他一个左庶长之职该也不该?"

又一个面面相觑!

"啊,主公可真敢授呀!"

"百里奚即使有才,初来乍到,顶多授他一个大夫。那左庶长可是百官之首呀!"

"我大秦一向尚武,自我大秦建国以来,凡做左庶长的,不敢说武功天下第一,至少也是一位弓马娴熟的好汉。他百里奚是吗?"

内史廖慢慢地站了起来:"诸位,听老夫一言。我大秦之所以得国,之所以开疆拓土,凭的就是马上功夫,但数十年来,我大秦之所以还蜗居在雍、岐之间,坏就坏在太注重马上功夫了。古智者有言:'马上可以得天下,不可以治天

下!’就是得天下,也不能全凭武力,得靠智慧。武王伐纣,不只是在斗勇斗力,也是在斗智、斗钱、斗物、斗实力。历史走到今天,更是如此。晋,吾之邻也。若论军事实力,与虞、虢二国相比,当在伯仲之间。然,不到三个月,相继灭了虞、虢。何者?智也。诸位再睁眼瞅一瞅人家齐国,没出一兵一卒,只是耍了一个花招,便将梁国[①]灭了。至于这个花招嘛……”

他故意将话顿住,慢慢地将一杯茶喝完,方才说道:“梁国傍齐,国人以织绨为业,当然也兼顾农业。在管仲的劝说下,齐桓公带头穿绨做的衣服。上行下效,全国人皆以穿绨衣为荣,硬是把绨价给抬高了二十几倍。梁国人见织绨有大利可图,连农活也不干了,专营绨业。营了二年之后,齐国突然宣布关闭关市[②]。这一关断了梁人的生计,致使梁国的粮价涨至每石千钱,而齐国的粮价每石还不到十钱。于是,梁国的百姓纷纷逃奔齐国,梁君无了百姓,不得不归降齐国。

“齐国征服小如梁者,没有动一刀一枪,即使大如楚者,也没动一刀一枪。论军力,齐与楚相比,旗鼓相当。大前年,齐桓公亲率八国联军去讨伐楚国,楚国虽说被迫签订了召陵之盟,但心中很不服气,若非大夫屈完劝阻,楚国早就和联军干了起来。前年,齐国改变战略,用对付梁国的那一套来对付楚国,只不过,这次用的不是‘绨’,而是‘鹿’,迫使楚成王觍着脸去向齐桓公求饶。由此观之,为左庶长者,不一定非要有多高的武功。至于百里奚做过媵人的问题,与他拜不拜左庶长无关。请问诸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贤相叫什么名字?”

众人异口同声道:“叫伊尹。”

“他是何等出身?”

“筑墙的奴隶。”

内史廖将双掌一拍道:“一个筑墙的奴隶尚能做百官之首,曾经做过虞国大夫的百里奚为什么不能?”

---

① 梁国:此梁国非前梁国。前梁国与秦同姓,在今陕西韩城南。

② 关市:关,交通要道;市,贸易地点。关市,指设在交通要道的市集。



“这……”众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无言以对。

内史廖紧追不舍道：“齐相管仲拜相之前是何等出身？”

“齐桓公的阶下之囚。”

“阶下之囚尚能拜相，百里奚为什么不能？”

“这……百里奚应该拜相！”朝班中，终于有人想通了。第一个想通的并非别人，乃是大名鼎鼎的伯乐。继伯乐之后，又有二十七人站起来表态，同意拜百里奚为左庶长。有这二十八个大臣的支持，再加上公子絷、公孙枝和内史廖，从人数上来讲，已经占了绝对优势，照理秦穆公应该颁诏了，可他没有。

他想再等一等，让那些反对的大臣无话可说。

“诸位爱卿，还有没有反对拜百里奚先生为左庶长的？如果有，请开一言。”

话刚落音，只听一个洪亮却又略带沧桑的声音说道：“老朽反对。”

秦穆公吃了一惊。

第十二章　两个伯乐

公子絷手按佩剑，对秦穆公说道："臣不敢抗旨，可臣腰中这把佩剑敢。"

秦穆公亲自给公子絷敬酒，一脸深情、一脸骄傲地说道："寡人麾下，有两个伯乐，一个是相马的伯乐，一个是相人的伯乐……"

三翁俱山野农夫，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礼物和钱币，相顾惊骇，向公子絷再拜说道："吾等不知贵人至此，有失回避！"

秦穆公能不吃惊吗？

事到如今，还有人反对拜百里奚为左庶长。而这个反对者，竟然是百里奚自己！

他一脸惊诧地问道："百里先生，汝为什么不愿意做左庶长？"

百里奚回道："非老朽不愿意做，实乃老朽的才智有限，不堪负此大任。"

秦穆公笑问道："这世上，难道还有比先生的才智更高的人吗？"

"有。""谁？""管仲。"

秦穆公苦笑一声道："先生这不是白说吗？管仲就是有冲天的本事，他已经官拜齐相，岂能为寡人所用！"

"还有一人，才智胜老朽百倍。"

"谁？"

"蹇叔。"

秦穆公眉头微皱道："蹇叔？寡人如此耳生，他是何许人也？"

“他是一个隐士，老朽的盟兄，现居宋国之鸣鹿村。”

秦穆公道：“先生如此推崇蹇叔，一定有推崇的道理。先生不妨说一说，那蹇叔的才智究竟比先生高在何处？也好让寡人长一长见识。”

百里奚道了一声好，呷了一口茶，又清了清嗓子说道：“二十年前，奚周游列国，想谋得个一官半职，谁承想到处碰壁，流落到与人乞食的地步，是蹇叔收留了我。鲁庄公八年（前686年），齐国发生政变，公子无知把齐襄公给杀了。无知即位，张榜招贤，奚欲前去应诏，被蹇叔劝阻。未几，无知倒台身死。因而，老朽得以免除这次祸患。其后，奚闻听王子颓酷爱饲牛，凡为他饲牛者皆有厚禄，便直奔洛阳，面见王子颓，不经意地露了两手，王子颓对奚很是高看，恰巧蹇叔赶到，奚与之同见子颓。退谓奚曰：‘颓志大才疏，所交皆谗谄之人，必有觊觎非望之事，还是早一些离开这是非之地。’不久，子颓造反被杀，凡所从之人，无一幸免。奚又逃了一劫。

“奚离开洛阳之后，欲投虞国，蹇叔与奚同行。因宫之奇之荐，虞君拜奚为大夫。蹇叔以为不可：‘虞君非有为之主，不如去之。’奚也以为虞君非一有为之主，但因长期处于贫困之中，急于谋上一份差事改变这种窘况，便没有听从蹇叔的忠告。前两次听从了蹇叔的话，避免了危险，这一次没有听从忠告，落到了为人做媵的地步。由此观之，蹇叔的才智，奚难及万一。有蹇叔在，奚不敢妄居左庶长之位！”

秦穆公略思了一会儿说道：“诚如先生所言，蹇叔确实是一位难得的人才。这样好不好？先生修书一封，寡人这就遣使将蹇叔召到雍都，拜他一个大夫，与先生一道辅佐寡人如何？”

百里奚将头摇得像一个拨浪鼓：“这不成！奚已经说过，蹇叔之才胜奚百倍。主公不欲称霸天下，倒也罢了，若欲称霸天下，必要重用蹇叔。蹇叔不来，蹇叔不做左庶长，奚绝不仕秦！”

“这……”百里奚的才能，通过三天三夜的长谈，秦穆公已经了然在胸，拜他一个左庶长，那是毫无问题。至于蹇叔，连面都未曾谋过，仅凭百里奚一人之言，便拜为左庶长，是不是有点孟浪了？

公子縶到底是和秦穆公一块儿玩尿泥长大的，立马从秦穆公的脸上读出他的为难之处，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启奏主公，臣有一两全之策，可使百里奚先生仕秦。"

秦穆公忙道："请讲。"

"有道是，'君侯口中无妄言'。主公既然已经说出让百里先生出任左庶长，岂可轻易更改……"

秦穆公频频颔首。

百里奚欲待争辩，被公子縶摇手止之："先生不必着急，听我把话说完。"

他掉头对秦穆公说道："尽管君侯之言不可以更改，可百里先生实在是真心让贤，其行可嘉！这样好不好？让百里先生还做他的左庶长，臣把右庶长之位让给蹇叔，臣甘愿做一个大夫……"

"这不成！"秦穆公连连摇手道，"为了大秦，为了寡人，你已经把左庶长给让出来了，岂能一让再让！"

公子縶一脸诚恳地说道："认真说来，臣不叫让。叫什么来着，叫有自知之明。臣之才智，别人不知，难道主公也不知道吗？与百里先生和蹇叔相比，有天壤之别，臣若是不主动让贤，那便是恋栈了，于国于己，百害而无一利。右庶长这把交椅，臣说什么也不能再坐了！"

秦穆公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这不成，你说什么寡人都可以依你，但你不做右庶长，寡人绝不会答应！"公子縶道："臣意已决，主公是拦不住的。"

秦穆公道："有道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寡人非要汝做右庶长，汝难道还敢抗旨吗？"

公子縶道："臣不敢抗旨。"

秦穆公笑道："寡人就知道汝不敢抗旨。汝既然不敢抗旨，那就安心做汝的右庶长吧。"

公子縶手按佩剑说道："臣不敢抗旨，可臣腰中这把佩剑敢。"

秦穆公脸色为之一变："汝，汝难道想造反吗？"

公子縶道："臣不敢造反，但臣敢用它将自己的左臂斩下来。"

秦穆公把脸一寒道:“汝不要胡思乱想了,汝莫说自断左臂,就是连右臂也斩下来,这右庶长还得当。”

公子縶道:“主公不敢让臣当,主公也不会让臣当。”

“为甚?”

“先君秦襄公在世之时立有这么一个规矩:‘凡我大秦,四肢不全者,不得为官。’连官都不得为,臣还能做右庶长吗?”

“这……”

公子縶嘿嘿一笑道:“如此说来,主公还逼臣做右庶长吗?”

秦穆公长叹一声道:“寡人依卿。”

公子縶这一头刚刚稳住,百里奚那一头又浮了上来。百里奚之所以要力荐蹇叔,一来感念他的知遇之恩,二来打心眼里钦佩蹇叔。谁知他这一荐,让公子縶的官位一降再降,心中很不是滋味,大声说道:“主公,奚有本奏。”

秦穆公道:“请讲。”

百里奚道:“主公一心要拜奚为左庶长,乃是把奚看作一个贤者。奚贤与不贤,奚自己知道。奚为了谋得一官半职,在洛阳不惜为王子颓饲牛;在虞国,明知虞君乃一庸主,屈膝侍之。似奚这等样人,不配称什么贤人。真正的贤人应该是公子縶,放着这样的贤人不用。而用奚,奚深为主公羞之。”

公子縶大声说道:“百里奚,汝不必拿这话来激主公。汝如果还想让縶做一个大夫,与汝同朝奉君的话,就不要再推辞了!反之,縶就成全汝!”

他噌的一声,拔剑在手,二目直视百里奚。

百里奚忙道:“别,别这样。有话咱慢慢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縶只问汝一句,汝到底做不做大秦的左庶长?”

百里奚长叹一声道:“奚做,奚做!”说毕,两行老泪如同走珠。这是相知之泪,这是感激之泪!

流泪的不只百里奚,还有秦穆公。

他哽咽着说道:“诸位爱卿,尔等都看到了吧!有臣如此,还怕我大秦不兴吗?”

他扭头对当值的寺人说道:“大宴伺候,寡人要与公子絷和百里先生喝他个一醉方休!”

席间,秦穆公亲自给公子絷敬酒,一脸骄傲、一脸深情地说道:“齐国有一个伯乐,叫鲍叔牙,相来了一个管仲,使齐得以称霸天下。寡人麾下,有两个伯乐,一个是相马的伯乐,一个是相人的伯乐,相人的伯乐便是你公子絷。汝为寡人相来了一个公孙枝,又因公孙枝引出来一个百里先生。如今又因百里先生引出来一个蹇叔,卿之功大矣!来来来,寡人敬汝三樽。”

三樽酒敬过之后,秦穆公又道:“卿能出使蛮荆,不辱使命,把百里奚先生给带了回来。这一次出使宋国,非卿莫属。来来来,寡人再敬卿三樽。”

敬过公子絷之后,又掉过头来敬百里奚:“百里先生,寡人也敬您三樽。这第一樽,感谢您屈尊于秦,终于答应做寡人之左庶长;这第二樽酒,感谢您为寡人荐了一个大贤,有您和蹇叔辅佐寡人,秦国之振兴,当在旦暮之间;这第三樽酒,祝您长命百岁,阖家团圆。”

宴后,百里奚修书一封,双手交给公子絷。

为了少惹麻烦,赴宋路上,公子絷扮作商人,驾了两辆牛车,满载着秦之物产。

公子絷晓行夜宿,一路走一路问,非止一日,来到了鸣鹿村外。遥见数人,息于垄上,振喉而歌曰:

> 山之高兮无撵,途之泞兮无烛。
>
> 相继垄上兮,泉甘而土沃。
>
> 勤吾四体兮,分吾五谷。
>
> 三时不害兮饔飧足,乐此天命兮无荣辱。

公子絷倾听良久,乃叹谓御者曰:“古云,‘里有君子,而鄙俗化’。今入蹇叔之乡,其耕者皆有高遁之风,吾对其贤,深信不疑矣。”

遂不敢乘车,徒步至耕者息处,拱手问曰:“请问,前边这个村子是不是就

是鸣鹿村?"

耕者回曰:"是。"

"村中可有一个名叫蹇叔的贤者?"

耕者颇有警觉,反问道:"汝是何人? 找蹇叔何事?"

公子縶道:"在下公子縶,是个商人。蹇叔有一个故人,名叫百里奚,托在下捎书一封给蹇叔,别无他意也。"

耕者不知道公子縶之大名,但知道百里奚,因蹇叔常常唠叨之故。

"那不!"耕者朝南一指道,"前去竹林深处,左泉右石,中间一小茅庐,乃蹇叔之所也。"

公子縶拱手说道:"多谢了。"仍旧步行,约半里之地,来至茅庐,举目观看,果真是左泉右石,有二猿猴在泉中戏水,风景甚为幽雅。

縶命御者将车停在草庐之外,亲造其门,食指成弓,轻叩柴门。

少许,有一童子,年十二三岁,明眸皓齿,开门问道:"客人有何贵干?"

縶回道:"寻汝之主人蹇先生。"

"吾主不在。"

"先生何往?"

童子道:"与庐后几个老翁赴石梁观泉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这不好说。"

"这……"公子縶欲言又止。

童子知道他想说些什么,忙道:"客人可否来院中等候?"

公子縶正要迈步进院,忽又想道,主人不在,轻造其庐有些不敬。忙道:"不用了,这门口的石凳挺好的,在下就坐在门外等候吧。"

童子道了一声也好,将门半掩,自入户内。

约有一盏茶工夫,有一大汉,浓眉大眼,方面长身,背负草鹿一只,从田塍[1]

---

① 塍:田间的土埂子。

西路而来。公子縶见其容貌不凡,起身迎之。那大汉置草鹿于地,与縶行礼。

縶拱手问道:“请问豪杰尊姓大名?”

“在下姓蹇,名丙。因舅父复姓白乙,无子,以丙为继,故又名白乙丙。”

既姓蹇,打猎归来,又径造蹇叔之门,二者必有一定的渊源。

就年纪而推,百里奚年届七十,蹇叔当在七十岁以上,而此人有三十八九,不是蹇叔的公子,便是他的侄子,待我问上一问:“请问豪杰,豪杰与蹇叔先生如何称呼?”

“那是在下的父亲。”

公子縶忙道:“失敬了,失敬了!”

白乙丙道:“足下尊姓大名?至此有何贵干?”

“在下公子縶,与百里奚先生同朝奉君,今奉君侯之命,特来邀请尊公去秦,共保大秦之社稷。”

白乙丙面露惊喜之色:“我百里叔叔果真仕于秦了?”

“正是。”

“他官拜何职?”

“左庶长。”

白乙丙满面异彩道:“好,很好。我百里叔叔终于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了。请,请大人屈驾草堂稍坐,吾父即至矣。”

言毕,白乙丙推开双门,让公子縶先入。白乙丙复取草鹿置于草堂,向童子嘱咐了几句,又净过了手,二次向公子縶施礼,分宾主而坐。二人就公子縶来宋一路之见闻谈起,论及宋国的风俗物产,又及农桑之事,再及武艺兵法。公子縶暗暗称奇:此人知识渊博,武艺出众,既下得了田地,又上得了战场。有其子如此,其父还会差吗?看来,百里奚之荐不虚也。

一番神侃之后,门外传来了几个老翁的说话声。

白乙丙笑道:“一定是老父回来了,我得迎他一迎。”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

公子縶也站了起来:“在下也去。”

“不必了,大人是客,安心用您的茶吧!”说毕,白乙丙迈开大步,朝大门外

走去。

果真是蹇叔回来了,同行的是三个老翁,年纪俱在六十五岁以上。见门前有车二乘,骇曰:"吾村中安得有此车耶?"

正好白乙丙赶了出来,笑嘻嘻地说道:"父亲有所不知,此车乃秦之大夫公子禁所乘。"

蹇叔眉头微皱道:"秦国大夫,来吾门前作甚?"

"乃是来接父亲大人去秦国做官的!"

蹇叔愈发不解了:"吾与秦君素不相识,他因何要拜吾之官爵?"

白乙丙道:"来人言讲,他是带着我百里叔叔之书信来的,您一看便知。"

蹇叔没有再说什么,邀三翁同至草堂,与公子禁一一相见,落座用茶。

茶过一杯,蹇叔方才说道:"适小儿言吾弟百里奚有书于吾,乞以见示。"

公子禁忙将百里奚之书双手呈上。

蹇叔启缄而观之。

蹇兄钧鉴:

奚不听恩兄之言,几蹈虞难。幸秦君好贤,赎奚于牧竖之中,委以秦政。奚自量才智不逮[1]恩兄,举兄同事。秦君敬慕若渴,特命大夫公子禁布币奉迎。唯冀幡然出山,以酬平生未足之志。若兄恋恋山林,奚亦当弃爵禄相从于鸣鹿之乡矣!

蹇叔收书而言曰:"请问大夫,百里奚因何得识于秦君?"

公子禁便将晋献公如何灭虞,百里奚如何为媵,又如何逃楚,如何用五羖之皮将他赎归的始末,细述了一遍:"今寡君欲拜百里先生为左庶长,百里先生自言不及先生,必求先生至秦,方敢登仕。寡君有不腆[2]之币,使禁敬献于先生。"

① 逮:及。
② 腆:丰厚。

言毕，即唤左右于车厢中取出征书礼币，排列于草堂之中。

三翁俱山野农夫，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礼物和钱币，相顾惊骇，向公子縶再拜说道："吾等不知贵人至此，有失回避！"

公子縶慌忙还礼："汝等此言差矣。寡君望蹇先生之入秦，如枯苗之望雨。烦三位老丈相劝一声，车上还有诸多物产，都给你们。"

三翁大喜，向蹇叔劝道："秦君如此重贤，实属难得，请蹇兄务要去秦一趟，莫要负了秦君之意。"

蹇叔见三翁如此势利，也不为怪，复向公子縶说道："昔虞君不用百里奚，以致国亡。若秦君肯虚心用贤，有一个百里奚足矣。老夫已经一把年纪，出仕之念久已绝矣，故而不敢从命。所赐礼币，还请大夫收回。得罪了，得罪了！"

他一连作了三揖。

公子縶还了三揖方道："秦君求贤若渴，百里虽已七十，照样录用，且一用便是左庶长。您只年长百里一岁，谈何一把年纪？姜太公八十而仕，与之相比，您还是一个小弟弟呢！不如趁着头脑尚清，四肢尚健，出仕于秦，一展冲天之志。既不虚度此生，又赐福于寡君并社稷。况且，先生不为自己，也该为百里先生想一想，若先生不往，百里亦不独留也。"

白乙丙力大艺高，素有出仕之意，今见父亲不愿出仕于秦，很有些发急，但又不敢直说，频频向三翁示意。三翁心领神会，一齐向蹇叔劝道："蹇兄，您不止一次地对吾等说过，百里奚是您至交，您愿意为百里奚做任何事情。如今，百里奚要您入秦帮他一把，您却一辞再辞。怕是有些言而无信吧！"

一提到言而无信，击中了蹇叔的软肋。要知道，他素以贤者自居，而贤者的核心标准，是忠、义、信三字，没有了信字，又何来贤！

蹇叔长叹一声道："吾弟怀才不遇，今日好不容易遇上一位明主，吾不能不成其志。但丑话说在头里，吾这次去秦，完全是为了吾弟，少则一年，多则五年，当还归鸣鹿，秦君不得阻拦。"

公子縶心中暗道："汝今年已经七十一岁，还能再活几年？五年足矣。五年之后，汝即使健在，是走是留全看汝君臣之间相处如何，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了。”

想至此，他朗声说道：“先生入秦，果能辅佐寡君三五年，乃大秦之幸也。至于三五年之后，是去是留，全凭先生自己定夺。寡君不与涉也。”

话音刚落，童子来报：“草鹿已熟。”

蹇叔道：“吾之床头，有一罐陈年美酒，可为吾取之以奉客。”

童子诺诺而退。待鹿肉、美酒摆上之后，蹇叔方邀公子絷入席，三翁相陪。所用皆瓦杯木筷。宾主互相劝酒，只饮到金乌西坠，公子絷起身说道：“天色已晚，这酒也饮得差不多了。吾暂去驿馆安歇，明日吾来接先生上路。”

蹇叔道：“古谚曰，‘酒逢知己千杯少’，何来差不多之说？咱喝他个一醉方休。吾家之榻虽说不如驿馆，那席那被，还算干净，大人若是不嫌的话，可屈就一宿。”

三翁也道：“驿馆距此，少说也有十里。天色已晚，不如留之，俺三人明晨也好为大人置酒饯行。”

公子絷双手抱拳道：“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吾不走了，吾与三位长者痛饮一宿。”说毕，复又坐下。

次晨，三翁自备酒肉依约而来。但因昨日饮酒过多，大家只是礼节性地喝了两杯，便开始用饭。

饭毕，公子絷将所带物产之类，当然，征书礼币，不在其列，赠予三位老翁。余之，尽归蹇叔。

蹇叔拜谢而受，嘱咐白乙丙：“可将公子絷大夫所赠之物产，悉数散与左邻右舍。”

白乙丙应声而去。等他散完物产归来，已是巳时二刻，太阳高挂在东南天际。

“该上路了。”蹇叔反倒催促起公子絷来。

公子絷正在与白乙丙用眼神交流着什么，闻言忙道：“是该上路了。不过，吾有一不情之请，还望先生成全。”

蹇叔道：“请讲。”

"昨日见先生之前,吾与贵公子白乙丙闲聊了将近半个时辰,吾觉着贵公子乃大将之才,反来侍弄稼穑,躬耕于垄亩,实在有些屈才。莫不如带他一同前去,到秦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蹇叔移目白乙丙。白乙丙扑通朝地上一跪,叩了三叩说道:"儿亦有随父亲入秦之意,还请父亲成全!"

蹇叔沉吟半晌,叹曰:"吾儿只知为将荣光,岂不知那将是拿血拿命换来的! 吾儿既有出仕之念,为父也不想强行阻拦。想跟你就跟着吧。"

白乙丙又是三拜,翻身站起,兴冲冲地收拾行装去了。

村人闻听蹇叔去秦,纷纷赶来相送,蹇叔一一告别,并命童子取出秦之礼币之半,散与众人。

送啊送,一直送到十里长亭,经蹇叔父子一再劝阻,众人方才止步。蹇叔、白乙丙与公子絷分乘二车,一前一后。走出三里之地,众人还在原地站着,频频向蹇叔父子挥手。

蹇叔也不管他们是否能够听见,独自挥手大声呼道:"众位乡亲请回,不出五载,蹇某人定当还乡,与乡亲们再得相叙!"

车越行越远,直到看不到众乡亲了,蹇叔方才回过头来。那泪似倾盆大雨般地落了下来。

又是一个晓行夜宿,走了三十余日,来到秦都雍城门外。公子絷安排蹇叔父子在就近的一所驿馆住下之后,方才驱车进宫,参谒了秦穆公,言:"蹇先生已到城外。其子白乙丙,亦有大将之才,臣一并取至,以备主公驱使。"

秦穆公道了一声"好",忽又问道:"蹇叔果贤否?"

"贤。"

"与百里奚相比若何?"

"不相上下。"

"好,很好! 烦卿这就带蹇叔入宫,寡人与之一语。"

公子絷笑道:"主公未免有些太急了吧,蹇叔之智之贤既然不在百里奚先生之下,况且,主公还要以右庶长之职相委,岂能如此相见?"

秦穆公道:“依爱卿之见,寡人应当如何相见?”

“主公大可照葫芦画瓢。”

秦穆公道:“此话怎讲?”

“您是怎样接见百里奚的,便怎样接见蹇叔。”

秦穆公朝御案一拍道:“好,就依爱卿之言。”

经过择日,又经三浴三祓,秦穆公方才接见蹇叔。

蹇叔虽说长百里奚一岁,但他未曾经受过什么坎坷,心宽,保养得又好,可谓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秦穆公乍见之下,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落座后直奔主题。

“百里奚数言先生之贤,先生以何教寡人?”

第十三章　西乞术卖艺

鹅大王用过了饭，正要挑起鹅笼子回家，被饭店掌柜挡住了："这鹅是我的！"官司打到邑长那里，邑长把这个案子交给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娃娃。

骊姬从屏风后呼地一下蹿了出来，尖叫道："如此叛臣，还不快快拉下去乱棒打死！"

眨眼之间，卖艺人连毙二命，围观者一哄而散，卖艺人竟然不知道逃命，难道他是一个傻子？

蹇叔见秦穆公诚心向他求教，便敞开心扉说道："秦僻在西土，和戎狄相邻，地险而兵强，进足以战，退足以守。所以不列于中华者，威德不及故也。非威何畏，非德何怀；不畏不怀，何以成霸？"

穆公问："威与德，二者孰先？"

蹇叔对道："德为本，威济之。德而不威，为列国小觑；威而不德，其民内溃。"

穆公道："寡人欲布德而立威，从何处入手？"

蹇叔对道："秦与戎狄杂居，民素来不知礼教，威权不辨，贵贱不明，臣请为君先教化而后刑罚。教化既行，民知尊敬其上，然后恩施而知感，刑用而知惧，上下之间，如手足头目之相为。管夷吾[①]节制之师，所以号令天下而无敌也。"

① 管夷吾：即管仲，仲乃其名，夷吾乃其字。



穆公道："诚如先生之言，寡人便可霸天下乎？"

蹇叔对道："未也。夫霸天下者有三戒：毋贪，毋愤，毋急。贪则多失，愤则多难，急则多蹶[①]。夫审大小而图之，何用贪？衡彼己而施之，何用愤？酌缓急而布之，何用急？君能戒此三者，离称霸已将不远了。"

穆公喜道："善哉，善哉。听先生一言，犹如醍醐灌顶。请先生为寡人酌今日之缓急。"

蹇叔对道："秦立国西戎，此祸福之本也。今齐桓公已近暮年，霸业将衰。君若能善于安抚雍、渭[②]之百姓，以此号召诸戎，凡不服号召者，以武力讨伐之。诸戎既服，然后敛兵[③]以俟中原之变，步齐桓之尘，广施德义。君即使不想称霸，怕是列国也不会轻易答应。"

穆公大悦曰："寡人得二老[④]辅佐，实乃国之福也。"当即颁旨一道，拜百里奚、蹇叔为左、右庶长，位皆上卿[⑤]，世人呼之"二相[⑥]"，共秉朝政。

与此同时，又拜白乙丙为下大夫、将军，协掌三军。

二相上任之后，立马巡行国中，时值盛夏，骄阳似火，既不乘车，又不打伞，遇有拦道呼冤者，当街受理；遇有鳏寡无助者，或施以谷，或施以布，或施以钱。世人皆以为贤。

与此同时，二相先从改革朝仪入手，立法教民，兴利除害，未及三年，秦国大治。

某一日，秦穆公邀公子絷入宫闲聊，聊到百里奚和蹇叔，又从百里奚与蹇叔，聊到了人才。穆公叹道："寡人幼时听太傅讲道：'兴国之道，贵在得人。'寡人还有些不大相信。今日思之，诚不谬也。但寡人尚有一惑，那智贤之人，为什

---

① 蹶：倒、轻仆、挫折之意。

② 渭：渭河平原。

③ 敛兵：整肃军备。

④ 二老：指百里奚和蹇叔。

⑤ 上卿：卿，古代高级长官或爵位的称谓。西周、春秋时天子和诸侯所属的高级长官都称卿。有分两级的（上、下卿），也有分三级的（上、中、下卿）。

⑥ 二相：相，相国或宰相，秦之左右庶长，类似列国之相国，故曰二相。

么全都出在国外，诸如百里奚、蹇叔、公孙枝等。”

公子絷对曰：“主公不必困惑，我大秦虽说拥有雍、岐之地，但自周平王东迁之后，闭关自守，民以尚武为荣。况且，它的西北二面，又为戎狄所据。戎狄俗鄙，尚处于游牧时代，有的还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如何能出智贤之人？中原各国，开化本就较吾等略早一些，农业、商业、手工业，又居于领先地位。近年，又长期处于争霸之中，要争霸，要生存，就得培养、延揽人才。于是各种人才应运而生。”

秦穆公颔首说道：“卿言是也。寡人虽说已经拥有了二相、公孙枝和白乙丙等。但要治理好这么大一个国家，并使它强大起来，有用之才尚嫌少了一些。烦卿再到中原走上一趟，为寡人多多物色一些人才回来才是。”

公子絷拱手说道：“谨从主公之命。”说毕，辞别穆公，回邸后稍做准备，便踏上了东去中原列国之路。第一站便是晋国，夜宿于悦来客栈，以闲聊的方式，查访晋之贤人。

掌柜道：“晋之贤人，举不胜举，或已入仕，或已流亡，或已为外邦所用。”

公子絷道：“流亡者何人？”

“流亡者首推晋公子重耳和夷吾。次之乃追随重耳之八位豪杰，诸如狐偃、赵衰、先轸、介子推、魏犨等。”

“除此之外，尚有何人？”

掌柜想了一想道：“尚有一人，名唤繇余。”

公子絷立马来了兴趣：“这繇余家居何地？贤在何处？因何流亡？”

掌柜将公子絷的茶碗加满，自个儿又斟了一碗，方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将繇余的家世，娓娓道来。

繇余家居晋之西鄙。——鄙者，郊野之处也。繇余屡世为农，到了他这一代，改习武艺，兼习诗书，他记忆力特强，读书像吃书一样，还写得一手好字和文章。前大夫士蔿，曾经当面考过他的智力，对他赞不绝口。前不久，晋献公受骊姬之蛊惑，出兵讨伐世子申生。

骊姬者，献公之宠妃也。有子奚齐，欲取申生而代之，故陷害之。申生久为



世子，屡将兵，有大功于晋，讨之师出无名，于是乎，骊姬想到了繇余，遣使持厚币去见繇余。告之曰：“汝若能急就《讨伐申生之檄文》一篇，且令骊姬娘娘满意，可授大夫之职。”

繇余出身寒门，往上查八代，也未曾为官为吏，何况大夫之职！但他不为高官所动，严词拒曰：“吾乃垄亩一夫，只知何时耕种，何时收获，不知朝中叛逆之事，无从下笔，见谅，见谅！”

使者还报骊姬，骊姬大怒，有心治他死罪，又不知从何下手。思了良久，思得一计，于是便向献公吹了一夜枕头风：“妾闻，西秦自从得了公孙枝和百里奚，立法教民，兴利除害，国遂大治。而百里奚和公孙枝，原为我大晋臣民，反为西秦所用，国人颇有微词。”

献公叹曰：“舟之侨误我，寡人悔之晚矣！”

骊姬道：“往事不可悔，悔也无益。妾又闻，西鄙有个繇余，是个才子，主公何不召来一试，若是他果真有才，立马授之以官，以免为他国所用。”

献公曰：“卿言甚善。”翌日上朝，口授一诏，召西鄙繇余立马前来见驾。那繇余因为有才，性格孤傲，落拓不羁，进得殿来，也不行叩拜大礼，只是轻轻作了一揖，昂首而立。

献公甚为不满，勉强说道：“久闻卿有大才，上大夫荀息未仕之时，断了一个奇案，寡人今将该案的经过，讲述一遍，若是换作汝，汝能不能断？”

繇余漫不经心地回道：“讲吧。”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距荀息的家乡约有一舍之地的地方，住了一个曾经拥有上百顷良田的破落户。这个破落户活到六十岁的时候，突然醒悟过来，不再声色犬马，走狗斗鸡，转而以养鹅为生。他家里养了几百只鹅，大家都叫他“鹅大王”。这个人养鹅又特别上心，天天到河塘里捞螺蛳，碾碎了给鹅吃，因而他养的那些鹅，只只身肥体壮，人见人爱。

这一天，雄鸡刚刚叫过三遍，鹅大王便起了床，挑着两大笼子鹅，到邑里去卖。不多一会儿，大半的鹅就卖完了。鹅大王的肚子也开始咕咕咕地叫了起来，就挑着剩下的几只，去不远处的一家羊肉汤馆用餐，用餐时不能挑着鹅笼子

呀，便把鹅笼子放到了饭店的后院里。等他喝过了羊肉汤去挑鹅笼子的时候，被饭店的掌柜给拦住了。

“请把鹅笼子放下。”饭店掌柜阴沉着脸说道。

“为什么？在下已经结过账了呀？”鹅大王一脸惊诧地说道。

“不为什么，因为这些鹅是在下养的。”

“胡扯八道，这些鹅明明是我的嘛！”

双方争吵起来，越吵越凶，引来了数十个围观者，内中有个白眉毛老叟，出面劝道：“你二位别吵了，吵也吵不出个名堂，还是去找邑长公断吧。”

除此之外，确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了。于是，在众人的簇拥下，鹅大王挑着鹅，和饭店掌柜一起，来到了邑署。

谁知，那邑长是个昏官，听了他二人的诉说，根本分辨不出谁在撒谎，急得满头大汗。

人越围越多，已达一百余人。荀息也在其列。他那时才十四五岁，因家贫而辍学，在邑署门口摆了个写字摊，靠为人撰写诉状和书信维持生计。他见邑长急成如此模样，忙挤了过去，拽了拽邑长的袖子，悄悄说道：“您把这件案子交给小生，小生有办法审他个水落石出。”

邑长哪里肯信，歪着头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一遍道：“就凭你，一个乳毛未褪的穷酸书生，也能断得了此案？”

荀息见他如此藐视自己，很是恼火，扯着嗓门说道：“有道是，‘有志不在年高，无志枉活百岁’。汝若是把此案交给小生来断，只需半个时辰，便可断他个一清二楚！”

邑长道：“汝怎么断？”

“怎么断无须大人操心，小生自有办法。”

“若是断不明白呢？”

荀息昂首说道：“是死是活，听凭大人发落。”

“好，好，本官就将这个案子交给汝了，限汝在半个时辰之内，给本官断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若是断不明，嘿嘿，小心汝屁股开花！”

荀息道："要审此案，大人得答应小生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白绢六尺。"

邑长很是痛快地答道："好。"当即命邑卒取来白绢六尺，交给荀息。趁邑卒去取白绢的机会，荀息向饭店掌柜问道："汝之鹅以何食喂养？"

"喂之以谷。"

荀息掉头向鹅大王问道："汝之鹅以何食喂养？"

"喂之以青草，佐以螺蛳。"

…………

听至此，繇余摇手说道："主公不必再往下讲了，小生已经知道，此案荀大夫是如何断的。"

献公咦了一声道："他是怎么断的？"

繇余道："等邑卒将白绢取来之后，他将白绢展开，铺在地上，而后，将鹅一一赶到绢上面，说一些审问的大话，一直磨蹭到那些鹅全拉了屎，便可知道谁是鹅的真正主人了。"

献公道："说下去。"

繇余道："鹅大王饲鹅之食，以青草为主，佐以螺蛳，其鹅拉出的屎，必然是绿的。而饭店掌柜称，他饲养肥鹅之食，乃是谷子，若喂以谷子，鹅屎必是黄的。故而，只要把鹅赶在白绢之上，候它拉屎之后，察其颜色，便可了断此案。"

献公一脸赞赏之色："卿果人才也，争鹅之案，荀大夫正是如此断的。"

他将头猛地一扭，高声说道："还不快快为繇先生看座！"

等繇余落座之后，献公复又说道："这第一道考题，卿得了个满分。寡人还有考题一道，卿若又答对了，寡人便拜卿为中大夫。"

说毕，朝当值的寺人优施招了招手。优施慌忙跑了过来，小声问道："主公有何吩咐？"

"快去后殿看一看，你家骊娘娘的考题拟得怎么样了？若是拟好了，快送来呈给寡人。"

优施头像鸡啄米般地点了几点，退至后宫，约有一盏茶工夫，又折了回来，将一幅写满字的白绢，双手呈给晋献公。献公将那绢上的文字读了一遍，置于御案。

"繇先生，汝可要注意，寡人开始考汝了。"

繇余仍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考吧。"

"寡人邀先生与令尊同游于湖，这是寡人的一个设想，仅仅是寡人的设想而已。寡人不会水，令尊也不会水，只有先生一人会水。船突然沉了，寡人与令尊俱在水中挣扎，且向先生呼救，先生是先救寡人，还是先救令尊呢？"

繇余不假思索道："先救家严。"

这话令晋献公很是失望，冷声问道："为什么？"

"古圣人有言，'百善孝为先'。"

晋献公道："古圣人亦有言：'君，天也；臣，地也。'没有天，哪有地？悠悠万事，唯有忠君为上！自古以来，忠心侍君，为君死难者车载斗量。虽有不肖如卫懿公者，被贼兵砍为肉泥，只有一肝尚全，大夫弘演自剖其腹，以腹作棺，纳懿公之肝。弘演将死之前，他能不知道他家中有一八旬老父，需要他奉养吗？"

繇余道："他当然知道。"

晋献公道："若是换作汝，汝会这么做吗？"

繇余道："不会。"

"若是将懿公换作汝父，汝会这么做吗？"

"会。"

"在汝的眼中，国君的分量，难道还抵不上令尊吗？"

繇余道："不是抵不上，而是说，人这一生，只有一个父亲，国君却不止一个。"

晋献公击案骂道："逆臣，地道的逆臣。"

繇余一点儿也不示弱，据理力争道："小生说得不对吗？老大夫狐突早在庄伯之时，已经为臣，庄伯两传之后，方有了主公您，狐突仍然为臣，可谓三朝元

老矣。不只狐突，大夫里克、荀息，以及七舆大夫[1]，哪一个不是三朝元老，难道说他们都是逆臣吗？话又说回来，不管他们扶保过几个国君，可他们的父亲只有一个。”

晋献公气得浑身发抖，却是无言以对。

骊姬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前殿，此刻就站在屏风后边，呼地一下蹿了出来，尖叫道：“如此逆臣，还不快快拉下去乱棒打死！”

也是繇余命不该绝，行刑之人乃申生一党，手下留情，装模作样地打了一百军棍，小声说道：“汝怎么还不死？”

繇余会意，小声回道：“在下已经死了。”

行刑人转报骊姬，骊姬遣优施前来验尸，繇余装死瞒过了优施。优施还报骊姬，骊姬传命下来，将繇余抛尸西鄙喂狗。这一抛，繇余方才捡得一命，夤夜逃往绵诸国，做了绵诸国的谋士。

掌柜将繇余的逸事讲完之后，便忙他的生意去了。

公子縶叹息良久，起身去了郑国，明察暗访了一个来月，也没访到什么贤人，转而去了宋国。

这一日，他正在鹿邑的大街上行走，见火星庙前围了不少宋人，便凑了过去。只见一个红脸大汉，头裹黑巾，红带子束腰，抄一杆生铁枪，脚下放一木盘。那枪，少说也有一百二十斤。在他手上，简直如木棍儿一般，舞得呼呼生风。一顽童俯首捡一瓦片，朝他砸去，只听当的一声，瓦片碎作数块，反弹过来，将顽童脸颊击中，疼得他龇牙咧嘴，引得围观者哈哈大笑。

那汉子将自创的一套枪法耍完之后，面不改色，气不发喘。

“诸位先生，大妈大婶，大姑大姨，老少爷们：在下西乞术，生来命苦，三岁死了爹，八岁死了娘，是奶奶将在下拉扯成人。天不幸遭遇大水，将寒舍冲塌。没奈何出外卖艺，欲筹得几两银子，好为奶奶搭个窝。怎奈在下学艺不精，有辱

---

① 七舆大夫：周制，爵分五等，公、侯、伯、子、男。侯、伯这一级的诸侯出行，随行车辆七乘，每乘一个大夫。晋献公为侯爵，故而出行时，有七个大夫随行，这七个大夫是里克、丕郑父、荀息、祁举、共华、贾华、骓遄，故称七舆大夫。遇上了打仗，这七个大夫便是上军的七个将军，协同国君指挥作战。

诸位之眼，但看在在下一片孝心之上，请施舍几个钱。在下给诸位磕头了。”

说毕，扑通朝地上一跪，磕了三个响头。

就在他磕头的时候，围观者纷纷朝他的木盘里投钱，顷刻便将木盘底全部盖住。此外，还有不少铜钱落在了木盘之外。

他一脸感激地望着众人，一迭声地说道：“谢谢，谢谢！”

忽听人群之外传来一声暴喝：“闪开，快快闪开，阚爷来了！”

闻者一个个面现惊惶之色，纷纷退向两侧，让出一条三尺宽的道儿。

西乞术举目望去，只见两个瘪三持刀在前开路，一个矮胖，一个瘦高。身后是一个赤鼻、麻脸大汉。

那赤鼻大汉想必就是阚爷了。西乞术暗自揣度道：“从他的容貌上看，不是一个善茬儿。他来此作甚？”

“不管他来作甚，出门在外，人地两生，对人客气点没有坏处。”

他呼地站了起来，笑脸相迎道：“在下初来贵地，还请阚爷多多关照！”

还没等阚爷开腔，矮胖子朝卖艺人脸上呸地啐了一口骂道：“关照个屁，这里是阚爷的地盘，汝来这里开场子，也不给阚爷禀报一声，汝眼中还有阚爷吗？”

西乞术一脸讪笑道：“在下刚刚出来闯荡江湖，不知道江湖上的规矩，还请多多原谅，多多原谅！”一边说一边作揖。

矮胖子斜了木盘子一眼，拖着长腔问道：“这盘里有多少钱呀？”

西乞术如实回答：“在下还没来得及数，有五六百文。”

矮胖子掉头朝赤鼻汉子望去，一脸的媚笑道：“阚爷，您看……”

阚爷瓮声瓮气道：“牛蛋，念他初出江湖，言语也颇为恭顺，就不再教训他了。喏，让他把木盘留下，立马滚蛋，滚得越远越好！”

矮胖子连道了两声“小徒明白”，复又掉头对西乞术高声说道：“阚爷的话汝听到了吗？阚爷这是法外开恩，若是依着我的性子，把汝的双手砍掉，叫汝这一辈子开不得场子。”

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这理西乞术也懂。正因为他懂，自始至终，没

有说一句别腔的话。但要他把辛辛苦苦的卖艺钱全留下来,实在有些心疼。

“嘿嘿!”他干笑两声道,“阚爷,说了您莫要见笑,在下出来卖艺的时候,把奶奶也带了出来,安置在邑西的二郎庙里。由于没挣到钱,她已经一天没有吃到东西了,能不能把这点钱给在下留下,让在下给奶奶买几碗热饭吃吃。”

阚爷冷哼一声道:“汝这是得寸进尺,汝访一访,凡来爷这地盘上私自开场子的,有几个是全胳膊全腿出去的?汝若知趣,把钱留下,早些滚蛋,若是不知趣的话,休怪本爷无情!”

卖艺人不知趣。

不是他不知趣,是他太需要钱了。正想再哀告几句,阚爷不耐烦了,向牛蛋命令道:“牛蛋,把他的右臂给爷卸下来!”

牛蛋应了一声“是”,举刀朝西乞术右臂砍去。西乞术将身子猛地一侧,牛蛋扑了一个空。

“奶奶的,你还敢躲!”阚爷看不下去了,向瘦子说道,“驴球,你也上。”

驴球嗯了一声,挺刀朝西乞术扑去。这一刀虽说来势挺猛,照样扑了个空。

驴球哇哇大叫道:“邪门,邪门,汝竟然从小爷的刀下溜走。来来来,再吃爷一刀。”劈面朝西乞术砍去。

牛蛋那一刀砍空之后,就知道西乞术武艺不凡,靠明刀明枪地斗,绝对伤不了他一根汗毛。他当即便改变了策略——偷袭。

西乞术的脑后,就像长了眼睛,先是将头一侧,化去了驴球那致命的一刀。继之,回腿一脚,不偏不倚,踢在牛蛋的裆部,牛蛋惨叫一声,抛刀于地,双手握住裆部,“哎哟,哎哟”地叫个不停,疼得他冷汗直流。

他叫着叫着,渐渐无了声音,整个人缩成一团,趴在地上。

他不是趴在地上。

他是死了。

就在牛蛋哀叫的时候,驴球又朝西乞术攻了一刀。西乞术恨驴球出手狠毒,来了一招空手夺刀,将驴球生擒过来。驴球尚不识趣,张口向西乞术右手臂咬去,硬生生将一块皮咬了下来。西乞术愈发恼怒,劈顶一掌,立马送他见了阎

王。

眨眼之间，西乞术连毙两命，骇散了众人。

这众人当然也包括阚爷。

众人这一散，倒弄得西乞术无了主意，愣在那里。

公子絷朝西乞术肩上拍了一掌道："汝还不快点儿逃命，愣在这里做什么？"

西乞术双掌一摊道："逃，往哪里逃？何况，我还有个双腿瘫痪的奶奶，我若一逃，她怎么办？"

公子絷道："汝果真要逃的话，在下给汝指一个去处。至于汝之奶奶，在下自会搭救。"

"先生如何搭救？"

公子絷道："如何搭救，汝就不要管了。在下自信有搭救汝奶奶之能力。"

西乞术喜道："如此说来，在下也就放心了。但不知先生所指之去处何在？"

"大秦。秦君求贤若渴，汝若去秦，必受大用。"

西乞术双手抱拳道："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说毕，掉头西去，如飞一般，顷刻便没了踪影。

公子絷赞叹道："好俊的身手！我公子絷这一次中原之行，没有白来。"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噢，是西乞术的奶奶。

他自个儿拍打着自个儿的脑门："我真浑，竟然忘了给西乞术写一封荐书，就让他贸然去秦……"

世上没有后悔药，忘了就忘了呗！当务之急，得赶紧搭救西乞术的奶奶。

他正要向驾车的小厮打招呼，小厮已将车赶了过来。

他扳辕而上。

车还没有启动，公子絷又跳了下来，对小厮说道："坐车太慢，我还是步行

吧。”

小厮道：“去哪里？”

“去邑西二郎庙。”公子縶一边说一边拔腿西行。

他脚上的功夫虽说不及西乞术，但一个时辰跑上三四十里还是不成问题。不到三刻[1]钟，便来到了二郎庙。那二郎庙年久失修，已经破烂得不像样子了。

这里果真住着一个老妪，但要比他想象中的老妪年轻得多。

西乞术少说也有三十岁，他的奶奶能不老吗？七十、八十或许一百，应该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

可眼前的老妪一点儿也不显老：面色红润，发如墨染。

公子縶试探着问：“老人家，有一个红脸大汉，年届三旬，头上裹了一条黑巾，腰上束了一条红带，随身携带了一杆百来斤重的生铁枪，他是您的什么人？”

老妪一脸警惕地问道：“汝问他作甚？”

这一警惕，公子縶心中有了数，看来，这老妪是西乞术的奶奶无疑了！

公子縶深作一揖道：“老人家，在下是您孙儿新结识的一位朋友，您那孙儿卖艺之时，与当地的几个混混闹翻，失手连毙二命，已经逃往大秦去了。在下这是受了您孙儿之托，前来救您，快跟在下去一个隐蔽之处躲几天，而后一道去秦。”

老妪呼地站了起来。

她的身子晃了两晃，差点儿栽倒。公子縶双手将她扶住，一脸焦急地问道：“您这是怎么了？”

老妪苦笑一声道：“俺是一个瘫子。”

公子縶忽然想起，西乞术的确说过，他奶奶是一个瘫子，瘫子能自个儿站起来吗？

老妪从他的脸上读出了他的疑问，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俺也不知道。”

---

① 刻：时间单位。古代用漏壶计时，一昼夜共一百刻。

公子縶扶老妪坐下，掉头来到破庙门口，举目东眺。

他是在眺他的车呢。

他忽然想起，那车的速度怕是要比他慢上一半呢，不可能这么快赶来。倒不如我背上老妪，先行一步。

从火星庙到二郎庙，满打满算也不过七八里，牛车就是再慢，也慢不了一刻钟。况且，那赶车的小厮是何等的机灵，他见主人在和时间赛跑，焉能不急？把牛赶得飞快，硬是提前半刻钟赶到了二郎庙。

他这一提前，恰巧赶上公子縶背着老妪出来，小厮帮公子縶将老妪安置到车上以后，问道："回大秦是吗？"

"不，回驿馆。"

小厮吃了一惊："驿馆与邑署墙搭着墙，您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汝懂个屁！古智人有言，'大隐隐于市'。"

小厮恍然大悟，驱车返回驿馆。

第十四章　孟明视传奇

一连三问，问得西乞术坐不住了，霍然长身，一脸惊诧地盯着蹇叔。

为报"父"仇，孟明视带病下山，一人一骑，闯入鄀军，寻找杀"父"仇人，三进三出。

已经得手的鄀军在二位下士的指挥下，蜂拥而至，将二牛团团包围起来。

鹿邑长接到阚爷的报案，当即遣了三十个邑卒，又是设卡，又是挨门挨户地搜查，忙活了三天三夜，却是一无所获。

他有些困惑了。

一个大活人。

一个带着瘫老婆子的大活人，即使逃，又能逃到哪里去？

"他没有逃，也不可能逃，搜，再搜，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西乞术给爷搜出来！"鹿邑长痛下决心。

这一次，虽说搜得很细，包括驿馆，也被翻了个底朝天。

但他还是晚了一步。

驿吏说，他的驿中，从未住过什么红脸汉子，还有什么瘫子女人！

红脸汉子确实没有在这里住。不只没有住过，连足也未曾踏进过驿馆半步。

至于那个瘫老婆子，不但在驿馆住了两天，还和驿吏同桌用过酒呢。

但她已经不是一个老妪了。

她是公子絷的表兄。

这就有些奇怪了,明明是个女的,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一点儿也不奇怪。

十年前,公子絷流浪都国的时候,结识了一个异人,学了一手绝活——易容术。想不到十年以后派上了用场。

公子絷有的是钱,他又出手阔绰,每逢过关的时候,总要向守关人送上二百文铜钱。何况,他的车上又没有带什么违禁物品,包括瘫子女人!因而,每一关都过得十分顺利,不到一个月,便安安全全地回到了他的故乡雍都。

他将西乞术的奶奶安顿在自己家中之后,方才进宫复命。

"主公,有一个叫西乞术的宋人可曾来投?"

秦穆公道:"来过。寡人经过一席长谈,觉着他是一个将才,授之为下大夫。"

公子絷双掌合十道:"谢天谢地!"

"贤弟认识他?"

公子絷笑道:"何止认识,不是小臣自夸,那西乞术得以投秦,还是小臣的功劳呢!"遂将如何去晋,如何去宋,又如何指示西乞术投秦,并搭救西乞术瘫奶奶的经过,细述了一遍。

秦穆公噢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贤弟,你比伯乐还伯乐。"秦穆公一脸感激地说道,"你又为大秦立了一功。今天寡人请客,好好犒劳犒劳贤弟,也算为贤弟洗尘了。"

彼二人相向而坐,一边喝一边聊。

"主公,臣有所不解。西乞术身为宋人,又无秦之大臣片纸相荐,他是怎么见到您的?"

秦穆公呷了一口酒道:"这是天意,上天有心眷顾寡人,让他不早不晚,晕倒在大街之上,恰好让二相撞见……"

西乞术别了公子絷之后,日夜兼程,直奔大秦。

身无分文,莫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且不说既要担心宋军来追,又要

担心老奶奶的安全，等他来到雍都的时候，衣服褴褛、蓬头垢面，简直是乞丐一个。

可大秦不缺乞丐。

既然不缺乞丐，乞丐要去见国君，理所当然地被守宫人挡了回去。

宋国是回不成了。

卖艺吧，把生铁枪丢在了宋国。没有枪，那艺还怎么卖？

就是有枪，他也不敢卖。谁敢担保，秦国没有阚爷那样的人物！

他果真是走投无路了。

走投无路的西乞术被迫做了乞丐。

俗语不俗，“人走背运，喝口凉水也塞牙”。做了不到三天乞丐，他病倒了。

是感冒，很重的那种感冒。头痛欲裂，浑身上下烧得火炭子一般。

他已经三天水米没有沾牙了。

他还不想死，他若是一死，奶奶怎么办？

于是，他强撑着去街上乞讨。太阳又毒，肚中又饥，走了不到三百步，一头栽倒在地。

也许是他命不该绝，也许是老天爷还需要他去为大秦冲锋陷阵。

百里奚走过来了。还有蹇叔。

只要朝中无事，百里奚总要拉上蹇叔一道前去巡乡、巡街、巡军队。既不坐车，也不打伞，简直是平民一个！

正因为他们是“平民”，百姓有话也愿意跟他们说。

这不，一见他们走过来，立马有几个百姓将他俩拦住，七嘴八舌地说道：

“有一个红脸大汉饿倒在丁字路口。”

“不，是病倒的。我摸过他的额头，发热，热得烫手。”

不管是饿倒的还是病倒的，吾等不能见死不救。二相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向丁字路口趋去。

经过一番施救，西乞术苏醒过来。二相少不得向他叩问姓名。

“在下宋人也，复姓西乞，名术。”



“西乞术？这名字好生耳熟。”蹇叔的两道白眉，拧成了一个八字。

他终于想起来了。

他有一个表侄，就叫西乞术。

西乞术的奶奶是蹇叔的小姑，辈分虽说高出蹇叔一辈，但那年龄尚比蹇叔小了三岁。二十二年前，也就是西乞术八岁那年，为了躲债，奶奶带着西乞术回到了久别的铚地。那一年，夏雹秋蝗，庄稼几乎绝收，蹇叔家不得不勒着裤带过日子，如今又多了两张嘴，生活之窘状就可想而知了。

蹇叔的母亲本来就对小姑子有些成见，见她回来蹭食，且一蹭便是三个月，少不得摔碟子打碗。小姑子住不下去了，拉着西乞术哭着离开了铚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祖孙俩的音信。

难道他，他真是我的表侄西乞术不成！

蹇叔将西乞术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越看越觉着他像小姑：红脸、母猪眼、疙瘩鼻，特别是那张嘴，形如弯弓。看相的说：“口如弯弓半上弦，中年富贵官运通。”可惜小姑是个女的，若是一个男的，贵不可言。

他试探着向西乞术问道：“汝祖籍并非宋人是吧？”

西乞术轻轻点了点头。

“是齐人吧？”

西乞术又将头点了一点。

“令尊大人叫西乞震？”

一连三问，问得西乞术坐不住了，霍然长身，一脸惊诧地盯着蹇叔。

蹇叔向他摆了摆手道：“请坐，老夫还有要紧的话问汝。汝之祖母，绰号是不是叫个‘蹇大脚’？”

西乞术再次长身，手指蹇叔问道：“大人到底是谁，与在下一家究竟有何渊源？”

蹇叔也有些激动。

他能不激动吗？二十二年未曾谋面的表侄，此刻就坐在他的对面。

“汝，汝可听说有一个叫蹇叔的人吗？”



西乞术想了一想回道："听说过。"

"他是汝的什么人？"

"他是在下的表叔。"

蹇叔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老泪纵横道："孩儿，老夫便是汝的表叔蹇叔呀！"

西乞术稍微愣了一愣，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双膝一屈，跪了下去："不肖侄西乞术叩见表叔！"

蹇叔双手将他搀起，一边为他拭泪，一边问道："汝之奶奶可好？"

西乞术道："好，很好。只是，她老人家为救一个少女，与山贼结下了冤仇，被山贼诱上山寨，一双腿也给废了。"

蹇叔长叹一声问道："她老人家现在何处？"

"在宋之鹿邑。"

蹇叔的眉头立马皱了起来："汝明明知道，她老人家是一个瘫子，生活不能自理，却独自一人跑到秦国，汝还是个人吗？"

西乞术一脸委屈地说道："表叔有所不知，表叔错怪了小侄。"遂将如何在鹿邑卖艺，如何打死两个瘪三，如何受人指点，方来投秦的经过讲了一遍。

蹇叔的眉头这才舒展开来："指点贤侄来秦的那位恩人，姓甚名谁？"

西乞术将头使劲摇了一摇。

蹇叔又是一声长叹："你呀你，年已三旬，却是如此粗心。有道是，'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那人不只为汝指了一条生路，且又答应救汝之祖母，这恩岂是点滴？汝却连人家的名讳也不问，如何去报？还有汝之祖母，上哪里去寻？"

西乞术叩首说道："孩儿知罪。孩儿这就返回宋国，寻找恩人和祖母。"

蹇叔道："汝连杀二人，宋国岂能不对汝进行通缉？汝这一去，乃是自投罗网，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样好不好？汝安心在表叔这里养病，表叔这就遣谍人去宋国打探你祖母的消息。"

感冒原本就不是什么大病，一剂药下肚，西乞术便痊愈了。

蹇叔遣走了谍人，与西乞术商量，想把他荐给秦穆公。这简直是从天上掉

下来一块馅饼，西乞术除了欢喜和感激之外，还能说些什么？

这一荐，为秦穆公称霸天下荐了个难得的将才。秦穆公当即颁旨一道，拜西乞术为下大夫、将军，与白乙丙一道协掌三军。

秦穆公得以称霸天下，靠的是二相三帅。

二相不用说，一个是百里奚，一个是蹇叔。

三帅呢？

白乙丙算一个，西乞术也算一个，另一个便是孟明视。

孟明视何许人也？

孟明视便是公子縶的好友，盘踞在鄀国霄山上的那个大盗。

再说明白一点，孟明视便是百里孟明，秦相百里奚的儿子。

百里奚二次出外闯荡江湖的时候，百里孟明还不到四岁。

百里奚出游的第二年，宛邑大旱，秋庄稼颗粒不收，杜若男带百里孟明外出乞食，行至二龙山下，正赶上山贼与官军交战，把他母子给冲散了。不见了母亲，百里孟明又惊又怕，站在路边哭泣。盗首得胜归来，见他方面大耳，大手大脚，人又机灵，收为义子。既然收为义子，少不得叩问姓名，百里孟明怯生生地回道："俺叫孟明。"

盗首拍手说道："巧极了，干爹也姓孟。干爹膝下原有一子，叫个孟明视，和汝一般年纪。去年，官军剿山，把他给抓去活活打死。干爹害怕你干娘知道了寻短见，干爹诓她说，孟明视被一位老道救了去。你干娘思儿心切，哭瞎了双眼。干脆这样吧，汝就冒充一下孟明视，哄一哄你干娘。"

百里孟明虽然只有四岁，但他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将头使劲点了点。

盗首抚摸着他的头顶，由衷地赞道："汝，汝真是一个乖孩子！汝既然冒名顶了干爹的儿子，自今之后就不能再叫干爹了。得叫爹。还有你干娘，也不能再叫干娘了，得叫娘。听懂了没有？"

百里孟明又将头使劲点了一点。

盗首有些放心不下，故意问道："吾是汝的什么人？"

"爹。"



“那你就叫一声爹让爹听听。”

百里孟明，不，应该改称孟明视了。他的小嘴张了几张，终于将爹字吐了出来：“爹。”

“哎！”盗首美滋滋地应道。

自此之后，孟明视便在二龙山上住下来。

后因楚军屡屡来剿，山贼被迫西迁，在鄀国之霄山上盘踞下来。那盗首见孟明视聪明伶俐，将其一身功夫悉心传授。加之高人指点，孟明视年纪轻轻便练就了一身惊人的本领，连盗首也自叹不如。十六年前，鄀军又来剿山。孟明视疟疾在身，不能迎敌，其“父”为鄀将所杀。

为报“父”仇，他带病下山，一人一骑，闯入鄀军，寻找杀“父”仇人，三进三出，终于将那仇人生擒过来，大卸八块，用来祭奠其“父”亡灵。

枸杞见他如此神勇，欲为己用，携肥牛、肥羊各五十头，前来拜山，结为异姓兄弟。这事，三传两传，传到鄀君耳里，恨得他咬牙切齿：“奶奶的枸杞，汝身为公族，不知自重，反倒勾结山贼，看寡人怎么收拾汝！”

要想收拾枸杞，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他诱进鄀都，到那时，是杀是剐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可这法不行！

枸杞乖巧得很，只听调，不听宣。古时所谓的宣，乃是赴京的意思。

“宣”他不行，伐呢？出兵讨伐又该怎样？

孟明视和他连着腿儿，若是出兵讨伐枸杞，孟明视岂能坐视不理！

那就先从孟明视头上开刀。

如何开？

明刀明枪地斗，遍查鄀军将士，还没发现有哪一位是孟明视的对手。

明刀明枪不行。

智取呢？

这倒可以一试，但得寻找机会。

两个月前，那机会来了。鄀君自为君以来，从未去过南监。今日里忽然心

血来潮，居然提出要去巡视南监。这一巡，巡出来一个酷似枸杞的死囚，且这死囚，模仿能力又特强，学啥像啥。

郡君心中一阵窃喜，以夜审死囚为名，将他带进宫中之密室，进行了长达半个时辰的密谈，还许诺事成之后拜他为析邑长。把个死囚喜得像吃了喜梅子一般。

根据郡君的安排，死囚不仅改了名，连容也易过了。

他不叫死囚。他叫蹊跷，擅长斗鹌鹑，独个儿提了一个鹌鹑笼子，来到析邑。因枸杞也喜欢斗鹌鹑，二人一拍即合，成了枸杞的座上宾，二人形影不离。未及半个月，便把枸杞的言谈举止一股脑儿学到心里，记到脑里。

两个月后，他借口老母病危，别了枸杞，回到郡都。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郡君给他派了一百个郡兵，每一个都是精心挑选，不只艺高而且胆大心细。

除了这一百个郡兵之外，还有十辆牛车，满载着屠宰过的牛、羊、狗、猪，和鸡、鸭、鱼，还有大米、白面与五十坛美酒。由蹊跷带着，悄无声息地拉上霄山。

不，他这会儿不叫蹊跷了。

他叫"枸杞"，是给孟明视送年礼来了。

孟明视和枸杞的交往，当在二十次以上，但多是信使往来。真正面对面的交流，只有枸杞拜山那一次。况且，那蹊跷长得太像枸杞了，莫说是孟明视，就是枸杞的夫人，也不一定能识得破！

明月当空，美酒在手，傻瓜才不喝呢！

这一喝，喝得众喽啰或仰或卧，倒了一地。

他们果真是醉了吗？

不是。

他们是被蒙汗药麻倒的。

这一倒，引得众郡军哈哈大笑，又是斧砍，又是刀劈。刚刚还活蹦乱跳、豪气冲天的五百山贼，顷刻间全部见了阎王。

不，不是全部见了阎王，也有侥幸逃得一命的，但为数极少，准确地讲，只有

两人，一个是孟明视，再有一个便是褒蛮子。

未曾开宴之时，孟明视征询“枸杞”的意见，要不要把主席也设到聚义厅里去，来一个与民同乐。

“枸杞”不敢做主，以目征询随行的上士。其实，那不是上士，那是鄀君驾前的一等带刀侍卫。

上士有意把孟明视和他的喽啰们隔开，忙道：“自古以来，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枸邑长贵为君叔，岂能与下人混在一起，不如把主席设在一个较为僻静的地方。”

“找一僻静的地方？聚义厅的东耳房乃先父的卧室，自他升天之后，那地方很少有人涉足，算不算僻静？”

“算。”

于是，孟明视便把主席设在了聚义厅的东耳房。

在主席上，就座的一共八人，主四、宾四。宾方有：“枸杞”、上士和两个下士；主方有：孟明视、二大王、三大王和褒蛮子。另有两个服侍的小童，不在其列。

褒蛮子者，真名褒刚，楚之荆人也，长得人高马大，又习了一身好武艺。

二十一岁那年，褒刚仗剑遨游天下，行于鄀，有一疯牛，满街乱窜，见人便抵，死一人，伤六人。行人避之如避猛虎。褒刚大吼一声，迎着疯牛冲了上去，几番搏斗，生拔其角，疯牛倒地而亡。因其为楚人，中原列国称之为蛮荆。故而，鄀人便送他一个褒蛮子的绰号。

褒蛮子在鄀国待了几天之后，听人言讲，孟明视如何如何的厉害，心生不服，约了几个混混，前去叫山，内中有一个叫二牛的，也是一条好汉。

孟明视闻听有人叫山，且是冲他而来，跃马下山，二人自午时斗至戌时，斗了四个时辰，不分胜负。翌日又斗，孟明视要了一个小小的阴谋，方将褒蛮子斗败，依约归了山寨，做了四大王。

宴席将要开始的时候孟明视不知发的什么神经，突然把在聚义厅照客[①]的二牛也调到了主席。

褒蛮子和二牛，人虽野了点，却是天生戒酒，哪怕喝上一口便浑身发痒，痒得钻心。任你上士如何相劝，就是不喝。

两个小童，原来酒量就小，又经不得劝，一人喝了半碗，有些晕晕乎乎的，坐卧地上。

二大王、三大王素来豪饮，不知怎的，今日只饮了两碗，也醉倒了。

"奇怪，这事有些奇怪，得给大王提一个醒儿。"二牛还没来得及提一个醒，孟明视也倒了下去，口吐白沫。

"褒大哥，这里边有猫腻！"二牛一边说一边拔剑。

上士也去拔剑，可惜迟了一步，被二牛横脖子一剑，结果了性命。

"枸杞"见二牛向他杀来，抢了一把矮凳，权作武器，迎战二牛，被褒蛮子从后背捅了一剑，立马呜呼哀哉。

二下士见情况不妙，夺门而逃。二牛欲要追赶，褒蛮子叫道："别追，保护大王要紧。"

二牛掉头说道："保护大王，有大哥一人足矣。我得出去看一看众弟兄的情况怎么样了！"

他也不管褒蛮子允不允许，打了一个箭步，蹿到门外。

已经得手的鄀军，在二位下士的指挥下，蜂拥而至，将二牛团团包围起来。二牛奋起神威，一连杀死了七个鄀军，终因寡不敌众，被鄀军乱刀砍死。

鄀军杀了二牛，这才冲进耳房，哪还有孟明视的半点踪影。搜来搜去，搜了足足有半个时辰，方才寻到了夹皮墙的机关，夹皮墙之下，乃是一个暗道，直通后山。

孟明视就是从这个暗道里逃出来的。

---

① 照客：相当于傧相。

确切地讲，他是被褒蛮子背出来的。

孟明视尚在昏迷之中，为了使他早一点儿苏醒，褒蛮子寻了一个破瓦罐，一连去小溪三趟，取水为他洗头洗脸。

谢天谢地，他终于醒了。依据月亮的方位来推测，此时应当已交丑时。深更半夜，叫他去哪里投宿？

这不单单是投宿的问题，是安身，是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问题！

投奔枸杞怎样？

鄀君既然敢向我孟明视下手，岂能放过枸杞！

经与褒蛮子反复合计，孟明视决定前去大秦，向公子絷借兵伐鄀。

公子絷闻听孟明视来访，迎之于郊。晚宴之后，二人趁着酒劲，天南海北，抵足而谈。当谈到借兵之事，公子絷良久无语。

孟明视心中很不是滋味，略略将声音抬高了一些责道："你我好赖也算患难之交，你能眼睁睁地瞅着愚弟任由鄀狗欺侮，还有那五百个冤魂！"

公子絷道："不是愚兄不肯向君侯张口，您想想，大秦与鄀国之间隔着两个国家，就是君侯愿意借兵与您，您能隔着两个国家去伐鄀吗？这是其一。其二，鄀国乃是楚国的附庸，我若伐鄀，岂不是在向楚国公开宣战？贤弟没有想一想，就目前的国力来看，秦就一定能够打败楚国吗？其三，做一个山大王有什么好？整日里提心吊胆，还有辱于列祖列宗，一人为盗，阖族蒙羞！俺家君侯志向远大，能征善战，从谏如流，且又爱民如子，美名远播于列国，要不了十年八载，必称霸天下。凭着贤兄这身本事，如果能弃暗投明，定能获得君侯的重用。既可建功立业，封将拜相，又可光宗耀祖。此等美事，还望贤弟莫要错过才好。"

说这番话的时候，公子絷一脸的诚恳，无论是换作谁都会觉着他是在为你考虑。既然是为你考虑，就没有不听的理由！孟明视只听进去三分之一："贤兄，此事干系重大，您容愚弟好好考虑考虑，咱们换个话题吧。"

这一换，二人直聊到鼓打三更，方才入睡。

次日晨，孟明视用过了早饭，对公子絷说道："贤兄，我想去街上走走。"

公子絷道："要不要愚兄陪您？"



"不用。"

"找一小厮呢?"

"也不用。"

公子縶目送着孟明视走出了大门,方才折进书房,动手修改《秦风》——那是一部关于大秦民歌的总汇,为无名氏所集,内中载有《东邻》《驷驖》《小戎》《蒹葭》《终南》等,共八篇。这既是百里奚交给他的任务,也是秦穆公的意思。

刚刚修改一首,童子来报:"公孙大夫求见。"

他长身而起,亲至大门相迎。

一番寒暄之后,二人携手升堂,分宾主坐定。又是一番寒暄,公孙枝方才说道:"今有一件天大喜事,不知大人听说了没有?"

"谁的喜事?"

"左庶长。"

"左庶长?"公子縶眉头微皱道,"昨晨朝见君侯,下官与左庶长一路同行,没有听说他有什么喜事呀?"

"那喜事发生在下朝之后。"

公子縶笑道:"咱俩谁跟谁呀?汝还卖什么关子。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左庶长的老妻找到了。不,严格说,是老嫂子自己送上门的。"

公子縶道:"此乃天大之喜也。走,去相府,讨他一樽喜酒喝喝。"

公孙枝摇手说道:"别急。这事不知怎的传到了主公耳里,主公说要登门相贺。这会儿怕是已经到了相府。"

公子縶道:"经您这么一说,咱更得去了。"

"为什么?"

公子縶道:"主公去,咱也去,咱不敢说是给百里奚锦上添花,至少说也是给相府里增加点人气。走!"

第十五章　百里奚认妻

百里奚，五羊皮！父粱肉，子无音，夫文绣，妻浣衣。嗟乎！富贵忘我为？

孟明视将大鼎高举过顶，前走三步，后退三步，左行三步，右行三步，面不改色，气不发喘。

一连三问，问得孟明视坐不住了："下官和夫人，这是第一次见面，夫人怎么知道下官头上长了六个旋？"

杜若男母子被山贼惊散之后，各奔西东。为寻儿子，杜若男跑遍了宛邑的山山水水。

她还去过楚都，去过郑国、齐国、鄀国。几经辗转，又来到秦国，做了内史廖舅舅家的女佣。

这一日，内史廖去看望舅舅，杜若男乘机凑了上去，怯怯地问道："请问廖大人，您和左庶长同朝奉君，您可知他是何方人氏？"

内史廖道："当然知道。"

"他是楚国宛邑人，对吗？"

内史廖点了点头。

"他家中有一老妻，叫杜若男……"

内史廖摇了摇头："老夫这就不知道了。"

"老妪便是杜若男。"

内史廖吃了一惊，将杜若男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道："冒认官亲可是要杀

头的！”

“老妪知道。”

“既然您是左庶长的老妻，为何不去相府和他团聚，却在这里做女佣？”

杜若男长叹一声道：“俺俩已经分别了三十多年。如今，他位居左庶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门深似海，俺进不去；就是进去了，能不能见到他，尚在两可之间；就是见到他，也不知他肯不肯相认。”

内史廖道：“既然汝害怕左庶长不肯认汝，汝又说给老夫作甚？”

杜若男道：“老妪想让您出面通融通融。”

“这不成。汝没想一想，左庶长官高位显，贤名播于列国，汝如果不是他的结发之妻，倒也罢了。如果是，他又不肯相认。这层窗户纸，若是由老夫出面捅破，他岂不要恨死老夫！”

“这……大人所虑，不是没有道理。若是为了老妪，使您和同僚之间生出些许恩怨来，也不是老妪的心意。唉，啥也不怨，就怨老妪命苦。”说毕，掩面而泣。

这一哭，把内史廖的心哭软了：“汝莫哭，老夫有个主意，汝看可不可行？”

杜若男哽声说道：“大人请讲。”

“老夫听说，左庶长家的洗衣女回家生孩子去了，他急需一个洗衣的女佣。由老夫出面荐汝，左庶长不会不给面子。汝去了相府之后，寻机和他接触，以言语动之，看他作何反应。他如果将汝认下，那是汝的福气。他如果不肯认汝，老夫就是拼着这条老命不要，也要上奏主公，将他扳倒。但此事关系重大，老夫不得不慎之又慎。老夫再问汝一句，请汝如实回答，汝是不是左庶长的结发之妻？”

杜若男道：“老妪确确实实是左庶长的结发之妻！”

“好！”内史廖击案说道，“老夫这就去相府走上一遭。”

堂堂一个内史大人，向百里奚推荐一个女佣，岂有不允之理！

翌日晨，杜若男走马上任。她不只承揽了相府里所有的洗衣任务，一有闲暇，便去厨房帮忙。甚而，帮助打扫院子、擦抹几案，从未见她闲过，府中人没有

不喜欢她的。

谁知，她来到相府三个月有余，也未曾见过百里奚一面，不免有些懊丧。

昨日，百里奚下朝归来，屁股还没将凳子暖热，伯乐来访，说是他那个寡居的小姨妹，看上了西乞术，想请百里奚出面保媒，百里奚满口答应下来。

百里奚知道，伯乐喜欢听琴，便召来乐工，坐在庑[1]下为他演奏。

恰逢杜若男洗衣归来，由庑下经过。

此乃天赐良机也！杜若男暗自说道。

她悄悄来到乐工背后，听他们弹了一曲《终南》之后，向前自荐道："老妪颇知音律，能歌亦能琴，愿为相国弹上一曲。"

乐工头对杜若男原本就有好感，加之百里奚又是一个和蔼可敬的长者，于是，也没有向百里奚请示，便将琴递给了杜若男。

杜若男抚琴而鼓，其声凄怨。乐工俱倾耳静听，自喟不及。

乐工头曰："老嫂既言能歌，不妨再歌上一曲，让吾等也长长见识。"

杜若男道："老妪自流移至此，未尝发音。可否言于相爷，使老妪升堂而歌之。"

乐工道了一声好，趋于堂上，将杜若男之言，禀告百里奚。

百里奚欣然而允。乐工返身引杜若男升堂，在堂右站定。

杜若男低眉敛袖，扬声而歌。歌曰：

> 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舂黄齑，炊扊扅。今日富贵忘我为？
>
> 百里奚，五羊皮！父粱肉，子啼饥，夫文绣，妻浣衣。嗟呼！富贵忘我为？
>
> 百里奚，五羊皮！昔之日，君行而我啼，今之日，君坐而我离。嗟乎！富贵忘我为？

当杜若男开腔唱了句"百里奚，五羊皮"时，乐工头便吃了一惊，这个杜若

---

① 庑：堂周之廊屋也。

男，怎能直呼相爷之名？得赶紧拉她下来。于是，径奔堂上。

忽见百里奚连连向他摇手示意，不得不又退了下去。

不说乐工头，就连坐在堂上的伯乐，也对杜若男心生不满：那百里奚能是汝随便叫的吗？不，还有那个“五羊皮”，分明是在揭相国之短。相国自己不好意思赶她下去，我伯乐代他去赶。

他重重地咳嗽了一声道：“这一老妪……”

百里奚忙轻轻地嘘了一声：“别作声，她唱的那些话都是真的，让她唱下去吧。”

伯乐不好再说什么，一边听歌，一边观察着百里奚脸上的变化。

百里奚听得很是专注。

百里奚的眼圈儿有些发红。

百里奚的眼圈里蓄满了泪水。

难道，难道左庶长与这一老妪有着莫大的关系？

还没容伯乐从惊愕中醒过神来，百里奚已经站了起来，径奔堂右而去。

伯乐也站了起来，紧随其后。

乐工们也都站了起来，都为杜若男捏了一把冷汗。

杜若男倒很沉得住气，站在原地，不卑不亢地瞅着百里奚。

“汝认识百里奚？”百里奚盯着杜若男良久问道。

杜若男没有接腔，只是将头重重地点了一点。

“汝和百里奚是什么关系？”

“夫妻关系。”

“汝叫什么名字？”

“杜若男。”

“孩子何名？”

“百里孟明。”

“汝，汝果真是杜若男，我的贤妻！”百里奚张开双臂，颤巍巍地向杜若男趋去。

他原本想给杜若男一个拥抱。但当他真要拥抱的时候又退缩了:我这一大把年纪,这样做岂不让人笑话！于是,改拥抱为拉手。

他将杜若男的右手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哽咽着说道:“贤妻什么时候来的大秦,孟明儿又在何处?”

伯乐上前劝道:“此地能是叙旧的地方？还是回到室中为好。”

百里奚忙道:“伯大人所言甚是。走,回室里去。”

二人互相搀扶着由堂入室,直叙到掌灯时分,还没有把话说完。

公子絷从相府喝酒归来,正要熄灯安歇,孟明视敲门而入。寒暄了三五句之后,便直奔主题:“贤兄,实话给您说,小弟背着您,独自到街上、到里巷、到乡村,转悠了一天,所接触的各色人物不下一百,都说秦穆公好。看来,他的确是一个有为之主,愚弟愿意投奔大秦,供其驱使。”

公子絷连声说道:“好,好！愚兄要的就是贤弟这句话。今日已晚,咱先安歇,明晨愚兄带您去见主公。”

这一带,大秦国又多了一位领兵的元帅,国家的栋梁。

说实话,秦穆公乍见孟明视的时候,并不打算授他一个元帅,总觉着他是山贼出身,有些靠不住。怎奈,公子絷竭力推荐,这才对他进行了一番考察。

第一番,考较的是力气。这也是孟明视自已找的。

“汝既然敢占山为王,必有过人之处。说说看,汝都有些什么过人之处?”秦穆公不紧不慢地问道。

孟明视一脸谦恭道:“那是兄弟们抬举在下。其实,在下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不过尚有几两蛮力而已。”

秦穆公暗自讥笑道:就汝那个熊样,也不见得多么高大,还自称有几两蛮力呢！我得好好挫一挫他的锐气,叫他知道山外还有山。

怎么挫?

他立马想到了后宫门前的那两口大鼎,似公孙枝这等神力的人物,方才勉强将鼎举过了头顶。汝也敢自称有几两蛮力,我就让汝去举大鼎。

一听说秦穆公要孟明视举大鼎，众文武竞相前去观看。

这一看，看得众文武目瞪口呆。

那孟明视不仅将大鼎高举过顶，且前行三步，后退三步，左行三步，右行三步，面不改色，气不发喘。秦穆公带头鼓起掌来，众人齐应，掌声经久不息。

“众位爱卿，自我大秦立国以来，已经一百七十一年了，何时见过像孟英雄这样的神力，寡人欲拜他为下大夫、将军，协掌三军，位在白乙丙、西乞术将军之上，众卿觉得如何？”

话刚落音，白乙丙便跳出来反对，高声说道：“启奏主公，为将为帅的，不能全看力气。”

蹇叔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

秦穆公装作没有看见，一脸慈祥地盯着白乙丙：“依爱卿之见，为将为帅的应该看什么？”

白乙丙见父亲拿眼瞪他，心中有些发怵。但到了此时，也不能不答了，声如蝇子嗡嗡一样：“回禀主公，看马上功夫，看弓箭是否娴熟。”

秦穆公扭头向孟明视问道：“孟爱卿愿不愿与白乙丙将军一较弓箭？”

孟明视大声回道：“小臣愿意。”

“好！移驾校场！”秦穆公一脸兴奋地说道。既然是校场，岂能没有靶和弓箭？

当然有。

秦穆公命白乙丙先射，白乙丙连射三箭，箭箭射中靶之红心，不免有些扬扬得意起来。

秦穆公移目孟明视：“爱卿，该汝射了。”

孟明视双手抱拳道：“启奏主公，靶乃死的，射中靶心不算手段。小臣愿射天上飞鸟。”

秦穆公一脸赞许之色道：“好，寡人依卿。”

孟明视又道：“启奏主公，小臣尚有一请。”

“请讲。”

孟明视道："校场上如此嘈杂，何来飞鸟？请主公遣人将旗杆移到较为偏僻的地方，且在那旗杆上挂一块肥肉，别的鸟来与不来，臣不敢断定，但那鹞鹰非来不可！"

秦穆公吃了一惊："孟爱卿，在飞鸟中，鹞鹰可是最难射的呀！"

孟明视道："正因为它最难射，臣才要射。"

白乙丙、西乞术暗自骂道："狂妄！"

孟明视又道："启奏主公，臣还有一请。"

"讲。"

"鹞鹰有滚豆之睛，一般弓射不住，要射得换硬弩。"

秦穆公道："这个容易。"

不到一盏茶工夫，小校已将旗杆移到了校场的西北角，上面悬挂着一块血淋淋的牛肉。

在场的人，全都屏声静气，遥望蓝天。"来了，它终于来了。"众人都在心中欢呼。也有为孟明视担心的，那便是公子絷。

孟明视伏在草丛之中，暗自把弓扯满，且搭上一支软翎竹箭。鹞鹰到来之后，他却按箭不发，直到它将三斤牛肉啄食了将近一半，这才发箭。鹞鹰猛然展翅，向上飞了不到一丈，摇摇摆摆地落将下来。

校场上一片欢呼之声。

秦穆公声如洪钟道："众位爱卿，寡人欲拜孟英雄一个中大夫、将军，与公孙将军共掌三军。还有没有不服气的？"这一比试，变成了与公孙枝共掌三军。

这一共掌，岂不是军中又多了一个大元帅？什么叫弄巧成拙？这就叫弄巧成拙！白乙丙又悔又气。但要他直接出面反对秦穆公的任命，又怕遭到老父的责骂。若就此罢手，于心不甘！不由得长叹一声。

西乞术的脑瓜也没闲着，主公啊主公，你咋恁昏呢？孟明视纵有冲天的本领，但他毕竟是一个山贼，你竟对他如此信任，一授便是中大夫，与公孙将军共掌三军。我得想法把这事搅黄，也好为白乙丙哥哥出口恶气。想到此，他向前大跨三步，嘿嘿一笑说道："启奏主公，您要重用孟明视，小将不敢不服。但作

为三军之帅，弓马娴熟还不是最重要的。”

秦穆公道：“那是什么？”

“是熟知兵法！”西乞术之所以这样说，有他自己的小九九。你孟明视能干到山大王这个份上，有一身好功夫，不足为奇。但作为一个山大王，不可能去学什么兵书，我就以此为突破口，打你一个丢盔弃甲。

他想错了。孟明视的盗首父亲，有一个盟友，乃姜太公的后人，仕申，官拜太师。申亡，遁入空门，在燃灯观学道。燃灯观与霄山相距也不过五六十里，少不得互有走动。那老道见孟明视是个为将之料，不仅从武功上加以指点，又赠其兵书一部——《太公兵法》。

秦穆公听了西乞术之言，也觉着他的话有一定道理，作为三军之帅，若是不知兵法，似乎说不过去。可他孟明视，山贼一个，他懂兵法吗？

孟明视就像秦穆公肚中的蛔虫，变戏法似的从怀中摸出一卷写了字的白绢，双手呈给秦穆公。秦穆公展开一看，四个大字赫然入目，不由吃了一惊，看着孟明视道：“卿的《太公兵法》来自何处？”

“来自臣的恩师。”

“卿之恩师尊姓大名？”

“臣不知其名，只知他是燃灯观的一个老道，曾经做过申国的太师。”

百里奚脱口说道：“臣知之矣。此人绰号小太公。果真是此人，由他调教出来的徒弟，不会不知兵法。主公把三军交给他，实乃大秦之幸！”

经百里奚这么一说，西乞术哪还敢再提考较兵法之事，悄悄退回原地。

秦穆公扬声说道：“孟明视听旨。”

孟明视跪而答道：“臣恭听御旨。”

秦穆公一字一顿地说道：“寡人拜卿为中大夫、将军，与公孙将军共掌三军。”

孟明视叩首说道：“谢吾主隆恩！”

秦穆公目扫众文武道：“寡人今日得了一个领兵元帅，可庆可贺，请众卿随寡人前去后殿，痛饮三樽。”众文武齐声道好，唯有公孙枝面色凝重，似有不乐

之色。

宴间，秦穆公将公孙枝召到厢房问曰："寡人颁旨，让孟明视与卿共掌三军，事先未曾与卿商议，卿不会生气吧？"

公孙枝又急又气，声音也比平时高了两度："臣仕秦已将四载，卿知主公，主公难道还不知卿吗？似孟明视这样的将才，举世罕见，主公破格使用，此乃大秦之福也，社稷之福也。臣不知如何高兴才是，为什么要生主公的气？"

"既然这样，卿为何面带不乐之色？"

"臣是在思考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

"用人之大事。"

这一说，秦穆公来了兴趣："用人难道还有什么说道不成？"

"有！"

"什么说道？"

公孙枝慷慨而言曰："国之兴衰，在于得不得贤。得贤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终，能终而不能赏，虽有贤人，不可用矣。"

秦穆公略思片刻道："卿能不能举一例子，以教寡人。"

公孙枝道："譬如主公您，在得贤这方面做得很好，从列国中引进了一大批俊贤之才，如百里奚、蹇叔、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等，但在用贤方面就有些欠缺。譬如孟明视，主公明知道他是一个大将之才，强臣十倍，却不让他独掌三军……"

秦穆公将手一连摇了三摇："卿这话就有些不对了。孟明视初来乍到，就委之三军之帅，卿怎么办？卿可是为寡人出过大力的人呀！"

公孙枝道："主公不必顾及臣的面子。臣虽说不贤，尚且知道有国才有家，个人的荣辱进退与国家的兴衰相比，不值一提。况且，臣已年届五旬，贱体又有些欠佳，难以担当统率三军之大任。主公若是真的为社稷着想，也愿意让臣多活几年，那就应该允臣辞去将军之职，让孟明视独掌三军。"

"这，孟明视固然有大将之才，可他缺少历练呀，骤然把这么重的一副担子



压到他的肩上,他担得起吗?”

“他担得起!主公当年起用臣的时候,臣的经历还不如孟明视呢。至少说,孟明视带过兵,打过仗,而臣没有。”

“他带过何兵,打过何仗?”

“霄山上的喽啰呀,难道那几百名喽啰不算兵?”

秦穆公语塞,良久方道:“此事干系重大,容寡人好好想想再定。”

“不用想,主公若是不允臣之所请,臣也来一个自断左臂!”

“你,你怎么也学会了公子絷这一招?你这不是在威胁寡人吗?”

他也许觉着自己这话说得有些过重,长叹一声道:“唉,寡人这国君做得好生窝囊啊!罢罢罢,寡人已经窝囊了一次,那就再窝囊一次吧。”

这一“窝囊”,孟明视得以独掌三军,时人称之为大帅,白乙丙、西乞术则被称为二帅和三帅。

百里奚年轻时的酒量并不算差,如今喝上两碗便有些醉了。可今日,他喝了四碗,能不醉吗?回到家吐了一地。杜若男一边为他捶背,一边埋怨道:“你呀,偌大一把年纪,还把持不住自己,喝成这个样子!”

百里奚吐过之后,肚中略微好受了一些,抬起头来说道:“为夫今天心中高兴,一高兴便把持不住自己。”

“你又升官了?”

百里奚一脸不悦道:“汝真是胡扯八道,为夫已贵为左庶长,那官还往哪儿升啊?”

“如果不是升官,便是得了主公的赏赐。”

百里奚把眼一瞪道:“老夫能是如此爱财的人吗?”

“这,您既没升官,也没有发财,却如此高兴,那到底为了什么?”

百里奚道:“为了什么?为了大秦国又得了一位栋梁之材!”

“谁?”

“孟明视。”

杜若男啊了一声:“孟明视?会不会是咱的孟明呀?”



“人家姓孟！不过，他确实长得有些像咱孟明。”

杜若男呼地站了起来：“您说什么？他有点像咱孟明？也许就是咱的孟明呢！走，带妾去看一看。”

百里奚双手按住她的肩头：“别激动，先坐下，坐下，听为夫给汝说。汝思念儿子，难道老夫就不思念儿子吗？可那孟明视三世为盗，不可能是咱儿子。汝如果心有不甘，见一见也未尝不可，但不能如此匆忙，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杜若男哭丧着脸道：“那好，妾听您的。”

“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并不难，明日便有一个机会，但汝千万不能像今天这么激动，要知道，冒认官亲可是要杀头的！”

杜若男一连将头点了三点。

秦制，新大夫上任之前，要一一拜访老大夫和庶长，孟明视岂敢不遵！他拜访的第一人便是百里奚。从他跨进大门的那一刻起，躲在堂上的杜若男的两只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他。看他走路，看他说话，看他饮茶……当然，这时的杜若男已经退回到堂左的厢房。

“他就是我的孟明儿，我不会认错！”杜若男真想大叫一声，冲出厢房，与儿子相认。但又怕百里奚责怪，将随侍的女婢召到跟前，说道：“悄悄地告诉相爷，那孟明视便是咱家走失的少爷。奶奶想出去见一见他，奶奶不会鲁莽，奶奶会克制自己的。”

女婢去了复归，回道：“禀奶奶，相爷同意了。”

于是，杜若男在女婢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来到堂上。

百里奚指着杜若男向孟明视说道：“这位是贱内……”

没等他把话说完，孟明视已经站了起来，深作一揖道：“下官拜见夫人。”

杜若男忘了还礼，径直走到孟明视跟前，嚅动着嘴唇说道：“孩子……”

百里奚重重地咳嗽一声，杜若男忙改口道：“孟大帅，老妾很想知道您今年是不是三十有七？”

百里奚朝杜若男白了一眼道：“有什么话，也得等孟将军坐下再问。”

杜若男忙道："对，对，孟大帅请坐。"

等孟明视坐下后，她也在百里奚的下首坐了下来。

"请问孟大帅，你今年是不是三十有七?"杜若男老话重提。

孟明视抱拳回了一声"是"字。

"汝的生日是不是三月三?"

"正是三月三。"

杜若男呼地站了起来。

她复又坐下，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变得温和一些："汝头上是不是有六个旋?"

这一连三问，问得孟明视坐不住了："下官与夫人是第一次见面，夫人缘何知道下官头上长了六个旋?"杜若男道："俺不仅知道汝头上长了六个旋，俺还知道，汝左胯上长了一个鲜红鲜红的马蹄痣。"

孟明视愈发吃惊："这事，夫人又是怎么知道的?"

杜若男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摆了摆手道："汝别急，请听我说，我不仅知道汝左胯上长了一个马蹄痣，我还知道，汝尾骨上长了一个瘊子。"

孟明视一跃而起，紧紧地盯着杜若男："夫人难道是神仙不成?"

杜若男轻轻摇头道："汝也太高看了俺。"

"夫人既然不是神仙，因何把下官身上的特征说得如此之准?"

杜若男的双眼里早已蓄满了泪水，强忍着才没有掉下来："孩子，我是你娘啊!"

孟明视一脸愕然地瞅着杜若男。

杜若男再也控制不住，泪如泉涌道："孩子，我真是你娘啊，你嫡亲嫡亲的娘啊！你四岁时，咱宛邑遭大旱，颗粒不收，娘带你去讨饭，先是王村，后是涅阳，行至二龙山下，正赶上山贼抗击官军，把咱母子硬是给冲散了。娘为了寻你，跑了四五个国家……"

孟明视一边听，一边回忆。对于二龙山，他倒是记忆犹新。可如何讨的饭，如何上的山，却是想不起来了。杜若男一脸深情地说道："孩子，你别急，你再

好好想想。咱家就在宛邑麒麟岗上，门前有一条丈余宽的小溪，每到夏天，你父亲就带着你到小溪里去抓鱼捕虾。有一次，一只大蚂蟥钻进你的小腿肚上吸血，越钻越深，等我和你父亲发现，那蚂蟥的上半身已经进了你的皮里。你父亲急了，用鞋底子照你那小腿肚上猛打，打得你直流眼泪，就是忍住不哭，围观者都夸你是个小男子汉。

“还有，你父亲离开家乡那天，娘为他饯行，没有肉，把咱家那只正在下蛋的鸡给杀了。没有柴，把小矮凳和门闩给劈了。为他做了两碗小米饭焖板栗，还炒了两个菜，一盘炒韭菜，一盘黄焖鸡。炒菜的时候，你一直坐在灶房里不走，还连道好香好香。

“这菜这饭，你父亲就是全部吃下，也不一定能吃得饱。为了让你父亲能安下心吃饭，我设法将你支了出去，硬逼着你父亲吃。可他只吃了半碗米饭，再也不肯吃了，哽咽着说道：‘你不把孟明给我叫回来，我这就走。’没奈何我将你叫了回来，他立马将一个鸡腿夹给了你。你那时还小，不知道谦让，接过来就吃，就啃，肉都叫你啃光了，还舍不得把干骨头扔掉。于是你父亲又将另一个鸡腿夹给了你，你正要伸手去接，我劈头给了你一巴掌……这事，你难道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吗？”

第十六章　宫变

秦穆公对百里奚说道:“寡人闻之,‘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繇余贤而用于戎,必将为秦之患,奈何,奈何?”

每隔一年或两年,望见赤光长十余丈,雷声隆隆,此乃叶君来会之期。叶君者,雄雉之精也,不知何故,流落南阳。

屠岸夷含恨而返,将重耳不愿为君之事,报之里克。里克有点傻眼了,他百思不得其解……

在杜若男的一再启发下,孟明视终于恢复了记忆。他不只忆起了门前的小溪,也忆起了为吃鸡腿挨打的那一幕。要知道,他自记事起,爹娘从来没有动过他一指头,而那一次母亲竟然劈头打了他一巴掌,打得他眼冒金星。当时他不知道,为一个鸡腿,还是父亲夹给他的,母亲何以要如此对他?

对于讨饭的事,他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但二龙山下那场战争,那些痛苦的呻吟声,那些血淋淋的尸体,渐渐地浮上了脑海……

孟明视双腿一屈,跪在了杜若男面前,哭着说道:“娘!孩儿不孝,孩儿让您操心了!孩儿向您老人家认罪!”说毕,一连磕了三个响头,磕得头上起了一个血包。

杜若男早已泪流满面,颤抖着一双骨瘦如柴的老手,将孟明视搀了起来,哽咽着说道:“孩子,这不怪你,要怪就怪那个该挨千刀万剐的山贼!不,那山贼纵有千错万错,将你养大也不容易,咱还得感他的恩,给他立碑,逢年过节还要



给他上坟。这就叫:‘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孟明视含泪颔首:“娘的教导,孩儿终生谨记。”

杜若男掉头向百里奚责道:“老头子,端什么架子,快快起来与儿子相认。”

不知道什么时候,百里奚的眼中也蓄满了泪水。他使劲擦了一擦说道:“不是老夫有意端当爹的架子,你母子二人说起来没完没了,哪有老夫说话的机会。”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

孟明视忙上前按他坐下:“爹,您莫慌,您好好地坐着。娘,您也过来,和爹并肩坐下,受孩儿一拜。”

他这一拜,可不是平常的一跪三叩了事,乃是三跪九叩。

何谓三跪九叩?也就是下跪三次,每次三叩首,此为古时最重之礼仪。

百里奚一家团圆之事,还没来得及上奏朝廷,秦穆公倒是先行一步,命寺人携带黄金五十镒、帛五十匹、粟三百石,前来祝贺。把个百里奚感动得泪流满面,当着寺人的面对孟明视说道:“孩儿,咱一家得以团圆,全赖主公之福。苍天在上,大地在下,我百里一族,要世世代代忠于大秦,心怀二志者,非我百里之子孙!”

孟明视将头重重地点了一点。

“老父官至左庶长,汝贵为三军之帅。纵观大秦百官,其家族之显者,未有出吾家之上者也。愈是这样,吾与汝愈要谨慎,如履薄冰。齐桓公称霸之后,其师鲍叔牙当面诫曰,‘勿忘了射钩之痛[①]’。是时,管仲也坐在齐桓公一侧,鲍叔牙亦诫之曰,‘勿忘了为囚之苦[②]’。老父曾为媵人,逃亡于楚,是主公拿五羖之皮将老父赎回来的。故而,不少人称老父为五羖大夫。有人觉着这是对老父的不敬,老父却不这么认为。老父以为,这是国人对老父的昵称。

“汝呢,虽说已经归宗,但那名字不能改,仍然叫孟明视。何也?老父想让

---

① 射钩之痛:齐桓公小白与公子纠,同为齐僖公之庶子、齐襄公之弟。因襄公昏庸,知不可终,小白逃于莒,公子纠逃于鲁。公元前686年,襄公为无知所杀,无知又为众卿所杀,小白在莒兵的护送下回国争夺君位,被伏在半道上的管仲一箭射中腰中的带钩。

② 为囚之苦:管仲箭射小白带钩,小白诈死,最终做了齐国之君,遣使去鲁国引渡管仲,鲁国囚管仲而遣齐,故有“为囚之苦”之说。



汝永远记住,汝的出身并不高贵。汝不只有一个做过媵人的父亲,还有一个做过山贼的父亲……”

孟明视频频颔首:“谨从父亲大人教诲!”

寺人还报穆公,穆公叹曰:“百里奚,果真大贤之人也。有臣如此,秦何以不兴?何以不传之万代!”

却说孟明视执掌三军之后,一来想报一报秦穆公的知遇之恩,二来也想显一显手段,便上书秦穆公,欲领兵伐冀戎。

秦穆公也觉着应该向外用兵了。

秦穆公自从得了百里奚和蹇叔之后,秦国为之大治。但穆公的目标,不是仅仅把秦国治理好就算了事,他的目标是称霸天下。不用兵如何称霸天下?但他不同意先打冀戎。何也?

冀戎国与梁、芮二国唇齿相依,而梁、芮二国又是晋之附庸,一打冀戎,恐要引起与晋国的战争。这几年,晋国君臣虽然不和,世子派与骊妃派的斗争几达白热化的程度,但晋献公还在,只要他活着一天,他还是很有号召力的,此时向晋国摊牌,为时尚早。

百里奚、蹇叔也是这么看。

于是便把讨伐的目标锁定西戎。

所谓西戎,是泛指秦国西方散布众多的戎族。它们各有戎长,形成了一百多个国家,而以“陇以西”,即今甘肃西南天水、临洮一带的九个戎国——绵诸、绲戎、翟、姜戎、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最为强悍。九国之中,又以绵诸最强,为西戎之领袖。

若照孟明视之意,要打就打强的,来一个杀一儆百。秦穆公商之于百里奚和蹇叔,二相均曰:“不可。西戎乃游牧之族也,士兵素来强悍。我大秦之先君,亦曾几度用兵西戎,败多胜少,对西戎颇有畏惮之心。主公即位以来,首次对西戎用兵,只能胜,不能败。若是先拿绵诸开刀,取胜的把握不大。不如瞄准一个二等之国,一举将它拿下,既起到了震慑作用,又鼓舞了士气,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秦穆公深以为然。于是便把打击的目标放到了姜戎的头上。将要出兵之时,秦穆公突然来到军营,要御驾亲征。

这一征,士气大振,与姜戎兵一连三战,三战皆赢。姜戎军心惊胆寒,弃械而逃,其地瓜州尽为秦国所有。秦穆公见好就收,传旨班师。

绵诸主赤斑,闻听秦军灭了姜戎,大吃一惊。要知道,论军力,姜戎国虽然不如绵诸,但姜戎主吾离,是个很厉害的角色,手中那杆浑铁枪,重达一百二十斤,平生从未遇到过对手,怎么说败就败了呢?可见秦军之强大。一面加强军备,一面遣谋臣繇余使秦,以观穆公之为人。

关于繇余之逸闻逸事,秦穆公不止一次地听公子絷讲过,对于他的到来,很是重视,亲自作陪,先是游于宫室苑囿,继登三休之台。

秦穆公笑而问曰:“寡人之宫室、苑囿若何?”

繇余一脸不屑道:“美则美矣。但若使鬼为之,则劳鬼矣;使人为之,则苦民矣!”

穆公未曾想到他会如此作答,不敢再夸宫室之美,遂将话题引向礼乐,“汝戎夷[①],向无礼乐法度,何以为治?”

繇余笑曰:“礼乐法度,此乃中国所以乱也!自上圣创为文法,以约束百姓,仅仅小治。其后日渐骄淫,借礼乐之名,以粉饰其身,假法度之威,以督责其下,人民怨望,因生篡夺。若戎夷则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上下一体,无形迹之相欺,无文法之相扰,不见其治,乃为至治。”

穆公无言以对。想不到在西戎国中,竟有如此健谈、如此机智之人,回到宫中,越想越不是滋味,遂召百里奚进宫将繇余之言告之。

奚曰:“主公不必介意。繇余者,晋之贤者也,非戎人也。”

穆公曰:“即使晋人,今已为绵诸所用。绵诸者,寡人之敌国也。寡人闻之,‘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繇余贤而用于戎,必将为秦之患,奈何,奈何?”

---

① 夷: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



百里奚沉思片刻道:“内史廖有奇智,君可谋之。”

穆公听之,遂召内史廖入宫,告以繇余之言。

内史廖不以为意道:“此事,大可不必担忧!戎主僻处荒徼,未闻中国之声。君可将繇余留下,反将吾国之女乐送于戎,戎主必乐,乐而必荒。待他陷入荒淫之中不能自拔,方将繇余放归。繇余见戎主荒淫,岂能不劝!劝之必不肯听,君臣之隙成矣。隙既成,我当乘机伐之,可得其国,连其国都为主公所有,还怕区区一个繇余不成!”

秦穆公连道了两声善。

为了留住繇余,穆公三五日便要宴请一次。其余时间,排了一个表,让百里奚、公子絷、公孙枝、内史廖、伯乐等一班重臣轮番请客,叩其地形险夷、兵势强弱之实。

在这班重臣之众,所缺者,唯有蹇叔而已。

蹇叔贵为右庶长,岂能不是重臣?

当然是。然,此时的蹇叔已经回宋国省亲去了。

蹇叔仕秦,转眼已四年有余。他见秦穆公灭了姜戎,一举威震西戎,称霸天下只是个早晚问题,便产生了辞官归隐之念。谁知不只秦穆公不答应,百里奚也不答应,为了挽留他,百里奚当众给他跪了下去:“蹇兄,没有您,就没有我百里奚的今天,您竟舍我而去,这还算什么患难兄弟?且是,秦之霸业初见端倪,您便要走,于心何忍?”

谚曰:“男儿膝下有黄金。”百里奚不只是一个男儿,他还是蹇叔的结拜兄弟、大秦的相国,竟然当众给他跪了下来,他若是再强行辞官,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有些说不过去。“唉!”蹇叔长叹一声道,“汝真是一个黄香膏药,一贴上去,算揭不下来了。”

百里奚像孩童一般笑了:“黄香膏药有什么不好?只要能把您粘住,弟这心中就有了主心骨。”

蹇叔道:“好,这官我不辞了。但你总得让我回鸣鹿村一趟吧,我可是和父老乡亲约好的,三五年后回来相叙。”

百里奚道:“只要您答应不再辞官,这鸣鹿村您啥时想回,弟便啥时候放行。”

在设法挽留繇余的同时,秦穆公刻意挑选了能歌善舞之美女十名,盛装献给赤斑。赤斑大悦,日观歌舞,夜抱娇娃。天天如此,哪还有精力和时间来处理朝堂之事?

但也有偶尔的时候。偶尔上一次朝,不见繇余,赤斑便发书去秦催其还国。怎奈,这函全部为秦国所截留,繇余一封也没有见到。等繇余一年后出使归来,见赤斑如此荒淫,国将不国,便进宫苦口进谏,反被赤斑倒打一耙:“卿还有脸劝寡人呢,卿出使秦国,一年方归,都在那里干了一些什么勾当?”

繇余刚要张口解释,赤斑将手使劲摇了一摇,很不耐烦地说道:“汝什么也不要说,汝若是不想在绵诸再待下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反之,就请闭了汝的臭嘴!”把个繇余气得仰天长叹。

秦穆公在为赤斑献上美女的同时,也献上了十几个女婢。

这些女婢不只担负着侍奉赤斑的差事,还充当着秦之谍人。故而,赤斑的一举一动,尽在秦穆公的掌握之中。

秦穆公笑了。

笑足笑够了的秦穆公,遣公子縶潜入绵诸,将繇余召至秦国,授以亚卿[①],与二相同执秦政。

繇余感念秦穆公知遇之恩,遂献讨伐绵诸之策——奇袭。

穆公欣然纳之,兵至赤斑之帐,赤斑尚醉卧未醒,为秦军所俘。

经过一番训诫,方将赤斑放归绵诸。

诸戎见赤斑尚且不敌秦军,哪个还敢在老虎头上蹭痒?纳土称臣者,络绎不绝,把个秦穆公高兴坏了,设宴宫中,大飨群臣。群臣轮番向他敬酒,秦穆公喝了个酩酊大醉,被人背进后宫,置于榻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也不见醒来,宫人报与伯姬。

① 亚卿,副相。

伯姬入宫探视，见其闭目不语，心中着慌，忙召御医入宫诊脉。

御医见穆公脉息如常，却又闭目不能言动，不像真醉的样子，想了一想说道："恐有鬼神作祟，可由内史廖祷之。"

是时，百里奚、繇余、公子絷、公孙枝、内史廖、伯乐以及"三帅"等一班大臣，俱已赶到。

内史廖俯身，好瞧了一阵说道："此乃尸厥，必有异梦。不可惊之，须等到他自己醒来，祷也无用。"

伯姬以目询问百里奚和公子絷，二人齐曰："当尊内史廖之言而行。"

伯姬亦赞许之，遂与百里奚、公子絷等守于穆公榻旁，衣不解带。

直候至第五日，穆公方醒，额间汗出如雨，连叫："怪哉！"

伯姬跪而问道："君体安否？为何睡了这么久？"

穆公道："顷刻耳。"

伯姬道："君睡已逾五日，能没做异常的梦吗？"

穆公惊问："汝何以知之？"

伯姬回道："此乃内史廖所言。"

穆公乃召廖至榻前，说道："寡人今梦一妇人，装束宛如妃嫔。容貌端好，肌如冰雪。手握天符，言奉上帝之命，来召寡人。寡人从之。忽若身在云中，缥缈无际。至一宫阙，丹青炳焕，玉阶九尺，上悬珠帘。妇人引寡人拜于阶下。须臾帘卷，见殿上黄金为柱，壁衣锦绣，精光夺目。有王者冕旒华衮，凭玉几上坐，左右侍立，威仪甚盛。王者传命：'赐礼！'有如内侍者，以碧玉斝[①]赐寡人酒，甘香无比。王者以一简授左右，即闻堂上大声呼寡人名曰：'任好听旨，尔平晋乱！'如是者再。妇人遂叫寡人拜谢，复引出宫阙。寡人问妇人何名。对曰：'妾乃宝夫人也。居于太白山之西麓，在君宇下，君不闻乎？妾夫叶君，别居南阳，或一二岁来会妾。君能为妾立祠，当使君霸，传名万载。'寡人因问：'晋有何乱，乃使寡人平之？'宝夫人曰：'此天机不可预泄。'已闻鸡鸣，声大如雷霆，

---

① 斝：古代酒器，圆口，有鋬和三足。用以温酒，盛行于商代和西周。

寡人遂惊觉。不知此何祥也?”

廖对道:“晋侯宠爱骊姬,疏远世子,难保不会生乱。天命及君,君之福也!”

穆公道:“宝夫人是何人?”

廖对道:“臣闻先君文公之时,有陈仓人于土中得一异物,形如满囊,色间黄白,短尾多足,嘴有利喙。陈仓人谋献之先君。中途遇二童子,拍手笑道:‘汝虐于死人,今乃遭生人之手乎?’陈仓人请问其说,二童子曰:‘此物名媦,在地下惯食死人之脑,得其精气,遂能变化。汝谨持之!’媦亦张喙忽作人言曰:‘彼二童子者一雌一雄,雄曰叶君,雌曰陈宝,乃野雉之精。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陈仓人遂舍媦而逐童子,二童子忽化为雉飞去。陈仓人以告先君,命书其事于简,藏之内府,臣实掌之,可启而视也。那陈仓正在太白山之西,君试猎于两山之间,以求其迹,则可明矣。”

穆公听毕,忙命取文公藏简观之,果如内史廖之语。因使廖详记其梦,并藏内府。

次日,秦穆公视朝。得梦之事,已在朝野传得沸沸扬扬,几乎是无人不知。故而,群臣齐来称贺。

贺毕,穆公遂命驾车,猎于太白山。迤逦而西,将至陈仓山,猎人举网得一雉鸡,色如玉而无瑕,光彩照人。须臾,化为石鸡,色光不减。猎者献于穆公。

内史廖举额加贺道:“此物便是宝夫人所化,君可建祠于陈仓,必霸天下。”

穆公大悦,命沐以兰汤,覆以锦衾,盛以玉匮。即日开山伐木,建祠于陈仓山上,取名为:“宝夫人祠。”改陈仓山为宝鸡山。命有司[1]春秋祭之。每祭之晨,山上闻鸡鸣,其声响彻三里之外。每隔一年或两年,望见赤光长十余丈,雷声隆隆,此乃叶君来会之期。叶君者,雄雉之精也,不知因何流落南阳,亦化为石鸡,四百余年后,为太学生刘秀所得。刘秀乃汉高祖刘邦之后,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刘秀起兵讨之,复兴汉祚,史称光武皇帝。光武帝亦为叶君立祠,并将得

---

① 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因称官吏为有司。

石鸡之地改名为雉县。雉县之名，沿袭了一千余年，忽有人觉着雉字不好。雉，妓也，遂将雉县易名为南召县。即今河南省南召县是也。

闲言少叙，却说晋献公晚年，日渐昏聩，竟受了骊姬的蛊惑，迫使世子申生自杀，又逼走了最有本事的长子和次子。长子曰重耳，为翟戎主之女孤源所生；次子曰夷吾，为翟戎主之侄女孤艳所生。因重耳先行一步，去了翟国，夷吾不愿步其后尘，去了梁国。

说过重耳、夷吾之后，咱回过头来再说申生。这申生一死，世子之位自然空了出来。

在此之前，骊姬已经说通了晋献公，以中大夫荀息做奚齐之傅。

奚齐为骊姬所生。骊姬之所以千方百计地陷害申生，就是因为申生挡了奚齐的为君之路。

要想使奚齐为君，奚齐首先得当上世子。要想使奚齐当上世子，单靠晋献公的支持还是不够的，得有几个得力的大臣愿意辅佐。骊姬选来选去，选中了荀息。何也？

申生的老师有二，一为杜原款，一为里克，二人皆为上大夫，是晋之望族，又是三世老臣。特别是里克，自从灭了虞、虢之后，名声为之大震，连晋献公也对他敬上三分。为奚齐师者，不敢说从地位上超过杜原款和里克，但也不能差距太大。荀息符合这个条件。不只符合这个条件，认真说，晋国之所以那么顺顺当当地灭了虞、虢，真正起作用的是荀息。晋献公正是用了荀息的璧、马之计，才使唇齿相依的虞、虢二国反目成仇，自毁长城，相继为晋所灭。

奚齐被立为世子之后，未及半年，晋献公撒手人寰，奚齐得以为君。里克口中不说什么，暗地里寻觅刺客，将奚齐刺死在灵堂。

死了儿子，骊姬还不醒悟，又立其妹之子卓子为君。

当然，卓子也是献公之子。

杀一个是杀，杀两个也是杀。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卓子也给杀了吧！

这一杀，被杀的不只卓子，还有骊姬，还有骊姬之妹。甚而，连荀息也跟着倒霉，为里克同党屠岸夷所杀。

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卓子一死，拥立新君之事，迫在眉睫。在里克的主持下，晋之卿大夫，齐集朝堂，商议了整整一天。

对象有两个，一是重耳，一是夷吾。

拥护重耳的有：里克、丕郑父、七舆大夫等，共三十五人。拥护夷吾的人以下大夫梁繇靡为首，一共是四个人。夷吾明显处于劣势。

里克笑了："诸位，既然拥护立重耳为君的占了绝大多数，那就立重耳吧！"

拥护立重耳者立马响应，掌声雷动："好，好！"

就是反对立重耳为君的也不得不跟着叫好。

里克环顾一周说："如果诸位诚心诚意地拥立重耳，那就在奉迎简上刻个名吧。"

话刚落音，屠岸夷将简捧了过来。里克提刀在上面刻道："贤公子重耳：国遭不幸，先君驾鹤西去。俗谚不俗，国不可一日无君，经全体卿大夫商议，一致同意由您回来主持社稷。口说无凭，签字为记。上大夫里克……"

刻毕，将刻刀递给丕郑父。

丕郑父一笔一画，将自己的大名刻在里克之后，方将刻刀递给了贾华。

书名者一共三十九人。

里克将简捧起来看了一遍，对屠岸夷说道："请汝带上奉迎之简，立马去翟国一趟，迎重耳归国。"

屠岸夷正要接简，丕郑父道："且慢。"

里克不知他因甚叫停，一脸不解地瞅着丕郑父。

丕郑父道："国之大事，没有过于立君。应当让狐老大夫也在简上刻个名字。"

狐老大夫者，狐突也。重耳、夷吾之舅爷。重耳逃翟之时，有九雄相随，内中的狐毛、狐偃皆狐突之子也。

里克听了丕郑父之言，默想了一会儿，勉强说道："也可。"遂使屠岸夷捧简前去面见狐突。狐突听屠岸夷说明来意，辞之曰："国之不幸，二幼君相继遭弑。老夫之二子，毛与偃随重耳流亡于翟。老夫若与诸大夫同书此书，去迎重

耳,有同弑之嫌。老夫老矣,唯诸大夫之命是听,但若要老夫在简上刻名,老夫实难从命。”

屠岸夷还报里克,里克很是不悦:“不就一个将朽之人吗?离开他这个夜壶[1]难道就不尿尿了吗?”

丕郑父张了张嘴,似乎有话要说。犹豫了一下,又合上了。

屠岸夷受命之后,带上奉迎之简,日夜兼程,来到翟国,原只说是为办好事而来,且又是天大的好事,一定会受到重耳的热烈欢迎,奉为上宾。谁知,重耳读了奉迎之简后,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良久方道:“壮士先去驿馆歇息,容在下与诸位兄弟商议一下再定。”

他所谓的诸位兄弟,便是由晋国追随而来的九位英雄,依次为:狐毛、狐偃、赵衰、先轸、胥臣、魏犨、颠颉、介子推、贾佗等。

这一商议,重耳决定拒绝回晋,屠岸夷惊问其故,重耳道:“在下得罪了君父,逃死于翟。父生既不得展问安侍膳之诚,死又不得尽视含哭位之礼,何敢乘乱而贪国。请百官更立他子,重耳不敢违也。”

这是桌面上的话,真正的原因,乃是因为奉迎之书上没有狐突的大名。狐突是他的铁杆保皇,两个儿子又跟着他,连做梦都在盼着他回国为君。如今,机会来了,却不肯在上面签字。这内中肯定有什么猫腻!况且,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只派了一个屠岸夷来请,而屠岸夷的名声向来不佳!

屠岸夷含恨而返,报于里克。里克有点傻眼了,他怎么也想不通,重耳为什么不肯回来。这又引发一个问题,这国君的位置,不能老空着呀!

人选倒有一个。

谁?

夷吾。

可里克对夷吾素无好感。对夷吾没有好感的不只里克,还有丕郑父,还有七舆大夫,等等。

---

① 夜壶:古器名。俗称小便器,状如鼋鱼,扁口。

梁繇靡跳了出来,竭力推荐夷吾,与夷吾相善的那三个大夫一齐站出来为夷吾说话。

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丕郑父和七舆大夫中的骨干人物贾华下了软蛋,弄得里克不得不答应改立夷吾为君。于是,又将奉迎之简重新刻了一遍,并签上众卿大名,遣梁繇靡与屠岸夷一道送达梁国。

夷吾见到奉迎之简后与重耳截然相反,高兴得手舞足蹈。

按照常理,国内众卿欢迎你回国为君,而你自己又有些迫不及待,那就回呗!

谁知,将要动身之时,他的头号谋臣郤芮,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

郤芮找到夷吾,开门见山地问道:“公子可曾想过,天下之尊者,莫过于天子和国君,可重耳为什么不愿意回国为君?”

夷吾老老实实地回道:“这事我可真没有想过。”

郤芮道:“您应该想。老臣以为,重耳不愿回国为君,是心有所疑也。”

“所疑者何?”

郤芮屈指说道:“其一,妖姬[1]及二孺[2]虽死,其党未尽,晋乃虎狼之穴也;其二,百官在内而外求君者,必有大欲也,欲壑难平。”

夷吾道:“诚如大夫之言,吾将何以处之?”

郤芮道:“为子之计,妖姬之党虽未尽除,并不可虑。可虑者,里克、丕郑父也。观今之晋,主其事者,彼二人也。只要将彼二人稳住,大事可定矣。”

夷吾道:“如何稳住里克和丕郑父,还请大夫教我。”

这一教,将汾阳之田一百万亩及负葵之田七十万亩,分别封给了里克和丕郑父。

一家伙抛出去一百七十万亩膏腴之田,夷吾觉着胜算在握了。可郤芮不这么看。

---

① 妖姬:指骊姬。
② 二孺:指奚齐和卓子。

“公子若想得国，单靠内应不行，还得有外援，夫入虎穴者，必抄利器。否则，内应若有变，死无葬所矣。故公子欲入国，非借强国之力为助方可。邻晋之国，唯秦最强，公子可遣使卑辞以求，秦若许我，方万无一失矣！”

夷吾道：“大夫所谋甚是，若使秦，孰可任之？”

郤芮对道：“梁繇靡，繇靡通于达变，出使可也。”

梁繇靡受命之后，未及动身，夷吾遣人来告：“秦不必去了。”

繇靡惊问其故，来人告曰：“秦使公子絷来梁，求见公子，相见甚欢。”

第十七章　野人三百

公子絷反问秦穆公："主公纳晋君，是为晋国打算呢，还是欲成名于天下呢？"

贾君长得并不算美，且又年届不惑，又是晋惠公之庶母，不知为甚，晋惠公一见之下，竟然有了要干那事的冲动……

三百野人，脚穿草鞋，蓬首袒肩，执大砍刀，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一般，见了晋兵，又劈又砍，所向披靡。

公子絷之所以来梁，源于不久前秦穆公所做的那个奇梦。

梦中，堂上有人大呼穆公之名："任好听旨，尔平晋乱！"如是者三。

"乱晋者何？"秦穆公梦醒之后，曾不止一次地问过内史廖。廖曰："乱在晋献公自己。"

略顿又道："献公宠爱骊姬，疏远世子，而骊姬又是不甘寂寞之人，能不乱吗？"

此语，秦穆公默记在心，遣人入晋，打探消息，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来报。故而晋廷一举一动，皆为穆公所掌。及至晋献公崩，里克、丕郑父连弑二孺，朝野震惊，穆公忙召百里奚、蹇叔、公子絷、公孙枝、内史廖、伯乐等几位心腹大臣，入宫商议。

秦穆公当先说道："上帝以梦示寡人，要寡人平息晋乱。寡人思之，晋乱乱在无君，若为他立一贤君，晋乱立平矣。寡人听人言讲，重耳、夷吾皆贤，不知立

谁为好？”

蹇叔道：“重耳在翟，夷吾在梁，距秦都不算太远。君可使人往吊，以观二公子之为人，择贤立之。”

穆公以为然，乃遣公子絷先吊重耳，次吊夷吾。

公子絷至翟，见公子重耳，告以秦君之命。重耳连声道谢，引公子絷至献公灵堂。

礼毕，重耳因悲伤过度，先行离去，留胥臣与公子絷相伴。絷曰：“卑职前来，一为凭吊献公，二有要事与公子相商。”

胥臣道：“有何要事，可不可预先告知一声？”

公子絷道：“当然可以。”遂将秦君欲拥立重耳为君之事讲了一遍。说毕，又强调了两句：“公子不欲回国为君的话，一切免谈。如若愿意回国为君，秦国将出三百乘兵车护送。”

喜事，天大的喜事，胥臣立马报告了重耳。重耳立马召九雄商议，商议的结果，晋不能回。

何也？

前次，晋三十九位大臣联名迎你重耳，你尚且不愿借父丧谋得君位。今日不请自回，且又靠着外力，叫世人怎么议你？

重耳心中有了数，这才出见公子絷，辞之曰：“圣人言，‘亡人无宝，仁亲为宝’。耳乃遭遣之人，君父死又未曾奔丧，而敢有他志乎！”说毕，伏地大哭，稽颡而退。

公子絷叹息而去，来到梁国，被夷吾奉为上宾。

夷吾一脸媚笑道：“在下正要遣使出使上国，不承想您却抢先一步，这真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哈哈哈哈。”

公子絷呷了一口茶道：“但不知二公子欲遣使入秦为着何事？”

夷吾道：“君父驾崩，大夫里克、丕郑父等三十九位大臣，联名迎在下回国为君，在下心中有些不踏实，想请贵国出兵相送，以防不测。”

公子絷道：“不测者何？”

夷吾道:“恐妖姬余党作乱。”

公子絷道:“不瞒公子,卑职这一次来梁,一是凭吊先君,二是商议公子复国之事。公子如果愿意回国为君,秦可出三百乘兵车护送。”

这话大出夷吾之料,又是激动,又是感激,叩头至地:“上国如此垂青夷吾,夷吾之福也。”

及起,命郤芮备酒,直喝到鼓打三更方散。

“公子!”送走了公子絷之后,郤芮一脸郑重地向夷吾问道,“秦虽为邻国,所交者晋,非公子也。今突然跑来,与公子商议复国之事,所为者何?”

“这事,吾还不曾想过。”

郤芮又道:“以老臣度之,他必有所求。”

“所求者何?”

“土地也。土地乃国之基,必大割土地以赂秦,秦才肯为我出真力也。”

又是一个馊主意,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夷吾竟然也同意了。

这一割便是五城,且是河外五城!东尽虢地,南及华山,内以解梁为界。

不只割城,另以“黄金十镒,白玉之珩[①]六双”贿赂公子絷。到了此时,孰贤孰劣,公子絷心如明镜一般,夷吾与重耳,有天壤之别,若是立夷吾为君,晋国非完蛋不可,不能立他为君。

转而一想,晋,吾之邻也。晋若强,首胁之国便是秦,不能让他强大,还是择夷吾为好。既然要择夷吾,他给的土地还有金玉为什么不要?

他满载而归,把翟、梁之行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向秦穆公讲述了一遍。

穆公叹曰:“较重耳之贤,夷吾远矣。看来,只有立重耳了!”

公子絷反问道:“主公纳晋君,是为晋国打算呢,还是欲成名于天下呢?”

穆公道:“晋与寡人何干?寡人之纳晋君,乃是欲成名于天下耳!”

公子絷道:“主公若是为晋打算,则为之择一贤君。主公若是想成名于天下,则不如置不贤者,二者均有置君之名,而贤者出我上,不贤者出我下,二者孰

---

① 珩:佩玉上面的横玉。

利？不言自明也。何况，我不动一刀一枪、一兵一卒，而得五城。请主公思之。”

穆公大悟：“卿之言，开寡人之肺腑矣！寡人这就遣公孙枝率兵车三百乘入梁，以纳夷吾。”

公孙枝将行之时，伯姬付其手书一封，要他务必转呈夷吾。

夷吾接伯姬之书，展而读之。读着读着，他自个儿笑了：“吾还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却原是要吾善待贾君，这个容易。”

贾君者，晋献公之妃也。伯姬幼年丧母，由贾君一手带大。贾君教之以诗书女红，亲若生母，故有是嘱。

夷吾归国之后，急于为君，连卜也不卜了。后经郤芮等力劝，虽说卜了，又不听，于甲申日举行了登基大典，是为惠公。

大典之后，先封世子，次封“功臣”。

世子者，公子圉也，乃梁国之女所生。

所谓“功臣”，乃是随他出亡的四位大臣：虢射（夷吾母舅）、吕饴甥（夷吾之傅）、郤芮和郤乞（郤芮之弟）。虢射为上大夫，吕饴甥、郤芮为中大夫，郤乞为下大夫。

除了这四位功臣之外，受封的尚有两位，一位是梁繇靡，由下大夫晋升为中大夫，屠岸夷为下大夫。

里克等人大为失望。

失望者不只这些守国之卿，也包括秦国。

秦使公孙枝在晋国住了两个多月，也曾几次面见晋惠公，晋惠公绝口不提割地之事。你不提我就自己提，反正这事不能打了水漂。

他这一提，晋惠公觉得不好意思起来，询于吕饴甥和郤芮，二人坚决反对。

公孙枝隐隐约约听到一些议论，找到晋惠公，丢下一句狠话，扭头回了驿馆。

“贵君如果实在不想给地的话，可直接派人去向俺家主公解释。”

公孙枝这一走，晋惠公慌了，咱即使不给秦地，也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绝

不能和秦国闹翻。

想来想去，这理由还真让晋惠公给找到了："五城交割之事，众大夫皆曰不可，而寡人又初登大位，不好一意孤行，这样行不行？暂缓个一两年，等寡君之宝座坐稳之后，再行交割。"

虽然有了暂缓割地的理由，但派谁去秦国好呢？

吕饴甥！

晋惠公首先想到了吕饴甥。吕饴甥对割地之事反对最为强烈，又是我夷吾的死党，派他使秦最为合适。

可吕饴甥不干，他怕秦穆公一怒之下把他给宰了。

郤芮呢？

郤芮也不干，他和吕饴甥患的是一个病。

实在不行，就派梁繇靡。梁繇靡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晋惠公把他的几个死党一一问了一遍，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使秦。

"我去。"终于有人挺身而出了。

谁？丕郑父。

晋惠公不喜欢丕郑父，也没有想到让他去。但是，既然别人都不愿意去，也只能让他去了。

就这样，丕郑父意外地担当了晋惠公的首任特使。

丕郑父为什么想去呢？他难道不知道这一趟很危险吗？

他知道，但他有自己的小九九。

丕郑父对夷吾向无好感，但又觉着重耳的城府有些太深，故而当重耳不愿为君之时，便有些倾向夷吾了。他倾向夷吾，乃是迫于无奈。是的，晋献公的儿子除了死的之外，尚有六人，不说重耳，其他公子之中没有一人可与夷吾比肩。

谁知，夷吾为君之后，实在令人失望，他不只任人唯亲，还言而无信，对强秦都敢耍赖，岂会兑现对自己、对里克的许诺——那可是一百七十万亩，一脚能踩出油来的良田呀！

为了晋国，也为了丕郑父自己，他打算借秦国之手，把晋惠公干掉。

丕郑父随公孙枝来到秦国之后，当即谒见穆公，双手将国书呈了上去。

秦穆公阅毕国书，拍案大怒曰："什么暂缓？分明是想要赖！武士何在？把丕郑父拉出去砍了！"

"别，别砍，此事怪不得丕郑父。"公孙枝站出来为他说话了。

秦穆公怒气冲冲地问道："怪谁？"

丕郑父便把晋惠公失信的内幕和盘托出，并献计曰："叫夷吾失信于上君的，乃吕饴甥、郤芮也。君可否以重金相聘，以商议边疆之事为名，将二贼诓至贵国，一刀斩之。二贼既除，夷吾不足道也。但国不可无君，上君没有纳重耳为君之意，那就罢了。若有，臣与里克愿为内应。"

秦穆公颔首称是，遂遣冷至行聘于晋。

冷至者，秦之新任下大夫也，为伯乐所荐。

吕饴甥、郤芮见丕郑父主动请缨使秦，很是嫉妒，几经合谋，想趁丕郑父出使之机，干掉里克。起初，晋惠公并未答应："里克有功于寡人，杀之无名矣。"

郤芮道："谁说无名？里克弑奚齐和卓子，又杀顾命之臣荀息，其罪大矣。念其迎立之功，私劳也。讨其弑逆之罪，公义也。明君不以私劳而废公义。"

晋惠公道："诚如郤大夫之言，里克当杀，但念其有迎立之功，给他留一个全尸。"

这也算法外开恩，里克非常知趣，自刎而死。

先世旧臣，闻里克被杀，多有不服，一个个口出怨言，尤以七舆大夫出言最为难听。若以晋惠公之意，皆行诛戮。郤芮反倒明智起来，谓惠公曰："丕郑父在外，反诛杀其党，是以启其反叛之心也。不可。请主公暂且忍之。"

这一忍便是一个多月。其间，晋惠公突然心血来潮，要见贾君。

贾君独居深宫，好生寂寞，忽闻圣驾要来，盛装而待。

她长得并不算美，且又年届不惑，不知为甚，作为堂堂一国之君，初次见面，晋惠公竟然有了要干那事的冲动，觍着脸对贾君说道："秦夫人嘱寡人与君为欢，请君不要负了秦夫人美意。"一边说一边将贾君揽入怀中，引得宫人一个个掩嘴而笑。

翌日，晋惠公尚未起床，内侍来报，丕大夫回来了，与之同行的还有秦之大夫冷至。

晋惠公忙道："请丕大夫与秦使前殿相见。"

说毕，匆匆穿上衣服，回宫去了。

冷至被丕郑父引上前殿，大礼参拜之后，方将国书呈上。书曰：

晋秦甥舅之国，地之在晋，犹在秦也。众大夫反对纳地，亦是为晋着想，寡人何敢不从？以伤诸大夫之心。但寡人有疆场之事，欲与吕、郤二大夫面议。幸旦暮一来，以慰寡人之望！今特遣大夫冷至，一来朝觐贤君；二来纳还地契，并奉上黄金三千镒、细绢百匹，细瓷器五百件。

晋惠公小人一个，无甚远谋，今见礼币丰厚，且又纳还地契，喜滋滋地说道："冷大夫暂去驿馆歇息，寡人明日便命吕、郤二大夫使秦，代寡人多多拜谢上国之君。"

吕饴甥、郤芮可没他这么好骗，立马意识到这是丕郑父和秦国的阴谋，不是要议"疆场之事"，乃是要取他二人的人头！

经他俩这么一说，晋惠公也觉着是个阴谋，传话冷至："吕饴甥大夫突患喉疾，口不能语，请贵使先行一步。俟吕大夫之病稍愈，便与郤大夫一同使秦。"

支走了冷至，吕饴甥又与郤芮聚于一处，商议如何除掉丕郑父，以泄心头之恨。

郤芮道："不只丕郑父，还有七舆大夫，俱是重耳之党，若不除之，后患无穷。"

吕饴甥道："汝说的这些人，都是先朝重臣，又有迎立之功，一般的罪名，扳他们不倒，就是扳倒，难以服众。"

郤芮道："寻他一个谋反的罪名怎样？"

吕饴甥道："这不是你我说了算，这得要证据。"

郤芮道："这个好办，只需如此如此，还怕丕郑父他们不上钩吗？"说毕哈哈

大笑。

丕郑父果然上了郤芮的钩，在屠岸夷的鼓动下，将七舆大夫并申生的四个同党邀至密室，杀羊为盟[1]，共迎重耳，且在奉迎书上面，各自签上自己的大名，共计十人（因丕郑父本身就在七舆大夫之列，另两人（里克、荀息）已死，所剩仅四人，再加上申生的四个同党和屠岸夷，一共十人），遣屠岸夷去翟。

屠岸夷得书之后，如获至宝，将奉迎之书连夜送给了吕饴甥和郤芮。

这一送，其结果可想而知，签名者全都问了斩刑。当然，屠岸夷不在其列。

丕郑父之子丕豹，因事先得了消息，逃奔秦国，哭诉于穆公，恳求其发兵讨晋。

秦穆公倒是答应了，可蹇叔坚决反对。

何也？

“以丕豹之言而伐晋，是助臣伐君也，于义不合。”

不只蹇叔，百里奚也不同意伐晋。他没有唱什么高调，但他的话说得很实在：“晋君知丕豹奔秦，必严阵以待。此时伐晋，以强伐强，胜负难料。不如稍待几日，一来，晋见我按兵不动，心必怠之，怠之必懈；二来，彼一朝而杀九大夫，国人会服吗，不服必有变，变而图之，没有不胜之理！”

秦穆公越听越觉着百里奚言有之理，遂把伐晋之事搁置下来。

这一搁便是五年，秦国虽说放过了晋惠公，然上天不放，在这五年之间，非旱即涝，一年比一年严重，仓库空虚，百姓剥树皮、掘草根以为食，晋惠公不得不借粮于邻。然有借无还，谁还肯借给他呀？

他想到了秦国，秦国不只与他毗邻，且还是婚姻之国。但五城未曾交割，割之又不舍，不舍就无颜向秦国借粮。

郤芮不这么看：“晋未割五城于秦，非负约也，特缓期耳。若向秦借粮而秦不与，是秦绝我，我乃负之有名矣。”

晋惠公转忧为喜，遣中大夫庆郑为使，向秦国借粮。

---

① 杀羊为盟：古人盟誓，往往以血涂唇，天子及诸侯杀牛以盟，士大夫杀羊以盟，百姓杀鸡以盟。



他做梦也没想到，秦国竟然借了，且一借便是五万斛[1]，运粮的船只，舳舻[2]相接，命曰："泛舟之役。"也不知是秦借粮于晋得罪了上天，抑或是上天有意考验一下晋惠公，看他是否改恶从善。降冰雹、蝗虫于秦，秦自夏至秋，颗粒无收。晋国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经秦国君臣反复计议，遣冷至持国书、宝玉赴晋借粮。晋不但不给，反放出浑话："去岁，天饥晋以授秦，秦弗知取，而借粮与我，是其愚也。今岁，天饥秦以授晋，晋奈何逆天而不取？尔君臣果真要食晋粮，可用兵来取！"更有甚者，反勾结梁国，要兴兵伐秦。

秦穆公肚量再大，听了这话，也不禁怒火中烧，遂大起三军，留蹇叔、繇余辅世子罃守国；孟明视引兵巡边，弹压诸戎；穆公自同百里奚将中军，西乞术、白乙丙保驾。公孙枝将右军，公子絷将左军，共有车四百乘，浩浩荡荡，杀奔晋国。

晋惠公闻秦师来伐，大阅车马，选六百乘，韩简、梁繇靡、家仆徒、庆郑、郭偃、郤乞等分别将左军，自与虢射居中调度，屠岸夷为先锋。

秦这一方，以白乙丙为先锋。两军先锋具以勇力名扬天下，战到酣处，二人都弃了战车和兵器，拳打脚踢，互相扭结，一直扭到阵后去了。

晋惠公见屠岸夷陷阵，急叫韩简、梁繇靡引军冲击秦之左军，自引家仆徒等冲击秦之右军。

秦穆公见晋分兵两路冲来，亦分作两路迎敌。双方大战了两个时辰，晋军大败，死伤十之六七，晋惠公亦为公孙枝所擒。

秦军虽胜，然秦穆公不听百里奚之言，逞勇轻进，若非平地里跳出来三百勇士，鼎力相救，几为晋军虏矣。

这三百勇士为何要舍死相助穆公，乃由失马引起。

三年前，秦穆公出猎于梁山，夜失良马六匹，使吏寻之。寻至岐山之下，有野人三百余，群聚而食马肉。吏不敢惊，趋报穆公："速遣兵去捕，可尽得盗马

---

① 斛：量器名，亦容量单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斛者，石也。

② 舳舻：船尾和船头，也指首尾相接的船只。

之人。”

秦穆公叹曰：“马已死矣，又因马而戮人。百姓将谓寡人贵畜而贱人也。”

吏正要退去，秦穆公忽又说道：“吾听人言，‘食良马肉，不饮酒伤人’。卿速去军中，索美酒五十瓮，送与盗马之人。”

野人得了穆公所赐之酒，齐叹曰：“盗马不罪，反虑我等之伤，而赐以美酒，真贤君也。此等大恩，我当为报。”遂存下了个报恩的心理，这一存便是三年。忽闻秦晋大战于龙门山下，秦穆公为韩简、梁繇靡所困，命在旦夕，遂相聚一处，一个个脚穿草鞋，蓬首袒肩，手执大砍刀，腰悬玉箭，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一般，见了晋兵，又劈又砍，所向披靡，使秦穆公得以脱离了险地。秦穆公感念其救命之恩，以官爵相许，野人不受。赐之金帛，野人亦不受，叩首而去。

忽有将校来报，土窟之中寻得两将，一为白乙丙，一为屠岸夷，二人力气用尽，已不能言，尚扭定不肯放手。穆公命军士将两下拆开，抬放两辆车上，载回本营。穆公亲解锦袍，以覆白乙丙，命百里奚以温车载回秦国就医。

若照穆公之意，也要将屠岸夷载回秦国就医，公子絷竭力反对：“此人弑卓子，杀里克、丕郑父，反复小人，不可留也。”

穆公乃下令将屠岸夷斩首，将晋惠公关进囚车，凯歌而返。

晋之虢射、韩简、梁繇靡、家仆徒、郭偃、郤芮等一班大臣，见晋惠公被虏，相约投秦，一个个披发垢面，跟在囚车后面。

一路上，秦之君臣就如何处置晋惠公之事，边走边议，分为截然不同的三派。一派主张郊祀上帝，杀惠公以答天贶[1]；一派主张将惠公囚于秦，终身监禁；一派主张放惠公归国，但有三个前提，一是兑现诺言，割河西五城与秦，二是归还所借之五万斛细粟，三是使其世子圉留质于秦。

秦穆公经过一番权衡，觉着杀之不可。杀之，与晋结怨。囚之也不可。囚之，一匹夫耳，于秦无益。放之，较为高明，一是白白得了五城和五万斛细粟；二是可使晋君终身不敢恶秦。主张杀晋惠公者以公子絷、丕豹为首，主张放晋惠

① 贶：赐、赠。

公者，则以公孙枝为首。秦穆公拍着公孙枝的肩膀道："卿真智臣也。卿之算，及于数世矣。但就目前来看，还不宜放归，须关他个十几日，挫一挫他的锐气。"

遂置晋惠公于灵台山之离宫，以千人守之。

穆公发遣惠公已毕，正欲起程，忽见一班内侍，皆一身素服，趋步而来，惊问之："夫人有恙乎？"

内侍曰："无恙。"

穆公将脸一寒复问："既然夫人无恙，尔等何以如此？"

内侍曰："夫人自闻晋君被虏，便携世子着丧服，徒步出宫至于后园崇台之上，立草舍而居。台下积薪数十层，送饔者履薪上下。吩咐：'只待晋君入城，便自杀于台上，纵火焚吾尸，以表兄弟之情也。'"

秦穆公叹曰："若不听公孙大夫之言，几丧夫人之命矣！"当即命内侍除去孝服，还报伯姬："寡人这就赦免晋君，不日便送他还晋，依然为君。"

内侍见了伯姬，以穆公之语告之，且问之曰："晋君见利忘义，背吾君之约，又负君夫人之托，今日乃自取囚焉，夫人何以哀痛如此？"

伯姬回曰："吾闻，'仁者虽怨不忘亲，虽怒不弃礼'。若晋君死于秦，吾亦有罪矣！"

内侍暗自点头，广散其语，伯姬之贤名，国人尽知。

唯惠公不知，在这之前，韩简曾劝他走一走伯姬门子①，他摇头说道："不可，不可也。伯姬要我善待贾君，我却淫之。今日有难，若求之只能是自寻其辱！"

话尚未落音，公孙枝来到灵台，对夷吾说道："若依吾国君臣之意，汝当千刀万剐。吾君因君夫人登台请死之故，免汝一死。但前约河外五城，必须交割；所借之五万斛细粟，也一并归还；再使世子圉为质，君可归矣。"

听了公孙枝之言，晋惠公方才晓得伯姬用情，惭愧得无地自容。即遣下大

① 门子：官府守门人。其时，若见官，必先贿赂守门人，称之为走门子，也叫走后门。

夫郤乞归晋，吩咐吕饴甥割地还粟质子之事。吕饴甥不敢怠慢，一一照办。于是年十一月，晋惠公得以归国。

这一日，惠公与郤芮闲聊，惠公问道："卿可知寡人在秦最担心什么？"

郤芮回道："命。"

惠公道："还有呢？"

郤芮道："莫不是国内生变？"

惠公道："非也。寡人所忧者，乃重耳也。重耳若乘变求入，麻烦那就大了。"

郤芮颔首说道："主公所忧是也。重耳在外，终是心腹之患，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经过一番密议，二人决定遣勃鞮前去行刺。

勃鞮者，寺人也。若以武功论之，在晋国排名第二。晋献公在世之时，曾受命去蒲地讨伐重耳，斩其衣袂。重耳恨之入骨，他也恐重耳卷土重来，连做梦都在想着如何除掉重耳。故而，受命后寻得三位勇士，施以重金，夤夜径奔翟国。

第十八章　春风二度

重耳想了一想，对楚成王说道："若以大王之灵，得复晋国，愿同欢好。倘不得以，与大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请避大王三舍。"

挨至日暮，公子围命厨人收拾一桌佳肴，拉怀嬴入座，殷殷向她劝酒，乘着有几分酒意，二人携手入帷。为了铲除重耳的羽翼，晋怀公首先拿老大夫狐突开刀。狐毛、狐偃闻老父被杀，哭着来见重耳。

俗话不俗，"隔墙有耳"。

刺杀重耳，如此机密之事，竟被一送茶的小内侍听到。这小内侍得以入宫，乃老大夫狐突所荐，而狐突之二子，俱随重耳，流亡在翟。重耳若是有个什么闪失，必将殃及老大夫的两个儿子——狐毛、狐偃。爱屋及乌，小内侍立马将惠公和郤芮的密谋，报于狐突。

狐突报于二子，二子又报于重耳。

重耳知翟不可待，正想着投奔何国。狐毛、狐偃来报："勃鞮立功心切，受命次日，便起身奔翟，老父亲怕公子未行，不及写书，遣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赶来，催促公子速速逃避。"

说毕，一人架住重耳一只胳膊，往城外逃去。

余之七雄：赵衰、魏犫、颠颉、胥臣、先轸、介子推、贾佗等闻重耳逃遁，慌忙去追。

头须也在追。

头须者，重耳之管家也。

他追了一程，忽又想到，重耳这一逃，凶多吉少，我何必要把自己这一生的安危系在他重耳的身上！何况，重耳的钱财由我独掌，何不来个携款而逃，隐名埋姓，安度晚年。

他这一逃，差点要了重耳及九雄的命。

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便心慌。"

可吃饭得要钱呀！

重耳一行，两手空空，哪来的钱？

没有钱，只能靠行乞了。

一路上受尽了白眼，饥一顿饱一顿，好不容易来到了卫国。原想着进得卫都，见了卫文公，受他些许赠贿，好作为去齐国的盘缠。

谁知，那卫文公降旨一道，不许重耳一行入都。不得已，绕城前行，行至五鹿，为讨饭吃，被田夫们奚落一顿，差点刀枪相见。

谢天谢地，总算来到了齐国，也见到了齐桓公，受到热情款待。

齐桓公乃当今之霸主，就是借给晋惠公一个天胆，他也不敢遣人来齐国找重耳的麻烦。

重耳及九雄，便在齐国住了下来，不仅有车、有房，还有女人。重耳的女人叫姜亮，是齐桓公的宗女，色艺俱全。

不久，齐桓公薨，齐国发生了内乱。九雄料知齐国必衰，不可再做靠山，硬将重耳劫持到了楚国，欲靠楚国之力，颠覆夷吾。

行至曹国，曹共公倒是允他入都，却以粗茶淡饭相待。甚而，乘他沐浴之机，率领幸臣、爱妾、侍女等一大帮子，闯进浴室，要看他的骈胁，把个重耳羞得无地自容。

骈者，双也。胁者，骨也。肋骨连在一起，称为骈胁。

这不是戏弄人吗？

重耳何时受过这等污辱？他含怒而坐。直到卫大夫负羁前来馈食，才转怒为喜。

次日，重耳将行，负羁又以美酒两坛、细食十盒相送。

重耳一行，辗转来楚，楚成王待之以国君之礼，每隔三五日，还要宴请重耳一次。

这一日，楚成王又来宴请重耳，喝到酒酣耳热之时，楚成王突然问道："自公子入楚以来，孤对汝如何？"

重耳回道："恩重如山。"

楚成王道："有些重了。不过孤很想知道，公子一旦复国，将何以报孤？"

重耳道："子女玉帛，王所余也。羽毛齿革，则楚地之所产。亡人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来报大王！"楚成王笑曰："晋，大国也。岂能没有可报之物？孤愿闻之。"

重耳想了一想道："若以大王之灵，得复晋国，愿同欢好，以安百姓。倘不得已，与大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请避大王三舍。"

楚成王哈哈一笑道："好一个'退避三舍'，饮酒，饮酒。"尽欢而散。

楚将成得臣，见重耳出言不逊，屡屡加以迫害，先是遣人行刺，继之投毒。皆因重耳防着他，化险为夷。

命倒是保住了，但重耳投楚，不单单是为了保命。若仅仅是为了保命，就不会离开齐国了。

他志在复国，然楚成王并没有帮他复国的意思。

一晃便是半年，重耳忧心成疾，卧病在床，吃了三四服药也不见效。听说扁鹊到了楚境，狐偃、赵衰正商量着遣谁去请，胥臣一头闯了进来。扁鹊者，时之良医也。姓秦，名缓，字越人。渤海郡之鄚人。学医于长桑君，眼目如镜，暗中能见鬼物，且有起死回生之能。

胥臣进得室内，上气不接下气道："良医来了，良医来了！这不……"他朝身后一指道，"这位便是良医。"

众雄举头一看，胥臣的身后跟了一个十七八岁的愣头小伙，一个个面露不解之色。

这小伙真是一个"良医"。

他是专治心病的良医，特别是针对重耳这个病号。

他叫秦一井，来自秦，乃秦国大夫公孙枝帐下的一个伍长。

公孙枝也来了。他是作为大秦的使者来的，随行的人员少说也有一百人，还带来了大批的公羊皮、细绢和陶器。途经郑国的时候，被郑文公留了下来。

于是，便有了秦一井的楚国之行。

秦一井趋前两步，深作一揖道："公子，俺家主公一心帮您复国，特遣公孙枝大夫前来相迎。"

这话比吃药还灵，重耳本来侧卧在榻上，闭着双目，小声哼哼。闻言，忽地坐了起来，急问："公孙大夫在哪里？"

"在郑国。"

"既然来楚接吾，又为何逗留于郑？"

秦一井道："一来旅途劳累，想在那里歇上两宿；二来遣在下前来报信，好让公子早做准备。"

"这……"重耳将秦一井上上下下打量一遍，厉声喝道，"汝好大的胆子，竟敢骗到爷的头上！汝老实说，汝是不是夷吾派来的奸细？"

秦一井一点儿也不惊慌，反问道："公子凭什么断定在下是夷吾派来的奸细？"

重耳道："据吾所知，龙门山大战之后，秦穆公与夷吾握手言和，公子圉也由人质变成了秦穆公的娇婿。秦穆公不傻，岂肯胳膊肘往外拐——帮助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来推翻娇婿的国家！"

"翻了，三月前便翻脸了。"秦一井道。

重耳道："愿闻其详。"

公子圉入秦为质之时，尚是一个八九岁的娃娃，八年后，长成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那夷吾因龙门山之败，元气大伤，且世子又在秦国为质，对秦不敢不恭。秦穆公投桃报李，便将伯姬所生之女怀嬴嫁给公子圉为妻。公子圉虽说娶了怀嬴，然在秦穆公的内心深处，仍然把他作为一个人质来看，每行一步，都有人在暗中盯梢，公子圉心中很是不快。



公子圉乃梁女所生，又在梁国住了八九年，对梁国情有独钟，逢年过节，梁君必要遣人送些礼物与子圉。梁君待子圉虽善，却是一个昏君，今天凿渠，明天修城，凡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之男丁，统统都得为他服徭役，还时不时地和周边小国干上一仗，弄得万民嗟怨，成群结队，流徙入秦。秦穆公对梁，积怨已久，早就想下手伐梁，又担心晋国从中捣蛋。如今，晋国已成为手下败将，再无顾忌，便命百里奚将兵袭梁，一举灭之，梁君为乱民所杀，梁之世子逃奔滑国。子圉见梁被灭，叹曰："秦灭我外家，是轻我也。"遂有怨秦之意。

忽一日夜，有二宫人在御花园闲聊，聊着聊着聊到了晋惠公。恰巧公子圉从此经过，忙隐身于桂花树下。只听一人说道："汝知不知晋惠公得了恶疮。"

另一人道："因甚所得？"

"前不久，惠公心血来潮，要去曲沃巡视，夜得一梦：故世子申生头戴王冠而来，用指头往他脸上连戳三下，'奸淫庶母，禽兽不如；滥杀公族功臣，自掘坟墓，你死期将至矣'，说来也怪，梦醒之后，那脸颊生疼生疼，第二日便起了个恶疮。"

公子圉几个纵跃，来到二宫人面前，大声问道："汝说之事，可是实情？"

二宫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没有应腔。

公子圉噌的一声，拔出佩剑，厉声喝道："我人有情，宝剑无情，汝到底说不说？"

二宫人忙道："说，我说。"

"汝这消息，来自何处？"

"是公孙枝的内弟告诉我的。"

公子圉道："今晚之事，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尔等若是不听，吾这宝剑无情……"一边说一边做砍头状。

二宫人忙道："小人谨记！"

回到寝宫，公子圉久久不能入睡："吾只身在外，外无哀怜之交，内无腹心之援，万一君父不测，诸大夫更立他人为君，吾将终身客死于秦，与草木何异？不如逃归侍疾，以安国人之心。"

他翻身而起，悄悄收拾行装。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最主要的是钱。

他暗自揣了十镒黄金，十几两碎银，看了熟睡中的怀嬴一眼。

这一看，他的脚再也抬不动了。

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吾与怀嬴结为夫妻，已将一年，那恩比海要深十倍！

况且，若是舍弃了怀嬴，上哪里去找这么漂亮、这么贤淑的女子！

不能走。要走，也得带上怀嬴。

不，不能带。怀嬴虽说是我妻子，可他还是秦穆公的女儿，这事要是让她知道了，她会不会禀报她的父亲？他好生犹豫，不知不觉，天已大亮，想走也走不了了。

走不了只有装睡。

翌日，为带不带怀嬴一同出走之事，公子圉又想了一天，决计要带怀嬴。

挨至日暮，命厨人收拾七八碟佳肴，拉怀嬴入座，殷殷向她劝酒。乘着有几分酒意，二人携手入帷，共赴巫山。

趁着怀嬴高兴，他搂住她的细腰小声说道：“娇娇，我想和汝商量个事。”

怀嬴呢喃着说道：“您说，妾在听着。”

“听说君父病了，病得很重，我想逃归侍疾，不知您意下如何？”

怀嬴道：“作为世子，君父有病，您理应去侍，何用一个逃字？”

“汝可知道我是一个人质呀！我若明言回晋，您君父会放我吗？肯定不会。我若不回晋，晋非我所有。为了我，也为了晋，只有逃归一途了。”

怀嬴道：“那您就逃吧。”

公子圉道：“我虽想逃，却割舍不下夫妻之情。可不可这样，汝跟我一块儿逃。”

怀嬴长叹一声道：“子，大国之世子，乃拘辱于此，谁不欲归？然，君父使妾执巾栉，欲以固子之心，今从子而归，背弃君命，妾罪大矣。子若归，尽管归，妾虽不从，亦不敢泄子之语与他人也。”

怀嬴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子圉哪敢再劝，又恐泄其谋，待怀嬴睡熟后披衣而起，潜出雍都。待秦穆公得了消息，子圉已去三日矣。

"背义之贼，天必灭之！"秦穆公拍案骂道。

恨犹未解，对众大夫说道："夷吾父子，俱负寡人，这口恶气寡人实在咽不下去，众位爱卿说一说应该怎么办？"

众大夫分作两派，一派以为，乘夷吾卧病在床，兴兵伐之。此派以公子縶和"三帅"为首。

另一派以为，改立贤者。此派以百里奚、蹇叔、公孙枝为首。

那贤者便是重耳。

秦穆公几经权衡，还是从了百里奚、蹇叔之言，遣公孙枝前去楚国，奉迎重耳。

重耳患的是心病，及至听秦一井讲述了秦穆公邀他入秦的来龙去脉，病不治自愈，连道："摆酒，摆酒，吾要与秦先生痛饮一番。"

秦一井因要返郑报信，不敢多饮。揣上重耳馈赠的十三镒黄金笑嘻嘻地走了。

公孙枝得报，当即驱车赴楚，谒见楚成王，呈上国书和礼单。

楚成王看过国书，即命内侍召重耳进殿，贺之曰："秦君要迎公子入秦呢。"

重耳假意推辞道："亡人委命于大王，不愿入秦。"

"哎，不是孤不愿留汝，楚晋相去甚远，公子若求入晋，必须更历数国。秦与晋接壤，朝发夕至。且秦君素贤，又与晋相恶，此公子天赞之会也。望公子勿辞！"

重耳故意沉吟良久："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但大王之德，鄙人没齿难忘。"

楚成王传命摆酒，乘着酒兴，口颁一诏，赠予重耳车马三十乘，银一万两，细帛三百匹，以壮其行。

秦穆公闻听重耳到了，亲自出城相迎，置之驿馆，当晚便为他设宴接风。

秦夫人伯姬，本是重耳同父异母之妹，自幼便敬重重耳，遂不避男女之嫌，





亦在后宫设宴款待重耳,叙兄妹之情。

她见重耳虽说六旬开外,面色红润,风度翩翩,忽地冒出一个想法:子圉这一逃,不会再回来了。就是回来夫君也不会纳他,说不定还要兵戎相见呢!怀嬴这个寡是守定了。何不将她嫁给重耳,来一个亲上加亲!枕席之间,她将这个想法告于穆公,穆公正恨着子圉,岂有不允之理!

翌日午,伯姬将怀嬴召进后宫,说了一番闲话,方才说道:

"子圉这一去,怕是不回来了。"

怀嬴满面伤感道:"孩儿也是这么想。"

伯姬试探着问:"汝是不是打算要为子圉守一辈子?"

怀嬴红着眼圈回道:"孩儿已失身于公子圉,犹如残花败柳,不守又能怎么着?"

"不,汝不是残花败柳!汝是大秦的公主,汝的容貌无人可比,汝的贤德举世无双。汝还小,汝才十六岁,路还长着呢,应该再找一个如意郎君。"

怀嬴苦笑一声道:"那如意郎君能是好找的吗?"

伯姬道:"孩儿若是愿意,现今便有一个。"

"谁?"

"晋公子重耳。"

怀嬴吃了一惊:"他可是孩儿的舅呀!"

伯姬道:"莫说甥舅,还有同胞兄妹喜结连理的。"

"谁?"

"女娲兄妹。"

怀嬴略一沉吟又道:"他的年纪有些偏大。"

伯姬道:"是的,论年纪重耳确比子圉大得多,但他人好,有才,既得人助,又得天助,久后必为人主。他若做了人主,必以汝为夫人。"

怀嬴叹道:"女儿若是这么看重夫人之位,早就随子圉奔晋了。"

伯姬没词了,不得不把秦穆公搬了出来:"实话告汝,要汝与重耳喜结连理之事,乃汝君父的主意。他很看重晋国,不想因子圉的逃归,失去晋这个盟

国。”

怀嬴默然良久曰：“诚如此，孩儿何惜一身，不以成两国之好！”

怀嬴这一方同意了，重耳说甚也不同意，后经赵衰、狐偃晓以利害，方才勉强应允下来。

有了爱女这层关系，秦穆公对重耳愈亲，三日一宴，五日一飨。

秦世子罃对于重耳之人格素来敬重，今见君父如此，主动和重耳亲近，时时馈问不绝。

狐偃、赵衰等人也没闲着，与秦穆公的几个重臣——百里奚、蹇叔、公子絷、公孙枝等，深相结缘，共商复国之事。

一来重耳新婚，二来晋国无衅，秦穆公也不好骤然向晋兴兵，只是遣出大批谍人去晋国打探消息。

公子圉自秦逃归，晋惠公已经时昏时迷，不得不床头托孤，要吕饴甥和郤芮共扶子圉。

是秋九月，晋惠公薨，公子圉继位为君，是为怀公。吕饴甥和郤芮共进谗言：“重耳虎踞在秦，不可不防。”

晋怀公曰：“怎么防？”

郤芮曰：“剪其羽翼。羽翼既除，他重耳就是有冲天本领，也飞不了多高。”

为了剪除重耳的羽翼，首先拿老大夫狐突开刀——斩于市曹[①]。

狐毛、狐偃闻听老父被杀，哭着来见重耳，求他面见秦君，请兵讨伐子圉。随行者有赵衰、先轸、介子推等。

此言正合重耳之意，当即带领九雄，去见穆公，诉以狐突被杀之事。

秦穆公愤愤然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子圉此为，自失民心，民乃邦本，民心不固，邦岂固乎？寡人当择日伐晋，帮贤婿复国。”

赵衰曰：“要帮早帮。子圉虽说即了君位，但未曾告庙。若待他告庙之后，君臣之分已定，恐动摇不易也。”秦穆公曰：“卿言甚是，容寡人与诸卿商议一

① 市曹：商肆集中的地方。

下,再行定夺。”

重耳道了一声告辞,偕九雄回到驿馆候信。众人方才坐定,门官来报:“有一晋人,自绛都来,有机密事求见公子。”

重耳道了一声请。门官便将那人带到重耳面前。重耳举目视之,此人身高九尺有余,白面大耳,二目炯炯有神,不像奸诈之人,忙命人看座上茶。

那人自报家门道:“小人乃晋大夫栾枝之子栾盾也。因新君性多猜忌,以杀为威,百姓胥[1]怒,群臣不服,思公子若渴。盾父已约会郤溱、舟之侨等,敛集私甲,只等公子到来,便为内应。”

重耳大喜,与之订约,以明年岁首为期,会于河[2]上。

订毕,重耳驾车来见穆公,告以订约之事,穆公道了一声可。这事方算正式定了下来。

丕豹闻秦穆公发兵助重耳归国,自请担任先锋。穆公许之,并命内史廖择日。

廖回曰:“冬之十二月吉。”

至日,秦穆公自统谋臣百里奚、繇余,大将公子縶、公孙枝,先锋丕豹、石垒等,率兵车四百乘,护送重耳东行。石垒,秦穆公即位之初通过张榜招贤所招到的勇士。不知何故,做了勇士之后,百病缠身。近日,刚刚有所好转,闻听穆公伐晋,自请为副先锋。

春正月,秦军方行至黄河渡口。此时,与重耳、栾盾相约之日恰好吻合,重耳暗喜。但左等右等,不见栾盾率兵来会,心中不免有些惆怅。

好在渡河船只,俱已预备齐整,无须栾盾接应,亦可渡河。

秦穆公重设饯宴,叮咛重耳曰:“公子返国,毋忘寡人也。”

重耳一揖到地:“重耳不敢。”

重耳别了穆公,挥师东渡。丕豹请求先行一步,重耳允之,拨给他兵车二百

---

① 胥:全。
② 河:指黄河。

乘。

丕豹一战而克令狐，桑泉守军为之丧胆，不战而降。

晋怀公闻秦军连克二邑，正朝着绛都杀来，忙拜吕饴甥为大将，郤芮为副将，起倾国之兵，迎击重耳。

吕、郤二人，虽然奸诈，却有自知之明，不敢与秦军交锋，将军屯于庐柳。任你丕豹如何骂阵，却是闭门不出。

挑战不应，那只有攻城了。这是丕豹的主张。

丕豹为先锋，对这支部队真正拥有发号施令权的是监军。

这监军不是别人，乃是公子絷。

论兵力，秦军尚不及晋军的三分之一，且那庐柳城高出令狐城少说也有一丈，拿对付令狐城的办法来对付庐柳城显然不行。

因而，公子絷反对强攻，主张采用招降的办法。闻者无不摇头，这有可能吗？吕、郤二贼乃晋怀公的左膀右臂，他们会降吗？

"会降，一定会降！"公子絷满怀信心地说道，"一来晋军畏秦军如虎；二来凡大奸之人，不会讲什么忠义，吕、郤会吗？不会，绝对不会！"

丕豹憋不住了，跳出来公开反对："就是吕、郤愿降，也不能采用招降之策。何也？太便宜了这两条老狗！"

公子絷耐着性子劝道："我知道汝报仇心切，但此行前来是为了帮助晋公子复国，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不可感情用事。"

丕豹略略缓和了一下口气说道："既然这样，我让您一步，同意使用招降之策。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公子絷道："请讲。"

丕豹道："您让我在军中挑选一百勇士，今夜便去攻城，四更之后，若是攻不下来，您再招降也不为迟。"

公子絷道："好！"

第十九章　再置晋君

公子縶没有料到，丕豹如此刚烈，如此能打，深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

甘公原就好色，但不该好到其兄周襄王的头上，趁着与王嫂叔隗狩猎之机，勾搭成奸。

秦穆公为人太好，好得有些发愚。晋国是你邻国，它强大了对你有什么好？你却一帮再帮！甚而，还帮它攻打它的敌人！

丕豹素来英武，军士皆敬之，听说他要招募勇士，石垒第一个报名。不到一顿饭工夫，便招募完毕。为了鼓舞士气，豹自备美酒五十坛，卤羊肉五百斤，招待勇士。自酉时饮到亥时，这才罢宴。豹脚踏矮几，大声说道："兄弟们，这次征战与往日不同，有公也有私。公，不言而明，吾等吃着秦君的钱粮，自然要为秦君打仗；私，就是为我丕豹报杀父之仇。我丕豹无以为报，我丕豹给弟兄们磕三个响头。"

他扑通朝地上一跪，一连磕了三个响头，额头上竟磕出了一个大血包。

他再次踏上矮几："兄弟们，原定丑时攻城，现在离攻城时间尚有一个时辰，我给诸位一人备了一份小礼。"

他将双掌轻轻一拍，从大帐外走进来一百个翩翩少女，一个个头包花巾，红袄裹身，面如桃花，口若樱桃。

"咦——"



大帐内一片惊叹之声。

"兄弟们,我把这一百个美女交给尔等了,尔等一人领一个出去,尽情地去玩,去乐,一个时辰后,还到这里集合。"

"好!"大帐内一片欢呼之声。

勇士们都很守时,一个时辰后,一个不少地全回到了大帐。丕豹一声令下,勇士们肩扛梯子,扑向庐柳城。

勇士们尽管都很勇敢,上天不佑,这一夜的月亮特别亮,把个庐柳城照得如同白昼。勇士们刚一靠近城墙,便被巡城的晋军看到,双方展开了激战。晋军虽说不济,一个对一个绝对不是勇士们的对手,然他们一来人多,二来居高临下,又有滚木礌石相助。即使这样,仍有三名勇士登上了城墙。只可惜,寡不敌众,做了断头之鬼。

这三名勇士中,又以石垒最勇,他不只是第一个登上城墙,还拔掉了插在城头上的一杆晋旗。

这一仗很激烈,也很悲惨,活着回来的只有六人,还一个个身负重伤。丕豹也在这六人之列,他的伤最重。

丕豹虽然败了,但对吕饴甥、郤芮震动很大,原只说庐柳城固若金汤,秦军奈何不得,不是这么回事!一百个人,才一百个人呀,硬把晋军打得晕头转向,还爬上来三个人。要是一千个人呢?庐柳城非完蛋不可!公子絷没有料到丕豹如此刚烈,如此能打,深悔没有派兵接应。他上表秦穆公,自请处罚。

秦穆公十分大度,不仅未加责罚,还好言相慰,且允准他对晋军采用招降之策。

于是,公子絷便模仿秦穆公的口气,向吕饴甥和郤芮发了一封招降之书。

吕、郤二人几经合计,降了秦军。

连晋怀公的左膀右臂都降了秦军,吾等还等什么,降吧!不只反对晋怀公的大臣,就连拥护他的大臣,也包括持观望态度的大臣,一股脑儿都降了秦军。

秦军是为了重耳而来,投降秦军便是投降了重耳。有十九年流浪历史的重耳,在他六十二岁的时候登上了国君的宝座,是为文公。

文公即位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遣魏犨行刺出奔高梁的晋怀公,且一举成功。

秦军见重耳做了国君,班师回国,还报秦穆公去了。

文公所做的第二件事情,便是整饬朝纲,裁汰了一大批官员。

自周襄王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50年晋惠公得以为君,至晋文公复国,长达十六年。在这十六年中,真正掌握晋国军政大权的不是晋惠公父子而是吕饴甥和郤芮,在朝为官的不是他们的亲朋旧眷,便是他们的门生故吏,抑或是仰他二人鼻息出气的巴儿狗。当然,前朝旧臣,也不是没用,但有用的少之又少。

那些被裁汰的官员,结成伙来找吕、郤,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求他二人出面说情。

恰在这时,谣言四起:晋文公以整饬朝纲、裁汰冗员为名,行清除异己之实。二狐——狐毛、狐偃天天在晋文公面前聒噪,要为他们父亲报仇;不只二狐,还有"七舆大夫"的后人,还有……

吕、郤越听越是害怕。

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反了吧,杀了重耳,另立其他公子为君!

造反的日子,就定在二月晦日[1],从焚烧宫室入手,引出重耳,斩之。

将要造反的时候,他二人又担心自己的力量有些不足,想拉几个人做同盟,选来选去,选中了勃鞮。

勃鞮虽说是个武夫,但他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是的,我曾两次刺杀重耳,但那是奉君命而为。如今,倒过来了,彼为君,吾等为臣,若是再去谋害重耳,与乱臣贼子何异?况且,就是侥幸杀得了重耳,他那一帮难兄难弟会放过我吗?

他既不想做乱臣贼子,又不想死。想来想去,只有告密一途了。

于是,他在狐偃的陪同下见到了重耳,把吕、郤之谋如竹筒倒豆子一般全倒了出来。

这一倒,把个晋文公惊出一身冷汗。遍查朝中诸臣,真正和他重耳一心的

---

① 晦日:夏历每月的末一天。

还不到一半。且那军权，又掌握在吕、郤手中，真正能听从他重耳指挥的，只有栾盾所率领的那一千多号人马和二百辆战车。

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

晋文公实在有些不甘。

要知道经过十九年的流浪，吃了多少苦头，才换来今日这把交椅！

为保住这把交椅，晋文公想了不下五个方案，又一一推翻，最后才想到去秦国搬兵。

但屈指一数，距吕、郤造反的日子，只有半个月时间，就是骑快马，也来不及了。

"这样行不行，主公这会儿便潜出晋宫，躲到秦国的某一个地方，待避过了晦日之劫，再求秦国出面帮您平叛，若何？"

晋文公轻轻颔首，算是同意了狐偃的建言。

晋文公走了，是带着狐偃一块儿走的，躲在了秦国的王城。走时，在宫门口挂了一个免朝的牌子，上面写道："主公夜间突发重疾，烧得昏迷不醒，直待三月朔[①]视朝。"

这一招，不只瞒过了吕、郤，也瞒过了宫中之人和朝中的大臣。

当然，也有知道内情的，但不多。除了两个心腹宫人，便是赵衰。

吕、郤被瞒了过去，二人如期造反，焚烧宫室、搜捕重耳，直闹到天将破晓，也没有搜到重耳，心中不免有些发慌。

勃鞮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向吕、郤说道："栾盾及狐、赵、郤、士、梁、韩、舟、先、荀、家、庆等各家大夫，闻知晋宫失火，悉起家兵到来，奈何？"

吕、郤相顾无语。

勃鞮道："弟所虑者，尚不只众大夫的家兵。国人若是知道晋宫失火，谁不来救？人会越聚越多，我等若不趁他们到来之前脱身，待到天明，想走也走不了了。"

---

① 朔：夏历每月的第一天。

吕、郤颔首说道："汝言甚是。"当即指挥其党，杀出朝门，屯兵郊外。

但屯兵郊外也不是办法，一来赵衰正在调兵遣将，欲要前来讨伐叛军；二来叛军内部也起了变化，起兵之前，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并不知道要造反，还以为是在清君侧呢！如今知道了，逃归者十之五六。

屯下去不是办法，唯一可行的是立一新君，方可与众大夫抗衡。

要立新君，单靠吕、郤的力量显然不行，非得依靠秦国。

于是，在勃鞮的忽悠下，吕、郤二人带着叛军来到了秦国，并在王城见到了秦穆公。

在谒见秦穆公之前，勃鞮奉命先行，与屯守河西的公孙枝进行了一番密谈。

吕、郤二人的屁股刚沾住凳子，秦穆公一脸严肃地问道："贵国之勃大夫面见公孙大夫，言说晋宫失火，晋文公丧身火海，可是实情？"

吕、郤起身回道："千真万确。"

"坐下、坐下。"待他二人坐下来后，秦穆公又道，"如此说来，汝二人要迎立公子雍[①]为君，也是真的了。"

吕、郤道："是真的。"

秦穆公笑道："说来也巧，公子雍已于三天前来到了王城，汝要不要一见？"

"愿求一见。"

秦穆公呼曰："新君可出矣。"

只见围屏后一位贵人，不慌不忙，叉手而出，身后跟着狐偃，把个吕、郤二人，惊得魂不附体，忙向秦穆公跪了下去，一边叩头，一边说道："臣等该死，臣等该死！"

秦穆公置之不理，面向晋文公说道："此乃贵国国事，君可自行处置。"

晋文公谢曰："敬从上君之命！"

他重咳一声，手指吕、郤大骂道："逆贼！寡人何负于汝？汝竟然造反，若非勃大夫出首，寡人已为灰烬矣！"

---

① 公子雍者，晋怀公之子也。晋怀公娶怀嬴之前，与婢私通，生公子雍。

到了此时，吕、郤方知为勃鞮所卖，恨之入骨。二人自忖做下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文公绝不轻饶，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

二人异口同声说道：“我二人有弑君之罪，罪当诛杀。然弑君之事，实乃我等与勃鞮同谋，愿与勃鞮同死。”

文公笑曰：“勃鞮若不同谋，安知汝等之谋？汝不必死攀勃鞮，寡人还要大用呢！”

掉头对勃鞮说道：“快快将二贼拿下，一同斩首。而后，勃大夫可持二贼之头，前往河西招抚其众。”

勃鞮道了一声遵命，率领秦之武士拿了吕、郤，押出门去。

文公扭头对狐偃说道：“汝先行一步，将捷音报知国人。而后，备法驾[1]迎接寡人归国。”

狐偃道了一声遵旨，径奔晋国而去。

晋之众大夫闻听文公安然无恙，且又除了二贼，三呼万岁毕，备法驾迎接文公。

文公闻法驾将至，忙向秦穆公辞行，再拜称谢道：“岳父为愚婿除去吕、郤二贼，恩同再造，愚婿没齿难忘！”

穆公曰：“此乃天命所致，汝的造化，不必道谢。”

文公曰：“前次急于归国，况又敌强我弱，胜负难卜，故未偕怀嬴同归，今日托岳父之福，国贼已除，再无顾忌，愿以夫人之礼接公主去晋，共享富贵。”

穆公略略谦让了几句，便答应下来。

离秦之日，穆公亲自送行。这一送便送到了秦晋交界之处——黄河。

鉴于前次的教训，秦穆公又遣公孙枝率三千精兵送文公渡河。

河东岸，赵衰率领百官，已在此等候数日，遥见文公夫妇渡河，山呼万岁，送上法驾，百官扈从，旌旗蔽日，鼓乐喧天，好不热闹。

文公二次即位，国人无不拍手称快。

---

① 法驾：天子和国君的专车。

当初，晋献公嫁女伯姬，也就是申生之妹之时，使郭偃卜卦，其繇曰："世做甥舅，三定我君。"伯姬为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怀嬴，又为晋文公夫人，岂不是"世做甥舅"？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归国，今日重耳避难而出，亏穆公诱诛吕、郤，重整山河，岂不是"三定我君"？

文公二次即位之后，第一步，论功行赏，第二步全盘齐化。

齐者，齐国也。

所谓齐化，就是一切学习齐国，照搬齐国。大修国政，举善任能，省刑薄敛，通商礼兵，拯寡救乏。晋国中大治，连周襄王也对晋文公高看三分。

这一高看，晋文公便产生了称霸之念。

这念一生，老天爷赶紧跑出来帮忙。

周襄王有个弟弟，叫王子带，因先年夺储不遂，召北狄以伐襄王，为襄王所败，出奔齐国。十余年后，经大夫富辰力谏，襄王不念旧恶，召回洛阳，爵封甘公。

甘公原就好色，但他不该好到襄王头上，趁着与嫂子，也就是周襄王的王后叔隗狩猎的机会，勾搭成奸。周襄王一怒之下，把叔隗的王后给废了。甘公惧而北逃，逃到了北狄。北狄是叔隗的娘家。北狄的国君不称国君，称大戎主。是时的大戎主，是叔隗的父亲。听信了王子带的一面之词，竟然发兵攻打洛阳，周襄王遣将出迎，两战皆败，没奈何，逃奔竹川①，诏告列国出兵勤王②。列国大都装聋作哑，唯有晋、秦二国积极响应。

晋文公为了独占勤王之功，一面使胥臣往河上辞秦；一面使先轸携金帛之类，行贿草中之戎和丽土之狄，要他们不要借道于秦国。此二国，皆位于秦之东边，乃秦入洛阳必经之道也。

胥臣来到河上，谒见秦穆公，执晋文公之命道："天子蒙尘在外，君之忧，即寡君之忧也。寡君已兵发阳樊，代上君之劳，已胜算在握，不敢烦贵军远涉。"

---

① 竹川：即汜地，因其地多竹而无公馆，故又名竹川。

② 勤王：谓救援王朝。

穆公道："寡人恐晋君新立，军师未集，是以奔走在此，以御天子之难。既然晋君克举大义，寡人当静听捷音。"

胥臣拜谢而出。

百里奚、蹇叔闻听秦穆公欲要班师，忙进帐劝道："不可。万万不可！晋君欲专大义，以服诸侯，恐主公分其基业，遣人止我之师。不如乘势而下，共迎天子，岂不美哉！"

穆公曰："寡人非不知勤王美事，但东道未通，恐戎狄为梗。晋文公为政不久，无大功何以定国？"

百里奚、蹇叔长叹而退。

穆公一边班师一边遣公子絷前往竹川慰问襄王。

这一班师，使晋文公得以独占勤王之功，在列国中露了大脸。

这一露，一发不可收，以救宋为名而伐卫、伐曹，一战而得五鹿。五鹿者，卫之重城也。五鹿既失，国都亦将难保，把个卫成公吓得连夜逃离国都，卫名存实亡。

晋文公败卫之后，乘胜东进，又灭曹国。

曹、卫二国，皆为楚之附庸，一向仰楚国鼻息。如今，二国皆为晋国所灭，这不是在掴楚国的脸吗？楚之大将成得臣，亲率楚、郑、许、陈、蔡五国之联军，约有五万之众，浩浩荡荡向晋军杀来。

面对强敌，晋文公玩了两个花招，第一招，以复国为诱饵，将曹、卫二国拉到了自己的战车上；第二招，以请齐、秦调解为名，结为同盟之国，一致对楚。

这两招已经够绝了。

更绝的还在后面。

当晋、楚两大阵营在敛盂相遇之时，晋文公下令北退、北退、再北退，恰好三舍之地，来到城濮，方叫安营扎寨。

兵法云："两军相较，勇者胜。"

晋文公并非不知兵法，却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退避三舍"，还美其名曰，践行当年之诺言。

当年者何？

当年，晋文公避难于楚，受楚恩惠不浅，为报楚恩，面许楚成王："倘不得已，与大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请避大王三舍。"

这退兵的理由，可谓冠冕堂皇。其实，他的真正用心，是向楚示弱，以骄楚兵之心。

古圣人有言，"上天若叫谁灭亡，必叫他猖狂"。晋文公这一退，成得臣便猖狂起来。

这一猖狂，便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成得臣侥幸逃得一命，又死在楚成王手里。

这一战，史称城濮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秦穆公居然遣次子小子慭及大将白乙丙率兵助晋。

楚军右帅斗勃，乃是楚国第一猛将，若非白乙丙一箭射中他的中颊，楚右师焉能溃退？这一溃，楚军三失其一，焉能不败！

晋文公之所以大败楚军，他心知肚明，为报秦军相助之恩，以所获楚物的四分之一相赠。

因城濮之战，晋文公得以大会诸侯，称霸天下。秦穆公居然前来祝贺，还信誓旦旦地说："今番愿从诸侯之后。"相别之时，又与晋文公相约："异日若有军旅之事，秦兵出，晋助之；晋兵出，秦亦助之。"经过一年多的休整，晋文公讨伐郑国，秦穆公居然率领百里奚、孟明视及副将杞子、逢孙、杨孙等前来相助。

注意。请读者先生注意！

自"在这场战争中，秦穆公居然遣次子小子慭及大将白乙丙率兵助晋"至"秦穆公居然率领百里奚……前来相助（晋）"不到三百个字，不佞一连用了三个"居然"。何也？

在春秋五霸中，若论政治才能、军事才能，秦穆公绝对排不到前三名，可他知道用贤。在用贤方面，唯有齐桓公可以和他比肩。这是他的第一个过人之处。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人太好，好得有些发愚。晋国是你秦穆公的邻国，它强大了对你有什么好？百害而无一利！可你却不遗余力地帮它："三置晋

君”;把勤王之功,拱手让给晋文公,甚而还帮晋国攻打它的敌人——楚国和郑国。

帮的结果,晋国强大了,晋文公当了霸主,晋国成了他东进的拦路狗!

唉,这是何苦呢?

不佞不禁要问,秦穆公傻吗?

他精着呢!不精,缘何会知道用贤,不拘一格,且破格使用!

人有三昏三迷,这是其一;其二,他的几个主要谋士,包括百里奚、蹇叔在内,忠厚有余,谋略欠佳,为秦穆公拱手送出“勤王之功”一事,也曾劝过穆公,但没有讲明利害关系,当穆公讲出一番自己的“道理”之后,也没有据理力争,仅仅是来了一个“叹息而去”。

老天有眼。

老天不害好人!

时隔四年后,秦穆公助晋文公讨伐郑国,从围城里跑出来一个糟老头儿,一番话说得秦穆公茅塞顿开,明白了自己挺进中原遇上的第一条拦路狗,就是自己一直呵护栽培的晋国。他立马修改自己的邦交政策,可见他并不傻。

事情是这样的。

晋军在秦军的帮助下,攻破郑之郊关。晋兵营于函陵,在新郑城之西;秦兵营于汜南,在新郑[1]城之东。

两国各遣游兵,在新郑城外日夜巡警,樵采俱断,慌得郑文公手足无措。

在郑大夫叔詹的劝说下,拜年过七旬、官居圉正[2]的烛之武为亚卿,命他前去秦营,游说秦穆公,离间秦、晋。

是夜二鼓,烛之武缒下东门,径奔秦军大寨。守寨将士将其拦住,问道:“汝何人也?”

烛之武回道:“郑之亚卿烛之武也。”

---

① 新郑者,郑国之都也。

② 圉正:古时掌养马的小官。

"汝来作甚?"

"欲见上国之君。"

守寨将士将烛之武上上下下打量一遍,但见他须发皆白,弓腰弯脊,取笑他道:"就汝这个熊样,还想见吾主公?滚!"

烛之武不走。

不只不走,还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秦穆公,问:"何人在我营外号哭。"

左右回道:"郑之亚卿也。"

秦穆公道:"速速将他擒来面见寡人。"

左右擒烛之武至,秦穆公满面愠色道:"汝堂堂一个亚卿,在我营门外号啕大哭,所为何事?"

烛之武道:"哭郑之将亡耳!"

穆公道:"郑亡,汝尽可去郑之祖庙号哭,反跑到寡人营外,是何道理?"

烛之武道:"老臣哭郑,亦哭秦也。郑亡不足惜,只可惜了秦!"

秦穆公大怒,斥责道:"吾国有何可惜,言不合理,即当斩首!"

烛之武并不害怕,娓娓言之:"秦晋合兵伐郑,郑之亡就不用说了。若亡郑而有益于秦,老臣又何敢言?不唯无益,又且有损,上君为甚要劳师费财,以供他人之役乎?"

秦穆公道:"汝言伐郑对秦无益有损,损在何处?"

烛之武道:"郑在晋之东界,秦在晋之西界,东西相隔千里之遥。秦东隔于晋,南隔于周,能越周、晋而有郑乎?郑虽亡,尺土皆晋之有,与秦何干?夫秦、晋两国,毗邻并立,势不相下。晋愈强则秦愈弱矣。为人兼地,自弱其国,智者不为也。且晋惠公曾以河外五城许君,既入而旋背之,君所知也。君之施与晋者,累世矣,曾见晋有分毫之报君乎?晋文公自复国以来,增兵设将,日以兼并为强。今日拓地于东,既亡郑矣;异日必思拓地于西,患且及秦。君不闻虞、虢之事乎?假虞道以灭虢,掉过头又灭虞。虞公不智,助晋自灭,可不鉴哉!君之施晋,既不足恃,晋之用秦,又不可测。以君之贤之智,而甘坠晋之彀中,此臣所以'无益而有损',所以痛哭者此也!"

秦穆公静听良久,颔首说道:“卿之言是也!”

是时,百里奚进言道:“烛之武,辩士也。欲离间秦、晋之好,君不可听之!”

烛之武反问道:“诚如大夫所言,秦、晋合兵灭郑,对秦究竟有什么好处?”

百里奚语塞。

烛之武又转脸向秦穆公说道:“上君若肯解郑之围,于郑有再造之恩,郑愿弃楚事秦。君如有东方之事,行李往来,取给于郑,犹君之外府也。”

秦穆公频频颔首:“果如卿之所言,何不与我订立盟誓?”

烛之武道:“老臣正有此意。”

秦穆公大悦,遂与烛之武歃血为誓,不仅答应撤兵,并使杞子、逢孙、杨孙三将,带兵两千助郑国守城。

秦穆公之为,早有人报知晋文公。惹得晋文公大怒,骂曰:“秦君无信,猪狗不如!”

先轸进言道:“秦虽撤兵,但没走远,臣请率偏师追击之。军有归心,必无斗志,可一战而胜也。既胜秦,郑必丧胆,不攻自下矣!”

文公道:“不可。寡人昔赖其力,方有社稷。若非秦君,寡人何能及此?昔成得臣那么无礼于寡人,寡人尚且避之三舍以报楚恩,何况婚姻乎?且无秦寡人照样可以围郑。”

不佞自幼喜欢读史,相信名人。孔子者,至圣先师也。关于晋文公和前任霸主齐桓公他有过这么一句评价:“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就是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故而,对晋文公的印象不大好。如今“听”了文公与先轸的这番对话,才觉着晋文公并非那么无赖。

闲言少叙。却说秦穆公撤兵之后,晋文公并没有放弃围攻郑,分兵一半,营于函陵,攻围如故。郑惧,遂与晋订立了城下之盟。盟中明文规定,背楚而事晋,并立公子兰为世子。

公子兰者,郑文公之庶弟也。因其母梦接兰花而有孕,故而取名为兰。郑文公嫉之,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迫害,兰逃奔于晋,仕为大夫。及晋文公即位,兰周旋于左右,忠谨无比,晋文公爱而近之,欲以兰取代郑文公为君。此次伐

郑，一因郑为楚之附庸，再一个便是为着公子兰。

晋文公见目的达到，凯歌而返。

凯歌而还的晋文公又活了两年，于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冬，薨于绛都，享年六十八岁。

赵衰等奉公子欢主丧即位，是为襄公。襄公扶文公之柩，殡之于曲沃。方出绛城，柩中忽作大声，如牛鸣然，其柩重于泰山，车不能动。群臣无不大骇。太卜郭偃卜之，献其繇曰：

有鼠西来，越我垣墙。我有巨挺，一击三伤。

襄公疑而问道："此繇何解？"

郭偃回道："数日内，必有兵信自西方来。我军击之，大捷。此先君有灵，以告我也。"

群臣皆下拜，柩中声方止。襄公传旨启柩，运行如常。

先轸密奏襄公："西方者，秦也，主公不可不防。以臣之意，密遣谍人赴秦，打探消息，可否？"

襄公曰："寡人初登大位，国事还得多劳爱卿操心，爱卿以为可行，便行，不必事事禀告寡人。"

先轸应了一声是，躬身而退，安排谍人去了。

第二十章　牛贩子弦高

秦穆公将头使劲摇了几摇，对蹇叔说道："若待行吊而后出师，往返之间，又几一载矣。夫用兵之道，迅雷不及掩耳，汝老矣，休要多嘴！"

白乙丙掏出蹇叔之密书，拆而观之，内有字二行，曰："此行郑不足虑，可虑者晋也，崤山地险……余收尔骨焉。"

孟明视吃了一惊："吾等此次出师，乃是秘密而行，因何为郑人所知？还要前来犒军！"

秦穆公撤兵之后，留下副将杞子、逢孙、杨孙为郑国守卫郑之北门。忽见郑晋讲和，公子兰归郑，被立为世子，愤然曰："郑捷无礼，我等为他戍守郑城，以拒晋兵，他却投降晋国，连个招呼也不打，眼中还有我大秦吗？"郑捷，郑文公之大名也。文公姓姬，名捷，史以文公显。知捷者，不多矣。

杞子三人，相约找郑文公质问，文公避而不见，但供养如旧。三将无计可施，遣人面见秦穆公，告以晋郑结盟、公子兰归国之事。

秦穆公闻之大怒，有心出兵伐晋，自忖非其对手；伐郑呢，中间又隔着一个强晋。何况，背晋而撤兵，曲又在己，左思右想，还是忍了吧！

这口恶气，秦穆公能忍，杞子他们不能忍。郑文公贵为国君，我等见之不易，可你公子兰算什么，世子一个。况且，汝这世子又当得不甚光彩。周制，世子就是储君。储君之确立，必须是国君之嫡长子。

公子兰呢？郑文公之庶弟，以弟来做王位继承人，闻所未闻。莫说杞子他们，就是郑人，也有些瞧不起子兰。

于是，便有不少人拿子兰开涮，也包括杞子他们。

一次，杞子、逢孙、杨孙驱车进城，与子兰相遇，为争道差点打了起来。

一年多之后，郑文公驾崩，子兰堂而皇之地当上了郑国之君。他一上任，便拿杞子他们开刀，将其军费三减其一。杞子又气又恨，商于逢孙、杨孙曰："子兰未曾为君之时，我等尚且奈何不得！今既为君，我等只有听任摆布的份儿了。但也不尽如此，我等虽为郑戍守北门，可我等终是秦人，终有回秦的时候，何不趁着子兰新立，国人未服之时，上书吾君，请他潜师袭郑，郑可得也。既得郑，我等便是头号功臣，是留郑还是回秦，岂不进退自如？"

逢孙曰："袭郑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郑与秦之间，毕竟隔着一个晋国。而晋文公又为当今之霸主，吾之主公敢不敢越晋而袭郑？"

话刚落音，晋文公驾崩之噩耗传入郑国，杞子举手加额曰："晋文公已薨，他人不足道也。此天赞吾等成功！"遂遣心腹之人归秦，告诉穆公："郑人使我等掌北门之匙，若遣兵前来袭郑，我等内应，郑可灭也。晋有大丧，必不能救郑。况郑君嗣位不久，守备未修，此机不可失也。"

秦穆公听了来人之言，忙召百里奚和蹇叔商议。二相同声进谏曰："秦郑相距千里之遥，此行是否成功，关键要看行军是否隐蔽。从秦到郑，晋乃必经之路，况又千里奇袭，岂能隐蔽得了？崤函有险，东道不通，若是被人半路截杀，必败无疑！夫以兵戍人，还而谋之，非信也；乘人之丧而伐之，非仁也；成则利小，不成则害大，非智也。有此三失，老臣以为万不可行。"

秦穆公满脸不悦道："寡人三置晋君，再平晋乱，威名著于天下。后因晋侯[①]败楚于城濮，遂以霸业让之。今晋侯已薨，天下谁为秦难者？郑如困鸟依人，终当飞去。乘此时灭郑，以易晋河东之地，晋必听之。袭郑之事，就这么定了。"

---

① 晋侯：指晋文公。周成王时，分封诸侯，爵分五等：公、侯、伯、子、男。晋为侯爵。



蹇叔曰："诚如主公所言，郑丧君在先，晋丧君在后，何不遣使吊晋吊郑，以窥郑之可攻与否？不能因杞子一言之故，便匆匆发兵。"

穆公将头使劲摇了几摇曰："若待行吊而后出师，往返之间，又几一载矣。夫用兵之道，迅雷不及掩耳，汝老矣，休要多嘴！"

写至此，不佞又气又羞。

所气者何也？

秦穆公当年，闻百里奚贤，千方百计把他从楚国弄了过来。又因百里奚之故，引来了蹇叔，仅仅一番谈话，便拜之为上大夫、上卿、右庶长，与百里奚同秉朝政，世人谓之为"二相"。那时，蹇叔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没有见秦穆公嫌他老，如今，国家大了，国势强了，便嫌他老了，还说出如此不敬的话。汝说气不气人？

但话又说回来，蹇叔当年，是何等的自尊！若论他的智慧，公子无知为君之时张榜招贤，他若肯屈就的话，不说混个大夫，混个士总是没有问题的，可他不愿屈就；甚而，也不让百里奚前去屈就；虞未亡之时，其友宫之奇为虞君之师，而兼首辅之臣，因他一句话，百里奚当上了大夫，可他什么也不当，心甘情愿地迁往鸣鹿村，做隐士去了；因百里奚之荐，秦穆公遣公子絷携重礼去鸣鹿村请他出山，他却推三阻四……如今，为了大秦，为了大秦的强盛，呕心沥血地奋斗了二十多年，却落了个"汝老矣，休要多嘴"！他竟然忍了！汝说他羞不羞？

百里奚见秦穆公玩了蹇叔一个大没趣，自知劝也无用，起身说道："吾等老矣，吾等告辞了。"

秦穆公也不挽留，待"二相"离去后，密召来人进宫，告之曰："请汝还报杞将军，明年二月上旬，吾师当至郑之北门，请他做好内应准备，不得有误。"

来人诺诺而退。

秦穆公又传旨一道，宣"三帅"进宫见驾。

"三帅"闻召而至。穆公道："杞子遣使密告寡人，郑之北门之钥匙，为其军所掌，单等吾军来到，便献出北门。此乃天赞之机，寡人欲要汝等率兵前去袭郑，汝等有没有这个胆量？"

“三帅”异口同声道：“莫说主公要臣等去袭郑，就是要臣等把天戳个窟窿，臣等也敢去干！”

“好，寡人要的就是这句话！此次兴兵，不同往年，需千里跋涉，要讲究一个‘秘’字。故而，兵不在多，贵在精，汝等回去之后，挑选三千名精干的将士，由汝等带领，再配以三百乘兵车，择日而发。届时，寡人当去东门外为汝等饯行。”

“三帅”齐声回道：“敬从主公之命！”

出师之日，秦穆公偕公子絷、内史廖、公孙枝、繇余、伯乐等一班重臣亲至雍城之东门，为“三帅”饯行。

“三帅”喝过饯行酒后，引吭高歌。众将士和之。

所歌者何？《秦风·无衣》

>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
> 主于兴师，修我戈矛。
>
> 与子同仇！
>
>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
> 主于兴师，修我戈戟。
>
> 与子偕作！
>
>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
> 主于兴师，修我甲兵。
>
> 与子偕行。

歌声嘹亮，响彻云霄。连秦穆公也受到了感染，跟着歌了起来。歌毕，西乞术将大旗哗哗地摆了三摆，大军正要出发，百里奚、蹇叔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后边还跟着七八个奴仆，有的抬着酒，有的拎着酒具。秦穆公冷眼观之。

“三帅”见“二相”到了，忙跳下战车，以礼相见。

“二相”命奴仆斟酒，为“三帅”饯行。“三帅”一一饮之，抱拳说道：“儿等



君命在身，不能以大礼行之，二老多多谅解，多多保重！”说毕，正要掉头登车，“二相”嗷的一声大哭道：“哀哉，痛哉！吾见尔之出，不见尔之入也！”

这一哭，把秦穆公给哭恼了，遣随侍之寺人前来责问：“吾军将发之时，尔等前来号哭，以沮吾之军心，该当何罪？”

“二相”哭着对道：“臣安敢哭君之师，臣自哭吾子耳！”

寺人还报穆公，穆公冷哼了一声，传旨起驾。

白乙丙欲要上前拦驾，被蹇叔叫住：“汝要作甚？”

白乙丙道：“孩儿不想去了。”

蹇叔道：“不可。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吾父子食秦重禄，不可临阵脱逃。老父这里有密书一封，交付吾儿，吾儿可依老父书中之言行事。”

白乙丙双手接过密书，藏于盔甲之中，道一声再见，含泪登车。西乞术亦登车，一脸的凄楚。唯有孟明视自恃才勇，以为此行必能成功，全不以为意。

大军既发，蹇叔上书穆公，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辞职还乡。秦穆公也觉着前番把话说得太重，当面致歉，但辞职一事没有答应。蹇叔既铁了心要辞职，管你秦穆公允不允，这朝是不再上了，躺在家中装病。不佞笔至于此，心中分外恬意。这才是不佞心中的贤人，当年的蹇叔！

百里奚见蹇叔装病不朝，直造其家，对蹇叔说道：“奚并非恋栈，更不是不愿陪兄归隐鸣鹿村，所以苟留于此者，尚冀吾子生还一面耳！贤兄何以教我？”

蹇叔曰：“秦兵此去必败。贤弟可密告公孙枝，备舟楫于河下，万一三犬子得脱，接应西还，切记，切记！”

百里奚曰：“贤兄之言，弟当照行。多谢了。”

秦穆公见蹇叔归意已决，勉强允之，并赠以黄金二十斤，彩缎二百匹。

蹇叔离秦之日，百官俱来相送，至郊关而还。唯有百里奚一直将他送至晋界，挥泪言道：“不出一年，弟当去鸣鹿村，与贤兄相会，珍重，珍重！”

蹇叔亦是老泪纵横，一边挥手，一边说道：“贤弟亦珍重！吾前日之言，切记，切记！”

直到看不到蹇叔的车子，百里奚方掉头回了雍城，直造公孙枝之门，手握其

手，告以蹇叔之言，如此这般：“蹇叔不托他人，而托大夫，以大夫忠勇，能分国家之忧故也。大夫不可泄露，当密图之。”

公孙枝曰：“敬从相国之命。”

送走了百里奚，公孙枝便命心腹家将准备船只，依言而行。

却说孟明视见白乙丙领了父之密书，还道他有破郑奇计在内，是夜，安营已毕，特来索看。

白乙丙掏出密书，拆而观之，内有字二行，曰：“此行郑不足虑，可虑者晋也。崤山地险，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1]焉，其南陵，夏后皋[2]之墓地；其北陵，文王[3]之避风雨处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

孟明视掩目急走，连声曰：“咄咄！晦气，晦气！”

白乙丙也道父亲有些多虑了，将书撕作碎片，弃于地上。“三帅”休息一夜，引军继续东行。自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师，至来年春正月，来到洛阳。将至北门，孟明视曰：“此乃天子之都，虽不敢以戎事谒见，敢不敬乎？”传令左右，皆免胄下车，徒步而过。

胄者，帽也。古代作战时戴的帽子。说白了就是青铜头盔。周制，诸侯国的军队，不能携带兵器穿行于天子的辖区，否则，就是谋反。如果非要经过天子的辖区，需要打扮成平民的样子，把皮甲卷起来，头盔放到包里去。可孟明视没有这么做，只是让将士脱下头盔。

元帅对周天子尚且如此不敬，将士们还在乎什么？一个个跳下战车，摘去头盔，那头只是朝北门城头胡乱地点了一点。前哨褒蛮子，霄山之四大王也，随孟明视投秦后，经孟明视力荐，被封为牙将，这一次袭郑，被拜为先锋。

褒先锋还没走过都门，一跃而起，跳上战车，扬手一鞭，那车如飞而去。

孟明视叹曰：“假使人人皆如褒蛮子，何事不成？”

众将士哗然曰：“吾等何以不如褒蛮子？”

---

① 陵：大山。

② 后皋：夏代君主，名皋，夏桀的祖父。

③ 文王：周文王，西周开国之君周武王的父亲。

于是，争先振臂呼道："有不能趋乘者，退之殿后！"凡行军以殿后为怯，军败则以殿后为勇。此言以殿后为辱。一军凡三百乘，无不超腾而上。登车之后，车行迅速，如疾风闪电一般，霎时不见踪影。

此前周襄王已获秦军袭郑之消息，特遣小弟王子虎同王孙满，往观秦师。

王孙满者，周襄王之孙也，是时也不过十四五岁，本来没有往观秦师的任务，是他自己要求去的。

二人往观回来，回复襄王。

周襄王沉默良久，方向王子虎问道："卿以为秦师袭郑可得手乎？"

王子虎回曰："秦师如此矫健，天下无敌，何况郑乎？郑必败无疑！"

王孙满听了，似笑非笑。

周襄王感到有些奇怪，问曰："尔童子因何发笑？"

王孙满回曰："王叔有些高看了秦师。"

周襄王道："说下去。"

"周礼，过天子之畿，必卷甲束兵而趋。而秦师所过，岂止天子之畿，而是天子之门，尚且免胄，无礼之者，莫过于此也。又超乘而上，其轻甚矣。轻则寡谋，无礼则易乱。此行也，秦必有败之辱，不能害人，只自害耳！"

周襄王将头轻轻点了一点。

百里奚落魄之时，为人牧牛，路遇马贩子弦高。弦高者，郑国人也。经弦高点拨前去洛阳投奔王子颓，几经磨难，方为秦相。而弦高却没他这么幸运，贩了几年马后，改为贩牛，来往于洛阳和列国之间。

此人虽为商贾之流，倒也有些忠君爱国之心。某一日买了数百头牛，往洛阳去卖。行至黎阳津，遇一故人，名叫褒他，从秦国归来。

他乡遇知己，乃人生一大喜事，少不得对坐小酌，边饮边聊。

"百里奚呢，贵体如何？"弦高问。

"贵体倒也安康，只是心情不佳。"

"为什么？"弦高又问。

"秦穆公听信了杞子之言，遣'三帅'率兵车三百乘袭郑。百里奚、蹇叔苦

谏不听。蹇叔一怒之下，告老还乡了。百里奚虽说没有告老，但那朝却是很少上了。”

“秦兵发自何时？”弦高不动声色地问道。

“发自冬十二月丙戌日。”

弦高掐指一算，秦师已发二十九日矣，再有十几日，便可抵达郑都。国人不备，又有杞子等人为秦内应，郑危矣。此事，我若不知倒也罢了，今既知之，必要设法相救。不然，一旦郑亡，我有何面目回故乡也。”他假装肚痛，结算了酒钱，别过褒他，掉头南回，向郑国报信去了。

行了大约半舍之地，忽又想到，牛之行速，较马差得远矣。我与秦军相距，顶多有三天的路程，似这等走法，我还不曾回到郑国，郑已亡矣。

可不可这样，雇一匹良马，让随侍我的小童，自个儿回郑报信，叫国君速做准备；我呢，将牛寄于客栈，再从中选出十二头肥牛，假称犒军，迎头截住秦师。秦疑我有备，改变初衷，岂不是我郑国之福！

对，就这么办。

“三帅”正行之间，忽有前哨来报：“郑使前来犒军。”

孟明视吃了一惊：“吾此次出师，乃是秘密而行，因何为郑人所知？还要前来犒军！”

白乙丙道：“吾出师虽然秘密，但千里行军，为人所知，也不算什么怪事。”

孟明视沉吟良久道：“唤郑使前来问话。”

不到半盏茶工夫，弦高随前哨来到“三帅”面前，双手抱拳道：“郑国下大夫弦高，奉寡君之命，携肥牛十二头，前来犒劳贵军。”

孟明视将他仔细打量了一遍，只见他身穿锦衣，虽说胡须皆白，却是满面红光；那一双长眉下，两只眼睛虽说不算大，却闪闪发光。

“汝君可知吾师因何而来，犒劳者何？”孟明视乜斜着眼问。

弦高一字一顿地回道：“贵军所来者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前行三舍，便是敝国之地。前年，秦晋之师围郑，郑之大夫烛之武与上国之君相盟：‘君如有东方之事，行李往来，取给于郑，犹君之外府也。’既是外府，理应前来犒师。”



孟明视道："大夫既然奉命前来犒师，可有国书？"

弦高回道："无。"

孟明视将脸一沉道："既无国书，犒的什么师？"

弦高道："元帅出师之日，乃冬十二月丙戌，俟寡君得知消息，已二十五日矣。若是修书，恐失去迎犒之机，遂口授下臣，匍匐请罪。非有他也。"

孟明视移目白乙丙，白乙丙轻轻点了点头。又移目西乞术，西乞术亦是颔首。心中暗自思道："郑君既然遣使前来犒师，岂能不知吾之来意？既知之，岂能无备？我千里奔波，乃是为了一个'袭'字。看来，奇袭是无望了，既然奇袭无望，那只有强攻了。然攻之则城固而难克，围之则兵少而无继。岂止兵员之事，粮草也是一个问题，没有粮草，这仗还怎么打？罢罢罢，倒不如撤兵回秦，方是上策。"想到此处，他轻咳一声说道："不瞒弦大夫，本帅这次出兵，乃是为郑而来。"

弦高故作不知："郑有何事？"

孟明视道："列国言三语四，言说，蛮荆对贵国背楚事晋之事耿耿于怀，欲乘郑穆公新立之机，兴兵伐郑。寡君因与烛之武大夫有盟在先，不忍坐视，特遣本帅率兵来助。"

弦高笑曰："没影的事。楚自城濮以来，尚且自顾不暇，哪有能力来向郑问罪？"

孟明视就坡下驴道："既无此事，本帅也就放心了。请大夫还报贵君，让他多多保重。"

弦高假意说道："上国之君，如此惦念敝国，敝国之福也。贵军既然为郑而来，应该随老夫去郑，休兵几日，也好让敝国尽一尽地主之谊。"

孟明视摇手说道："不必了。"

说毕，传令班师。

兵行数里之后，孟明视想道：我出兵之日，主公亲自到雍城东门外相送，寄予厚望，如今一无所获地回到雍城，如何向主公交代？南行不足一舍之地，有一

滑国[①]，后迁都于费[②]，乃姬姓之国，又是晋之附庸。向年，主公伐梁，梁之世子逃亡滑国，何不以此为借口，出兵滑国？滑破，必有厚获，犹可还报主公也。想到此，便召白乙丙和西乞术商议，二人皆曰好计。遂分兵三路，直奔滑国，一举破之，滑君逃奔于翟。秦兵大肆掳掠，子女玉帛，为之一空。

且不说秦兵如何祸滑，单说弦高之小童，受命之后，日夜兼程，来到郑都。几经周折，方才见到郑穆公，告之以秦兵袭郑之事。

郑穆公哈哈大笑道："这个弦高也是，偌大一把年纪，做事却如此轻率，竟然相信一个路人的话！"

小童辩道："不，俺家主人一向做事甚为谨慎。况且，那路人连秦兵出兵的日子都说出来了，岂能有假？"郑穆公将脸一沉道："去，小童子知道什么？千里奔袭一个国家，中间又隔着一个强晋，会成功吗？秦穆公并不傻，他干吗要干这等傻事呢？"

小童还要再辩，被值殿侍卫赶了出去。

此事，不知怎的，为烛之武所知，披发跣足地来见郑穆公，谏曰："弦高此人，虽为商贾之流，倒也有些忠君爱国之心，排患解纷之略，因无人引荐，屈于市井之中，他的话不可不信。"

郑穆公默想片刻，遣一内侍，前往客馆，窥视杞子、逢孙、杨孙之所为。

内侍还报，秦之三将正在收束车乘，整顿器械。

郑穆公大惊，急召烛之武进宫，如此这般交代一番。烛之武奉旨去见杞子、逢孙、杨孙，各赠以黄金十镒，细帛三十匹，谓之曰："贵军久驻敝国，所供之衣食未曾短缺。但自去夏以来，不旱即涝，五谷不丰，将军固知也。老夫听人言讲，贵军久驻在外，萌生归国之心，现正收束车乘，整顿器械，不知真假，老夫也不便多问。但老夫偶得一信，秦之'三帅'，率车乘三百，周游于周、滑之间，不知何意，贵军若欲归国，正好前去相会，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

① 滑国：姬姓之国，初建都于滑（今河南睢县西北）

② 今河南偃师西南，又称费滑。

这一番话,字字如锤,敲在杞子、逢孙、杨孙的心坎上。他们三个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烛之武不想使他们过于难堪,抱拳说道:“贵军何时离郑,请打个招呼,老夫亲来相送。告辞了。”

送走了烛之武,杞子当先说道:“听烛之武所言,吾之谋泄矣。吾谋既泄,还有何功可言?不唯无功,反将有罪,不唯郑不可留,秦亦不可归矣。不如逃去。”

逢孙、杨孙齐声问道:“兄意逃奔何国?”

杞子曰:“齐国霸业虽失,但毕竟是一个大国,有道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愚兄之意,想去投奔齐国。”

逢孙、杨孙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齐国,虽为大国,但自齐桓公之后,诸子争夺君位,闹得沸沸扬扬,不如去宋。”

杞子曰:“二位贤弟既生去宋之心,愚兄不敢勉强。人各有志,但愿后会有期!”遂引心腹十余人,投齐而去。

逢孙、杨孙见杞子去齐,亦各引心腹,投宋去了。

三将既遁,戍卒无主,屯聚于北门,欲为乱。郑穆公使烛之武多带金帛,分散众人,导之还乡。

因弦高之故,郑国免去了一场亡国之祸,郑穆公饮水思源,拜弦高为军尉。自此,郑国安靖。

咱放下郑国不表,却说晋襄公正在曲沃守丧,忽有谍人来报:“秦之‘三帅’统兵越晋境东去,不知何往?”襄公大惊,忙降旨一道,传召众臣,前来曲沃商议。

是时,先轸已晋升为中军元帅,所遣之谍人也已对秦兵去向打探得明明白白,还报先轸。

先轸闻襄公有诏,忙驰奔曲沃,曰:“秦兵东行,乃是为了袭郑。”

襄公曰:“如是,为之奈何?”

先轸回曰:“先君已有所示,郭偃亦有所卜,‘有鼠西来,越我垣墙’。他既

然越我垣墙，目中无我，我当击之！”

大夫栾枝进曰：“秦有大恩于先君，未报其德，而伐其师，先君当作何想？”

先轸曰：“此所以继先君之志也。”

栾枝道：“元帅之言，老夫不解也。”

先轸曰：“先君之丧，列国无不吊恤，秦不但不吊，而兵越吾境，以伐我同姓之国，秦之无礼甚矣！先君亦必含恨于九泉，又何德之可报？且两国有约，彼此同兵。围郑之役，背我而去，秦之交情，亦可知矣。彼不顾信，我岂顾德？”

栾枝又曰：“秦三置吾君，又未犯吾境，击之，未免有些太过。”

先轸曰：“秦之三置吾君，非为晋，乃为秦也。先君之霸天下，秦虽面从，心实忌之。今乘吾丧用兵，明欺我不能庇郑也。我兵不出，真不能矣！袭郑一旦得手，势必袭晋，谚云：‘一日纵敌，数世贻殃。’若不击秦，何以自立？”

赵衰曰：“秦虽可击，但吾主正值守丧之时，大兴兵革，恐非居丧之礼。”

先轸曰：“礼，人子居丧，是为孝也，人人可以居之。然，剪强敌以安社稷，非人人皆可为之。况社稷之事，大于家事，岂能为一私之家事，而弃社稷于不顾？诸位若是墨守成规，轸请一人独往！”

胥臣、贾佗起身说道：“元帅如欲击秦，吾二人愿为元帅先锋。”

先轸、胥臣、贾佗，皆为先朝老臣，且有从先君十九年流亡之功，他人不可比也。

既然三位老臣力主击秦，他人还有何话可说？晋襄公击案说道：“就这么定了！”

第二十一章　折戟崤山

莱驹大怒，挺长戈照着褒蛮子当胸刺去。褒蛮子用戟轻轻将它拨开，就势向莱驹刺来，莱驹急闪。

胥婴真的屈指喊了起来："一……二……三……放火！"霎时，烈焰腾腾，红赫赫的火星撒了一地。

先轸愤然进曰："孟明视言三年之后'拜君之赐'者，实要伐晋报仇了。不如乘其新败丧志之日，先行伐之，以杜其谋。"

击秦之事，已成定局。下一步，便是如何击秦了。若按先轸之意，可由晋襄公带丧亲征，但有一部分卿大夫以为不可。辩来辩去，还是先轸的主张占了上风。至于在何地击秦，这要看秦军何时返国，从哪里走。

先轸屈指算之曰："臣料秦兵必不能克郑。远行无继，势不可久，总计往返之期，四个月有余，初夏必过渑池。渑池乃秦晋之界，其西有崤山两座，自东崤至于西崤，相去三十五里，此乃秦归必经之路。其地树木丛杂，山石崚嶒[①]，有数处车不可行，必当解骖[②]步行。若伏兵于此处，出其不意，可使秦之兵将，尽为俘虏。"

晋襄公频频颔首道："一切尽如元帅所言。兵员调度之事，也一并交与元

---

① 崚嶒：形容山高。

② 骖：古代驾在车前两侧的马。

帅。”

先轸道了一声遵旨，遂升坐元帅大帐，发号施令：一、使其子先且居，同屠击引兵五千，伏于崤山之左；使胥臣之子胥婴，同狐鞠居引兵五千，伏于崤山之右。候秦兵到日，左右夹攻。二、使狐偃之子狐射姑同韩子舆引兵五千，伏于西崤山，预先砍伐树木，塞其归路。三、使梁繇靡之子梁弘同莱驹引兵五千，伏于东崤山，只等秦兵过尽，以兵追之。先轸则与赵衰、栾枝、胥臣、先蔑等一班宿将，跟随晋襄公，离崤山二十里下寨，各分队伍，准备四下接应。

秦军灭了滑国，自以为得计，哪承想先轸已为他将窝弓备下，专等他这只猛虎到来。

秦兵自春二月中灭滑，在滑又抢又奸，快活了一个多月，方才带着所掳子女金帛满载而归。于四月初旬，行至渑池，白乙丙的右眼突然跳了起来，忙追上孟明视，不无担忧地说道：“相书云，‘左眼跳财，右眼跳崖’。我这右眼不知怎的，突然跳个不停，此行怕是凶多吉少呢。”

孟明视笑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汝尽管走汝的路，不必担心！”

白乙丙道：“不，我还是有些担心。此去渑池之西，正是崤山险峻之路，吾父谆谆叮嘱吾等，‘崤山地险，尔宜谨慎’，元帅千万不可大意。”

孟明视不以为然道：“吾驰千里，尚然不惧，况过了崤山，便是秦境，家乡近在咫尺，缓急可恃，又何虑哉？”

白乙丙道：“元帅虽然一身虎威，家乡又近在咫尺，但这里毕竟不是家乡，晋兵若是在崤山设伏，那麻烦可就大了！”

孟明视一脸不耐烦地说道：“将军畏晋如此，吾当先行，如有伏兵，吾自挡之！”

作为一般士兵，让其殿后，尚以为耻，何况身为“三帅”之一的白乙丙，直羞得满脸通红，几次欲言又止。孟明视视而不见，传命三军，让褒蛮子打着大元帅的旗号，为第一队，在前边开路，孟明视自做第二队；西乞术为第三队；白乙丙为第四队。每队之间，相距不过一二里之程。

褒蛮子惯使一杆重达八十斤的方天画戟，抡动如飞，自谓天下无敌。奉了

大元帅之命，一路上趾高气扬，驱车而进，霎时过了渑池，往西路进发。行至东崤山，忽听山坳里鼓声大震，飞出一队车马，车上立着一员大将，挡住去路，高声问道："来者可是孟明视？吾在此等候汝多时了。"

褒蛮子曰："汝休问吾的姓名，吾戟下不死无名之鬼，请通姓名。"

那将答曰："吾乃晋国大将莱驹是也！"

褒蛮子一脸讥笑道："若是汝国魏犨、栾枝来到，还可斗上几回合戏耍，汝乃无名小卒，竟敢拦吾归路！快快闪开，让吾过去。若迟慢时，怕汝挨不得我一戟！"

莱驹大怒，挺长戈当胸刺去，蛮子轻轻拨开，就势一戟刺来，莱驹急闪，那戟来势太重，刺在车衡之上。蛮子将戟一绞，把衡木折做两段。莱驹见其神勇，不觉赞叹一声道："好一个孟明视，名不虚传！"

蛮子哈哈大笑道："吾乃孟明视元帅帐下牙将褒蛮子是也！吾元帅何等之人，岂肯与汝鼠辈交锋耶？汝速速躲避，若待吾元帅兵到，汝无噍类矣！"

这一番话，把莱驹吓得魂不附体，暗自思道："牙将尚且如此英雄，孟明视可想而知了！"遂高声叫道："吾放汝过去，不可伤害吾军！"

说毕，将车马约束在一边，眼睁睁地瞅着褒蛮子的人马从自己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开了过去。

那莱驹未等秦之前队过毕，便引军退回东崤山，对梁弘说道："秦之先锋褒蛮子，武艺出众，一身是胆，犹如海中之鲸蛟，即使魏犨魏大将军起死回生，怕也不是他的对手！可怕，太可怕了。"

梁弘笑曰："他褒蛮子即使真的是一条鲸蛟，已入铁网，能有何为？吾等按兵勿动，俟其尽过，从后驱之，可获全胜。"

且不说梁弘如何评说褒蛮子，单只说褒蛮子前行两箭之地，忽然想道："这事应该禀报元帅，也叫他高兴高兴。"遂遣一卒，返身而行，去见孟明视，禀报道："前边有些许晋军埋伏，已被褒先锋杀退，请元帅大胆前行。"

孟明视闻报大喜道："本帅固知，晋师远非昔日可比，不堪一击。"当即传命西乞术和白乙丙，各自催蹿人马，往西而行。



进了东崤，行有数里，地名上天梯、堕马崖、绝命崖、落魂涧、鬼愁窟、断云峪，一路都是有名的险处，车马不能通行。前队褒蛮子，已自去得远了。

莫说白乙丙，连西乞术心中也有些发怵。他二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西乞术试探着说道："元帅，山地如此之险，倘有埋伏，为之奈何？"

孟明视道："汝不必担心。蛮子已过去多时，若有埋伏，蛮子岂能不知？"

遂传令三军，解了辔索，卸了甲胄，或牵马而行，或扶车而过，一步两跌，备极艰难，七断八续，全无行状。也许读者要问："秦兵当日出行，也是由崤山过的，不见许多险阻。今番回转，如何说得恁般？"

读者莫急，听不佞细说根源。当初秦兵出行之日，趁着一股锐气，且没有晋兵阻拦，轻车快马，缓步徐行，不觉其苦。今日，掳得滑国许多子女金帛并辎重。况且，遇过晋兵一次，虽然闯过来了，还怕前面有伏，心下慌忙，倍加险阻，自然之理也。

闲言少叙。却说孟明视率领秦兵好不容易过了上天梯第一层险隘，正行之间，隐隐闻鼓角之声，后队有人报道："晋兵从后追至矣！"

孟明视道："我既难行，他亦不易，但愁前阻，何怕后追？吩咐各军，速速前进，不得有误。"

说毕，掉头对白乙丙说道："汝率队前行，我当亲自断后，以御追兵。"

白乙丙道："不，您身为元帅，这断后的任务，应该让末将来干。"

孟明视把眼一瞪道："汝欲违抗军令吗？"

白乙丙长叹一声，不复再言，牵马西行。约有半个时辰，秦兵来到落魂涧前，只见前面乱木塞路，人马俱不能通。

孟明视这才有些发慌，自言自语道："这乱木从何而来？莫非前边果有埋伏？"

说毕，亲自上前查看，但见岩旁有一石碑，碑上刻着五个拳头大的甲骨文字："文王避雨处。"

碑旁竖立红旗一面，旗杆长三丈有余，旗上书一"晋"字。旗下尽是纵横乱木。

孟明视曰:“此是疑兵之计也。”

白乙丙摇头曰:“吾看不像,是真有伏兵也。”

孟明视曰:“即使真有伏兵,事已至此,也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前行了。”遂传令教军士先将旗杆放倒,然后搬开柴木,以便跋涉。谁知这面晋字红旗,乃是伏兵的记号。他伏于岩谷僻处,望见旗倒,便知秦兵已到,一齐发作。秦军刚刚开始搬运柴木,忽闻前面鼓声如雷,远远望见旌旗闪烁,正不知多少军马。

孟明视高声叫道:“众将士,准备厮杀!”

话刚落音,山岩高处,闪出一位将军,高声说道:“吾乃晋将狐射姑。请问,哪一位是孟明视元帅?”

孟明视高声应道:“本帅便是!”

狐射姑双手抱拳道:“久仰久仰。元帅千里袭郑灭滑,可谓盖世之英豪。听说元帅帐下有一先锋,绰号褒蛮子,有万夫不当之勇,且与元帅有八拜之交,可否站出来让末将一睹风采?”

孟明视笑道:“实不相瞒,褒先锋正在前边开路,此时,怕已进入吾境矣。”

狐射姑亦笑曰:“不是已入秦境,是入了我大晋之陷阱,要不要拉出来一见?”

孟明视大吃一惊道:“汝说什么?”

狐射姑道:“汝之爱将褒蛮子恃勇前进,堕于吾之陷阱之中,已被吾军用挠钩搭起,缚上囚车去了。元帅若是识趣,快快来降,寡君念姻亲之谊,尚可留汝一条性命。若道半个不字,后悔无及!”

孟明视怒目切齿道:“弓箭伺候,吾要射他个透心凉,看他还敢不敢胡说八道!”

白乙丙与西乞术一齐劝道:“元帅息怒,晋人居高临下,斗箭非吾所长,当务之急,是将我军平平安安地带回家邦。”

孟明视低头思考了片刻,又举目前视:道上之乱木虽然已被移去大半,但那道只有尺许宽,一边是危峰峻石,一边临着万丈深溪,若是强行通过,恐要全军覆没,倒不如叫全军一齐退转东崤宽阔处,再作区处。

秦军得了元帅之命，当即掉头后转，一路上金鼓之声，不绝于耳。才退至堕马崖，只见东路旌旗，接连不断，却是大将梁弘同副将莱驹，引着五千人马，从后一步步逼来。秦军过不得堕马崖，只得又转。此时好像热地蚯蚓，东旋西转，没有个定处。孟明视叫军士从左右两旁爬山越溪，寻找出路，只听左边山头上金鼓乱鸣，从左边闪出一将，叫道："大将先且居在此，还望孟明视早早投降！"

话刚落音，右边隔溪一声炮响，山谷俱应，旗开处，又闪出一将，亦叫道："大将胥婴在此！"

这一声喊，使秦军愈发惊慌，好像没头苍蝇，分头乱窜，爬山越溪者，俱被晋军所获。

孟明视又气又恨，高声叫道："先且居、胥婴，你给爷听着，若是有种，跑下山来，和爷战上三百回合！"

先且居哈哈大笑道："俺家父帅说了，与汝等这群蠢猪，只斗智不斗力。"

胥婴亦道："孟元帅，孟蠢猪，爷爷懒得和汝动手。请汝睁眼瞧瞧，那堕马崖周围都堆了些什么？是干柴，是掺了硫黄、焰硝的干柴。爷喊一二三，喊到三时，汝若还是不降，爷就不客气了！"

他真的屈指喊了起来："一……二……三……放火！"

霎时，烈焰腾腾，红赫赫的火星撒了一地。也是天不灭秦，刚刚还是红日高照，顷刻乌云满天，大雨如注。秦军正在暗自庆幸，十数路晋军满山遍野向秦军裹来。孟明视喟然叹曰："蹇伯父真神算也！"

他掉头对白乙丙说道："悔不听伯父之言，方有今日之困。吾志已决，将以死殉国。汝可和西乞术将军变服出逃，万一天幸，有一人得回秦国，奏知吾主，兴兵报仇，九泉之下，亦得吐气！"

白乙丙、西乞术哭曰："吾等生则同生，死则同死，纵使得脱，有何面目独归故国？……"言之未已，手下将士几为散尽，车杖器械，连路堆积。

孟明视又悲又愤，张目说道："晋人欺人太甚，吾这就杀入晋军，杀他个落花流水，也好让晋人知道知道吾的厉害，请二位贤兄为我掠阵！"

白乙丙叹道："事已至此，多杀何益！况且，您这一杀，又要有多少人家家

破人亡,父与子、妻与夫、子与父,阴阳相隔!依愚弟之见,咱就好好坐下,看晋人将吾等如何发落。"

孟明视长叹一声,颓然坐到地上。晋兵觑得真切,蜂拥而至,将他双手缚住,随之依次是白乙丙、西乞术等。晋军押着"三帅"、褒蛮子及秦兵,欢天喜地来到晋襄公大营。"三帅",襄公固知也。所不知者,褒蛮子也。

"褒蛮子何许人也?"晋襄公问。

梁弘曰:"秦之牙将也。"

略顿又道:"此人虽为牙将,有兼人之勇,莱驹曾失利一阵,若非落于陷阱,无人可制。"

襄公骇然曰:"既如此骁勇,留之恐有他变!"遂唤莱驹上前:"汝前战输给他,现在寡人面前,可斩其头以泄恨。"

莱驹领命,将褒蛮子缚于庭柱,手握大刀,正欲砍去。褒蛮子大呼曰:"汝乃我手下败将,安敢犯我!"这一声喊,犹如半空中起了一个霹雳,屋宇俱震动。蛮子就呼声中,将两臂一撑,麻索俱断。

莱驹吃了一惊,不觉手颤堕刀于地。蛮子便来抢这把刀。

不远处,有个小校,见情况危急,飞步上前,抢刀在手,将褒蛮子一刀劈倒。再复一刀,将头割下,献于晋襄公之前。

晋襄公大喜,曰:"莱驹之勇,不及一小校也!要他何用,去吧!"

莱驹大惭而去。

晋襄公向小校问道:"汝何名也?"

小校抱拳回道:"狼瞫。"

晋襄公又道:"汝英勇可嘉,授以寡人车右之职。"

狼瞫一不小心,捡了个车右当当,心中那份喜悦难以用笔墨描述。

车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级别应该在大夫以上,如果不是国家头号勇士,就是重要谋臣,随时能够为国君出谋划策的那种。晋文公的车右就是魏犨。狼瞫无论从地位、能力和威望上都不足以作为晋襄公的车右。如今,晋襄公一时高兴,授之以车右之职,若是换上一个老成的人,必然要谦让一番,可他没有。

不仅没有谦让，还一脸的得意之色。

照理，他被国君授以车右之职后，应该立马去元帅先轸处拜谢，也是报到。他自以为见知于君，不仅不去拜谢先轸，反被几个朋友拥着喝酒去了。先轸心中，颇有不悦之意。

搁下先轸，暂且不提，单只说晋襄公杀了褒蛮子之后，押着“三帅”，重返曲沃守丧，欲俟还都之后，将“三帅”献于太庙[①]，然后施刑。

先夫人怀嬴，因会葬之事，亦在曲沃。

怀嬴者，秦穆公之嫡长女也。嫁晋之时，文公是作为夫人之礼迎娶的。那怀嬴一因自己无子，二因迎娶别妃季隗在自己之先，执意不做夫人。文公乃立季隗为夫人。但又觉着对不起怀嬴，便把庶长子欢，交怀嬴抚养。其实，那子欢的年纪，与怀嬴相若，何用抚养？乃是为安怀嬴之心呢！

子欢者，今之晋襄公也。

那季隗仅仅做了三年夫人，便一命呜呼，怀嬴得以晋升为夫人。

子以母贵，子欢便顺理成章地做了世子，即晋襄公。

怀嬴闻听“三帅”被擒，故意问襄公曰：“闻我军大胜，孟明视等俱为我囚，此社稷之福也。但不知已行诛戮否？”

晋襄公回曰：“尚未。”

怀嬴曰：“秦晋世为婚姻，相交甚欢。孟明视等贪功起衅，妄动干戈，使两国由恩变怨。吾谅秦君必深恨此三人。我国杀之无益，不如纵之还秦，使其君自加诛戮，以释两国之怨，岂不美哉？”

晋襄公曰：“‘三帅’皆为当世之枭雄、秦国之栋梁，获而纵之，必为晋患。”

怀嬴曰：“‘兵败者死’，国之常刑。楚兵一败，得臣伏诛。岂秦国独无军法乎？况向年晋惠公被执于秦，秦君礼而归之，秦之有礼于我如此，我当为报。况区区败将，必欲由我行戮，显见我国无情也。”

怀嬴讲了这么多，晋襄公全不在意，唯有放还惠公之事，悚然动心，即时召

---

① 太庙：帝王、国君的祖庙。

有司释放“三帅”。

“三帅”获释之后，照理应该面谢襄公，但又怕他反悔，抱头鼠窜而去。

先轸正在家中用饭，闻襄公赦了“三帅”，吐哺[①]入见，怒气冲冲地问道：“秦囚何在？”

晋襄公曰：“母夫人请寡人放归，让秦国自己用刑，寡人已从矣。”

先轸勃然大怒，照襄公脸上“呸”地啐了一口：“咄！孺子少不更事如此！众将士千辛万苦，方获秦囚，乃坏于妇人之片言耶！放虎归山，异日悔之晚矣！”

襄公经他这一啐一骂，幡然醒悟，拭面而谢曰：“寡人之过也！”

遂向众卿问道：“何人敢为寡人追回秦囚？”

狐射姑高声答道：“臣愿往。”

先轸曰：“将军速去，若追上，便是晋之第一功臣。”

狐射姑颔首说道：“三囚虽勇，但为步行，小将驾下良驹，日行八百里，追上他们，不成问题。”言毕，挑选了一百个善骑善射之人，出了曲沃西门，来追“三帅”。

“三帅”得脱大难，足不旋踵，向黄河奔去。且奔且议曰：“吾等若得渡河，便是再生，不然，晋君一旦追悔，死无葬所矣！”

及至来到岸边，不见一船，叹曰：“天绝我也！”

叹声未绝，见一渔翁，荡着小舟，从西而来，且荡且歌：

> 囚猿离槛兮，囚鸟出笼。
> 有人遇我兮，反败为功。

孟明视见他所歌蹊跷，不像歹人，呼之道：“有劳渔翁一趟，吾要过河。”

渔翁道：“吾只渡秦人，不渡晋人。”

---

① 哺：指口中含的食物。

孟明视道:“吾等正是秦人。”

渔翁道:“子可是崤山军败之人耶?”

孟明视愧声回道:“在下正是。”

渔翁道:“吾奉公孙大夫之命,特停舟在此相候,已非一日矣。此舟小,不堪重载,南行半里之程有大舟,元帅可以速往。”

说罢,那渔翁反棹而西又南,飞也似的去了。

“三帅”亦循河而南,未及半里,果有大船数只,泊于河中,离岸有半箭之地。那南去的渔翁,已先一步来到此处,招手让“三帅”上船。

“三帅”跣足下河,刚刚登上大船,未及撑开。东岸上来一大将,乃狐射姑是也。

狐射姑高声叫道:“‘三帅’慢行,请上岸一叙。”

孟明视回道:“吾等归心似箭,改日再叙吧。”

狐射姑见他不肯登岸,心生一计,拍着自己的坐骑道:“此行西去,路途尚远,寡君恐元帅无驹可骑,特遣末将将此良马,追赠元帅,聊表相敬之意。伏乞元帅俯纳!”

狐射姑本意,要哄孟明视上岸,乘他收马拜谢之机,缚而囚之。

孟明视不傻,岂能看不出他肚中的花花肠子,但又不肯说破,乃立于船头之上,遥望狐射姑,稽首拜谢曰:“蒙晋君不杀之恩,为惠已多,岂敢复受良马之赐?此行寡君若不加戮,三年之后,当亲至上国,拜贵君之赐耳!”

狐射姑再欲开口,只见舟师水手运桨下篙,船已荡入中流去了。狐射姑惘然若有所失,闷闷而回,将孟明视之言,如实禀于襄公。

未等襄公开口,先轸愤然进曰:“彼云‘三年之后,拜君之赐’者实要伐晋报仇也。不如乘其新败丧气之日,先往伐之,以杜其谋。”

晋襄公深悔放了“三帅”,对于先轸之话,岂能不听!当即应曰:“元帅之言,正合寡人之意。至于何时伐秦,用兵多少,有劳元帅早为之计。”

先轸抱拳说道:“谨从主公之命。”

且不说先轸这里紧锣密鼓正在筹划伐秦之事。再说秦穆公闻“三帅”为晋

所获，又气又怒，寝食俱废。过了数日，又闻“三帅”已被释放还归，喜形于色。左右皆曰：“‘三帅’丧师辱国，其罪当诛。昔楚成王杀成得臣以警三军，君亦当行此法。”

秦穆公曰：“寡人不听蹇叔、百里奚之言，累及‘三帅’，罪在寡人，非他人也。”

及至“三帅”归来，秦穆公素服迎之于郊。

“三帅”见主公到了，忙拜倒在地，连道：“臣等有负主公之托，丧师辱国，恳请主公严加惩处！”

秦穆公将“三帅”一一搀起，痛心疾首道：“此次战败，非三卿之过，过在寡人。寡人自今日始，戒食三日，以惩寡人之过。至于汝等，仍居原职，且每人赐金十镒，聊作慰劳之费。”

“三帅”复又跪下，失声痛哭道：“臣等丧师辱国，理应一死。主公不仅不加罪于臣，愈加厚待。此恩如同再造，臣等无以为报，唯有加紧练兵，择日伐晋，以雪崤山之耻！”

穆公复将“三帅”搀起，同乘一车，来到秦宫，设宴为“三帅”压惊。凡在雍都之卿大夫，俱都应邀作陪。

宴后，百里奚上书穆公：“臣父子复得相会，已喜出望外矣！臣老矣，愿步蹇叔之尘，去鸣鹿村安度晚年。”穆公不肯，但百里奚去意已决，效法当日之蹇叔，也来一个不复上朝。穆公万般无奈，准他辞官，但不准他去和蹇叔相会，仍须留在雍都，以备顾问。百里奚勉强同意。

未几，从鸣鹿村传来噩耗，蹇叔无疾而终。百里奚痛失好友，悲伤过度，亦驾鹤西去了。

国人闻听百里奚命归西天，想到他的诸般好处，“男女（为之）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秦穆公更是悲恸欲绝，亲去相府祭奠，并为之辍朝三日。

周礼，父母之丧，谓之大丧，儿子须守孝三年。

何以要守孝三年？



皆因小孩子出生之后，三年不离母亲的怀抱，时刻都要父母的呵护、照料。因此，父母亡后，儿子应该还报三年。

守孝期间，孝子不能外出做官应酬，也不能住在家里，而要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棚子，“寝苫枕块”，即睡草席、枕砖头土块，而且还要粗茶淡饭，不吃肉，不喝酒，不与妻妾同房，不听丝弦音乐，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守孝期间若出来做官，不仅官做不成，还要受到别人的耻笑、舆论的谴责；违礼者会觉不安、内疚、自责。

但也有破例的时候，一是有疾病者，不必拘礼；二是七十岁以上者，不必拘礼；三是碰到家与国的冲突，家礼服从国事，经过国君特召，可以出来做官，后世谓之夺情。

“三帅”急欲复崤山之仇，秦穆公的复仇之心并不比“三帅”差。况且，已有谍人来报，晋国正在整顿车马，要择日伐秦。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三帅”之中的两帅要为父亲守孝，且一守便是三年，把个秦穆公急得抓耳挠腮。后经公孙枝提醒，便以夺情为由，召回了孟明视和白乙丙。

孟明视复职之后，与白乙丙、西乞术齐心协力，一边操练队伍，一边整顿器械，忙乎了一个多月，还不见晋军来伐，忙遣谍人前去打探，谍人还报曰：“晋军北去，正与翟国交战呢，无暇顾及我邦了。”

秦穆公道：“何以有此变故？请道其详。”

翟国位于晋国之北，属于夷狄的范畴，因其国人多为白人，又称之为白狄。翟与晋亦曾两世联姻，晋文公之母，便是翟人。晋文公向年逃亡，便是逃到了翟国，且一住便是十二年。在这十二年期间，翟主不仅供他吃，供他穿，供他坐车，还将自己讨伐咎如所得的绝色美女季隗送给了他。

晋文公离开翟国后，流浪了七年，方才得国，翟主立马遣人拜贺，送二隗归国。——二隗者，一为季隗，一为叔隗。叔隗者，季隗之妹也，嫁与赵衰为妻。

翟国如此厚待重耳，原只说他得国后必给予厚报，谁知终文公之世，从无束帛以及于翟。翟主念文公之好，隐忍不言。待其子白部胡嗣位为君，自恃其勇，乘晋文公之丧兴兵伐晋，一举破了箕城。

晋襄公正与先轸商议伐秦之事，闻听翟兵破了箕城，勃然怒曰："又一个趁火打劫的，请元帅务要为寡人创之！"

先轸拜而推辞道："臣念及秦帅之归，把持不住，唾君之面，无礼甚矣！臣闻，'兵事尚整，唯礼可以整民'。无礼之人，不堪为帅。愿主公罢臣之职，别择良将！"

襄公曰："卿为国发愤，乃忠心所激，寡人岂不谅之？今御翟之举，非卿不可，望卿勿辞！"

先轸辞职不成，领命而出，叹曰："我本欲死于秦，谁知却死于翟也！"闻者莫会其意。襄公自回绛都去了。

单说先轸升了中军帐。古者，大国置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三军者，上、中、下是也；三军各置元帅，但以中军元帅为尊，统领三军。晋文公称霸天下之后，为有别于诸侯国，但又不敢与天子等同（天子置六军），除了上、中、下三军之外，又增置新上、新下两军，共为五军，五个元帅，但仍以中军元帅为各元帅之长。

"今日御翟谁肯为前部先锋？"先轸召集诸将后问道。

忽有一人昂然而出曰："小将愿往。"

先轸举目一瞧，乃是新任车右狼瞫。因他受封之后不来谒谢，已有不悦之意，今番自请为先锋，愈加不喜，遂骂曰："尔新进小卒，偶斩一囚，遂获重用。今大敌在境，汝全无退让之意，岂藐我帐下无一良将耶？"

狼瞫曰："小将愿为国家出力，元帅何故见阻？"

先轸曰："帐下哪一个将军不是身经百战，汝有何勇何谋，辄敢掩诸将之上？去，自今以后，不许在我大帐露面！"

狼瞫辩曰："吾乃主公钦封之车右，不来大帐露面，还做的什么车右？"

先轸曰："车右之职，汝不要再想了，本帅自会奏明主公。"

狼瞫还想再言，只听先轸喝道："再不出帐，本帅可要动粗了！"

狼瞫又气又恨，掉头出帐，徘徊于街头。友人鲜伯迎面走来，停脚问道："闻先元帅正在中军大帐选将御敌，子却在这里游荡，是何道理？"



狼瞫叹曰："我自请为先锋，本想为国家出力，谁知反触了先轸那厮之怒。他道我有何谋勇，不该掩诸将之上，已将我罢职不用矣！"

鲜伯须发俱张道："身为元帅，嫉贤妒能，实在可恶！我与你共起家兵，刺杀那厮，以出胸中不平之气，便死也落得爽快！"

狼瞫曰："不可，不可！大丈夫死必有名。死而不义，非勇也。我以勇受知于君，得为车右。先轸以我无勇而黜之。若死于不义，则我今日之被黜，乃黜一不义之人，反使嫉妒者得借口矣。子姑且忍之。"

鲜伯叹曰："子之高见，吾不及也！"遂邀狼瞫于家，置酒相款。

第二十二章　破釜沉舟

先轸见白暾杀来，横戈于肩，瞪目大喝一声，目眦尽裂，血流及面。

秦军自蒲津关而出，东讨晋国，刚一渡过黄河，孟明视便传令三军，“尽焚其舟”。

忽见西南方，天门洞开，五色霞光，照耀如昼。一美丈夫羽冠鹤氅，骑彩凤自天而下，立于凤台之上。

先轸一怒之下，将狼瞫罢职，由狐射姑取而代之。

至于先锋一职，也不再征求诸将意见，由其子先且居担任。以栾盾、郤缺为左右队；狐射姑殿后，发兵车四百乘，出绛都北门，往箕城进发。郤缺，郤芮之子。因胥臣力荐，得为下军副帅。

晋军将至箕城，先轸传令安营扎寨，并召诸将入营，面授密计曰：“前行十里有一大谷，谷中宽衍，正车战之地。其旁多树木，可以伏兵。栾、郤二将，可分左右埋伏，明晨，且居可越过大谷，去箕城下叫阵，翟军必出。只许败不许胜，将翟兵引至大谷，伏兵齐出，翟主可擒也！狐射姑可引兵接应，以防翟兵驰救。”

诸将依计而行。

次晨，白部胡见先且居前来挑战，欣然而应，率翟兵三千，出城对阵。先且居牢记乃父之嘱，略略战了数个回合，引车而退。白部胡冷笑一声道：“亏汝还是战神之子，竟如此不经打。追！”战神者，先轸之雅称也。春秋之时，大战有四，一曰长勺，一曰泓水，一曰城濮，一曰崤山，先轸亲自指挥了两大战役，且战

之必胜。在这两次战役中，一改从前“君子不困人于厄，不以险阻”的刻板战术，开战争诈谋的先河，对于战争思想的发展变化，有重要、深远的影响，被时人誉为战神。

先且居且战且走，将翟军引入大谷，左右伏兵皆起，叫曰：“不要走了白部胡！”

白部胡自恃其勇，并不惊慌，忽而击东，忽而击西，挡者不死即伤，俟他杀出晋围，随行之翟兵只剩下三十余骑了。

将至谷口，被郤缺瞧见，斜刺里嗖的一箭，正中白部胡面门，箭透脑后，落马而死。余之翟兵俱为晋兵所擒。

消息传至中营，先轸举手向天，连声曰：“寡君有福，寡君有福！”遂索刀简，写表章一道，置于案上。率领心腹将士三人，乘单车越过大谷，直奔箕城。

白部胡之弟白暾，奉命守城，忽闻哥哥陷入大谷，为晋兵所围，忙率倾国之兵相救，出城不及数里，忽见一单车驰来，忙提刀杀去。

先轸见白暾杀来，横戈于肩，瞪目大喝一声，目眦尽裂，血流及面。

白暾大惊，倒退数十步，传令弓箭手围而射之。先轸奋起神威，往来驰骤，杀死头目三人，兵士二十余人，身上并无点伤——原来这些弓箭手，惧怕先轸之勇，先自手软，箭射得没力了。又且先轸身着重铠，如何射得进去！

先轸见箭不能伤，自叹曰：“吾不杀敌，无以明吾勇；既知吾勇矣，多杀何为？吾不如就死于此！”乃自解其甲以受箭，箭集如猬，身死而尸不僵仆。

白暾欲断其首，见其扬眉怒须，与生时无异，心中大惧。军士有认得的言：“此乃晋之中军元帅先轸。”

白暾叹曰：“真神人也！”率众罗拜。

先且居并不知白暾如此善待其父，只道其父为翟兵所杀，提兵前来复仇，大败翟兵，凯歌而归，参见晋襄公，呈上先轸的遗表。表云：

臣中军大夫先轸奏言：臣自知无礼于君。君不加诛讨，而复用之，幸而战

胜,赏赉[1]将及矣。臣归而受赏,是无礼而亦可论功也。有功不赏,何以劝功?无礼论功,何以惩罪?功罪紊乱,何以为国?臣将驰入翟军,假手翟人,以代君之讨。臣子且居有将略,是以代臣。臣轸临死冒昧!

晋襄公一边读一边流泪,亲至先轸之府,就柩前拜先且居为中军元帅。

先且居虽说代了父职,但他的志向、武功、谋略,较之其父远矣,这是其一;其二,秦国并未出兵伐你晋国,晋襄公也就无由夺情。这样一来,先且居只有在家老老实实地守孝了。

这一守,便是三年。

不,是两头算三年,实则两年不到。秦穆公受"三帅"蛊惑,出兵四百乘伐晋,以报崤山之仇。领其兵者,"三帅"也。

晋襄公闻听秦兵来伐,也来了一招夺情,将先且居复了中军元帅之职,宿将赵衰为副,迎秦师于境上。

大军将发之时,狼瞫自请以私属效劳,先且居许之。私属者,私人武装也。这是由夏、商沿袭而来的家族军。但此时已有发展,开始改变了完全以血缘为基础的性质。部队的组成,除王族、公族等本族成员为骨干外,还有从奴隶中选拔出来的一些武士,是"家兵"性质,一般数量都很少,一支也不过几十至几百人,是国军的补充力量。

晋军来至境上,却不见秦军踪影,先且居笑曰:"兵贵神速,秦军伐我之信,已泄月余矣,还不见露面,如此疲沓之军,若能胜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哈哈哈。"

笑毕,扭头对赵衰说道:"赵叔叔,咱已做好了应敌的准备,不能在这里干耗,咱干脆来一个反客为主,杀向秦国,叔叔以为如何?"

赵衰一脸赞识之色道:"正该如此!"

---

① 赉:赐。

于是，晋军拔营西行，直至彭衙[1]与秦兵相遇。两边各排成阵势。有道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孟明视正要下令擂鼓冲锋，从对面晋军中蹿出来六乘战车，直奔秦军大阵而来。

“哎，晋国人还没有擂鼓呢，怎么就有人冲过来了？难道是来投降的？”孟明视有点糊涂了，打这么多年仗，这样的事情还是头一回见到。

孟明视愣住了，整个秦军大营都愣住了。别说秦军大营，对面的晋军阵地也是鸦雀无声。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那一队晋军大喊着冲入了秦军阵地，一阵狂砍。

秦军为之大乱。

“咚咚咚！”晋军的战鼓不失时机地响了起来，随着铺天盖地的喊杀声，晋军主力掩杀过来。

秦军再一次惨败。

孟明视一边逃命，一边破口大骂：“该死的先且居，和他老子一样，不按规矩打仗！”

其实，这不怪先且居。

如此开战，连先且居也没有料到。

只有两个人料到了，一个叫狼瞫，再一个叫鲜伯。

此战前，也就是箕城之战前，狼瞫作为车右，主动请缨，要做先锋，遭到先轸训斥，连车右也被撸了。被撸的理由——“汝有何勇何谋？”他觉着是先轸小看了他。为争这口气，他自请于先且居，愿以私属效劳。并暗自做了一个决定，要以死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勇士，绝不仅仅是一个只能杀俘虏的人！

于是，就有了令秦、晋两军都目瞪口呆的那一幕。

狼瞫死了，死得轰轰烈烈。晋襄公哀狼瞫之死，亲殓其尸，以上大夫之礼，葬于西郊。

却说孟明视兵败回秦，自忖必死无疑，谁知秦穆公一意引咎，全无嗔怪之

---

① 彭衙：古邑名。春秋秦地，在今陕西省登城县西北。

意，遣新拜之左右庶长——公孙枝、繇余去雍之东郊，迎而慰之，任以军政如初。为报君恩，孟明视尽出家财，以恤阵亡将士家属。每日操演军士，勉以忠义，欲以来年大举伐秦，晋襄公闻之，命先且居为帅，率宋、陈、郑等国之兵，再次伐秦，取江邑而还。戏曰："吾以报拜赐之役也。"

昔郭偃卜繇，有"一击三伤"之语，至是三败秦师，其言果验。

四国联兵讨伐江邑之时，邑长三次遣使去雍都求援，孟明视不发一兵一卒，秦人皆以为怯，骂声不绝于耳，更有甚者，闯进秦宫，要秦穆公杀孟明视以谢国人。

秦穆公劝道："孟明视非真怯也，只因时机未到。时机一到，必能败晋。"

转眼之间，已至来年五月，孟明视觉着器械已整顿完毕，军士也训练得差不多了。不，不是差不多了，是很棒了。特别是士气，高得不能再高了。

于是，孟明视面见秦穆公，力主伐晋，并请穆公亲往督战，道："若今次不能雪耻，誓不生还！"

秦穆公叹道："元帅以为东晋可伐，寡人便伐。只是，寡人三败于晋矣，若再无功，寡人亦无面目返国也。"乃选车五百乘，择日兴师。凡军士从行者，皆厚赠其家，三军踊跃，誓曰："不败晋，誓不归！"秦兵在秦穆公的率领下，自蒲津关而出，东讨晋国，刚一渡过黄河，孟明视便传令三军，"尽焚其舟"。秦穆公怪而问曰："元帅尽焚吾舟，何以为归？"

孟明视奏曰："兵以气胜。吾屡挫之后，气已衰矣。幸而胜，何患无舟？吾之焚舟，示三军之必死，有进无退，以此鼓士气也。"

秦穆公点头称善。

正如孟明视所料，绝了后路的秦军，一个个抱定了誓死克敌的决心，在"三帅"的带领下，跃进突击，一举而破晋之要塞王官。

王官邑长逃奔绛都，将城破之事奏于襄公。襄公问曰："秦军几多？"

"有兵车五百乘。"

晋襄公又曰："战斗力怎样？"

"锐不可当。"

晋襄公默想了一会儿，传召群臣进宫，商议拒敌之策。赵衰当先开言："秦连遭三败，怒甚。此番起倾国之兵，欲置我于死地。且其君亲行，不可挡也，不如避之。使稍逞其志，可以息两国之兵。"

先且居亦曰："困兽犹能斗，况大国乎？秦君耻败，而'三帅'俱好勇，其志不胜不已。兵连祸结，未有尽时，老元帅之言是也。"

连晋之元老和中军元帅都主张避秦，他人还有何话可说。

于是，襄公传谕各地，凡有秦兵到来，俱关闭城门，且勿与战，违者军法处置！

此旨一出，秦军入晋，如入无人之境。

繇余谓秦穆公曰："晋惧我矣！君可乘此兵威，收崤山死士之骨，可以盖昔日之耻。"

穆公曰："可。"遂引兵自茅津向南，渡过黄河，屯于东崤。遂命军士于堕马崖、绝命岩、落魂涧等处，收捡尸骨，用草为衬，埋葬于山谷僻坳之处。宰牛杀马，进行祭奠。穆公素服，亲自沥酒，放声大哭。"三帅"及诸将伏地不起，哀动三军，无不坠泪。

祭毕，秦穆公面对五万余官兵，发表了一个极其真诚、极其动人的演说，此次演说被后人称为《秦誓》，收入《尚书》[①]和四书五经之中：

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唯受责俾如流，是唯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唯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犹询之黄发，则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唯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

① 尚书：亦称《书》《书经》，儒家经典之一。"尚"即"上"，上代以来之书，故名。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誓毕，秦穆公奏凯班师，未及彭衙，彭衙之百姓已将晋之守将逐去，箪食壶浆迎之于道。穆公一边安抚百姓，一边遴选邑长，选来选去，选到了伯乐头上。伯乐欣然而允。

江邑百姓，闻听彭衙复归于秦，哄然相聚，杀了晋之守将，亦来向秦穆公报聘。经伯乐相荐，穆公委方九皋为江邑长。

秦穆公一路凯歌，回到了雍都，大会群臣，以孟明视伐晋首功，拜为亚卿，与二相同秉国政；白乙丙、西乞术进为中大夫；改蒲津关为大庆关，以志军功。

却说绵诸主赤斑，向年见秦兵屡败，欺秦之弱，欲倡率诸戎叛秦。及伐晋归来，穆公欲移师伐戎，繇余连连摇手道："不可，不可也。兵者，凶器也。不能一用再用。况，武圣姜太公有言：'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不战而屈人者，上上也。'莫如传檄戎中，限期朝贡，若其不至，然后攻之，方为上策。"

穆公曰："善。"遂传檄诸戎。

秦伐晋，并收取崤中尸骨之事，早已传到赤斑耳中，心中大惧，正不知如何是好，忽有檄文来到，连声叫道："有救了，有救了！"遂率西方二十余国，纳地请朝，尊秦穆公为西戎霸主。

这事不胫而走，传遍中原，也传到了周襄王的耳中，商之于尹武公："秦晋之强，不分伯仲，其先世皆有功于王室。昔重耳主盟中原，朕册封为霸主。今秦穆公任好，强盛不亚于晋，朕亦欲册之如晋。卿以为如何？"

尹武公道："不可。秦虽霸西戎，但未若晋之能勤王也。今秦晋交恶，而晋侯能继父业，若册命秦，则失晋欢矣。不如遣使颁赐金鼓以贺之，则秦感恩，而晋亦无怨。"

周襄王曰："善。"遂遣尹武公携金鼓入秦。穆公拜而受之。依照周礼，王有所赐，诸侯必入朝谢恩。穆公以年老之故，遣公孙枝随尹武公入周谢恩。

未几，繇余病卒，穆公倍加痛惜，遂以孟明视为右庶长。事无大小，皆交孟明视处理。

公孙枝朝周归来，知穆公心向孟明视，告老还乡。所遗之职，由孟明视递补。

秦穆公到了晚年，自以为大功告成，心向神仙。

这一想，便真的来了一个仙人。

这仙人乃是由穆公之爱女所引。

据史书所记，穆公有子四十人，但有几个女儿，史却无载，只知道他有一个长女叫怀嬴，先嫁晋怀公，又嫁晋文公。还知道他有一个幼女。这幼女降生之时，恰有人献璞，琢之得碧色美玉。女周岁，依俗抓周[①]。国君的女儿，自是不能与平民百姓同日而语，抓周时，在一硕大的金盘里，摆放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和用具，还有特制的小瑟和书简等，可谓是琳琅满目。但这幼女，朝盘中之物挨个儿扫了一遍，一双忽灵灵的小凤眼，在那块美玉上停了下来。良久，一把抓到手中，弃之不舍。穆公在一旁看得真切，含笑说道："此女如此爱玉，就叫她弄玉吧。"

弄玉稍长，姿容绝世，且又聪明无比，善于吹笙，无师自通。穆公命巧匠剖其所抓之美玉为笙，谓之碧玉笙，弄玉爱而吹之，声如凤鸣。穆公愈发爱之，筑重楼以居之，名曰凤楼。楼前有高台，亦名凤台。

弄玉年十五，穆公欲为之求佳婿。弄玉曰："必得善笙之人，能与我唱和者，方是我夫，他非所愿也。"

穆公听了弄玉之言，遣使遍访国中，不得其人。忽一日，弄玉于楼上卷帘闲看，见天净云空，月如明镜，呼侍儿焚香一炷，取碧玉笙临窗吹之，声音清越，响入天际，微风拂面，忽若有和之者。其声若远若近，弄玉芳心异之，乃停吹而听，其声亦止，余音犹袅袅不断。弄玉临风惘然，若有所失，徙倚夜半，月昃香销，乃

---

① 旧俗，婴儿周岁时，将各种玩具和生活用具陈列在盘中或席上，让其抓取，以为可预测其一生性情和志趣，叫"抓周"。



将碧玉笙置于床头，勉强就寝。

忽见西南方，天门洞开，五色霞光，照耀如昼。一美丈夫羽冠鹤氅，骑彩凤自天而下，立于凤台之上，谓弄玉曰："我乃太华山之主也。上帝命我与尔结为婚姻，当以中秋日相见，宿缘应尔。"说毕，于腰间取出赤玉箫，倚栏吹之。其彩凤亦舒翼鸣舞，凤声与箫声，唱和如一，宫商[①]协调，喤喤盈耳。引得弄玉神思俱迷，不觉问曰："此何曲也？"

美丈夫对曰："此《华山吟》第一弄[②]也。"

弄玉又问曰："曲可学乎？"

美丈夫曰："既有婚姻之契，授之何难？"言毕，上前捉住弄玉之手，羞得弄玉满面通红……

忽听窗外，更鼓连响三声，弄玉猛然惊觉，原是南柯一梦。但梦中景象，宛然在目。她再也无法入睡，坐以待旦，自言于穆公。

穆公深信不疑，召孟明视进宫，以弄玉之梦告之，且要他以梦中形象，去太华山查访吹箫之人。

孟明视领旨后不敢怠慢，骑了一匹快马，带了三个随从，径奔太华山。

因山高路险，不能骑马，将马寄于山下客栈，徒步上山，访了三日，一无所获，正犯着愁，来了一位采药老翁。老翁指着远处道："看见没？那座小山叫明星岩，岩下有一异人，自七月十五日至此，结庐独居，每日下山买酒自饮。至晚，必吹箫一曲，箫声回彻，闻者忘寝，不知何处人也。"

孟明视谢过了老翁，径奔明星岩下，果见一人，羽冠鹤氅，玉貌丹唇，飘飘然有超尘出世之姿。不由得肃然起敬，上前作一揖说道："请问，贵人高名上姓？"

异人对道："吾姓萧，名史。足下何人？来此何事？"

孟明视道："吾乃本国右庶长孟明视是也。吾君为爱女择婿，女善吹笙，必求善音乐者。闻足下精于音乐，吾君渴欲一见，命吾前来奉迎。"

---

① 宫商：古代，把音阶分为五级，宫为第一级，商为第二级，下依次为：角、徵、羽。

② 弄：古代百戏乐舞中指扮演角色或表演节目。在这里，引申为曲的意思。



萧史道:“吾粗通宫、商,别无他长,不敢辱命。”

孟明视道:“贵人不必谦让,还是早一些儿去见寡君为好。至于婚配之事,另当别论。”

萧史见推不掉,便与孟明视一道赴雍,谒见秦穆公。穆公见他举止潇洒,有离尘绝俗之韵,心中先有三分欢喜,乃赐座于旁,问道:“闻子善箫,亦善笙乎。”

萧史道:“臣只能箫,不能笙也。”

穆公笑道:“汝倒也老实。箫与笙一类也,汝既善箫,何不一试?”

萧史颔首说道:“臣遵旨。”遂取出赤玉箫一支,玉色湿润,赤光照耀人目,诚稀世之珍也。才吹一曲,清风习习而来。奏第二曲,彩云四合。奏第三曲,白鹤成对,翔舞于空中,孔雀数双,栖集于林际,百鸟和鸣,经时方散。

穆公大悦。是时弄玉隐身于帘内,窥见其异,亦喜曰:“此真吾夫矣!”

穆公又问萧史:“子知笙、箫何人而作?始于何时?”

萧史答道:“笙者,生也,女娲氏所作,义取发生,律应太簇。箫者,肃也,伏羲氏所作,义取肃清,律应仲吕。”

穆公道:“试详言之!”

萧史对道:“臣执艺在箫,但请言箫。昔伏羲氏,编竹为箫,其形参差,以像凤翼;其声和美,以像凤鸣。大者谓之‘雅箫’,编二十三管,长四寸;小者谓之‘颂箫’,编十六管,长二寸,总谓之箫管。其无底者,谓之‘洞箫’。其后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制为笛,横七孔,吹之亦像凤鸣,其形甚简。后人厌箫管之繁,专用一管而竖吹之。又以长者名箫,短者名管。今之箫,非古之箫矣。”

穆公道:“卿吹箫,何以能致珍禽也?”

萧史又对道:“箫制虽减,其声不变,作者以像凤鸣。凤乃百鸟之王,故皆闻凤声而翔集也。昔舜作‘箫韶’之乐,凤凰应声而来仪,凤且可致,况他鸟乎?”

萧史对答如流,声音洪亮,穆公愈悦,对萧史说:“寡人有爱女弄玉,颇通音律,不欲归之盲婿,愿以室吾子。”

萧史敛容再拜推辞道:“史本山野村夫,安敢当王侯之贵乎?”

穆公曰:“小女有誓愿在前,欲择善笙者为偶,今吾子之箫,能通天地,格万物,更胜于笙多矣。况吾女复有梦征,今日正是八月十五中秋之日,此天缘也,卿不能辞!”

萧史乃拜谢。穆公命太史择日婚配,太史奏今夕中秋上吉,月圆于上,人圆于下。乃使左右具汤沐,引萧史洁体,赐新衣冠更换,送至凤楼,与弄玉成亲。

次早,穆公拜萧史为中大夫。萧史虽列朝班,不与国政,日居凤楼之中,不食火食,时或饮酒数杯耳。弄玉学其导气之方,亦渐能绝食,萧史教弄玉吹箫,为《来凤》之曲。约居半载,忽然一夜,夫妇于月下吹箫,遂有紫凤集于台之左,赤龙盘于台之右。萧史道:“吾本上界仙人,上帝以人间史籍散乱,命吾整理,乃于周宣王十七年五月初五,降生于周之萧氏,为萧三郎。至宣王末年,史官失职,吾乃连缀本末,备典籍之遗漏。周人以吾有功于史,遂称吾为萧史,今历一百一十余年矣。上帝命我为华山之主,与子有宿缘,故以箫声作合,然不应久住人间。今龙凤来迎,可以去矣!”

弄玉道:“你我此去,必入仙界,仙凡相隔,不知何年才能与吾父一聚,妾得告父一声。”

萧史道:“既为神仙,不应再有凡念,勿辞。”

于是萧史乘赤龙,弄玉乘紫凤,自凤台翔云而去。今人称佳婿为“乘龙”,正谓此也。是夜,有人于太华山闻凤鸣焉。

次早,宫侍报知穆公。穆公惘然,叹道:“神仙之事,果有之也。倘此时有龙凤迎寡人,寡人视弃山河,如弃敝屣耳!”命人于太华山寻之,杳然无所见闻。遂立祠于明星岩,岁时以酒果祀之,至今称为箫女祠,祠中时闻凤鸣也。

却说秦穆公自从弄玉升天之后,不言兵革,闭门修炼,国政交由孟明视全权处理。

有道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孟明视得专国政后,事无巨细,必得自己处理,忙得晕头转向,不说教化百姓、发展生产了,连社会治安也大不如前,这才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但是寻一个像其父和蹇伯伯那样的治国人才,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其父那样的寻不到,蹇伯伯那样的也寻不到,寻一

个次一等的吧，譬如像繇余、公孙枝、公子絷、内史廖那样的，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公子絷、公孙枝、内史廖，已先后于半年前去世了。

不只是治国人才难觅，治军之才也找不到，遍察诸将，不说强过我孟明视的没有，连赶上白乙丙、西乞术的也没有。可我孟明视已经六十有六，这兵还能带几年？

唉，人才，好难觅的人才！

这人才都藏到哪里去了？

这人才就在野人坞。

读者可还记得，周襄王七年（前645年），秦、晋二国大战于龙门山下，秦穆公孤军冒进，为晋军所围，正危急间，杀来了三百野人，救了秦穆公性命。穆公授之以官，不受；赠之以金帛，不受，昂首而去。

野人者，野人坞之民也。古时称四郊以外地区为“野”，或“鄙”，野人是指在“野”的农业生产者。

身为“野人”，竟然如此能打，如此仁义，视官爵金帛为粪土，何也？

这内中隐有贤人，大贤之人。

这贤人不是别人，乃这群野人的首领，复姓子车，名无行。子车氏先祖原来姓子，仕于殷商，官拜千夫长。商军之建制，十人为什，百人为行，一千人为大行，大行最高统帅为千夫长。

公元前十一世纪，殷商为周所灭，子氏一家为乱兵所杀，仅留一子，年十六岁，逃于野人坞，被坞中一车姓人家招为养老女婿，其后便以子车为姓，至无行之时，已经传了十八代。

无行不只武艺高强，且一副侠肝义胆，某一日夜，宿于岐山脚下之平安客栈，忽闻栈后有妇人啼哭，披衣而起，寻之问曰：“夜已二更，小妇人大哭不止，所为者何？”

小妇人泣道：“妾夫楚宛堵[1]人也。妾夫年四十方为商贾，往来于楚秦之

① 堵者，今之河南省方城县。

间，亥时一刻，突发心绞痛，将亡之时，一再嘱妾，其家三世单传，务要将其灵柩运回宛邑安葬。而妾自嫁他之后，从未回过宛邑，况他虽为商贾，并无分文积蓄，叫妾如何送他回宛？”说毕又哭。

无行略思了一会儿说道：“小妇人不必悲伤，在下愿意陪汝前去宛邑一趟，至于棺椁、盘费，一概不用汝操心。”

小妇人不敢相信，但见他说得如此认真，又不像撒谎，叩头说道：“如得贤人之助，使妾夫得以回归故里，妾愿以不洁之身终身服侍贤人。”

无行怒目说道：“在下帮汝，出于真诚，并无邪念。如汝之所言，在下与趁火打劫之盗，又有何别？”

小妇人见无行发怒，忙叩头谢罪。

次日午，无行出资，购得柏木棺材一副，将小妇人之夫装殓入棺，又雇了一辆牛车，径奔宛邑之堵地，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方将死者送归故里……

无行不只自个儿贤，教子又特有方，所育三子，长曰奄息，次曰仲行，再次曰针虎，皆有贤行，谓之岐山“三良”。



第二十三章　姚圆圆夺储

为了引出“三良”，孟明视在打拳耍刀的过程中，破绽百出，且口出狂言。

鲜藕葬过“赛妲己”之后，便去找“三良”，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世子罃并非伯姬所生。

秦穆公想了一阵，哭了一阵，渐渐睡去，忽见萧史和弄玉，控一凤来迎……

二十三年前，子车无行闻听秦、晋交战，晋之兵较秦兵多了三分之一，害怕秦穆公吃亏，邀集当年盗食良马之野人，欲去龙门山助战，“三良”听说后争着要去。那时，“三良”还是三个娃娃，最大的还不满十六岁。况且，祖母和母亲俱在，若全都去了疆场，谁来照顾两位老人？且不说弓矢无眼，一旦有所不测……无行不敢往下再想，婉拒了“三良”，可“三良”不依不饶，无行无奈，勉强答应让奄息、仲行随行。约定鸡鸣二声，在坞前老槐树下聚齐。

到了约定的时候，不见奄息、仲行踪影，来者乃是针虎。经无行再三追问，方知针虎做了手脚，他将家中的公鸡一概用细丝扎住脖子。那一年，针虎才十二岁。

次年，为翻修房子之事，子车无行与前邻谷子发生争执。古俗，两家相邻，前一家的房子，不能高于后一家。谷子家的房子原来没有无行家的高，不知何故，未曾育得一个儿子，反育了三个女儿，这三个女儿非聋即哑或傻。再看看人家子车无行，一生便是儿子，且一连生了三个，还一个比一个英俊、聪明、贤良，不由得心生嫉妒。偏在这时，有一个自称阴阳先生的人从他家门前经过，信口

说道，他的后人，之所以不如子车氏，乃是子车氏的房子，高出他家三尺。于是，他便以翻修房子为名，将他家的房子提升了六尺。这一提升，无行倒没有说啥，可无行的内弟鲜藕不干，乘无行外出之机，跑到谷子家讨要说法。这一讨要，便打了起来，鲜藕不敌，被打成重伤，经过半年的治疗，命虽保住了，却瞎了一只眼，跛了一条腿。自此，两家结为冤仇，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

这一日，谷子家突然失火，烈焰腾腾，坞人不但不救，还有点幸灾乐祸："报应啊，报应啊！"

谷子虽说练过几年武，身子壮得像头牛，但凭一人之力，那火无论如何是扑不灭的。

不但扑不灭，那火反而越着越大，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谷子绝望了。

绝望的谷子，丢下水桶，一屁股蹲到地上，号啕大哭。

奄息来了。

奄息是提着水桶来的，且一提便是两只，还灌满了水。

他不只提着水桶，还穿着素衣——老父无行已于一年前去世了。

奄息的身后，还跟着仲行和针虎，也都提着水桶。

奄息对着屋顶，哗的一声泼了上去，继之是仲行和针虎。奄息泼过了水，朝围观者喊道："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尔等和谷子朝夕相处，难道忍心看着他家变为灰烬吗？"

经他这么一喊，围观者跑步而去，取来了盛水的家什，加入了救火的行列。

火倒是扑灭了，奄息兄弟，一个比一个狼狈，不是烧坏了衣服，便是烧去了眉毛，一个个焦头烂额。把个谷子感动得热泪盈眶，面对奄息哥仨，跪了下去，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呼道："真良人也！"

自此，子车氏兄弟，被称为岐山"三良"。

有关"三良"的逸闻，也不知怎的传到孟明视耳里，他决计前去野人坞一趟，暗访"三良"。

既然是暗访，就不能让"三良"知道他的身份。

为掩盖他的身份，原打算扮作一个乞丐——因他早年做过乞丐，故有是想。左右曰："不行，不行。相爷相貌堂堂，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洋溢着英雄之气，这乞丐不能扮，扮也扮不像。"

扮作货郎怎样？

左右摇首："货郎本小利薄，为些蝇头小利，算来算去，一脸小家子气，您是那种人吗？"

"那……爷扮一卖艺人如何？"

左右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都觉着可以一试。

于是，孟明视经过一番乔装，以一个卖艺人的身份来到了野人坞。在坞中的打麦场上，设场卖艺。先是打了一阵拳，继之又耍了一阵刀。

为了引出"三良"，在打拳、耍刀的过程中，破绽百出。且口出狂言："在下自幼投名师习艺，数十年来，打遍天下无敌手。听说贵村有个什么'三良'，武功不凡，又救过秦君之驾。在下一来卖艺，筹资召开武林大会；二来想和'三良'比试武艺。但不知'三良'来了没有？"说毕，环顾一周。

围观者哑然失笑："就你那两下子，竟敢找'三良'比武，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孟明视高声说道："尔等不必在下边嘀咕，真有本事，把'三良'给在下找来，一试高下。在下若胜了'三良'，尔等说怎么办？"

"我'三良'何等样人，岂能前来和汝比试武艺？何况，汝也不是'三良'对手，还是及早离去为好。"围观者劝道。

"没有比，诸位缘何知道在下不是'三良'对手？汝问尔等一言，尔等若是害怕'三良'不及在下，又怕他们当场出丑，那就罢了。若不为此，请站出来为在下引个路，让在下会一会'三良'。"

围观者见他如此狂妄，便产生了教训他的心理，异口同声道："汝既然如此自负，吾等这就带汝去见'三良'。"

正如围观者所言，"三良"宁愿赠其厚金，就是不肯和他比武，那理由很简单："汝已六旬有余，堪称长者，后生不敢和长者过招。"其实，他们的真实想法

是不屑与一个卖艺的一较高低。

孟明视此来，比武不是目的，只是想以比武为名，考察“三良”，见“三良”拒绝比武，便赖在其家不走。“三良”不得不供之以食。谁知，这卖艺人无有酒肉不食。但上了酒肉之后，他不是嫌肉肥，便是嫌酒酸，横挑鼻子竖挑眼。“三良”忍气吞声，一边道歉，一边换酒换肉。

酒足饭饱之后，他还要宿在“三良”家中。宿就宿吧，又嫌跳蚤太多，被褥也不大干净，闹得“三良”一夜不得安生。

闹足闹够，非要“三良”露一手绝技，才肯离去。“三良”无奈，只得各显神通。奄息露了一手手劈石磨，仲行露了一手百步穿杨，针虎露了一手飞檐走壁。

孟明视鼓掌赞道：“‘三良’，‘三良’，果不虚传也。”

“三良”道：“汝之所求，吾等一一照行，该送客了。”

孟明视笑道：“在下不知汝等如此之良，也就罢了。既然知之，岂肯轻易离去！实话告汝，吾乃当朝之左庶长，孟明视是也。”

“三良”笑道：“吾等虽说远离闹市，也并非没有见过世面之人，汝不必拿左庶长吓唬吾等。请汝实话告吾，汝到底要多少银子才肯离去？”

孟明视也不答话，从怀中摸出一枚官印，递与奄息。

奄息将那印仔细看了一遍，上边刻着“左庶长之印”五个篆字，不觉吃了一惊，仰头将孟明视端详一会儿，又低头看印。针虎见他面色异样，小声说道：“让小弟瞧瞧。”

他这一瞧，那面部的表情，简直和奄息一模一样。

“让我也瞧一瞧。”仲行接印在手，审视良久，向孟明视问道，“汝果真是左庶长吗？”

孟明视面目慈祥地点了点头。

“汝既然是左庶长，汝可知道，左庶长母亲大人的名讳？”

“叫杜若男。”

仲行移目奄息，奄息轻咳一声问道：“左庶长归秦之前，在何地高就？”

孟明视回道：“都之霄山。”



奄息移目针虎，针虎问曰："听说左庶长自创一套百氏刀法，无人可敌，汝敢不敢用百氏刀法与在下斗上几个回合？"在"三良"之中，针虎的武功排名第一，打遍天下无敌手。

孟明视道："有甚不敢。"

说毕，二人就在"三良"院中较起艺来。孟明视用刀，针虎用戟，二人斗了一百个回合，不分胜负，但孟明视略略有些发喘，那是上了年纪之故。承想，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与一个三十余岁的壮汉相斗，体力不支，也是人之常情。

孟明视虽说有些发喘，但久经沙场，实战经验丰富，针虎见孟明视开始发喘，自以为胜券在握，发起了猛攻，中了孟明视的拖刀之计，一个急闪，跌倒在地。

这一下，针虎服了。

他虽说不张扬，但他很自信，总以为自己的武功天下无双，今日竟败在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朽之手！

武艺如此出众之人，还需要卖艺吗？

他确信，眼前这位老汉，乃孟明视无疑，况且，又有"左庶长之印"为证。

他冲着两个哥哥喊道："大哥、二哥，此人真的是左庶长。"

一边喊一边朝孟明视跪了下去，口称："不知左庶长大人驾到，有所冒犯，还请大人恕罪！"

他这一跪，奄息、仲行也跪了下去。

孟明视道："不知者不为罪，请起，快快请起！"一边说，一边将"三良"一一搀了起来。

"三良"将孟明视请至堂上，设宴相款。

三樽酒敬过之后，奄息问道："左庶长日理万机，何以有暇来至敝坞？"

孟明视也不隐瞒，也无须隐瞒，将他的真实意图一一道来。

奄息沉吟良久道："不瞒左庶长，先祖留有遗训，凡我子车氏子孙，不得入朝为官。但左庶长身为百官之首，竟能以卖艺人之身屈驾吾家，实在令人感动。今日天色已晚，暂且不说，明晨辰时一刻，左庶长可随吾兄弟去祖庙一趟，吾兄

弟是否出仕，以猜字来定。”

到了约定的时间，“三良”来到祖庙，上香已毕，对着先祖遗像跪而告曰：“不肖子孙奄息、仲行、针虎，再拜老祖宗，国朝左庶长大人，因慕不肖子孙之虚名，扮作卖艺之人，前来暗访，欲要不肖子孙出仕，共保大秦。不肖子孙有先祖之遗训在耳，不敢自作主张，特来恭请老祖宗定夺。不肖子孙这里有铜币一枚，一面有字，一面无字，扣在香案之上，让左庶长来猜，若是您老人家同意不肖子孙出仕，便让左庶长一举猜中；若是不同意，就别让他猜中。”

祷告已毕，摸出一枚铜钱，放在香案之上，以陶碗扣之。

“左庶长大人可以进来了。”奄息朝等候在庙门外的孟明视喊道。

待孟明视进来之后，奄息手指陶碗，一脸严肃地说道：“碗下扣了一枚铜钱，请相爷猜一猜那铜钱有字的一面朝上还是朝下？相爷若是猜对了，吾兄弟三人，这就随相爷去见秦君。反之，在下就不用多说了吧。”

孟明视颔首说道：“老夫明白。”

奄息道：“这碗下的铜币，它有字的一面是朝上还是朝下？”

孟明视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向“三良”的先祖跪祷了一番，方才回道：“朝上。”

奄息将碗揭开，那铜币上有字的一面果真朝上，遂无话可说，兄弟三人略略收拾一下，便随孟明视入宫，谒见秦穆公。

秦穆公见他兄弟三人，一个比一个英武，又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当即拜为下大夫。奄息协助孟明视掌管教化，仲行协助孟明视掌管土木，针虎协助孟明视掌管征伐。

有“三良”相助，孟明视轻松了许多。

轻松下来的孟明视，便想起了复仇之事。

他的最大仇人是晋，可晋已经向秦国屈服了。

还有一个鄀。

若伐鄀，很可能要与楚国发生冲突，但楚国自从城濮之战之后，一蹶不振，这是其一；其二，周襄王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25年，楚成王之世子商臣弑



父自立，是为楚穆王，国人不服。有此二因，他不会和我大秦轻易开战。

既然楚国不敢轻易和我开战，我还怕它怎的？

这一次若是伐鄀，和上一次伐郑一样，也是千里奔袭。上一次，中间相隔了两个国家，大败而归。这一次，又是隔了两个国家，能行吗？

能行！

上一次隔了两个国家，但其中有一个是曾经称霸天下的强晋。这一次虽说也隔了两个国家，但两个国家都远没有晋国那么强大，这是其一。其二，也没有出现一个像弦高那样的人物。其三，一向为鄀国撑腰的楚国，做了缩头乌龟。

孟明视巴不得楚国缩头，但当它真的缩头的时候，孟明视反倒有些瞧不起楚国了：我孟明视打到你楚国的眼皮底下，又灭了你的附庸国，你连哼都不敢哼一声，何不趁机把老父亲的坟迁回宛邑！——他之所以产生了这个想法，因他在水曾伐鄀之时做了一个梦，老父亲泪眼婆娑地对他说道："视儿啊，你祖父祖母捎信与老父，言说他二人在麒麟岗上太孤单，有不少野鬼常常欺负他们，想让老父回去陪伴他俩……"

但楚国不同鄀国，强弩之末也能伤人，迁坟这事得给人家打个招呼。

这一打招呼，楚穆王很给面子，不但答应，还遣使赴宛，督同当地军民帮他迁坟。

这一督，麒麟岗上便多了一个新坟，这坟高达五十余丈，基围三百丈。坟前还竖了一块石碑，上刻着七个大字："秦相百里奚之墓。"

孟明视得寸进尺，唆使宛邑长，上书楚穆王，请把麒麟岗改为"百里奚岗"，楚穆王竟然允了。

为了迁坟，孟明视忙活了将近一年。这期间，委国政于"三良"。"三良"不负重托，效法百里奚，"劳不坐乘，署不张盖，行与国中，不从车乘……"国人皆以为贤，不以官爵呼之，仍呼之为"三良"。

转眼之间，迎来了秦穆公六十八岁寿诞，世子罃、孟明视、"三良"及一班重臣，为他祝寿，正喝得高兴，穆公突然哭了起来。众臣不知何故，问道："今乃主公寿诞之日，百官俱来为您祝寿，您应当高兴才是，因何哭了起来？"

秦穆公抽泣着回道："有道是，'人活七十古来稀'，再有两年，寡人便要步入古稀之年。这一步入，离薨就不会太远了。寡人生时，有众卿相伴，其乐无穷，一旦驾崩，独眠于地下，何等凄凉，是有此哭！"

"三良"一来喝多了酒，二来感念秦穆公的知遇之恩，三来想安慰一下穆公，同声劝道："前相百里奚、蹇叔两位前辈哪一个不是活了九十多岁？若与他们同寿，主公还有三十年阳寿，何薨之有？即使主公千岁万岁之后，您也不必担心凄凉，何也？吾兄弟三人，愿与主公'生共此乐，死共此哀'。"

秦穆公破涕为笑："有卿这句话，寡人就不用担心身后了。喝，咱喝他个一醉方休！"

毕竟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妻妾成群，又缺乏锻炼，降不住酒，喝了五碗，便酩酊大醉。是夜小解，又受了点风寒，乍冷乍热，头痛欲裂。经名医调治，病虽说好了，但身子骨远不如昔了。

偏在这时，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穆公大受刺激，旧病复发。

这事还得从"三良"老舅鲜藕说起。那鲜藕虽说即将步入老年行列，既瞎又瘸，好色不减当年。但就他这副模样，良家女子，谁让他色呀？于是，他便盯住了那些娼妓。

在雍城西北角上，有一个叫"万花楼"的妓院，虽说妓女并不算多——只有三个，可内中有一个叫静子的女子，年交二八，既美又浪，人送绰号"赛妲己"鲜藕与之好上之后，不只出手阔绰，还为赛妲己了却了一桩心愿——赛妲己的母亲，也是一个绝色美人，被邻村一个叫破天的恶少看上了，勾搭成奸。这恶少为了达到和赛妲己的母亲长期鬼混的目的，雇了两个杀手，将赛妲己父亲杀死在田间小路上。赛妲己十四岁那年，为报父仇，委身于一个小盗。那小盗占有赛妲己之后，不仅没有为赛妲己报杀父之仇，反将赛妲己卖给了万花楼。在一次闲聊中，鲜藕得知了这件事情，愤然问道："那小盗叫什么名字？"

赛妲己回道："叫驴娃。"

鲜藕复又问道："破天如今在干什么？"

赛妲己回道："身佩一把长剑，到处游荡。"

鲜藕不复再问，第二天一大早，便悄然离去。一个月后，当他再次在万花楼露面的时候，背了一个大包袱，内中竟然包了两个血淋淋的人头——一个是破天的，一个便是那个小盗的。

自此之后，赛妲己把鲜藕视为恩人，她知道他有酒瘾，每当他光临的时候，总要收拾一壶老酒，几碟小菜，与他同饮。

这一日，鲜藕在光临万花楼的路上，遇到一位老友，硬拉他去酒馆喝了五碗。待他来到万花楼后，接着又喝，不多时便醉了，口吐白沫，歪倒在榻上。赛妲己端来一盆凉水，将帛巾弄湿为他敷面。

恰在这时，世子罃也来狎妓——世子看上赛妲己，并非一日两日，少说也有一年了。一年来，他只来过四次，且每一次来，必有侍者提前通告。这一次，不知为甚没打招呼，直接闯进楼来。慌得赛妲己又是推又是喊，也没有把鲜藕弄醒，世子罃进来了。

“奶奶的，竟有人鸠占鹊巢！”世子罃不由分说，照着鲜藕便是三个耳光。

这一打，反而把鲜藕给打醒了，摇晃着身子站起来，戟手骂道：“汝是何人？竟敢打老子，老子……”

侍者冲上前去，又是三个耳光，打得他眼冒金星。鲜藕暴喝一声，冲向侍者，当胸一拳，打得侍者踉跄而退。世子罃见状，拔出腰中佩剑，朝鲜藕刺去。

赛妲己一边去拦，一边说道：“别刺，他是‘三良’老舅！”

世子罃来前也喝了几碗酒，有道是‘酒壮人胆’，听了赛妲己之言，竟然破口骂道：“什么‘三良’老舅，老混蛋一个！闪开，我非要亲手宰了他！”

鲜藕也不示弱，顺手掂了一个盆架，迎战世子。若不是赛妲己舍命相拦，非出人命不可。

双方都吃多了酒，原只说打过之后，谁也不会再去计较。谁知，世子罃不是这样：我堂堂大秦国储君看上的人，你一个又瞎又瘸的老朽竟敢前来染指，还有那个赛妲己，自从和我交欢之后，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不再接客。为此，我每月送汝一百石谷子，汝却阳奉阴违。这两口恶气非出不可！于是，遣了一个储宫高手，前去行刺鲜藕。

又一个谁知。

谁知,这高手与“三良”私交甚笃,不忍行刺鲜藕,逃亡晋国去了。

鲜藕虽说躲过了这一劫,但赛妲己没有躲过。鲜藕葬过赛妲己之后,便去找“三良”,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世子罃不是伯姬亲生。

世子罃是姚圆圆所生,姚圆圆为了让罃当上世子,假装患上了不治之症,骗得了伯姬的同情。将“死”之时,伯姬前来看她,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我是将死之人,我斗胆叫您一声妹妹。在我所认识的女子之中,论貌、论才、论德,没有人及得上您。三年来,您我同奉一君,相亲相爱,比亲姐妹还亲。我将要死了,但我有一件心事,丢却不下,不知当不当讲?”

伯姬握着她的手,红着眼圈说道:“你我既然情同姐妹,还有什么话不好讲呢!”

“那,那我就讲了。罃,您也知道,心善心眼又实,还不到八岁,我死了以后,他可怎么活呀?我有心将他寄养在您的膝下,不知您肯不肯答应?”说毕,一脸殷切地瞅着伯姬。

伯姬本就善良,见她将死,一是感激,二是同情,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姚圆圆惊喜交加,爬下榻来,给伯姬磕头。

磕过之后,又叫来罃,嘱道:“妈就要走了,自今之后,秦夫人便是你的亲娘。快快趴下给你亲娘磕头!”

罃倒也乖巧,当即趴了下去,朝着伯姬行了三拜九叩大礼。

是夜,姚圆圆投井而亡,案上给秦穆公留了一封遗书。书曰:

半年来,妾之肝愈疼愈烈,使妾无法忍受,早晚也是一死,何必要多活几日?妾早一些死去,不仅对妾,对主公也是一种解脱。恳请主公,善待秦夫人,善待罃儿。妾圆圆绝书。

伯姬嫁了穆公三年,不曾生育,便把罃作为亲生儿子养了起来。两年后虽说生了一个怀嬴,可是个女流。

九年后又生了一个弄玉,亦是女流。

女孩再好，但不能做世子。

于是乎，罃便顺理成章地做了世子。

谁知，刚刚将罃立为世子，伯姬就生了一子，取名为“顺”。

顺的出现，吓坏了罃，她潜至岐山向姚圆圆请教——姚圆圆并没有死。投井的那个“妃子”，是姚圆圆的一个心腹宫婢。姚圆圆“投井”之后潜逃到岐山，改名换姓后隐居于此。

就在他母子私会的时候，被人窥见，而这人正是鲜藕的情人……

“三良”听老舅讲述了世子罃得为世子的秘密之后，惊诧得合不上嘴。

良久，奄息说道：“此事，事关储君，只限我等四人知道，千万不要外传。”

“老舅这仇还报不报？”鲜藕满面不悦地问道。

奄息对曰：“等等再说。”

这一等便是半年，鲜藕等不下去了，径直去了秦宫，把这一天大秘密报给了伯姬。伯姬似信非信，遣一心腹，前去岐山一探真假。心腹还报曰：“姚圆圆果真没死。”

伯姬病倒了。经过一番痛苦抉择，伯姬带病去见秦穆公，将这一天大秘密一字不漏地道给了秦穆公。

穆公又惊又愤，将世子罃召进寝宫，痛骂了一顿，非要废去他的世子之位。

世子罃跪在秦穆公榻头，不住地磕头，磕得头破血流，穆公置之不理。没奈何，掉过头去哀告伯姬，也是不住地磕头，磕了半夜，晕倒在地。

这一晕倒，伯姬慌了，急忙召御医进宫救治。

说心里话，姚圆圆母子导演的这出“夺储丑剧”，既使伯姬感到心凉，更有些害怕。

但话又说回来，罃自八岁交她抚养，至今已经三十个年头，就是一只猫儿、狗儿，也养出了感情，就这么把他废掉，也于心不忍。

就是废了罃，立谁为世子？当然，顺是第一人选。可是，顺才三岁，又不大聪明，三岁了，还尿床，还抠墙上的土吃，说话还有点结巴，他是做国君的料吗？

若是再换一个公子，一来，和自己没有感情；二来，真也没有多么出类拔萃的。倒不如将罃留下算了，只要他认真改过——看他那痛心疾首的样子，像是会改。只是，那个姚圆圆，太有心计了，而罃又对她很是恭顺，一旦把大秦交给了罃，叫人实在放心不下。

她思来想去，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儿道给了穆公。穆公颔首说道："夫人所思甚是，顺确实不是一个做国君的料，而罃又有那么一个颇有心计的妈妈……这样好不好？把姚圆圆干掉。"

但当真要干掉姚圆圆的时候，秦穆公又有些犹豫了，姚圆圆毕竟是他深爱过的女人呀！

这事就这么拖了下来。

伯姬经不住拖，也不知是患了什么病，用晚膳的时候说胸有点闷，不到三更便一命呜呼。

秦穆公对伯姬的感情，虽说没有像对姚圆圆那么深，但也不浅，且是，还怀着几分敬意。如今她死了。

她还不到五十岁，不是该死的年龄。秦穆公很伤感，饮食也大减。强撑着将伯姬安葬之后，又病倒了。

这一病便是仨月。忽一日晚，确切地说，是周襄王三十一年春二月望日晚，也就是公元前621年春二月望日戌时二刻，秦穆公突然提出想去凤台观月。

望日者，夏历每月十五也。每当太阳西下时，月球正好从东面升起，呈现望月的月相，故又有望月之说。

穆公来到凤台之上，触景生情，想到了爱女弄玉，也不知她现在在什么地方，更不知何日才能相会，不由得潸然泪下，哪还有心思观月！想了一阵，哭了一阵，渐渐睡去。梦见萧史与弄玉，控一凤来迎，同游广寒之宫，清冷彻骨。既醒，遂得寒疾，三日后而薨，世人以为仙去了。他在位三十八年，享年六十一岁。

清代学者马啸在《左传事纬》中，对秦穆公做了这样一个评价："中国不可一日无霸也，齐桓（公）既没，晋文（公）未兴，旷八年而无霸矣。无霸而有霸，则秦穆公为之也。……秦穆公奋然有为，再置晋君，城濮之战，文公遂霸。君子

曰:晋之霸也,秦穆(公)其有焉。定晋之乱,成文之功,左右霸主,中国再振,齐桓所不能为者,穆能为之,虽谓之霸,亦未尝不可也。”

尾　　声

就在秦穆公驾崩的前一天上午，孟明视便服在街上巡视，迎面飞来一匹惊马，先是撞倒了一个行路的小孩，继之又朝横穿大街的跛脚老汉冲去。

为救这个老汉，孟明视被烈马踢伤了前胸，疼得他连腰都直不起来，卧床在家休养。突闻秦穆公驾崩，被人抬到宫中，主持了御前会议，把世子罃扶上了国君的宝座，是为康公。

秦康公登基之后，头等大事，便是安葬穆公。好在，秦穆公在世之时，已经着手修建陵墓，几将完工了。

按照国礼，国君驾崩，乃是国丧，由相国治丧，不只要通告国内，还要通告列国。这一通告，吊唁的纷至沓来，三月不绝，孟明视强撑了半个月，再也撑不下去了。经秦康公一劝再劝，方才回家治病。

忽一日，白乙丙、西乞术双双来到相府，对孟明视说道："左庶长，先主明日出殡，新君要拿'三良'殉葬呢！同时殉葬的还有一百七十人。"

孟明视闻言大吃一惊，几不成语道："主公糊涂，国中之贤才已经不多了，却要拿'三良'殉葬，这不是要搞垮秦国吗？我这就去谒见主公。"

秦康公根本不听他的劝告，振振有词地说道："先主在世之日，'三良'拍着胸脯对先主说道：'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如果不让'三良'殉葬，如何向先主交代？也将陷'三良'于不忠也！"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叫你孟明视无话可说。

孟明视又气又愤，又一脸无奈，只觉胸中又闷又疼，低下头吐了三口鲜血，

被人抬回相府，挨至子时一刻，一缕英魂，追随秦穆公去了。

在秦康公眼中，孟明视本就无关紧要，他生也罢，死也罢，丧礼照样进行。当“三良”走到墓穴边时，浑身发抖，泪如泉涌。见者无不叹息、落泪。当然，秦康公除外。

时人不知真相，采用诗的形式，谴责穆公、悼念“三良”。取名《黄鸟》，被收在《诗经》之中。诗曰：

交交黄鸟，止于棘。
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
谁从穆公？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百夫之防。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
谁从穆公？子车针虎。
维此针虎，百夫之御。
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这一首诗流传甚广，历代政治家、史学家和文人墨客对“三良”殉葬之事发

表了不少议论、咏吟和评判，遂使此事成为春秋时期的一个著名事件，也成为后世一些人贬斥讽刺秦穆公的一个最重要的凭证。

但也有一些人对秦穆公让“三良”为自己殉葬之事，持怀疑的态度，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秦康公，譬如苏轼，在《秦穆公墓》一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也就是说，从前秦穆公活着的时候，不忍心杀掉与晋国打了败仗而辱国的孟明视，难道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而忍心用自己的贤臣来殉葬吗？

再如柳宗元，在《咏三良》一诗中，除了深深叹息“三良”殉死很不值得，谴责人性的残酷外，更引人注意的是此诗的最后两句，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秦康公：“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这里的厥父，毫无疑问，指的是秦穆公。吾，我也。彼，秦康公也。

闲言少叙，却说秦康公用“三良”殉葬，气死了孟明视之后，白乙丙、西乞术请求辞官，他又不许。既然不许，就应该善待他们，他却不是这样，且不说依靠这些人去治国了，就连他们应得的俸禄，也一削再削，弄得他们不得温饱。——这个“他们”，不仅仅是指白乙丙和西乞术，还包括先朝遗臣，时人作诗以讽之。诗名《权舆》，亦收在《诗经》之中。诗曰：

> 於，我乎！夏屋渠渠，
> 今也每食无余。於嗟乎！
> 不承权舆！
> 於，我乎！每食四簋，
> 今也每食不饱。於嗟乎！
> 不承权舆！

秦康公对前朝老臣尚且如此，对平民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有君如此，秦国还能继续称霸天下吗？否！

就在秦康公即位的当年，秦晋发生了一场大战，秦军大败。秦康公不服，以



后虽说又有三次大战，互有胜负，但总的来讲，秦国没有讨得半点便宜。

继秦康公之后，又有十四代国君，一一粉墨登场，凡223年，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九十年之后，在秦国的历史舞台上跳出来一个秦献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扭转了秦国日渐衰落的趋势。其子秦孝公继位之后，秉承父志，重用商鞅，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使秦“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到公元前221年的时候，秦穆公之第二十三代孙——秦王嬴政，经过十一年的征战，一统天下。自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秦帝国诞生了。

附:主要参考书目

《史记》　司马迁
《东周列国》　冯梦龙　蔡元放
《先秦凶猛》　潇水
《陕西通史》　郭琦等主编
《东周列国那锅粥》　天际孤鸿
《说春秋》　贾志刚
《读春秋》　刘绪义
《春秋五霸》　雷信荣
《秦发祥地雍城》　景宏伟　刘亮
《君子时代的争霸》　何晋
《四书五经》　宋元人
《白话〈四书五经〉》　孔丘著　杨伯峻等译
《社旗民俗》　邱应欣
《宛人百里奚》　逵富太　张广旭